
武俠世界
第38年
11
$20.00

編者話 本期所刊的巨型小說乃宋三郎先生撰著的島國故事「劍聖槍神」。安土桃山時代，島國崇尚武風，人人夢寐以求能在武術界躋身一流行列，學武者多如恒河沙數，但能脫穎而出者寥寥無幾，當時唯龜井新十郎與塚原少太郎較為出名，龜井新十郎被譽為「西國鳳凰」，塚原少太郎被稱為「東國麒麟」……本文正是敍述塚原少太郎成長的經過，欲知西鳳凰與東麒麟的槍法與劍術孰高孰低，請細閱本文便知。

* * *

史金先生撰著的「貞血洗花街」故事在本期續刊完，關心本故事的讀友請留意大結局篇。欲知一腔熱血反清復明的伍福、貞娥等義士的起義如何？答案本刊尋。

辛彥五先生撰著的「彎月刀」，金童先生所著的「無形劍」刊出之後，反映熱烈，多謝讀友的捧場，請繼續欣賞。

* * *

下期將刊石水寒先生所著的「血戰江湖」。

* * *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5.7.18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1期

(總號19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島國爭雄記/宋三郎・文
可飛・圖

劍聖槍神



劍術高手 爲師雪耻

在日本時代的末期，安士桃山時代，名震武林的「劍聖」塚原卜傳，原名塚原少太郎，年輕時已在武林嶄露頭角，已與住在大阪槍術無雙(以長予製成武器的武功)，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齊名。他也被武林封爲「東國麒麟」(因爲塚原少太郎住在以關東爲中心的東國，而以大阪爲中心的關西稱爲西國)。

後來在五十五歲時皈依佛教，改名塚原卜傳。開創劍術的「卜傳流」一派，在當時是無人出其右的劍道高手。

其父是常陸城主(集地方行改，司法，軍政於一身的封建諸侯)的部將，名叫塚原土佐守，坐鎮塚原城。

塚原土佐守的劍術功夫很高，原來，他是天眞正傳神道流劍術高手，飯篠山城守的門人中，被稱爲飯篠四大天王的其中之一人。

飯篠四天王，在當時武林名氣已經很大，這四天王就是松木政亢，上泉依勢守，諸圖一羽齊和塚原土佐守四人。

塚原土佐守膝下有兩子，他自己的武藝高強，因此，他也希望兩子都能練出更高的武功。

可是老大叫塚原帶刀，性情很溫順，身體不太好，常常生病，老二少太郎的體格和筋骨粗壯，個性很强，對任何事都不服輸，兩兄弟年齡差七歲，老大塚原帶刀十三歲開始跟父親學習劍術，到了老二塚原少太郎十三歲時，乃父把塚原少太郎送到上州(現在的羣馬縣)箕輪的上泉伊勢守門下，拜伊勢守爲師，正式開始修練劍術武功。

* * *

上泉伊勢守，過去曾經出任上州箕輪城主長野信濃的部將，因爲武藝高超，英名遠播。

塚原少太郎，入伊勢守門下之後，在師父、師兄們教導下的確下了工夫，認眞的學習，努力的苦練，劍技進步神速，三年後已凌駕很多師兄之上，受到同門衆多師兄弟的驚訝和稱讚。

在塚原少太郎十七歲那一年後的正月十一日，這一天是武士們開始配帶過年時收藏起來的佩劍的日子。

上泉道館也在這一天開始一年的練武，伊勢守一早就起床，齋戒沐浴，換穿一套新衣裳走進練武場，衆門徒多已端坐在道場兩旁恭迎師父進場。

各門徒齊聲向師父拜年道：「師父，恭喜，恭喜！」

「大家恭喜。」伊勢守也向各人回拜。

寒暄既畢，各門人分作兩組，各持木刀準備開始練武了。

伊勢守對四年來進步神速的塚原少太郎另眼相看，於是對着塚原少太郎說道：「少太郎，今天是咱們今年練武的開始，我親自作你對手，練第一回合。來吧！」

「是，謝謝師父。」塚原少太郎拿着木刀走向道場中央。

因爲是難得師父親自上場與門人作對手，所以各門徒均圍繞道場四週坐下，觀看師父與塚原少太郎練武比劍。

塚原少太郎於是向師父一鞠躬，兩人同時退後一步帶起招式。伊勢守看塚原少太郎招起神陰流的半身架式，無一點破綻，無懈可擊，心中暗想：「小子進步如此神速。」於是，不敢大意的注視塚原少太郎的動作。

兩人架着招式對峙不動，俄頃，不知道塚原少太郎發現甚麼破綻，大叫一聲，揮動木刀往伊勢守頭上打來。

伊勢守不慌不忙，敏捷地將陰陽招式變換，撥開了塚原少太郎的木刀，同時反擊塚原少太郎腰部，少太郎也速速的閃開，一進一退，兩人打了十七八回合不分勝負。

各門徒看得緊張，兩手都冒出了汗水。

這時，又見塚原少太郎大吼一聲，打下來的木刀，伊勢守揮動手中的木刀準備接住。

說時遲那時快，塚原少太郎的木刀已打到伊勢守的頭上，這一招塚原少太郎是使出上段的，伊勢守一時大意，沒接住少太郎的這一招，叫了一聲：「我輸了。」

塚原少太郎拋下了木刀，跳後兩步，伏在地上道：「師父，徒子失禮。」

各門人不約而同地發出感嘆的聲音，伊勢守非常的驚訝塚原少太郎的劍道，對門下出現如此劍技高超的徒弟感到欣慰和驕傲。

「少太郎，你已經練就非凡的劍技，在我門下出現了你這樣非凡的高手，這是神陰流將更加發展的瑞祥，你眞是勝過師父的高手了。」

伊勢守滔滔不絕的讚揚少太郎。各門人都叫少太郎是上泉的「小霸王」，箕輪的小霸王，他本人受到人人的讚揚，毫無自大或自滿的形色，和以往同樣的每天早晨天未亮就起床開始一天的練武，晚上研讀兵法書籍，不到子時不上床。武藝祇有越來越精，學問也越來越豐富，上泉道館小霸王的聲名漸漸傳播開來。

* * *

塚原少太郎二十一歲那年的春天，接到了父親塚原土佐守病重的家信，於是向師父伊勢守告假，回

到故鄉常陸塚原城探望父親，所幸，土佐守的病，在少太郎回來後漸漸有起色，不久痊癒。

「爹，你身體完全康復了，我想回去上泉道館。」有一天，塚原少太郎向他爹說。

塚原土佐守道：「你回去道館可以，不過要等你哥哥婚禮後再回去如何？」

「喔！哥哥要結婚了嗎？我却不知道，新娘又是誰家的小姐？」

「就是主公水戶城主佐竹侯部將，步軍提轄管原少六郎的小姐，名字叫做阿照。聽說長得很漂亮，祇是爹有一點擔心。」

「哥哥對阿照小姐的印象怎樣？」

「帶刀見過阿照，很喜歡她，不過……」

「爹，既然哥哥很喜歡她不就得了。」

「帶刀也是這麼說，不過爹擔心一旦結婚了，將來如果發生婚變，將是我們塚原家最大的恥辱。」

「爹怎麼會有這麼想法，現在就擔心他們結婚後的可能會發生婚變呢？」

「那是因爲阿照小姐不顧自己是女流之輩，竟然愛好武藝，學會一手柔術好功夫。」

「那有甚麼不好呢？」

「你不知道哩，聽說阿照小姐最近和家人分居，開了柔術道館，掛着一塊大書『柔術指南女武藝者管原照』的招牌，招收男女徒弟。你哥哥是內向溫順的男人，娶了這位女中豪傑，如果不把丈夫看在眼中，不但貽笑世間，亦難保婚姻會圓滿，這一點爹實在放心不下。」

「那這樣好不好，」少太郎道：「讓我去看看。」

「你去看甚麼？」

「對方不認識我，我去她道館要求比武，來試探她人品和武功，如果她就像爹所擔心的，不把男人看在眼中，是個輕佻的姑娘，我來教訓她，同時我們拒絕這頭婚事，如果她祇是愛好武藝，會武功，而且俱備女德的溫順小姐，那應該贊成。」

「那好吧，你就去試試她。」土佐守說道。

佐竹侯部將步軍提轄管原少六郎的女兒阿照，在水戶城下是有名的大美人，從小就愛好武藝，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背着父親少六郎偷偷地跟着靜姑奶媽練習柔術。靜姑奶媽的柔術功夫很高，一個全心學習，一個是全心傳授，阿照小姐進步很快，不久，也練就很高的本事。

* * *

不久徵得她爹同意，在城下開了一家道館，掛上「柔術指南女武藝者管原照」的大招牌，開始招收門徒，年輕姑娘優先取錄，立刻在城下轟動了起來。

「喂，展哥，我們城下有女武藝者開道館，你知道嗎？」

「我聽說過了，現在正想去拜師求教。」

「哦，你也去練柔術嗎？」

「不是啦，我不是練柔術，因爲聽說那位女教頭年輕又漂亮，我祇想去看看她的芳姿。」

城內的很多年輕武士，起先對阿照的道館嗤之以鼻，以爲女人的武藝，一定沒有甚麼了不起，因此故意說來入門，都是抱着來試探的心理。

結果知道阿照小姐的眞本事，於是佩服之餘，便誠心地的入門拜阿照爲師，不過阿照還是多收女門徒，不久，阿照的道館也成爲水戶城下的很有名氣的道場之一。

可是本領已經很高的阿照小姐，畢竟是未嫁的姑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和塚原土佐守的老大帶刀見過面之後，兩人竟一見鍾情，開始談戀愛了，可是，那時的婚姻還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兩人不敢明目張膽的約會，祇好都向父母吐露實情，央求父母作主。

塚原土佐守因爲已聽說過水戶開道館的女武藝者風評，怕娶進來後，把這溫順的帶刀不放在眼中，因而猶豫不決。

就在這個時候塚原少太郎回來，而且願意去試探她的人品，塚原土佐守便差少太郎去試探後，再作決定。

塚原少太郎來到了水戶城下，一問馬上就知道女武藝者的道館所在。少太郎一看這道館門外所掛的招牌很大，心中冷笑，這位女武藝者的「熱度」可不低，怪不得爹對哥哥的婚事不太積極。

「借光。」塚原土佐守走到這會館大門口上，向裏面叫了一聲。

「哪一位？」裏面走出一個穿練武短衣的年輕女門人：「請問有何貴幹？」

「我是……」塚原少太郎心想，如報了眞實姓名，對方一定不肯接受挑戰，因此就道：「我是武術修行者，叫做仁科四郎，聽說貴道館主人是女性，特來請求指教一回合，煩請通報。」

「好的，請進。」女門人把塚原少太郎帶進道場，接着，女主人管原照小姐走進道場，很謙和的態度向塚原少太郎施禮。

「歡迎大駕光臨，我就是本道場主人管原照，請多多指敎。」聲音似金鈴般的好聽。

塚原少太郎看她的年齡大約二

十歲左右，皮膚雪白，眞是有如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絕世佳人，委實不敢相信眼前看來謙恭有禮的美女，是個柔道的高手，能把大男人摔得爬不起來，心中暗想難怪哥哥會對她一見鍾情。

「我叫仁科四郎，是個修練武術的人，還請館主妳多多指教。」塚原少太郎連忙還禮道。

兩人走到道場中央準備比劃，塚原少太郎雖然是劍道高手，但來到柔術道館比劃挑戰，當然要用柔術來比劃。

實際上，塚原少太郎除劍術之外，其他柔術、馬術等十八般武藝，樣樣都學得滾瓜爛熟，因此一看管原照小姐的架式，就看出她的武功的確相當的高，而且現在眼前架着招式的管原照，已不像剛才謙恭有禮的淑女，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兩人互相運氣，吶喊，對峙一會兒後，突然管原照往後一跳，退了步施禮叫道：「甘拜下風！」

「怎麼了，都還沒有出招交手，就認輸了呢？」塚原少太郎不解的問。

「你不是甚麼仁科四郎。」管原照道：「你一定是上泉道館的龍虎之一，塚原少太郎少爺，我那裡是你的敵手？」

「妳怎知我是塚原少太郎？」塚原少太郎被識破身份，吃驚地問道。

「從你的樣子和臉形的酷似令兄帶刀大少爺，我就直覺上感到你一定是少太郎少爺，你的武功高超，早已如雷貫耳了。」管原照說：「我想一定是令尊，對於我這個女流之輩，竟然開起武術道館，或有所誤解，所以派你來試探我的，是嗎？」

塚原少太郎心中暗暗的佩服阿照的頭腦靈活，於是不再隱瞞，老老實實的將父親的憂慮情形告訴了她。

「難怪令尊的憂慮。」管原照紅着臉繼續說道：「爲了防身，我雖然學了柔術，可是絕對不以此自豪，女兒家應有的女德，家父母早已灌輸給我，請你回去後向令尊美言。」

說完，管原照嬌羞的低下了頭，看來眞是個有良好教育的淑女。

「好的，我知道了，我回去一定據實的向家父報告。」

塚原少太郎告辭，回到了塚原城，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父親，塚原土佐守驅除了心中的憂慮，立刻央媒正式提親，管原照結束了柔道道場，恢復了溫柔淑女的面目，嫁到塚原城來了。

塚原少太郎的父親病好了，哥哥的婚禮也完成了，塚原少太郎正想回去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時，突然接到了上泉道館派來專差送來的急信，打開一看，信上師兄弟聯名說：「師父上泉伊勢守自一週前病倒在床尚未痊癒，目前有名出羽國羽黑山的修行僧，名字叫做圓海，恃其武功高强，前來道館挑戰，師父病重不能跟他比武，竟被他侮辱，希望少太郎速回商討對策。」

* * *

這一個修行僧，身高六尺七寸，力大無窮，武功高强，擅長使用一丈多長的八角棒作武器，天天要全山數十和尚練武。

圓海自己發明了叫做「太陽構霞」的棒法怪招，自以爲任何武術高手都無法破其招式，必敗在「太陽構霞」招式之下。

圓海屬下亦有不少武藝高手，辨天堂的龍山和尚是大越流鎖鐮刀高手，崑沙門堂滿海和尚是寶山流派振杖（棒子前頭裝有鏈子的一種武器）的高手，大黑堂的金山和尚是槍手的高手，這三人是圓海和尚的天地人門徒，其他還有龍虎、四大王、八天狗、十六坊、三十六童子等數十名高手，他們在靈山很少念經拜佛，天天勤於練武功，偶然圓海會帶徒兒下山到各處以向武術道館挑戰比武取樂。

這一次，圓海率領天地人門徒等共十三人下山，以苦行僧打扮行脚修行各地，每見到有武術道場便挑戰比武，有些道館武師不知圓海的本領，以爲禿和尚有何本事，而與之比武，結果幾乎都被八角棒打敗，甚至被打成重傷或殘廢的都有。

於是出羽國羽黑山破戒修行僧圓海的聲名，在江湖武林上傳播開去，有些本事不高的道館主人，遇到圓海前來挑戰比武，便托詞道館主人正在病中，無法與之接受比武，並拿出一個「紅包」當場送給對方當做「旅費」。

* * *

這一天，圓海和尚一行人來到了箕輪的上泉道館。

圓海和尚看到了上泉道館很大，建築宏偉，實在吃驚不小。

「龍山、滿海、金山，你們看這道館多大。」圓海和尚繼續道：「人家說上泉伊勢守是日本第一的劍道高手，他的這個道館，眞有一百萬名諸侯的派頭。」

「是呀，這道館眞大。」龍山道。

「哼，道館大，不見得武功就很了不起。」圓海和尚還是驕橫的說道。

「那當然，伊勢守一定不是師父的對手。」龍山附和的說道。

「好，我們馬上進去挑戰，俺

一回合就打垮伊勢守佔領這一道館。」

夜郎自大的圓海和尚，說完便走在前頭，進入上泉道館門內。

「借光。」圓海和尚聲大如雷。

「那一位？」從裏面走出來的是上泉道館四天王之一的藏人。

，藏人一看，進來的一羣修行僧當中，爲首的一個和尚身材魁梧，有六尺七寸，身穿柿色袈裟，頭戴兜巾，腰佩大刀，右手拿着一根一丈多長的八角金剛杖，後面跟着十二個都是個個身材魁梧，相貌兇惡的大和尚。

「請問有何貴幹？」藏人驚訝的問。

「俺是羽黑山圓海和尚，請告伊勢守老師，俺來了，俺是向伊勢守挑戰比劃來的，快進去告訴你的師父準備。」

「喔，原來是比武的，很不湊巧，伊勢守老師父正臥病在床，請改天病好了之後再來。」

「甚麼，你說伊勢守生病了，哈哈哈，不要說謊，害怕俺就說生病，不敢比武是不是？告訴伊勢守不要假裝病，快出來。」

藏人年輕血氣方剛，聽到圓海和尚辱及師父，勃然大怒：「誰欺騙你，因爲生病所以告訴你生病，誰會害怕你們這些無賴的破戒和尚。」

圓海和尚看到藏人生氣，很得意的說道：「你生氣是不是，要生氣嘛，快進去告訴伊勢守，會輕輕的比劃着，叫他放心。」

看圓海和尚蠻不講理，一派胡言，態度橫暴，趕也趕不走，藏人心想：好吧，就把這批破戒和尚拖進道場，由他們四天王來對付圓海和尚，給他們一點顏色看，叫這班禿和尚看看以後敢不敢再搔擾各地武術道館。藏人主意打定，叫圓海等一下，即進入裏面。

藏人在裏面和上泉道館高手商議之後，藏人又到門口，把圓海和尚一行十三個人帶進了道場。

藏人走到道場中央，向着圓海和尚說：「現在本道館接受貴方的挑戰，但是，剛才已經說過，上泉師父臥病在床，所以由我們跟貴方比武，首先由本人來跟貴方比武。」

「甚麼，由你們來跟俺比劃啊？」圓海和尚顯出很不滿意的臉色說道：「好吧，如果是貴館的規矩，先由門人來比劃，祇好先收拾你們後，再見你們師父。」

圓海和尚走到道場中央的藏人對面，把手中一丈多長的金剛杖揮舞兩三下，然後左脚在前，右脚在後，提起棒子橫過額頭，舉起自己研究的所謂「太陽構霞」招式來。

藏人手拿木劍，架起「正眼」招式，兩人吶喊對峙。

圓海和尚敢口出太言，的確有其本事，使藏人無隙可乘，同時也不敢妄動，因爲稍爲一動，圓海和尚的棒子可能立刻打下來。

不過藏人也非弱者，圓海和尚也不敢輕易下手。

俄頃，圓海和尚故意露出破綻，藏人不知計，立即朝向圓海和尚頭部攻擊，圓海和尚閃過藏人的木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揮下金剛杖。

藏人來不及躲開，肩膀被打了一棍，不得不叫聲：「甘拜下風。」躬身退下。

「哈哈哈，你還懂得拿木劍架式，可以鼓勵鼓勵，好好再學習吧。」圓海和尚得意的說道。

文五郎立即忍不住氣跳將出來。

「本人是伊勢守的門人，文五郎。」

「不必報名，俺馬上收拾你。」

兩人打了兩個回合，文五郎被圓海和尚打敗了。

「下一個，快來。」圓海和尚得意的叫道。

於是，伊豆拿着木劍上場。

「輪到你被打是嗎？」圓海和尚取笑伊豆。

「放屁。」伊豆大怒，可是本領還是圓海和尚高，打了兩三回合，伊豆也是敗了下來。接着，孫次郎、柳生等上場，但都敗了下來。

「哈哈哈。」圓海和尚大笑：「你們統統不行，快叫伊勢守出來。」

「我們的師父眞病情很重。」藏人說道。

「是眞的大病嗎？那麼俺圓海，願以佛法，祈禱病癒，帶俺去病房見伊勢守老師吧。」

雖然門人們不相信破戒和尚的祈禱有效。但也期待或許有效，經商量同意帶圓海到伊勢守的病房。

圓海和尚走到伊勢守的床邊，看到伊勢守發燒很高而呻吟，竟以破鑼般的聲音說：「是伊勢守老師嗎？俺是出羽國羽黑山圓海和尚，聽說你病重，特來探病。」

接着又說道：「看來，病情很重的樣子，不過貴館也太幸運了，假如今天不是生病，跟本大師父比劃，也許被這金剛棒打死也不一定，今後如果有羽黑山的修行者再來訪問，最好再生病，以保全生命。」哈哈哈，圓海和尚說完哈哈大笑。

說是來祈禱，不但不祈禱，而且當面侮辱病床上的伊勢守後，頭也不回的走出大門口。

上泉道館的門人，見師父又被辱，個個悲憤塡胸，大叫：「禿和尚站住。」衆人跑進去拿出刀劍，

準備和圓海和尚拚命。

「甚麼事？」圓海和尚回過頭來說：「不服是不是，要打架就來吧。」

血氣方剛的上泉道館門人想衝出去時，伊勢守在病床上無力的微微發出聲音阻止：「慢着，大家不要衝動。」

門人們聽到師父出聲制止，不敢有違師命，不再追出去，圓海和尚一行人十三個修行者看伊勢守門人沒追出來，哈哈大笑而去。

伊勢守長嘆一聲說：「祇要少太郎在的話……」接着話說不下去，流下英雄的眼淚，英雄有淚不輕掉，可見伊勢守的內心之難過。

* * *

回到常陸塚原城中暫時逗留的塚原少太郎，這一天在書房看書時接到了上泉道館派專差送來的四天王師兄的聯名急信，打開一看，信內詳述恩師病中，出羽國羽黑山大黑堂修行僧圓海和尚前來挑戰，侮辱師父的經過。

塚原少太郎看完信，已經氣得臉青唇白，心中大驚圓海和尚，不顧其修行的身份，竟敢輕擾各地武術道館，甚至也到上泉道館，侮辱了臥病在床的恩師。

塚原少太郎決定單身探虎穴，親赴拜黑山的圓海和尚挑戰，以洗雪恩師所受恥辱，於是便立即辭別父親、兄長，單槍匹馬，一路向羽黑山而去。

塚原少太郎望着羽黑山而來，一路上無事，這一天已到了羽黑山的山下，由於天色已晚，附近又沒有旅店，塚原少太郎求得山下農家借宿一宵。

翌日天未明亮就起床，向農家主人道謝後，便往山上小路走去。

約莫走到中午時分，塚原少太郎已到了深山高處，隱約的聽到了山谷傳來碰擊木劍的回聲。

「圓海的練武場一定在不遠處。」塚原少太郎停住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循着木劍聲音走過一條小溪的吊橋，對面的樹林後面看到了一座一座的寺堂，伽藍高塔等建築物。

塚原少太郎以傳出木劍聲音的一座大建築物爲目標，加緊脚步走去，祇見這座大建築物正面大門邊釘有一塊大招牌，寫着：「圓海武術道館場」的幾個大字。

「哼！」塚原少太郎心中憤怒極了，道：「修行僧不好好的念經修行，竟然開武術道館，眞是可笑，圓海，你這個破戒的和尚，我可要爲師雪恥了。」

塚原少太郎毫不猶豫的走進圓海道館，大聲的叫：「借光。」

「有甚麼事？」已從道館裏面出來的，正是圓海和尚門人，天地人的辨天堂堂主龍山。

「本人是遊歷各地的習武者，因仰慕圓海大師的大名，專程登山前來討教，煩請通報一聲。」塚原少太郎故意客客氣氣的說。

「噢，你是遊歷各地的習武者，看起來還年輕，俺勸你還是乖乖的回去。」龍山說道。

「貴僧這是甚麼意思？」塚原少太郎問道。

「你還問俺甚麼意思。」龍山道：「俺是看你年紀輕輕好心勸告，你登山時沒有聽說來咱們老師道館比武的，不是被打死就是受重傷甚至殘廢的，過去不少武功高强的人來過，沒有一個不狼狽而回，像你這小伙子，不要說是圓海老師，就算與他門人比鬥也必然敗在門人之手，輕則受傷，重則甚至送命，俺是好心勸汝珍惜生命，還是乖乖回去吧。」

「你好狂妄的口氣！」塚原少太郎不小心說溜了嘴。

「你說甚麼？」龍山沒聽清楚。

「啊不，沒甚麼？我說謝謝貴僧的好心腸，可是本人是個習武的人，不經過艱苦的磨練，武功是不會進步的，所以敢來貴山討教。萬一在貴山討教受傷，甚至送命，那是本人武功不精，祇能怪自己，决不能抱怨圓海老師，還是煩請貴僧通報圓海老師，請予指教一回合是幸。」塚原少太郎爲了達到能夠被引見圓海和尚好爲師父雪恥，吞聲忍氣的向龍山說好話。

「好吧，既然你自己願意殘廢或送命，那俺就替你通報去，你叫甚麼名字？」

「本人叫做……」塚原少太郎一想，如果報出是上泉伊勢守門人塚原少太郎的眞實身份，圓海心中有數，一定會提高警覺，或者使出卑鄙手段，最好還是先報個假名再說，因此就說：「本人是常陸武士名字叫仁科四郎，請多指教。」

「甚麼是常陸武士仁科四郎，名字聽起來不錯嘛，好吧，上來吧。」龍山道。

辨天堂主龍山，立即走進圓海和尚的房間，正好圓海和尚正在獨自飲酒。

「報告師父。」龍山必恭必敬地道。

圓海和尚不耐煩的問：「甚麼事？」

「剛才有一個自稱常陸的武士仁科四郎來道館，恭請師父指教。」

「甚麼？仁科四郎。」圓海和尚沉思一下，然後道：「武林高手，沒聽過這個名字，大概是學過一點武藝，別人誇獎他幾句，他就以爲自己了不起，前來向我挑戰，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傢伙。」

圓海和尚繼續對龍山道：「無名小卒，不配俺出面，把他趕出去。」

「是的。」龍山說：「俺也拒絕了他，可是那小子說，祇要能夠向師父討教一回合，縱使受傷殘廢或傷重而亡，也於心無憾，看來這個小子好似很熱衷於武藝。」

「是嗎？」圓海和尚站起來說：「既然這個小子慕俺名而來，不指教他一下就趕他回去也未免可憐，好吧，俺就指教他一下，解解無聊也好。」

於是圓海和尚大搖大擺的走向前面，龍山在後面跟着走進練武場。

圓海和尚高高的坐在道場上座，眨了一下大眼睛，然後盯住坐在下座的塚原少太郎問：「你就是常陸武士的仁科四郎，俺就是圓海和尚。」

塚原少太郎見圓海和尚這傲慢的樣子，早已火冒三丈，恨不得一刀結果了他的生命，爲師雪恥，但看圓海和尚身邊有龍山等高徒圍着，道場四週又有衆多門人，心中乃告誡自己不可衝動，以免誤了大事，於是臉上陪着笑，裝着很殷勤的樣子，向圓海和尚道：「小的就是常陸的仁科四郎，因爲武藝不精，素仰圓海老師武藝高强，慕名特來討教。」

「哈哈哈！」

圓海和尚滿意的大笑，然後道：「小伙子，你武術不精，自己不說俺也知道，俺願意給你指點一下，不過你得先跟俺門人比劃一下，看看俺門人總數有兩萬五千多人，你聽說過沒有，哈哈哈！」

塚原少太郎心中嘲笑禿和尚，大難臨頭還在吹牛，暫且再忍耐一下，仍然是陪笑道：「貴道場如此隆盛，更使小的心服。」

圓海和尚對塚原少太郎的唯唯諾諾表示非常滿意的說道：「很好，很好，俺看你還很年輕，武功一定不很高，先跟俺的初級門人比劃看看。」

圓海和尚隨即叫月山防和塚原少太郎比劃。

塚原少太郎和月山防兩人都走到道場中央，少太郎取出自己帶來的枇杷木劍爲武器，月山防用六尺棒，架起「太陽構霞」招式來。

塚原少太郎不慌不忙的架着「正眼」招式，月山防太小看少太郎，立即大吼一聲，將六尺棒朝向塚原少太郎頭上打來，塚原少太郎如燕子般輕快的閃過，月山防還沒有轉身之前，頭上便挨了少太郎的一下木劍。

「甘拜下風。」月山防拖着木棒退下。

接着二十多個圓海和尚的門人下場，都沒有打到一回合便被少太郎的木劍打到頭上。

圓海和尚的手下高手，天地人門人大黑堂主金山、崑沙門堂主滿海、辨天堂主龍山也都輪番上場，可是打不了二回合便敗了下來。

高高坐在主位的圓海和尚，一看所有門人都敗在對方手下，對着門人咆哮道：「你們這些飯桶，給俺丟了面子，怎麼都敗在這個小伙子的手上，好吧，俺來對付這小伙子，看看俺的厲害。」

說着，圓海和尚脫下了披在身上的大黃袍，手持慣用的一丈多長的八角金剛杖，走到道場中央揮舞了兩下，對着塚原少太郎說道：「喂，小伙子，事先我向你聲明一下，俺的木棒勝過別人的鐵棍，打到頭上，腦骨必將粉碎，打到身上，輕則殘廢，重必喪命，是你自己找來，不要怨俺。」

說罷，圓海和尚右脚退後，左脚上前一步，揮舞金剛杖，架起他的得意「太陽構霞」招式來。

塚原少太郎看見仇人業已在眼前，認爲時機已成熟，不必再隱瞞身份，可以堂堂正正爲師雪恥，於是改變了方才的殷勤態度，指着圓海和尚大喝一聲：「喂，禿和尚。」

圓海和尚及所有的門人，都爲塚原少太郎的突然改變態度，大吃一驚。

「在跟你比劃之前，聽清楚我的話。」塚原少太郎大聲說道：「我剛才報的仁科四郎是假名，本人就是常陸塚原城主塚原土佐守之子，塚原少太郎。你啊，好大的膽子，敢到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竟然卑鄙無耻的侮辱了臥病在床的伊勢守老師，今天我爲師父前來報仇雪耻。」

跟着，塚原少太郎又學着圓海和尚的口氣說：「本人手持木劍，勝過別人的眞刀，打到你頭上，你的腦骨必定斬碎，打到身上，輕則殘廢，重則喪命，要哭要叫，或者要留遺言，就快一點，來吧！」

圓海和尚一聽，不覺身體發起抖來，原來站在面前的年輕人，竟是被稱爲東國的麒麟，名震全國武林的塚原少太郎。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早知仁科四郎就是塚原少太郎，那敢跟他正式比武。上回圓海和尚率領門人騷擾上州箕輪的上泉道館，是因爲事前已經打聽到少太郎與伴藏龍虎兩高手不在，伊勢守館主臥病，才敢放膽前去，如今看見對方輕輕鬆鬆的打敗自己衆多門人的塚原少太郎就站在眼前，怒目而視着自己，圓海和尚不覺也臉如土色，衆多門人也不知所措。

「打過來吧，禿和尚，不必發抖。」塚原少太郎持木劍架「正眼」招式，向圓海和尚挑戰。

「呃！」圓海和尚强作鎮定，很想上前一步攻擊塚原少太郎，但少太郎手中的木劍，好像一把傘子張開在自己眼前，阻止其攻勢，同時自己一動，少太郎的木劍，立即會攻將過來，因此圓海和尚祇能架着招式不敢妄動一下。

「怎麼了，不敢動是不是，害怕了是嗎？」少太郎又挑戰他，事實上圓海和尚的武功的確高强，塚原少太郎也不敢大意，避免力拚，祇求智取。

自恃武功高强，又剛愎自用自以爲是的圓海和尚，不察塚原少太郎智取的戰略，在少太郎一再的言詞挑戰之下，失去了理智，不知是計，不顧一切的揮起金剛棒，望着塚原少太郎的頭上，欲以一擊打碎對方腦袋的力氣打將下來。

塚原少太郎不愧是東國的麒麟，對現在圓海和尚朝着自己使出全身氣力打下來的金剛杖，隨機應變，假裝以手中的木劍來接住，其實以閃電般的動作閃開了身體。

圓海和尚打不到目標，向前跟蹌蹌的跑了幾步才停了下來，圓海和尚一回頭想重整招式，但爲時已晚，塚原少太郎的木劍已電光石火般，朝着圓海和尚的頭部打去。

圓海和尚來不及用金剛杖接住，腦袋重重的挨了一下木劍，頭骨破裂倒了下來，四肢抽搐幾下便死了。

「啊！老師被殺了！」

「老師死了。」

「快，快圍住他，不要讓殺死老師的少太郎逃走。」

在四週圍觀的圓海和尚門徒，看見圓海和尚被塚原少太郎打破腦袋死了，一時嘩然，塚原少太郎迅速拋下手中的木劍，拿起放在牆角的大刀，準備離開現場，但已被圓海和尚的門徒僧衆團團圍住，走脫不得。

於是塚原少太郎大聲對圍住的人說：「本人是爲了恩師雪耻而上山來的，現在已經正式比劃，殺了圓海和尚，完成了爲師雪耻之責，但我不願多殺無辜，請各位讓開，否則本人祇好對不起各位了。」

「不可以讓他走。」

「接住少太郎。」

「堵死少太郎。」

「殺死少太郎，爲老師報仇。」

圓海和尚的門徒各持武器，從四方八面向少太郎圍攻過來。

塚原少太郎祇好拔刀應戰，一轉身便砍倒從左右一齊殺過來的四個僧人，少太郎手上的大刀是名匠波平行安打造的鋒利無比的名刀，持刀者又是劍術的高手，僧人一個接一個的倒在刀下，羽黑山道場變了一個激戰的場所。

* * *

突然有一個僧人，爬到道館屋頂上，向四面吹起用海螺作的號角。

在東西南北學舍的僧人，聽到號角的聲音，知道山中發生事情，紛紛携帶武器上山，在辨天堂主龍山指揮之下，團團的圍住了少太郎，從四方八面對着少太郎一人，突施波狀攻擊，但也是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來。

圓海和尚的天地人門人之一的崑沙門堂主滿海，此人是寶山流派振杖的高手，寶山流派的振杖，是在木棒空心挖空，裏面暗藏用細鎖鏈子連結的墜子，外觀好像是普通的六角或八角棒，或者作成木劍的樣子，與對方比劃時，從棒子或木劍前端，墜子和鎖鏈飛出，纏住對方的兵刃武器，使對方無法用武器，是一種不光明的暗器，崑沙門堂主滿海，就用這種武器來打少太郎。

塚原少太郎在奮戰中，也注意到滿海的武器可能有暗器，就在滿海從右方打來時飛快的閃開。

從滿海的武器飛出的墜子和鎖鏈，飛過少太郎，纏住正從右方殺來的另一個僧人的武器上。

滿海一慌，少太郎的大刀已把滿海的頭砍成了兩半，滿海一死，衆僧人四散飛逃，使少太郎鬆了一口氣。

這時少太郎也已經疲憊不堪，因爲已經連戰約兩個時辰，汗流浹背，口渴難堪，看到不遠的岩石下有小溪，流水清澈，少太郎忍不住清水的誘惑，提着血淋淋的大刀，踏着岩石走下到溪邊，蹲下來用雙手捧起溪水來喝，對口渴的少太郎來說，這溪水的清涼，實在是太好喝了。

塚原少太郎暫時忘記了一切，拚命的捧着溪水喝的時候，從背後的岩石後面探出一個僧人的頭來，不是別人，正是圓海和尚天地人門徒之一的辨天堂主龍山。

此人是大越流派鎖鐮刀的高手，龍山僧人手持鎖鏈鐮刀，輕步偷偷的接近塚原少太郎的背後。

塚原少太郎經過剛才兩個辰對付衆多僧人的奮戰，現在天色已晚，身體實在太疲乏，又口渴，拚命的捧着清涼的溪水喝，沒有注意到背後有人偷偷的接近偷襲。

當塚原少太郎察覺背後有人時，伸手去拿放在身邊的大刀時，已經來不及了，龍山僧人叫了一聲拋過來的八尺鎖鏈墜子，已經纏住了少太郎的脖子。

於是龍山僧人用力拉住鎖鏈，大叫道：「大家出來，我已經把少太郎逮住了。」

躲在岩石後面和樹幹後面的僧人，有數十個之多，一聽見龍山大

叫，一齊就衝了出來，把脖子被龍山的鎖鏈套的很緊、快要窒息的少太郎推倒，用繩子把手脚縛緊，抬回道館。

他們商量的結果，認爲少太郎殺死他們的老師圓海和尚，又殺死和殺傷了無數的僧人，馬上處死少太郎未免太便宜了他，決定用他們的山門規法的極刑，先把少太郎吊在山岩邊的大樹上過一夜。明天早上再由所有圓海和尚的門人，各在少太郎身上刺一刀，刺成肉醬。

塚原少太郎被各僧人抬到山谷邊，被倒吊在一棵突出的老松樹的粗枝上。

龍山僧人對着少太郎說道：「喂，少太郎，這是你殺了圓海老師的報應，明天天一亮，圓海老師的所有門人都會在你身上各刺一刀，今晚好好的休息着吧。」說罷，龍山僧人率領各僧人回去。

塚原少太郎被吊在樹上，心中雖然很悔恨，但因爲已殺了圓海和尚，完成了爲師雪恥的目的，因此對自己被捕，被處以羽黑山的門規法的極刑，可能明天就要送命，倒不害怕，他是死而無憾。

五月初旬，天空晴朗，沒有雲，星星微微照亮羽黑山的深山，野獸蛇鳥的吼聲和啼聲在山谷中製造回聲，使人聽起來毛骨悚然。

大約三更時分，差不多已經神志昏迷的塚原少太郎，突然繩子斷了，從被倒吊的樹上落了下來，所幸落下的地點土質軟鬆，沒有受傷，而且只向山谷中滑下一點，就被一棵小樹擋住，沒有再繼續的滑落到山谷下。

從樹上落下的衝激，使昏迷的少太郎，神志清醒過來，少太郎往剛才被倒吊的樹上一看，有兩隻猴子在綁着繩子的樹枝上，看來繩子好像是被好奇的猴子給咬斷的，使少太郎意外的檢回一命，他勉强提起精神，順着溪流跟蹌的往山下走。

由於天黑，塚原少太郎不敢走山路，怕被僧人發現，又怕迷失方向，所以只顧順着溪流不遠處，靠着草叢樹木走，口渴了就喝溪水提神。

天剛亮時又很幸運的發現一株芭蕉樹已結熟的果實，已經一天沒有吃過東西，只喝溪水的少太郎高興的採下芭蕉果實，一連吃了十幾條，感到肚子飽了才停止，把果皮在地上挖個洞埋下，以免被人發現。

這時天色已亮，視線清楚，少太郎仍然很疲乏，怕被敵人發現，因此躲避到不遠處長有五六尺高野草的草叢中躺下來休息，不知不覺又睡着了。

塚原少太郎一覺睡醒過來，見自己的周圍的一片寂靜，無追兵動靜，探頭一看，好像也遠離羽黑山主峯，此時身體感覺已經恢復了不少元氣，於是把剛才吃剩的六七條芭蕉再吃下去，再往山谷喝幾口溪水後，一面小心的注意周圍的動靜，一面加快脚步往山下走。

傍晚時分走到了一條頗寬的山路上，已遠遠的脫離了危險地區，大概已離山下村莊不遠，可是，少太郎已迷失了方向，不知現在自己身在何地。

塚原少太郎不知道自己脫險已經來到甚麼地方，心想到了村莊，或遇到了路人一問就知道，因此只往前走。

天色漸暗，少太郎走到一所無人管理的小神社，這時身體又感到疲乏，於是走到社的神殿裡面，打算在這兒過宿一夜，明天再走。

塚原少太郎雙手合什，恭敬的向神位躬身一禮，拜了下去，就在香資箱後躺了下來，但剛一躺下，就聽到外面有人叫叫嚷嚷的走了進來。

塚原少太郎機警的立刻爬到神案桌下面，注意外面來人會不會是老遠追來的僧人，或者是何等人物。

「大家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好像爲首的一個人在下達命令。

「大頭目說在這兒休息一會兒，把東西放下來吧。」手下的一個漢子向大伙兒大聲說道。

聽這說話的口氣，像不是僧人老遠追來的，可能是一羣盜賊。

少太郎從神案桌下探頭來看一看，在月光下看到一堆人抬着一頂轎子，一組女人用的化粧台、衣柜、皮箱和有大紅喜字的燈籠兩個，看來是在附近山寨的盜賊搶來的新娘嫁粧。

「大頭目，新娘怎麼辦？」一個嘍囉說。

「嗯！把她暫時留在這神殿裡面吧。」一個滿面鬍子，腰佩武大刀的大漢回道。

兩個嘍囉打開轎子，把一個新娘打扮的年輕女子拉了出來。

「喂！女人，把妳的新娘裝脫了下來。」大頭目向新娘子叱喝道。

「大王，饒命呀。」新娘子向着大頭目叩頭求饒。

「放心，不會將妳怎麼樣，只要你將身上的新娘裝脫下，我們有用處，快脫下來。」

於是有兩個嘍囉上前，把年輕的女子身上的新娘裝剝了下來後，把新娘子綑綁了起來，嘴中也給塞上一塊布團，使她不能叫喊，然後將那女子推進神殿少太郎躲着的神案桌旁邊。

「妳乖乖的在這裡等我們做完

工作再來接妳，妳是跑不了的，也不會有人來救妳的。」

大頭目說完又走到神殿前院子，把新娘裝往自己身上穿，戴上綉花新娘帽後坐上轎子，叫道：「你們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快走，以免新郎家的人等太久起了疑心。」

十五六個嘍囉也都化裝成送新娘的行列模樣。

「大頭目，小的留在這兒看管新娘子好不好？」一個嘍囉說。

「放屁，你想先拐去新娘子是不是，新娘子在這兒是十分安全的，還有誰敢夜裡到這兒來的呢？」

「不，不，小的不敢，小的只是不放心。」

「不要你操心，快一起去。」

「是，是。」

一行人强把新娘子留在神殿中，抬着轎子裡的假新娘子和陪嫁的嫁粧走了。

塚原少太郎從神案桌中爬了出來，被綁在桌邊的年輕女子，看到一個大男人從桌下爬出來，嚇得直發抖。

「不要害怕。」塚原少太郎溫和的對那年輕女子說道：「我是常陸的武士，名字叫仁科四郎，因爲在羽黑山上遭遇過大難，來到這兒借宿，却碰到妳被盜賊捉來此地，我救妳回去。」

於是少太郎把那女子身上繩子解開，把她嘴上塞着的布塊也取了下來。

「謝謝救命之恩。」那年輕女子被鬆開之後，跪着向少太郎叩頭。

「妳是那裡人，怎麼會被捉來此地？」

「妾身是此地羽黑山上矢吹村村長多佐衞內的女兒，今天要嫁到下矢吹村村長福富吉郎家的兒子萬之助，看好時辰在今晚過門。

「剛才妾家親人和送嫁人員一行來到上矢吹村和下矢吹村境界的松林時，突然出現大批强盜，把送嫁的人統統捉住，綁在松林中，只把妾身一個人帶到這兒來。

「嗯，原來如此，那强盜們假裝是妳們一行，大頭目又化裝新娘模樣，大概知道妳們的結婚消息，一定又到新郎家，强劫財物去了。」

「那該怎麼辦呢？」新娘子急得哭了起來。

「不要哭，妳知道是那裡來的强盜嗎？」

「是，知道，他們是在附近山裡的山賊，爲首的大頭目名字叫大山六大夫，聽說過去是以畿內和四國爲地盤的戰國戰將三好長康的部下武大，在一次戰爭後逃來此地，糾合嘍囉幹起强盜來，因爲，大山六大夫此人武功高强，官府捕頭不敢惹他。」

「好一個無耻的大山六大夫——當過武士，竟然落草爲寇，此地官府對你沒法，我少太郎可要消滅你，爲民除害。」說罷，少太郎向新娘子說：「你知道不知道下矢吹村的福富家在那裡嗎？」

「知道，妾身去過。」

「那好，妳現在就帶我去，不過要跟强盜們打鬥不能不帶武器。」

塚原少太郎就在神社內找尋武器，看到神殿門房有一根約四五尺長的棍子，拿起來揮舞了兩三下，知道是木質堅硬的楠木，可以權充武器，於是就取下了這根棍子，由新娘子帶路。約莫走了三四里路，果然到了一個村莊，新娘子指着村莊前一棟大房屋，說：「這就是村長福富的住屋。」

「好，妳就到附近的房子走避一下，等我把强盜消滅之後，叫妳時妳才好出來，千萬不可以隨便走出來。」

「是的，謝謝您，妾身就躲在這間屋裏避一下。」

說着，新娘子就往左邊農舍走進去。

於是塚原少太郎往福富家門口一看，圍牆大門開着，兩旁各點燃一盞燈籠，大概是爲了今晚要迎接新娘子入門而點的。

圍牆內有一個嘍囉把風，塚原少太郎輕輕的摸了進去，出其不意的一棍把那嘍囉打死了，滅了燈籠的火，再走到門旁邊，在黑暗中等待强盜從屋子裏出來，準備走出來一個就打死一個，走出兩個就打死一雙。

* * *

再說强盜大頭目大山六大夫身穿新娘服裝坐在轎子中，由化裝送嫁的十五六個嘍囉，前呼後擁的來到了福富家，福富家的人，看到新娘子轎子及陪嫁嫁粧一應俱全，送嫁人手中的燈籠又有上矢村村長家的標記，因此沒有人懷疑是强盜一行，立即打開圍牆大門請入，福富家的家人和親戚都在兩側手拿燈籠迎接，口口聲聲「恭喜恭喜！」、「大家辛苦。」

從前這一帶「風俗習慣」新娘子在門口不下轎子，仍坐在轎子中，一直抬到新郎等着的新人房子才下轎子，大山六大夫的手下嘍囉隨着轎子一窩蜂般的擁進屋子裏。

在新房門前轎子放了下來，新郎萬之助上前打開轎子請新娘出來，福富家人和親友一齊鼓掌。

但祇見從轎子出來的人，把頭上戴的新娘帽和面巾脫下，竟是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福富家的各人皆愕然失色。

「喂，福富家的人聽着。」大山

六大夫向四周掃視了一眼，大聲道：「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這山中擁有山寨的大山六大夫便是，早就想光顧你們這裏，可是你們這裏如同城堡，圍牆高大不能翻進去，今天探知舉行婚禮，乃在半途劫持新娘子，將女方親人和送嫁人手全部捉住扣在半路上，由我們化裝打扮成爲女方親人和送嫁人員，順利的進來了，你們看，這些送嫁人員都是我手下，你們快把家中金銀財寶全部拿出來，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福富家中的人一聽，嘩然一聲各想逃命，福富吉郎不愧是一家之主及本村村長，頭腦較爲冷靜，立刻制止家人不要慌，自己好像對待貴賓般的走到大山六大夫面前施禮道：「失敬，失敬，壯士原來是大山六大夫大爺，大爺的聲名，早有所聞，今天既然已經來到了舍下，當應奉送上二三千兩銀子，但請吩咐貴屬手下勿傷害我家及各親友大小。」

「甚麼？你說二三千兩銀子。」大山六大夫不屑的說：「不行，不行，我要的是你家全部銀子及財物。」

「可以，可以全部奉上，但有一個條件，請你釋放新娘子和女方的送嫁人員。」

「釋放女方送嫁人員可以，但是新娘子不行，新娘子我要帶返山寨作壓寨夫人。」

「大爺，請你高抬貴手，無論如何還給我們的新娘子，我願將所有的財物全部奉送。」

「我說不行就不行，我所以要錢當然是想過過榮華富貴的日子，今日既然將遠近聞名的上矢村村長多佐衞內的美麗小姐截獲，祗能當我壓寨夫人，絕對不能放走。」大山六大夫接着又說：「不要再嚕嗦，快把銀子財物拿出來。」

福富吉郎想再哀求，大山六大夫很不耐煩地舉起脚來，把福富踢倒，在一旁他的兒子萬之助，切齒憎恨大山六大夫奪妻，現在又看見到他爹被踢倒，不顧一切的跑回刀架想拿刀與大山六大夫拚命。

「快將這小子制服。」大山六大夫看到萬之助跑去拿兵器，即命令身旁的手下去阻止。

眼明手快的大山六大夫手下立刻跳過去把萬之助踢倒，其他嘍囉把福富家人圍住，一個個的綑綁起來。

「你們快一點搜出金銀珠寶及財物，先拿到這裏集中，再運回山寨去。」大山六大夫命令手下行動。

十數個嘍囉從庫房搜來內裝一千兩銀子的箱子三十二箱，共三萬二十兩銀子，大山六大夫非常高興，叫嘍囉立即運回山寨。

衆嘍囉眼見客房準備好今晚喜宴酒席的山珍海味，平常在山寨祇吃山豬或野兔等野味，早已涎垂三尺。

「大頭目，這酒席沒人吃未免可惜，讓我們飽餐一頓再運回銀子好不好？」

「好吧。」嗜酒如命的大山六大夫自己也想坐下來，好好喝一下。他向衆手下道：「你們可以大家打牙祭，不過不要喝醉，免得抬不回銀子。」

「謝謝大頭目，我們是不會喝醉的。」衆手下毫不客氣的動手，大吃已準備好的結婚喜宴，大山六大夫也坐在主客座位，嫌酒杯太小不過癮，改用大碗子盛酒，一大碗一大碗的喝下去。

强盜們大吃特喝，肚子塡滿吃不下去才起身，大山六大夫還在獨喝。

「喂，你們每一個人先扛一個千兩箱到了剛才的小神社，先放在那兒，再回到這兒來搬完爲止，知道嗎？」大山六大夫向手下們吩咐道。

「是，是，知道啦，大頭目，小的先走了。」

「好，快點再回來。」

於是第一個嘍囉扛着一個裝有千兩的銀子箱子走出來，剛走出門口一步，在外面早已準備好的塚原少太郎。「噗」一聲揮動棍子，一個響亮的聲音，這嘍囉已腦骨破碎了，來不及哼一聲就氣絕了。

少太郎把這個嘍囉的屍首和箱子拖到了一邊，抽出這個嘍囉的佩刀作武器，準備對付第二個出來的嘍囉。

又聽到第二個嘍囉向大頭目告辭的聲音，少太郎已舉着大刀在等，他一踏出門口，頭腦已被砍成兩半，就這樣的在門口的少太郎已砍了七八個腦袋。

「那麼，大頭目，我要先走一步。」

「小頭目，辛苦你了，你就在神社中等我好了。」

塚原少太郎聽見是小頭目，於是重新握好了刀子等着。小頭目兩脚走出門口時，腦袋一樣很快的開花了，並不比小嘍囉的腦袋硬。

塚原少太郎抽出小頭目的佩刀揮舞了一下，認爲比剛才嘍囉的刀好，就把手中已砍了七八個腦袋的刀丟了，再拿起小頭目的刀揮了一下。

「小頭目等我一下，我們一起走。」這時，又有一個嘍囉扛着一箱銀子，邊叫邊跑出來，見不到小頭目，却看到頭髮散亂的大漢揮舞大刀，這一個嘍囉吃驚不少，把扛着的箱子丟下，又跑回屋子裏，大

叫道：「外面有人。」

「糟！被人發現了。」既然被發現，少太郎不能再等在門口，乃提着小頭目的佩刀，追入屋子裏。

在裏面的房間裏，還有五六個嘍囉陪着大山六大夫在喝酒，福富吉郎一家親友被連環的綁在一邊的柱子上。

大叫「外面有人」的嘍囉跑進這房間時，少太郎也已追入，從背後一刀砍倒這個嘍囉，對着大山六大夫大聲說道：「本人替天行道來收拾你們這些强奪他人財物的狗賊。」

大山六大夫猛然的愕了一愕，便抓起面前的杯盤，朝着少太郎擲去，少太郎閃了一閃，杯盤碰着後面的牆壁而粉碎。

「幹掉他！」大山六大夫指使他的手下。

「看刀。」五六個嘍囉從左右前後包圍少太郎殺過來，祇見少太郎左右跳躍了兩次，每次兩個，五六個嘍囉都已經倒臥血泊之中了。

大山六大夫怒道：「看看我的厲害。」他拔出大砍刀，但祇一回合，大山六大夫的腦袋也開花倒地了，十五六個强盜，全部被殺清光了。

被綑綁在柱子一邊的主人福富吉郎，眼見剛才的一場斷殺，吃驚不已的嘆息。

「雖說現在是亂世，但以別人家金銀財寶的掠奪爲已有，强盜與强盜火併，眞是荒謬絕倫，可是後來進來的强盜，實在太强了。」他把塚原少太郎也誤認爲是强盜。

殺光强盜，鬆了一口氣的少太郎，走到福富吉郎一家人被綁的地方，用刀子將綑綁着每人的繩子割斷，然後說：「那一位是貴室主人福富吉郎？本人因故在羽黑山遭遇大難，脫險下山，所以衣衫不整，但絕不是强盜，是常陸的武士，名叫仁科四郎，本人在村外神社救了貴宅小主人萬之助的新娘子，知道强盜已來貴宅，是專程趕來收拾這些强盜的，你們盡可放心了。」

福富家人親友聽了少太郎說完，一齊跪在地上向少太郎叩頭謝恩。

「在下就是本宅主人福富吉郎，承蒙救助全家，感恩不盡。」

「各位禮重了，請起來。」少太郎連忙要大家起來。

「對了，我叫新娘子來跟各位見面。」說着，塚原少太郎走出屋子，到外面左邊農舍叫道：「新娘子，妳可以出來了。」

「妾在這裡。」新娘子應聲走出農舍，與福富吉郎家人見面，當然福富家人是認識新娘子的。

萬之助執着新娘子的手，好高興的流着眼淚道：「大家平安太好了。」

「是這位武士在村外的神社救了妾身。」新娘子指住少太郎，然後又說：「妾身的家人和送嫁的人，都被强盜捉住綁在村外的松木林中，請快派人去救他們。」

「那當然，大家快去！」福富吉郎指揮着家人和莊客，飛奔似的來到了村的松木林，果然看見新娘子家送嫁的十多人，都被剝去外衣綑綁在樹幹。

大家慶幸沒有被强盜殺害，一起返回福富家，天一亮立刻報上地方官府，官府聽說當地捕快均無法應付的大盜全部被消滅，半信半疑的由地方長官親自帶人前往下矢村及福富宅實地勘查，祇見大山六大夫以及大小山賊十八具屍體，無一例外，均是頭上一刀斃命，連第一個被打死的小嘍囉，頭頂上也似被眞刀所砍一樣，長官吐舌驚嘆，不知消滅這些强盜的人，是名聞天下的劍術高手少太郎，因此大加讚揚，願頒發獎金，但被塚原少太郎婉拒。

福富吉郎挽留救命恩人在家休養數日，請裁縫匠爲少太郎縫製一套新衣，又將家中的長短兩把武士刀，送給少太郎爲暫時佩帶使用。

在福富家中休養了十來日，少太郎的體力已完全恢復，在羽黑山大戰羣兇所受的傷，也經敷藥後痊癒，乃打算返回常陸的家，但又想既然來到了此地，順便訪問奥羽各地有名的武術道館，切磋各流派武術，於是立刻寫了一封長信，托人帶給常陸的父親，詳細的叙述了羽黑山爲師雪恥，和脫險後殺强盜的經過和救人的始末經過，乃將順道訪問奥羽各地有名武術道館後再返回常陸之事告之。

塚原少太郎向福富吉郎告辭，福富吉郎拿出五百兩銀子送他，少太郎祇收了五十兩的路費，於是福富家特設盛宴餞行，並且一家大小陪伴少太郎，一路送到下矢村徑才惜別而去。

鳳凰麒麟　擂台比武

這一趟遊歷訪問奥羽各地有名武術道館，對習武的塚原少太郎有很大的幫助，收穫不少。

這一天，向着上州的歸途，經由中仙道走到了上州境界的雄冰山嶺。

走了一段山道，看到路邊有一家茶店，少太郎覺得有點飢餓，乃決定在茶店休息一會兒。

少太郎走進茶店坐下，店內祇有一個老頭兒照應，立刻上前問道：「客官要茶，要吃飯都有。」

「好吧，先給我一碗飯，切一盤牛肉送飯。」

「是的，馬上來。」

似乎這裡過路的客人不多，現在店內祇有少太郎一個客人，顯得很寧靜。

少太郎吃飽了飯，在喝茶休息，與茶店老頭兒閒聊着雄冰山嶺風景和氣候時，店內又走進了年輕武士一伙七八人。

「老頭兒，快給我們拿茶來，唉，累得要死了。」其中一個武士坐下來就嚷。

「是，馬上來。」老頭兒應着即拿茶去。

「不知道要守多久師父才到。」一個說着。

「師父離開我們有一大段路，恐怕要等一會兒。」另一個答道。

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是同門道館習武的師兄弟一伙，其中一個似是師兄的，時時轉過頭來看在另一張桌子休息喝茶的少太郎，終於忍不住了，向着少太郎問：「你這位武士，看來也像是習武的，不知對不對？」

「是的，我才在學習，請多多指教。」少太郎客客氣氣的回答。

「果然我猜得不錯，你年紀還很輕，祇要你肯用功學習，將來必成大器。」這位師兄模樣的人物，像是對着剛入門的師弟教誨的口氣說。

「我再問你，你是學那一門那一流的武術？」

「我祇是稍爲學一點神陰流劍術。」

「哦，是神陰流劍術嗎？」這位師兄說：「那太巧了，我們也是練神陰流劍術的，既然你是在學習中，應該經常向武功高一級的前輩討教，才會有進步，在這兒我們等待我們的師父到來以前，你就跟我的師弟練一下吧！」

少太郎心中想，這一位仁兄，說話的口氣滿大，不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如何？這一趟旅途又不急，好吧，就跟他們「玩」一下也好。仍然微笑着回答道：「既然仁兄不吝指教，我就不客氣的討教了。」

「對，初習武的人不必客氣。」於是向着同伴中的一個說：「太田，你先來，跟這位年輕的習武者練一回合看看。」

大家就在茶店邊的空地上準備練武，這位師兄找來兩根有三尺長、兩指粗的竹子，代替武器，交給少太郎和太田。

兩人各持一枝竹子擺好招式，少太郎故意漫不經心的隨便架個招式，其餘的人都圍着觀看，這位師兄又開口了。

「招式要架好，架得不好被攻擊時無法招架，你們兩人不要站着對峙不動，要出手攻擊啊！」

太田在師兄催促之下，舉起手中竹子，「噗」一聲望向少太郎頭上打下，少太郎身體一閃，順手輕輕的打了太田的頭一下。

「甘拜下風！」太田莫名其妙的摸了一下剛剛被少太郎打着的頭道。

「本人僥倖的勝了。」少太郎微笑道。

「太田你眞不行。」這位師兄又指另一個師弟說：「中田你來跟他比比看。」然後又向着少太郎道：「年輕人，剛才的太田習武不久，還不行，不是你的對手，這位中田是太田的師兄，功夫略高，你再跟他比比看。」

「請多多指教！」少太郎又客氣的回答。

被師兄指名的中田，從太田手中接過了竹子，走到少太郎面前架起了招式，似乎向少太郎表示：「我的武功不像太田那麼弱。」

少太郎還是隨便架個招式，中田即揮動竹子攻擊過來，少太郎立即接住，馬上還手輕輕的打了中田的頭部一下。

「僥倖，又是本人贏了。」少太郎說。

連續比了兩次，少太郎輕鬆的勝了，而且都是一回合就打上對方的頭部。

「這位年輕武士，武藝相當高强嘛！」這七八個青年武士顯出有點吃驚的樣子，這時又有十來個武士來到了茶店。

「喲，他們在這兒練起武來了。」其中的一個說道。

隨後一個頭戴草帽，腳穿草履、腰佩長短兩把武士刀的人，快步走上前，脫下草帽交給旁邊的門人，對圍着少太郎比武的七八個人大聲說話。

「弟子們，不得無禮，這一位不是你們可以做對手的人，快道歉吧！」然後走向少太郎，親熱地叫道：「少太郎兄，很久沒見面了，你怎麼會來這兒呢？」

少太郎回頭一看，來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師兄弟，上泉道館四天王之一，在上州坂本開劍術道館的藏人。

藏人不等少太郎回答，先向着剛才與少太郎比武的自己門人說道：「你們太失禮了，快來道歉，這位就是爲師常向你們提起的勝過師父的少太郎大劍客哩！」

「啊喲！」藏人的門人同時叫了起來：「原來他就是被武林稱爲麒麟大劍客的少太郎先生，那我們就算一百個人也勝不了他囉。」

「藏人兄。」少太郎笑着道：「他們都是你的門人，是嗎？看起來個個質素都不俗，尤其是擅長武藝講解。」

「慚愧，慚愧。」藏人回頭問門人：「是誰向少太郎先生講武藝？」

「是川田師兄講的。」一個門人回答。

「川田，你過來。」藏人指着川田：「你過來再講解一次讓我聽聽。」

「師父，弟子不敢。」川田滿臉通紅。

「以後不許再輕視別人，自誇武藝，知道嗎？」

「是，知道，弟子以後不敢。」

藏人拉着少太郎一起走進茶店裏面坐了下來，然後道：「請你原諒我門下的無禮。」

「沒關係，都是年輕人嘛。」

「那你怎麼來到了這兒呢？」

「我是去羽黑山，然後是訪問奥羽各地，返回箕輪的上泉道館路中，途經此地的。」

「你是說去了羽黑山？」

「是的，這兩個多月前我在塚原城家中接到你們四人聯名的快信，談到恩師病中，羽黑山的圓海和尙大鬧咱們一門師兄弟，我非常悔恨當時不在場，所以我立刻整裝前往羽黑山，殺死了圓海和尙洗雪了師門的恥辱。」

藏人聽後又驚又喜：「哦，原來如此，由於我們武功不及而受辱，而你却能擊殺圓海和尙爲我們雪恥，恩師也一定會感到很欣慰的。」

「我忘了問你，恩師病勢如何？」

「是的，曾經一度非常危險，所幸漸有起色，最近差不多已經恢復了健康，所以我才敢回到這附近的坂本道館來的。」

「是嗎？那太好了，我也放下了心，今天，你是到那兒去的，使我們在這裡巧遇了？」

「我是到這山上的雄冰權神社恭拜，獻納一匾額的歸途，在這兒遇上了你，那麼，你就到我的坂本道館休息幾天如何？」

「好的，願意奉陪。」

「太好了，那麼我們就走吧！」

藏人於是就邀請了少太郎，並帶領衆門人一同返回坂本的武術道館。

當晚藏人設豐富的晚宴爲少太郎洗塵，並祝賀少太郎擺平羽黑山圓海和尙，爲上泉道館洗雪恥辱，可是飲酒間，少太郎發現藏人氣色不大好，似有悶悶不樂的心事。

「藏人兄，我看你的氣色不太對，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我很佩服你的觀察力，在眞人面前，實在隱瞞不了你。」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想還是告訴你吧，你聽說過祭祀武神赤城明神的赤山城神社，每年的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後天，在神前舉行武術大賽的事？」

「哦，對對，我曾經聽說過。」

「你聽說過的話，大概你也知道，參加這一場武術大賽第一年連勝十人的好漢可獲頒白色優勝旗，第二年再參加又連勝十人，可再獲頒紅色優勝旗，連續第三年再出場，又連勝十人，便可將自己的名字刻在武林第一的匾額上，掛在赤城明神正殿，受到全國武林的尊敬，因此，每個年頭都有全國武術的高手前來參加，如此一年一度的神前大會賽，爭取勝利，以揚名全國武林。」

「那麼，藏人兄，你是想出場，又怕輸不起，是嗎？」

「少太郎兄，是這樣的，過去幾年一直沒有出現過連續兩年均勝十人的高手，可是前年和去年，已有人連續兩年勝了十個武林高手，獲頒白色優勝和紅色優勝旗，如果今年又連勝十人，就能夠在赤城明神正殿掛上天下武林第一匾額了，此人就是同在上州的馬庭村開設武館的通口十郎，在裔門的嫡子通口光義。這一個通口光義，得到他父親的親傳是急流劍術的高手，不瞞你說，去年我參加了，却敗在通口光義之手，當然今年也準備下場，只不過擔心萬一再度敗在他手下，讓通口光義連勝三年，掛上天下武林中第一匾額，將同是我們上州的上泉道館的恥辱，因此無論如何，今年我不能再輸，常常赴雄冰嶺上的雄冰權神社參拜，祈禱勝利，不過，內心仍然擔心萬一再度失敗，恥上加恥，此一內心的憂慮，終被你看穿了。」

「原來如此。」少太郎聽後考慮了一陣，然後說道：「藏人兄，讓我出場吧！」

「哦，你願意……」

「是的，我說藏人兄，你在上州本地也是知名人物之一，我雖然不相信你的武功在通口光義之下，但萬一不幸的話再度失敗，不但是你，也將使上泉道館失色，所幸在上州本地，認識我的人不多，如果我輸了，也不影响到上泉道館的聲譽，如果倖而贏了，通口光義便不能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藏人拍手高興，道：「少太郎兄，我非常的感謝你，說眞的，剛才我想拜托你出場，可是你才爲我們單槍匹馬遠赴出羽國羽黑山擊殺圓海和尙，爲師父以及我們師兄弟雪恥，辛苦脫險回來，所以我不好意思開口再拜托你這件事。」

「以我們同門師兄弟的情誼，那有甚麼不好意思的，我們就決定這麼辦吧！」

「非常感謝你，這樣我的心情可以放鬆下來了，不過，這件事還得再拜托你對恩師以及同門的其他師兄弟保密。」

「那當然，你放心好了。」

就這樣，少太郎就決定後天代藏人出場參加赤城明神前的武術大賽。

時爲永正六年六月十三日，祭祀武神赤城明神的上州赤城山神社，從全鄉各地擁來了武林好漢，準備參加一年一度的祭神武術大賽，其中特別受到注目的，有上州多胡郡馬庭村急流劍道館主人通口十郎所率領的武藝者。坐在擂台北上角，在常陸江戶崎開一羽流劍術道館的劍術始祖諸岡一羽齊所率領的，佔據在擂台南下角。

擂台的東上角有武州(即現在琦玉縣)川越的富田流劍術道館主人青木城所帶來的劍客。

藏人與少太郎偕同藏人的門人等坐在擂台西邊。

東北角的大帳棚內，擠滿了從全國各地單槍匹馬前來的比武的武林高手，其餘從十里二十里外，攜帶了便當(即飯盒)或野餐前來觀武術大賽的觀衆，使平常寧靜的赤城山熱鬧非凡。

當然，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在已經連勝兩年的急流劍客通口光義、被稱爲通口小霸的一人身上。如果今年通口光義再勝，則連勝三年，可以在明神正殿掛上天下第一武林高手匾額，只要有人能夠打敗已連勝兩年的通口光義，那麼他的聲名也必轟動天下。

時間到了上午十時，咚、咚、咚，一個神官隆重的擊打神殿前面的大鼓。

鼓聲响過之後，另一個神官頭戴烏紗帽子，徐徐的走上擂台，先舉行簡單隆重的祭神儀式，祭神完畢，宣佈開始今年祭神武術大賽。

神官當衆宣佈道：「本山吉例舉行的祭神武術大賽，規定第一年戰勝十人者頒發白色優勝旗，第二年連續再戰勝者，頒發紅色優勝旗，第三年又連續戰勝者將在明神正殿上掛起刻有名字的『天下武林第一』匾額，希望各位高手在武神面前公平比武。」

神官宣佈完畢，咚、咚、咚大鼓又響起，武術大賽正式開始了。

依抽籤，一羽派諸岡一羽齊門人呂之助及富田流派青木城的門人幾田四郎兩人首先出場，走上了擂台，四周觀衆齊聲拍掌鼓勵。

呂之助今年才弱冠之年十八歲，但是體格魁梧，武功已到達他師父一羽齊的境界，將來由他繼承武術道館的接班人，故雖年輕却是不可輕視。

幾田四郎是富田流劍術的高手，年約二十五歲，兩人都手拿木刀走到擂台中央架好招式對峙。

呂之助架中段招式，四郎架上段招式，四郎似有輕視對手是十八歲小孩的姿態。呂之助立即發現四郎上段招式有破綻，揮着木劍攻擊過去。

四郎不慌不忙撥開攻過來的呂之助木劍，返手攻回去，就這樣兩人打了三四回合不分勝負。

接着，呂之助再度攻下來的木劍，四郎沒有接住，肩上重重的挨了一下木劍，羞紅着臉說了一聲：「甘拜下風。」退下。

說實在的，剛才的兩人，劍技伯仲，四郎的敗下，可以說是因輕敵的結果。

得勝的呂之助，手提木劍留在擂台上。第二個走上擂台上挑戰的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先向台下報名：「本人是上州馬庭的急流劍術道館通口十郎，門人牧太三郎。」然後向呂之助點頭打招呼：「請指教。」

於是兩人分開各提木劍對峙。

這牧太三郎是通口門下有數的高手，果然對打兩三回合，呂之助敗在牧太三郎手下，呂之助的同門師兄弟熊之助立即走上擂台向牧太三郎挑戰。

熊之助今年十幾歲，名字有個「熊」字，但却是一個眉清目秀的美少年，皮膚白晰，看似是個女孩子，熊之助上台，在擂台的觀衆間引起一陣騷動，都說這位美少年，若是女孩子多漂亮。

牧太三郎顯然也有輕視美少年的樣子，兩人分架式，牧太三郎看到對方的招式和動作，眼神都無一點破綻，這才緊張了起來。

「叱！」熊之助的一聲叱喝，其聲銳厲，使人難以相信這聲是出自這美少年之口。

兩人打了兩三個回合，牧太三郎內心焦急，沒能將熊之助接招後迅速連環擊一刀擋住，肩膀也挨了一木刀，叫了一聲：「甘拜下風。」急退了下來。

通口道館的高手清水五郎、久野甚藏也都敗在熊之助手下。

從東北角各地武藝者帳幕內，又有一個身材高大的武士走上擂台，此人身穿黑木棉短衣，留長鬍子，兩眼如鷹，可是動作却非常之敏捷。

這一位黑武士，走向裁判神官面前報名道：「本人是相模國(現神奈川縣)小田原城城主北條公部將，名字叫權四郎，願使用槍向對方挑戰。」

權四郎從擂台邊取來備用的前頭用布包起來的練武用一丈二尺長的「模擬槍」，走向熊之助面前點頭道：「在下權四郎，願討教一回合。」

「客氣，請指教。」熊之助回道。

於是兩人在擂台中央對峙，一

個使用木刀，一個使用模擬槍，一白一黑形成强烈對比。

急性的權四郎馬上揮動模擬槍望着熊之助胸膛刺過來，槍勁十分銳厲，熊之助連忙用木刀架開，正想反擊時第二槍又到，猛刺了過來。

好險，熊之助閃過了第二槍，又如電光石火般的第三槍又刺過來，這一下熊之助招架不住了，腰際被猛刺了一槍向後跟蹌退了兩步才站穩，不得不說聲：「甘拜下風。」而退下了。

輕鬆得勝的權四郎，在黑色的臉上露出白白的牙齒笑向四周叫道：「敢向在下挑戰的快上台來。」

繼續上台的五個高手，都和權四郎比鬥三四個回合後統統被模擬槍刺倒敗下陣來。

權四郎在擂台上好威風，觀衆也對他的獨特槍法武功驚服。

這時又有一位叫原太隅守上台挑戰，祇戰鬥了一會，原太隅守就一槍刺中權四郎的腰部，觀衆爲原太隅守拍掌喝采叫好。

接着又有七名高手上台，都抵擋不住原太隅守的凌厲槍法，連番的敗下陣來。

「還有誰敢上來接受在下的槍法的……是不是沒有了？」

在擂台上，原太隅守威風凜凜的環視台下示威着。

＊　＊　＊

這時坐鎮在擂台左上角的上州多胡郡馬庭村急流劍術道館帳篷出來一個年輕武士走上擂台，臉露笑容，向擂台四周觀衆揮手致意，台下立即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你看，通口小霸王終於出場了。」

不錯，現在上台的這位年輕武士，便是馬庭村的急流劍術道館館主通口十郎的嫡子，現年二十五歲的通口光義，已經在前年和去年連勝了兩次，此次神前比武大賽，祇要今年再度獲勝，便可以在此赤城明神正殿掛上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台下的觀衆，以本地上州人佔最多，他們大多數都是爲了看這一場通口小霸王的關鍵一戰而來的，所以看見通口光義走上擂台，便瘋狂的鼓掌打氣。

通口光義持木刀走到台中央向原太隅守點頭報名道：「在下是馬庭村通口光義，請多指教。」

「喔！閣下是通口仁兄嗎？閣下的大名已傳到了咱的田農之地，可是今年既然咱來了，就不會像前年和去年，輕易地讓閣下過關，咱可要對不起閣下了，來吧。」

說着雙方站開架式，原太隅守仍用模擬槍，通口光義使用木刀。

兩人對峙，向左緩緩移步轉了半圈，突然，原太隅守大叫了一聲，一槍刺來。

通口光義從容的用木刀撥開長槍退後一步。間不容髮，原太隅守的第二槍又猛刺過來。

通口光義如飛鳥般，閃開了疾如閃電的第二槍，不待對方抽回刺出的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迅速行動跳近原太隅守的面前，同時一木刀已打在原太隅守的肩膀上。

勝負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分出，原太隅守刺出第二槍還沒有收回，當然身體也還沒有站好，肩膀上就挨了一刀，不覺脫口叫了一聲：「嗳！輸了。」

原太隅守被剛才通口光義的迅速手法攪糊塗了，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輸的，搖着頭垂頭喪氣的步下擂台，台下又爆出如雷的歡呼聲。

接着又有一羽流劍術高手、富四流劍術高手以及名流派劍，槍武術高手輪流上台。一個一個都敗下陣來，通口光義一口氣連敗了九個人，祇要再戰勝一人，就可以完全連續三年戰勝了十人的記錄。在武神正殿上可以掛「天下武林第一」的匾額了。

這最後一關，是通口光義最重要的一關，挑戰人也不敢輕易出場，祇怕自己輸了等於自己爲通口光義奉送了天下武林第一的聲名，所以久久無人出場，擂台上的神官一再大聲催促：「還有沒有上場挑戰的人？」

神官往擂台四周掃視了一下，還是沒有人應聲。於是，神官用手把頭上戴的烏紗帽扶正了一下，又咳嗽了一聲，鄭重的宣佈：「假如沒有人出場，今天的神前比武大賽，就判定通口光義優勝，因爲通口光義連本次連勝三年，決定由通口光義在神殿排匾上……」

「等一等，請等一等！」

神官還沒有宣佈完畢，擂台下有人大聲叫等一等，衆人一看，在擂台西邊有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青年武士，悠悠然的走上擂台。

「本人是本州箕輪的神陰流劍武館上泉伊勢守門人、藏人的弟子，名字叫仁科四郎，願同通口光義挑戰。」說罷，拿着木刀走到擂台中央，台下沒有一個人認出此人就是已經聲名遠播的塚原少太郎。

由於通口光義，目前祇戰勝九人，按照比武大會規定，必須連勝十人才算獲勝，神官立即允准少太郎與通口光義再作一場比武。

兩人擺開招式對峙，已經連勝九場的通口光義，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看少太郎的招式和動作，已看出少太郎不同方才連勝的九人，知道絕非等閒的人物，甚至可能比自己還强，少不免開始緊張，尤其對通口光義來說，這一場的勝

負，乃決定自己是否能夠掛上天下武林第一匾額的關鍵性一戰，內心越是緊張。

雙方都精氣內斂，互相運氣對峙，顯然通口光義開始被少太郎的氣勢所迫，呼吸開始急速，頭上臉上都冒出大顆汗珠來了。

少太郎不放過通口光義的動搖，身體滑半步向前，一刀就打到對方木刀中段，通口光義一見少太郎攻過來，立即用手中木刀來接，但少太郎的第一擊，却是發動第二擊的掩護。第一擊不是眞正的攻擊，因此第一擊將招改了左方，以左手撥動刀柄打在對方的木刀中段，不待對方的反擊，間不容髮的發動第二擊，在對方防備身體之時，强勁的一擊打在疏於防備的對手握武器的左手背上。

通口光義想要躲開少太郎的第二擊已來不及，握着木刀的手背狠狠的挨了一下，手一痲木，握着的木刀落地，通口光義不由的說：「甘拜下風。」臉色蒼白，低着頭羞憤地下台。

台下又是一陣騷動。

少太郎擊敗了通口光義，並無得意的樣子，淡淡的環視擂台四周，大聲道：「很僥倖在下獲勝，也願意再接受挑戰者的指教。」

台下觀衆萬頭躦動，看看還有何等人物出現，可是對於台上這位曾勝過通口光義的武士，本來想出場的其他的高手都自認不如，都不敢再出場。

於是，神官又走上台上。

「請等一等，在下願挑戰。」這時台下又有了聲音。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發出聲音的方向，又見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皮膚淺黑，人品骨骼非凡，任何人都能看出又是一個不平凡的高手。

此人上了擂台，向神官施禮報告，「本人是在東海道大津開武術道館，名字叫近江典膳，使用槍爲武器，流派是山本無邊流。」說罷，持了一支模擬槍走到少太郎前面，客氣的說道：「請指教一回合。」

「也請你指教。」少太郎也客氣的回敬。

兩人各退一步，近江典膳揮舞手中模擬槍時，他手中對着少太郎的槍頭，乍看之下，好像分做三四十條槍頭，好不厲害。

少太郎迎架招式，左半身略向前，近江典膳架上段招式。

使槍的架上段招式，是槍頭斜對上方，握槍的雙手略放下方，好像故意要誘使對方從槍頭下方挺身進攻似的，這種招式，除非使槍的武功非常高超，通常是少用的招式之一。

「怪怪。」少太郎心中想：「自稱做近江典膳的這一個對手，槍法非比尋常，從對手的年齡、相貌、性格看來，或許此人就是當今在日本槍法無雙、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那就要格外小心來對付了。」

他的眼光觀察敏銳，此人僞稱近江典膳，正是日本第一槍法高手龜井新十郎沒有錯。

＊　＊　＊

龜井新十郎在當時日本的武術界，以槍法無雙馳名，因爲他出身關西，所以被武林尊爲「西國鳳凰」，後來出任日本的戰國時代末期統一全國的豐臣秀吉，憑一條槍的武功，獲任俸祿額「三萬石」最高的武將。

這時東國的麒麟少太郎，與西國鳳凰龜井新十郎的龍虎鬥，可說是千載難逢的一次大賽，雙方祇是架着招式，互相瞪眼運氣，精氣內斂，而都不敢輕易出手。

持槍矛架上段招式的龜井新十郎，看少太郎不攻過來，把招式從上段降至中段，可是少太郎還仍不攻過去，龜井新十郎從中段又降至下段，就在龜井新十郎變招式下段時，少太郎運氣吶喊一聲，用手中的木刀擊着用棉團包着的龜井新十郎的槍頭，避開龜井新十郎的攻擊，同時跳近龜井新十郎的身邊，舉起手中木刀對龜井新十郎打下去。

龜井新十郎閃開少太郎的一擊，間不容髮還刺的槍尖猶如電光，少太郎也飛快躲開龜井新十郎的槍矛。

於是兩人一刺一回，一前一後，一擊一擋，動作如飛燕，如游龍交手乃十數回不分勝負。

數萬觀衆看得如痴如醉，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祇有擂台上的兩人發出的吶喊、跳躍脚步聲和刀槍碰擊的聲音。

又見龜井新十郎不知發現了甚麼破綻，一聲叱喝，望着塚原少太郎胸膛猛烈的刺出一槍，觀衆以爲是少太郎被刺倒，說時遲那時快，少太郎身輕如燕，閃開了這一槍，在龜井新十郎未及抽回刺出的手中槍時，少太郎的一刀已打在龜井新十郎的槍矛中段，而且竟把槍矛打斷了，望着龜井新十郎腰部橫掃一刀，龜井新十郎措手不及，祇聽得大叫一聲，龜井新十郎躍起，足足有十丈之高，而且越過觀衆頭頂上，跳到赤城神社外之後，不知躲到那裡去不見了人。

塚原少太郎看見此人能跳過十多丈高，數十丈之遠，委實吃驚不小，觀衆更是大嘩，神官走到擂台中央，示意四面觀衆靜一靜，然後大聲向台下問：「還有沒有願上台向這位仁科四郎挑戰的人？」

神官一連問了三次，台下沒有反應，神官向少太郎示意暫時下台休息，少太郎向着正殿明神一鞠躬，然後走下擂台，藏人立即迎了出來，神官見藏人，便向藏人招手，藏人走到神官身邊，神官即向藏人道賀說：「貴武館門下仁科四郎，眞是非凡的功夫。」

「不，不是的。」藏人笑着嘴阻止神官的話，說：「神官，他不是本人的門人，老實說，他是本人的師兄弟，是咱們師父伊勢守先生的得意弟子，叫塚原少太郎。」

「唷喲！」神官一聽，不覺也叫了起來：「原來他就是塚原少太郎先生，怪不得，怪不得，是人人尊爲東國麒麟的大劍客，那麼，就請先生再上台，接受明神的神酒和第一年優勝的白色優勝旗。」

神官再把少太郎請到台上來，然後向台上台下鄭重宣佈：「今年的本山祭神比武大會賽到此結束，得勝的這位仁科四郎不是眞名，實在是常陸塚原城城主塚原土佐守的公子，眞名叫塚原少太郎，將由明神頒賜白色優勝旗。」台下又是一陣轟動。

神官引導少太郎走到明神正殿，將神案桌上神酒注滿一杯交給少太郎，少太郎接過手必恭必敬地一口喝下，將空杯交還神官，神官再從神案上取白色優勝旗，雙手遞給少太郎收下了。

塚原少太郎在藏人和藏人門人左呼右擁之下，退出了赤城神社，觀衆也開始四散回去，也有很多觀衆繼續跟隨在少太郎一行的後面一起下山。

＊　＊　＊

話說，塚原少太郎參加赤城山武術大賽後，在師兄弟藏人陪同之下，一起回到了箕輪的上泉道館，拜見師父伊勢守，詳細的報告了單獨一人深入出羽國羽黑山的圓海和尚挑戰比武，用木刀打死圓海和尚，却被圓海和尚門徒圍攻，險些喪命在羽黑山的情況，和後來歸途中遇見藏人，出場參加在赤城山武術大賽，擊敗已連勝兩年的急流劍術高手通口光義等等經過。

伊勢守聽罷大喜道：「少太郎，你遠赴出羽國的羽黑山，經過艱難辛苦，替爲師洗雪恥辱，爲師的感到非常的欣慰。」

接着又說道：「在赤城山的武術大賽，就是你才能擊敗急流的通口光義，爲上泉道館揚眉吐氣，不過太可惜了，那個自稱做近江典膳的使槍高手，一定是被稱爲西國鳳凰的龜井新十郎了。

「早知道有龜井新十郎和你比武的場面，爲師無論如何也必定趕往一看，今後想再看你和龜井新十郎的比武，恐怕沒有機會了，可是龜井新十郎有那一絕招，即使他們再有比武的場合，龜井新十郎還是會逃掉的。」

「師父！」少太郎不解的問：「師父說龜井新十郎有那一絕招，縱使今後再有比武的機會，也會被他逃掉，不知道師父指的是……」

「爲師說的是龜井新十郎有天狗昇飛的絕招。」

「師父是說天狗昇飛的絕招……」

「是的，龜井新十郎在赤城山武術大賽，被你打斷了武器，橫掃一刀過去時，已經進退維谷，於是使用天狗昇飛術絕招，跳過赤城山明神社殿的擂台跑了。」

「啊，原來如此。」少太郎心中想，龜井新十郎既有能跳過數十丈高遠的天狗昇飛術絕招，那再跟他比武也不可能獲勝了。

伊勢守對着少太郎說：「爲師的常常告訴你們，武功的修練是畢生的，應無止境，日本雖大，但是教練天狗昇飛術絕招的唯有攝州（現爲兵庫縣）花環的城主戶澤山城守一人而已，龜井新十郎一定也是拜師戶澤山城守學那一絕招的，既然龜井新十郎學會，少太郎你也一定可以學會的，爲師的還是鼓勵你再去花環城，拜戶澤山城守爲師，學習天狗昇飛術絕技去吧！」

「多謝師父鼓勵。」少太郎興奮地說：「那麼弟子這就準備去。」

少太郎回到自己的房間，重新準備旅途行裝，告別師父及師兄弟，又回到常陸塚原城向父親和長兄詳述此行的計劃。

少太郎在家逗留了一週，便拜別父親和長兄，向着攝州花環出發。

一路上欣賞名勝古蹟和沿途風光，經江戶（現在東京）箱根，小田原城名古屋，歧阜等地方，這一天來到了東海道的五十三個驛站中，繁榮僅次於京都的親宿大津八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離京都不遠，附近又有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有名的近江八景名勝就在這附近一帶，路上往來的旅客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少太郎走到了八町一條街的中段時，突然發現路邊的一棟大屋子門前掛着一塊大木板，招牌寫有：「山本無邊流槍術指南，近江典膳武館」十個大字。

「哦！」少太郎不覺叫出聲來：「原來在赤城山武術大賽，最後出場和我比武的龜井新十郎先生，眞的使用近江典膳的名字，在這兒開武館授徒，我應該趁這次路過的機會，登門拜訪一下才對。」

於是塚原少太郎立即脫下了頭上戴着的斗笠，走進武館大門，向

裡面叫着：「借光！」

「那一位。」裡面應聲走出一個門人來。

這一個人看見少太郎，是衣着並不很好的一個旅行者武士，心中想必是前來借旅費的過路武士，於是用不屑的口氣問：「有甚麼事？」

「請問近江典膳先生在不在，我是拜訪近江先生來的。」少太郎客氣的回答道。

「你找我們師父幹甚麼？」

「我是想請教一回合，煩請通報。」

門人聽說是來比武的，口氣稍為客氣一點，問：「請教尊姓大名？」

「在下是常陸武士名字叫仁科四郎。」

「好的，請等一下。」

門人進入裡面向師父報告有人前來比武。

「一定是前來要借旅費。」近江典膳這麼想，因為在當時的武士，很流行雲遊各地磨練武功，遇到武術道館，便要去要求比武。有的是眞正為切磋武藝而比武，輸了便拜對方為師，留在武館習武；贏了便要求對方付給旅費，再往各地武館繼續挑戰去。

近江典膳聽門人說前來挑戰比武的年輕武士衣着不佳，便以為前來要旅費的，告訴門人：「包二百文紅包給對方，說是館主身體不適，下次路過時再來比試。」

「是的，師父。」

於是門人遵命包了封二百文紅包，放在盤子上面，拿到門口說：「非常抱歉，讓你枉駕，館主因為身體不適發燒生病，此次不能接受您的挑戰，請你收下這一點路費吧。」

「在下不接受紅包。」少太郎說：「在下是修習武藝的武士，不是為了要旅費而來，而且希望比比在下所練的劍術與山本無邊流槍術的武功高低，如果近江典膳是眞的生病，在下不會强迫比武，可是如果是害怕本人而裝病，將貽笑全國武林，請你再進去問問貴館主是不是眞的生了病。」

「請您等一等。」於是門人又進去向近江典膳說：「師父，那人不接受紅包，還說師父是否害怕他裝假病，這眞是傲慢無禮……」

近江典膳一聽門人的稟告，勃然大怒。

「去把武藝者名錄拿來給我看看。」

近江典膳一頁一頁仔細的翻下查看了登錄全國武林各流派高手的名冊，查不出有仁科四郎，這一使劍的姓名。

「好傢伙，」近江典膳笑了一下，「把來人帶進道場來。」

「是。」門人立刻又回到門口請少太郎。

「館主願意接受閣下的挑戰，請跟我來。」

「那太好了，謝謝。」少太郎要來了一盆水，脫下腳上穿的草鞋，把腳洗乾淨後跟着門人上去進入練武的道場。

近江典膳帶着衆多門人已等在道場。少太郎一看此人年約三十七八歲，身材魁梧，對着少太郎怒目而視。

少太郎不知此人就是近江典膳，祇直覺地感到此人對自己抱有很大的敵意。

「幸會幸會！」此人口氣還裝着客氣的說：「我就是本館的館主近江典膳，剛才門人不識相，獻上文銀，非常失禮，我願意向閣下致萬二分歉意。」

少太郎仔細的看此人的臉貌身材，不像在赤城山的比武大賽對擂的自稱是近江典膳的使槍高手。

「恕我不禮貌。」少太郎打探的問道：「閣下就是近江典膳先生嗎？」

「不錯，我就是近江典膳！」

「可是閣下不像近江典膳先生。」少太郎不解的說。

「這就奇了，我就是本館的館主近江典膳，怎麼說我不像近江典膳？」

「奇怪，閣下眞是近江典膳先生嗎？」少太郎再次用心求證的問道。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魯莽，我就是近江典膳，難道還有假的？」顯然近江典膳發火了。

「是嗎？那就對不起，既然閣下說是眞正的近江典膳先生，那本人不比武失陪了。」說着少太郎掉頭就想走。

「站住。」近江典膳叫住少太郎，並且用眼睛示意門人把道場的門關閉起來，不讓少太郎出去。

「看來你這個人也是帶刀武士，是習武的武士樣子，既然是武士應該懂得武士的禮貌才對，怎麼證實了我就是近江典膳便想溜走了，你不是比武來的嗎？」

「抱歉，抱歉。因為在下有必要證實貴武館館主的身份才冒昧求見，既然閣下是眞正的近江典膳先生，就沒有比武的必要。」

「你這個人說話越說越糊塗，方才在門口，我門人包好二百文紅包送你走，你却不走，一定要求比武，我看你年輕熱衷於武藝，才在百忙中擱置重要的工作，把你帶進道場來，現在你却又說不必和眞正的近江典膳比武，難道還有假的近江典膳不成？現在你想走，我才不放你走。」

「那太為難了。」少太郎說。



近江典膳見師父到來，忙與衆徒弟跪接……

「誰難為你，是你自己找上門來的，按照規矩咱們比一回合。」近江典膳催着少太郎比武。

「好吧，那就請教一回合。」少太郎知道近江典膳不會讓他走，祇好跟他比試一回合再走，就借一支木刀走到道場的中央。

近江典膳拿一支八尺長的練武用的模擬槍矛也走到道場中央，架起中段招式。

少太郎雙手握木刀架眼招式。

「嘎！」近江典膳發出一聲銳利的一聲，舉槍望向少太郎的胸膛刺來。

少太郎不慌不忙閃開近江典膳的槍尖，反身一刀擊中槍柄附近，近江典膳的手感到一陣麻木，長槍落地，間不容髮，少太郎的木刀橫掃近江典膳的雙腳，近江典膳四腳朝天的倒下，少太郎不待近江典膳爬起來，頭也不回的跑出近江典膳武館而去。

近江典膳從地上爬起來，已看不見少太郎了。

「怪了。」近江典膳從地上爬了起來，雙手抱胸沉思一下，突然站起來檢起掉落地下的長槍，從中間把它折斷為兩段。

「師父，你怎麼把槍折斷了？」門人驚叫。

「我要收拾武館，不再教授槍術了。」

「師父為甚麼又突然的這樣想？」

「我是一個流派山本無邊流槍術的武館館主，既然敗在武林上從未聽說過的叫做仁科四郎手下，那我還有甚麼面目來開武館授徒，今天我就關閉武館，進入深山幽谷，重新修練七八年，如果武功有了進展再下山開武館。」說罷，近江典膳從道場走進裏面的房間，叫人取酒菜，獨自飲酒解悶。

就在這個時候，近江典膳武館門口，又有訪客叫門的聲音。

「喂，有人在叫門，你出去看一下。」一位師兄叫另一位師弟去看一下。

這位師弟從裏面走了出來。看見門口站着一個身穿粗布衣服，頭戴斗笠，浪人模樣的中年武士。

「請問有何貴幹？」門人問道。

這位浪人模樣的中年武士從容的開口，道：「典膳在不在家？」

這位門人為對方口氣之狂大吃了一驚，心想剛才打敗師父的叫做仁科四郎的年輕武士，還問：「近江典膳先生在不在，是拜訪近江先生來的。」而這位中年武士，竟直呼他們師父的名字，不知道此人是甚麼來路，所以也小心的回答道：「哦，是的，我們師父在家，請問尊姓大名？」

「不必問名字，典膳在家，就

叫他出來一下。」

門人被這傲慢的口氣愕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還不趕快去叫典膳出來一下？」中年武士再催促，這位門人才急急的趕去。

「師父，師父不得了，快，快！」這位門人氣呼呼地叫道。

「甚麼事，大驚小怪的叫？」近江典膳不悅的問道。

「師父，門外又有一位中年武士前來挑戰比武。」

「那有甚麼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呢？」

「不是的，師父。」門人說：「先前的口氣是非常客氣的仁科四郎，師父也敗在他手下，可是現在的這位口氣非氣狂大，直呼師父的名字，問典膳在不在家？」

「這又怎麼樣？」

「他又說，典膳在家的話，叫典膳快出來迎接。」

近江典膳聽了訪客如此傲慢的傳言，心中確實不悅，到底是何許人物，近江典膳隨手抓一把大刀便往門口走着。

站在門口戴斗笠的中年武士，穿着並不好，可是身材氣質看來不差。

「要我出來迎接的就是閣下嗎？閣下到底是誰？」近江典膳說着從斗笠下面窺了一下此人的臉貌，竟然大叫一聲退後數步跪下說：「師父駕到，恕弟子失迎。」

近江典膳的門人，這才知道原來這位口氣狂大的中年武士是他們的師祖，難怪一上來就要他師父在門口迎接。

這位中年武士洗洗脚，在近江典膳前導迎接進入客廳坐在上座。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在赤城山武術大賽，逃脫少太郎的一擊，使出天狗昇飛術絕招，躍離擂台失去踪影的西國鳳凰、槍法名手龜井新十郎。

「歡迎師父駕到。」近江典膳殷勤的施禮：「久未拜見師父，今天師父又駕到，弟子非常高興，看來師父好似在旅途中，不知師父要到何方？」

「嗯，爲師是要到關東一下，現在正要回大阪途中，順道來你這兒。」龜井新十郎，環顧一下道江武館說：「你的武館怎麼這麼凌亂，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嗎？」

「是的，不瞞師父說，弟子準備關閉武館，不再收徒授槍術了。」

「那又爲了甚麼？」

「因爲在師父駕到前不久，有一個年輕的武士，自稱是常陸人，名叫仁科四郎的來了武館，弟子竟敗在藉藉無名的年輕武士手中，實在是沒有面子……」

「甚麼？你說他叫做仁科四郎？」

「是的，因爲弟子沒聽說過有仁科四郎這個武術高手的名字，以爲一槍就能夠擊敗他，結果，反而一回合就被他擺平了，弟子自幼受教於師父，槍法武功已不在別人之下，獲師父恩准在此地設館授徒，却敗在無名劍士之手下，實在無臉目再主持武館繼續授徒了。」

聽完近江典膳的叙述，龜井新十郎莞爾一笑，說：「你當然敵不過他，你輸的是應該的。」

「師父，怎麼弟子是應該輸的？」

「聽着，那個仁科四郎是假名，老實說，爲師也會敗在他手下……」

「咦！師父，你說着玩的。」近江典膳不相信西國鳳凰會敗在一個年輕武士手下。

「爲師說的並不是玩的。」

「弟子絕不相信，還有比師父武功更高的豪傑武士？」

「好吧，爲師詳細的說給你聽。」龜井新十郎遂將上次在赤城山武術大賽的經過詳細叙說出來。

「這麼說師父也的確敗在仁科四郎手下了？」近江典膳吐了一口氣道。

「是的，爲師的承認敗了，不過，爲師可斷定那位自稱仁科四郎的年輕武士，一定是塚原少太郎無疑。」

「那麼，仁科四郎就是塚原少太郎了，那麼弟子敗在他手下是理所當然的了。」近江典膳這才面露笑容的說。

龜井新十郎突然想起，問近江典膳道：「對了，忘了問你，那個仁科四郎走了多久？」

「他一走師父就來了，時間還不久。」近江典膳回答道。

「那他往那個方向走呢？」龜井新十郎又問近江典膳。

「弟子被擊倒，還沒有爬起來，他就走了，所以沒有來得及看清楚他往那一方走去。」

「好把，你先借我一支槍矛，咱們往西追一段路看看能不能找上他，上次比武時出現了奇妙的招數，如果能夠追上了他，我還要向他討敎一個回合。」

說罷，龜井新十郎手裡提着比武用的長槍，後面跟着近江典膳和他的衆門人，往西邊的大路追趕上去。

龜井新十郎師徒一行人，一路追到大津郊外數里，可是還沒有見到少太郎，於是龜井新十郎返回近江典膳的武館逗留了數天後告別，又雲遊各地繼續武術磨練。

且說，離開近江典膳武館的少太郎，本想立刻取路赴京都，可是

又想到將來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來此地，何不順便遊覽、欣賞天下聞名的「近江八景」名勝，於是改道往琵琶湖上船的碼頭，準備到對岸欣賞近江八景。

如果少太郎離開近江典膳武館，不欣賞近江八景，取道直往京都，可能在大津郊外就被龜井新十郎這一行人追到了，只因爲少太郎的改變主意，使他們兩人的重逢，推後三十多年之久。

少太郎來到琵琶湖上船的碼頭，正好趕上一艘船要開去，於是塚原少太郎就坐上船去了。

不久，船到了琵琶湖對岸，大家下船各自離去，少太郎也順路欣賞近江八景的名勝，遊覽後才取道往京都再往大阪而去。

家破人亡　大難不死

大阪在當時是日本最大的商埠、京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大阪商業中心，熱鬧非凡，少太郎在大阪逗留數天，遊覽市內各地風光後，準備取道瀨戶內海的水路到花環。

塚原少太郎坐在河口上開往室津的大帆船。瀨戶內海的海面平靜，又是順風，大帆船好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樣的航行很快。

就在船上的少太郎所坐位置的斜對面，坐着一個年十九歲的小姐，櫻桃小口芙容面目，生得非常清秀，後面跟着兩個侍從的武士，看來這位小姐是地位很高的武士家的小姐。

兩個侍從武士，有時笑着向小姐說話，可是小姐好像沒去注意聽侍從的話，沒開口說話，偶然把視線投向少太郎，少太郎中也在讚賞這個小姐長得很美。

不久，船到了室津港口，船上的旅客魚貫的下船，少太郎優哉悠哉的走在最後一個下船上岸。

那位小姐在先下船時，回過頭來，正好和塚原少太郎的視線接觸，那小姐莞爾一笑，點一下頭便在兩個侍從武士陪伴之下離去。

少太郎下了船，走了一段小路，看到路邊有一家茶店，覺得口渴便進入茶店休息喝茶。

茶店內，少太郎坐着的鄰桌，也有五六個商人模樣的年輕人在喝茶聊天，少太郎聽他們在談，「那傢伙怎麼選上我們這兒登陸來？」

「是啊，大塊頭，力大無窮，又有武功，沒有人能夠制服他，眞沒辦法。」

「話語又不通，又亂捉女孩子，有人反抗就被殺，太可怕了。」

「請問各位。」少太郎忍不住的開口問：「各位是說有壞人來這兒？」

「是的，前幾天從海外來了一個海盜，是朝鮮人的樣子，身材高有七尺多，使用偃月大刀，在本地强劫有錢人家，也劫走了漂亮的姑娘，如果有人反抗，馬上就揮起偃月大刀砍人，聽說這幾天已經被殺了十幾人，沒人能夠制服他。」

就在這時候，外面路上有人大叫海盜來了。只見街上行人四處奔跑逃避，也有數人跑進茶店避一避，叫老板快把店門關閉起來。

少太郎見狀向逃進店內的人問道：「喂，你們是說，海盜正向這兒來了，是不是？」

「是的，那個從海外來的朝鮮海賊，不會說我們的話，見人就搶，沒有人能夠敵得過他，剛才這個海賊出現在港口，見了一位才從大阪來到的船上，下來了一位十八九歲漂亮的武士家小姐，他一上前就擄走了那位小小姐，那位小姐雖帶了二位侍從武士，可是那兩位武士不是那海賊的對手，兩三下子就被擺平了，現在那海賊正拉着那位漂亮的小姐往這兒走來了，所以我們怕遭殃，跑進來避一避。」

「可惡的海賊。」少太郎立刻想起剛才同船坐在斜對面的那位小姐：「豈有此理，朝鮮的海賊竟敢前來我邦放肆！好，本人來制服這個海賊，爲民除害！」

說着，少太郎叫那茶店老板把門打開，他走出店門口馬路，見馬路行人都已走避，只見一彪形大漢，拖着一位年輕姑娘正走向這兒來，後面遠遠跟着一大堆人，不知道是不是想伺機救人的，還是看熱鬧的。

那海盜走近茶店時，少太郎走到那海賊面前，雙手橫伸，阻止海賊走向前，大聲喝道：「站着，快放下這位小姐，馬上滾回去，否則本人要爲民除害了。」

如果雙方都是日本人，也許雙方會叫罵一陣，然後拔刀互鬥，可是對方是朝鮮人，不懂少太郎說的話，只知道有一個武士，對自己怒目而視，大聲叱喝，心道：「一定這是與自己敵對的，所以這一個朝鮮海賊，也用朝鮮話大聲的對少太郎咆哮，少太郎當然也不知道他在咆哮甚麼？心想他一定在說：「滾開，否則要你的命！」之類的話。

果然，對方見少太郎不退，一手還捉住小姐不放，另一隻手使偃月大刀，對着少太郎砍將過來。

少太郎身體一閃，避開了第一刀，海賊大怒，又大喝一聲再砍一刀過來，又被少太郎閃過。

遠遠圍觀的羣衆，手中都捏着一把冷汗，奇怪這位年輕武士爲甚麼不拔刀擊那海賊。

其實，少太郎已決心殺掉這個

海賊，可是，這個海賊現在還捉住這位小姐不放，少太郎唯恐誤傷小姐，所以不敢拔刀，只得伺機徒手來擒服這個海賊。

這個彪形的海賊，或許以爲兩三下就能嚇跑了這個年輕武士，甚至就能制服對方，想不到對方竟然武功高强，連砍數刀，不但砍不到對方，而且還有被反擊的危險，眞的氣憤極了，又大叫着日本人聽不懂的朝鮮話，終於他放開了小姐之手，雙手握緊偃月大刀，對着少太郎，猛衝了過來。

原先怕誤傷那位小姐而沒有拔刀的少太郎，見海賊已放開了這位小姐，那位小姐已迅速躲開了，而海賊揮舞着偃目大刀對着自己衝了過來，終於移動了身體，叱喝一聲，向前對着海賊跳躍一步。

就這一刹那過後，圍觀的羣衆看見少太郎站在海賊背後，正把刀子放進刀鞘裏面，羣衆之中沒有一個人看清楚少太郎是甚麼時候拔刀的，又見彪形海賊，像是被點了穴道似的動都不動的呆在那兒。

俄頃，羣衆看到海賊的頭頂經鼻樑，湧出一條垂直血絲，海賊手中仍握着偃月大刀，好像山崩似的倒在地上，這時候才從頭上流出大量紅色的血水。

「噯，海賊被誅殺了。」

「這位年輕的武士，武功眞了不起。」

羣衆一方面稱讚少太郎的武功，一方面看到海賊被誅而放下了心。

這時候，被海賊打倒暈過去的那兩個侍從武士，已醒過來追到這裏來，看見小姐平安，海賊被誅，是這位年輕武士救了小姐，他們主從三人從圍觀者後面擠了出來，走向少太郎的面前施禮，分別道謝救命之恩。

「很慚愧，我們武功不行，被海賊打暈，未能盡保護小姐之責，多謝拔刀相助，救了我們小姐，非常感謝。」一個侍從武士說道。

「你們不必客氣。」少太郎道：「外國的海賊，膽敢到本邦搶劫擄人、殺人，太可惡了，本人祇不過是爲民除害罷了。」

「本人名叫吉田大助，是本地攝州花環城城主戶澤山城守的家匠，這位小姐就是主公千金綾子小姐。」

「本人名叫川崎百太郎，我們兩人是奉主公之命，護送小姐到大阪，剛才回程有幸和閣下同船，敢情指教尊姓大名。」

「哦，你們是戶澤山城守公的小姐和家匠，幸會，幸會，本人是常陸塚原城城主土佐守的次子，塚原少太郎，請指教！」

「豈敢，豈敢，原來閣下是大名鼎鼎東國麒麟大劍客，失禮，失禮！」

「請問塚原先生往何處公幹？可否請塚原先生先到花環城一遊。」

「謝謝你們的邀請，其實本人正是爲了要拜訪戶澤侯，專程從上州來的。」

「那太巧了，我們願爲塚原先生帶路。」

這位花環城主戶澤侯的千金綾子小姐，聽說救命恩人少太郎是爲了拜訪她爹而來，也顯得很高興。

這時當地衙門的人據報前來查案，鄭重的向少太郎道謝爲民除害，即邀同少太郎到衙門領獎，但爲少太郎婉拒。

＊　＊　＊

統領攝州花環城主戶澤山城守，是擅長名爲「天狗飛昇術」的輕功武術者，雖然是統領一城的諸侯，但也選拔手下青年武士親自教授「天狗飛昇術」輕功武術。

這一天小姐從大阪回來，戶澤侯聽獲送的兩個部下武士稟報，回程在室津港遇到朝鮮海賊，小姐被擄，少太郎擊斃海賊，解救小姐的經過，立即在城中，侯府引見少太郎。

「感謝你救了小女。」戶澤侯請少太郎坐下道：「閣下此番前來，不知有何貴幹？」

「在下此次奉到師父伊勢守之命，專程前來拜戶澤侯爲師，學習『天狗飛昇術』輕功，恭請戶澤侯爺准許收爲門下，弟子感恩不盡。」

「哦，你也想修練天狗飛昇術輕功，既然是武林名門伊勢守介紹來的，尤其是你已經是全國的劍術高手，好吧，本侯就再收你這個弟子吧。」

「謝謝戶澤侯爺恩准收留。」

＊　＊　＊

從這一天開始，少太郎就留在花環城內，開始修練天狗飛昇術輕功，戶澤侯既爲一國一城之主，他的武館道場當然是相當之大，弟子也非常之多，除了自己的年輕部下武士選拔出來的以外，也收留像少太郎那一種慕名前來修練的各地武術高手。

戶澤侯對武館的弟子，不分是自己部下武士或外來的武術高手，都一視同仁，雖然少太郎是諸侯的少爺，又是自己女兒的救命恩人，但在武術的教練上也同樣一視同仁，同等待遇。一大早就得按時起床，先做身體軟功運動，寅時開始，全體人分成五人一組，輪流作跳躍練習，練習場地舖上一層銀砂，在地面上架設一尺開始，再二尺，三尺，四尺，五尺，次遞增高到一丈，一丈五，二丈高的平行繩子，每人就在繩子架下，練習跳越

繩子架，有一點像現在體育運動項目跳高，可是現在的跳高有一段起跑，天狗飛昇術沒有起跑，直接跳越，現在的跳高，跳越竹竿後不管是腹滾式或是後背式，身體可以倒在氣泡墊上，天狗飛昇術則必須平站好，並且立刻要迅速逃離現場。

而現在的跳高，世界紀錄祇有兩公尺多，天狗飛昇術則可以達到數丈之高及遠，可惜這一門輕功武術已失傳絕跡，否則世界跳高紀錄就不會祇有二公尺之多而已。

當時在花環城戶澤侯處鍛練天狗飛昇術的普通在三年至四年，便可以練成跳越一丈多高左右，在練到可以跳越六尺後才開始手持武器，一邊與對手對打，一邊後退，退到繩子架時，必須在不被對方擊倒時飛越到繩子架的另一邊去，這種輕功的鍛練，說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是不簡單。

第一，沒有起跑的助力，直接在架子下運氣躍起，很難使身體浮提得很高。

第二，在一邊與敵人對打，在退到架子下時，又要防禦對方乘虛而入的攻擊，又要立刻跳離現場，往往在起跳的刹那間被對方乘虛打到，因此必須學到一邊與對方的對打或被追趕之下，不受對方乘虛擊倒便能使出天狗飛昇術遠遠跳離現場的功夫才能出道。

少太郎第一天開始修練天狗飛昇術輕功。

「少太郎老弟，你過來。」一位師兄稱呼少太郎。

「是的，師兄，請指教。」

「不要客氣，雖然在這一門輕功方面，我是你的師兄，可是你已是名聞天下的東國麒麟劍客，我們也希望你指教劍術哩。」

「彼此，彼此。」

「那麼，老弟我們就這開始，你是第一次開始學習這一門輕功，就從一尺開始學跳吧。」

「師兄，這一尺嘛根本不用學跳，這樣就可以跨過去嘛。」少太郎說着，就一腳跨了過去。

「這樣跨過去不行呀，那何必學輕功呢？好吧那就升二級吧，從三尺起跳怎麼樣？看起來三尺並不高，可是也並不隨便的就可以跳過去的，你看我，基本動作是這樣的，脚伸直，身體略向後傾，然後腰部、脚部同時用力向前直跳，對，對，你的姿勢動作很符合標準，好，就這樣的跳跳看。」

於是少太郎運氣叫了一聲，身體向前一躍，即跳過了三尺架子，和少太郎同組的其他四個師兄弟，看見少太郎初次學習，第一次試跳就跳越三尺的架子，吃驚不小。

「喂，少太郎兄，你不是初次學習這門輕功的，過去已經練過是不是？」

「不！我眞是初次練習輕功的，過去從沒有練過。」

「那我們不相信你會這麼熟練的，第一次就能跳過三尺，你再跳一次給我們看看。」

「好呀！我是按照師兄的指教和姿勢動作跳過而已。」說罷，少太郎運氣叫了一聲，又輕易的跳越三尺的架子，使師兄弟們大爲驚訝和讚賞。

令師兄弟們更驚訝的是晚上上床睡覺之後，少太郎和同組的五人同睡一個房間，晚上上了床之後，白天練得很辛苦大家回家，都很疲倦，一躺上了床便呼呼大睡，祇有少太郎一人不馬上睡覺，腦子裏還在回想白天練習時的竅門，一有所領悟，立即踢開棉被，運氣吶喊起來，同房間睡着的師兄弟都被他驚醒了過來。

「噯喲，把我嚇了一跳，少太郎你在幹甚麼？」

「我剛練習跳起來。」

「甚麼，你練習跳起來，睡覺了還練習跳起來？」

「是的，我們不能說敵人在我們睡覺時不來突襲，所以也應該練習睡覺時也能隨時跳起來，防禦敵人的突然襲擊。」

「不要開玩笑，在白天練習就夠了，睡覺的時候不要胡鬧。」

「那對不起，打擾各位了，請睡吧！」

過了一會兒，差不多大家又睡着了的時候，又一聲吶喊，踢開了棉被，少太郎又跳了起來。

「喂喂，你又來了。」

「是的，我想起萬一敵人突襲時，應該這樣的跳了起來。」

「那裡會有敵人來，你這樣胡來，我們怎麼能睡覺？」

一連幾天，每晚都是如此，和少太郎同一房間的師兄弟無法睡覺，個個捲舖蓋跑到別的房間去睡覺，沒有一個人願意和少太郎同睡一個房間。

就這樣，從永正六年的年底，到永正十一年的夏天，少太郎在花環城裡勤練了天狗飛昇輕功術，練者本來就是武林劍術無雙的高手，又經過這幾年的勤練，已具可以跳越一二十丈高遠的神功。

這一天晚上天氣很熱，少太郎上床後又輾轉的難眠，過了許久才睡着了，却見父親土佐守和大哥兩人悄然的坐在旁邊，少太郎一驚而醒了，全身已冒着冷汗。

「怪了，怎麼會夢見父親和大哥呢？」少太郎確實心中感到納悶。

接着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晚上，少太郎又連續做了相同的夢，內心更掛念到在故鄉的父兄，不知

道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故。

少太郎實在悶得發慌，走訪戶澤藩校的學者岡村順庵。

岡村順庵不但學問好，又對算卦很有研究，自從少太郎來花環城習天狗飛昇術輕功起，兩人便時有往還。

「怎麼了老弟，你的臉色很不好看。」岡村順庵一見來訪的少太郎就詫異的問他道。

「不瞞岡村先生，我已連續三個晚上夢見父兄悄然的坐在我的床邊，不知道是不是故鄉發生了甚麼事故，特地來請教先生的。」

「是嗎？你有這個心事，當然臉色會不好看了。」說罷，岡村順庵端詳了少太郎的臉，又說：「老弟，依我的推測，你故鄉的父兄或許眞的已經發生了變故。」

「哦，眞會發生了變故？」

「這個我不能明說，最好老弟你趕快返回故鄉一趟。」

「是嗎？那我得馬上去向戶澤侯爺告假回去看看。」

「不過老弟，你回去的途中，千萬要小心，也許你會遭遇到有關性命的災難。」

「這話怎麼說的呢？」

「這是從你的面相氣色上看出有兇相來的，記住，老弟絕不能發脾氣，縱使有陷入死地的危難，福人自有天助的，唯一可怕的是，萬一老弟遭遇不測的災難，沉不住氣，就可能發生不可挽救的危險，所以老弟切記絕對不可發脾氣，保持頭腦冷靜。」

「是的，謝謝先生的忠告，我這就去向戶澤侯爺請假。」少太郎辭別岡村順庵，立即前往侯府求見戶澤侯爺。

「少太郎你急着求見，有甚麼要事？」

「稟告師父，弟子已連續三天晚上夢見父兄悄然坐在弟子旁邊，方才弟子見過岡村先生，岡村先生也見弟子臉上有兇相，恐怕故鄉發生了變故，心中非常的不安，想向侯爺師父請假回去故鄉一趟，探望父兄近況。」

「原來如此，本侯也看出你的氣色不好，尤其是你已五六年沒見父兄，應該回去探望。」

「謝謝侯爺師父，弟子這就告退回去了。」

「等一下，少太郎，這次你回去，本侯想先向你提親，和小女綾子成親如何？」

「回侯爺師父，弟子這趟是牽慮故鄉發生異變，想趕回去探望父兄，怎麼突然提起親事？」

「少太郎，本侯先問你，你喜不喜歡小女綾子？」

「稟告師父，綾子小姐溫柔美麗氣質高貴，弟子喜歡都來不及，祇是弟子尚在修練武術階段，不便談論婚事。」

「祇要你不討厭小女就好說了，本侯老實的向你說，自從你來了之後，小女對於各方的提親一概拒絕不答應，後來本侯才知道，小女是看上了你，對你情有獨鍾，你是塚原家的公子，又是名震武林的劍術高手，能夠和你攀上姻親，本侯也是求之不得，不過，本侯第一顧慮到你是否喜歡小女，願否與小女成親。」

「第二顧慮到你還在修練輕功武術之中，不應該使你分心，所以叫小女耐心的等待，現在你修練輕功天狗飛昇術，已經可以出道了，你又要回鄉探親，所以本侯認爲可以向你提親了，不知道你以爲如何呢？」

「謝謝侯爺師父和綾子小姐的抬擧，不過，現在弟子不敢私自答應下來，弟子想先回故鄉稟告父兄，並且得吾師伊勢守的准許，就馬上回來正式提親。」

「對，很好，不過小女已經等了你好幾年，歲數已不少，希望越快越好。」

「是的，祇要弟子這次回去，家鄉父兄一切安好，弟子一定很快回來。」

「好，好，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快去快回吧！」

「那麼，弟子就準備行裝去。」

於是，少太郎準備行裝妥當，便分別向戶澤山城守的朋輩們道別，綾子小姐在母親、乳娘陪同下也出來和少太郎叙別，綾子小姐很高興少太郎答應婚事，可是又傷心少太郎這就要離去，不知何時何日才回來成親，祇是用哀怨的眼光，望着少太郎，細聲叮嚀，少太郎好言安慰，離開了攝州花環城。

離開了攝州花環，少太郎歸心如箭，取道東海道，連日早起晚歇，這天，來到了箱根八里山嶺。

這箱根，現在是日本有名的避暑觀光的勝地，是在日本第五十代植武天皇在位的延曆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二年）便已開闢的從東海道進入江戶（現在之東京）的關山大道，這地方又是位居關東要衝。由領轄當地的小田原藩在山上設關卡，檢查來往旅客，捕捉各地逃犯。

當少太郎從三島方向來到了箱根關卡南門時，南門關卡守衞的武士，見了少太郎也是武士，立即圍將起來。

「請問閣下是何藩武士，有何貴幹經過此地？」一個把關武士客氣的問道。

「哦！各位辛苦，在下是常陸塚原城，城主土佐守之子，叫做少太郎，是從攝州花環返回常陸，途經此地，請准許通過。」少太郎也客氣回道。

「請稍等一會兒。」一個守門的武士進入裡面通報後，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腰佩一把大刀，地位較高的武士，很警覺似的開口。

「閣下說是少太郎是嗎？」

「是的，在下就是塚原少太郎。」

「就是常陸國塚原城的少太郎，沒錯是嗎？」

「是的，就是塚原城的少太郎。」這一個武士，確認了少太郎的身份，便大聲向裡面叫道：「來人呀，把他拿下。」

立刻從門內飛射出二十多名守關武士，把少太郎團團的圍住。

「你們這是幹甚麼？」少太郎大驚的問說：「在下非罪犯，是堂上武士，何以你們聽了在下的名字和身份就要捉拿我，你們不把話說清楚，在下祇好殺光你們這些關卡的守衞，通過關了。」說罷少太郎也拔出佩刀。

這些關卡武士何嘗不知道少太郎的武功高超，看少太郎拔刀，都一齊退後五六步。

「大家慢着！」先前那個地位較高的武士，連忙制止大家動手，向少太郎道：「抱歉得很，在下是小田原藩主北條侯部將，遠山六郎便是，我們是奉命捉拿閣下的，難道閣下不知道家鄉塚原城堡的事變？」

「甚麼？你說我家鄉發生變故？」

「是的，令尊土佐守，在常陸水戶前藩主佐竹左景太夫病逝之後，圖謀不軌，與關東管領後藩主上杉謙信秘謀，企圖霸佔佐竹侯主家，因事敗被佐竹侯另一部將質問，城主佐竹彈正所逮，現在拘押在笠間城堡土牢，並由佐竹侯家照會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家，如發現土佐守之子少太郎，即捕送笠間城，因此本關卡是奉命捉拿閣下的，請見諒。」

聽了此人所言，塚原少太郎大吃一驚，常陸塚原離攝州花環千餘里，少太郎家鄉發生事變，毫無所聞，深信父兄必無謀反，及企圖霸佔佐竹侯主家之不忠不義行爲，可能另有隱情，心中想去常陸笠間城堡見了父兄，案情必能了解，那麼，就無須在這兒拒捕，和這關卡的守衞衝突，主意打定，少太郎便把大刀放於刀鞘，連同佩刀都交給關卡武士說：「既然父兄在笠間城，在下不願與各位衝突，但希望馬上將來人送往笠間城堡去。」

「那當然，我們是奉命行事，就請閣下跟我們先到小田原城堡覆命。」

少太郎就在遠山六郎和另外五名關卡武士護送之下到了相州小田原城，可是北條侯的手下，將少太郎關進城堡內大牢後，不知道那一天才把他送往常州笠間城。因爲經過十天都沒有人來，任憑少太郎心焦如焚，向看牢的人再催問，總是無人來理會他。

且說常陸國水戶藩主佐竹左景太夫，是位祿高八十三萬石的大名諸侯，年初左景太夫因病去世時，襲位藩主的長子義宣，年僅十歲，因此由親屬之一坐鎭在常陸國笠間城堡，領有八萬石的佐竹彈正擔任監護人，另由佐竹侯老臣梅津內記擔任輔佐之職。

佐竹彈正擔任小主人監護之職後，雖漸獨攬藩政，但意猶未足，企圖廢小主義宣，由自己之子八十丸繼承藩主，霸佔佐竹侯藩位，早就開始勾結拉攏黨徒，受彈正許以霸佔藩位成功後給予藩內高官厚祿，而被誘加入彈正陰謀集團大有人在，但坐鎭塚原城堡的塚原土佐守剛毅正道，土佐守的存在就是彈正實現霸佔藩位的最大障礙。

於是彈正決定用計除去塚原土佐守，欺負梅津內記年老患了白內障眼疾，視力模糊，不能親自閱讀書信，僞造了一封土佐守的信，假裝是他的手下在塚原城堡外意外的拾獲，然後秘密走訪梅津內記。

「梅津老，本座的手下在塚原城外拾獲一封很重要的信件，事關本藩大事，本座特來跟梅津老商量。」

「彈正兄，到底是甚麼重大事情？」

「是這樣的，塚原城的土佐守，趁我們主公去也，少主年幼，竟敢企圖霸佔我藩，去函春日山的越後藩主上松謙信，梅津老你眼睛看不清楚，本座念給你老聽。」彈正從懷中取出僞造的土佐守的信，唸給梅津內記聽。

「彈正兄，老朽不敢相信，」彈正念完後梅津內記很驚訝的說道：「土佐守一向剛毅正直，老朽不相信他會謀反本藩，其中必有蹊蹺，咱們得暗中查出眞相。」

「你說怎麼個查法？」

「這樣吧，彈正兄，你把那封信交給老朽，同時暫守秘密，不要在事實眞相不明以前把這種事洩漏出去，近日內老朽自去塚原城見土佐守，暗中試探他的反應如何？」

「咱們可以暫時不把這件事洩漏，不過，這封信你眼睛不太好，還是由本座保存比較妥當。」

彈正不敢把僞造的信件交給梅津內記，又擔心梅津內記會把僞造信消息透露給土佐守，揭穿自己的陰謀，於是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儘速除掉土佐守，密召手下，研商伺機暗殺土佐守。

土佐守對於領轄鄰地笠間佐竹彈正密謀暗殺自己的事毫無所悉，這幾天又開始一年一度例行的巡察塚原城堡下自己領轄地區的工作，彈正方面獲知土佐守出城巡察各地的消息，認爲機會來了，密令手下神鎗手近藤五平次，携帶傳入日本不久的新武器「火鎗」潛伏在塚原領地與笠間領地邊界松林，另外又暗中配置全副盔甲武裝的武士兩百五十名，等待土佐守巡察經過時，由近藤五平次一鎗先打倒土佐守，然後由伏兵包圍隨從土佐守的護衛武士，一網打盡。

這一天，土佐守只帶徒步隨從武士二十多名，自己騎着駿馬，一路在前巡視，到了和鄰地笠間領土接近的邊界松林時，這一位戰國武將，天眞正傳神道流的劍術高手，覺察到周圍充滿不穩定的空氣，好像有伏兵，正回頭想警告後面隨從的武士注意之時，從前面不遠一株大松樹上响起了一聲火藥爆炸的聲音，一顆鎗彈，已射穿了土佐守的胸膛，土佐守大叫一聲，同時從馬背上滾了下來，隨從武士驚慌地跑過來把土佐守抱起時發現土佐守已氣絕，這時一聲吶喊，埋伏在附近的佐竹彈正的兵馬揮動武器，從四方八面圍殺過來，土佐守的隨從武士，立即拔刀抵抗，展開一場激烈的生死戰鬥。

可是雙方人數懸殊，佐竹彈正方面的伏兵是有備而來，都身穿盔甲護身，土佐守方面的隨從武士則未穿護身盔甲，寡不敵衆，一個一個地倒了下來。

這時，土佐守的隨從都頭山口長十郎，一邊奮戰，一邊大聲呼喚道：「秋山伴作，你快騎主公的馬，我們替你殺開一條血路，儘快趕回城報告大少爺，主公已遭佐竹彈正暗殺，快帶兵來報仇，秋山伴作，你聽清楚了沒有。快……」

「好吧，那我先走一步。」秋山伴作砍倒前面一名敵人，迅速退下，跳上在不遠處剛才土佐守騎的馬上，佐竹彈正的兵看到土佐守部下有人騎上馬，大叫：「圍起來，不要給他跑掉。」

於是佐竹彈正的兵，紛紛追殺秋山伴作，山口長十郎率領手下，阻止佐竹彈正的兵接近秋山伴作，並且努力的殺開一條血路，秋山作伴兩脚用力踢一下馬腹，跑出重圍，望着塚原城堡飛奔而去。

留在現場的土佐守隨從武士山口長十郎以及二十餘名武士，因寡不敵衆，終於筋疲力盡全部壯烈犧牲戰死在主公塚原土佐守的身邊。

* * *

全身流血的秋山伴作，從馬背上跳下，向着城堡旁邊驚惶不知所措的武士們大叫道：「快報告大少爺，主公遭佐竹彈正暗算。」秋山伴作一邊說一邊跑步入內廳。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城堡內的武士，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但從秋山伴作全身流血，單騎飛奔回來，已察覺發生了大事，都跟着秋山作伴進入內廳。

土佐守的長子塚原帶刀得了通報，匆匆地出來內廳，見秋山作伴滿身血漬，喘氣如牛，大驚問道：「秋山伴作，你跟老爺出巡，怎麼單騎回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報告大少爺，事情不好了。」於是秋山伴作便把上述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道：「請大少爺立召集我城堡所有武士，爲主公報仇。」

「甚麼，佐竹彈正派人暗算我爹，豈有此理，我爹和彈正同是水戶藩主佐竹侯之下一城之主，彈正憑甚麼暗殺我爹？」塚原帶刀咬牙切齒的說道：「好一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來人啊傳令下去，全城堡所有武士集合，我要爲父親報仇，各位要爲主公報仇。」

「對，我們要爲主公報仇。」大家都奔回取武器牽馬，準備出城追殺佐竹彈正，這時候突然城堡外面發生喊吶，人馬喧嘩之聲。

原來不待塚原城堡作準備，佐竹彈正已率軍乘虛掩殺過來了。

塚原城主祿高五萬石，約有兵員二百五十人，佐竹彈正祿高八萬石，有兵員四百多人，又利用其爲水戶藩主監護人職權，以討伐塚原城謀反爲藉口，抽調水戶城兵一千人入侵塚原城。

一個守城武士進來向塚原帶刀報告：「報告大少爺，外面有鄰地佐竹彈正的兵馬，把本城包圍，正準備從前後門同時攻打本城堡。」

「殺父仇人，顯然早就預謀侵佔本城堡，傳令下去，全城武士全力保城，並和殺死主公的仇人決一死戰。」

塚原帶刀隨即到城門牌樓上察看，只見佐竹彈正軍早有準備，帶有爬城牆的雲梯繩索、長矛、弓箭，火槍等武器，佐竹彈正騎在一匹黑馬上，全副盔甲武裝，正指揮要攻城。

「卑鄙的佐竹彈正，」塚原帶刀從城門牌樓上指着彈正大罵：「我爹和你同爲水戶藩主各爲竹侯之下一城之主，無寃無仇，各佔領地，你爲何暗殺我爹，又來攻城？」

「放肆。」佐竹彈正不示弱，指着城內說：「佐竹侯待你爹土佐守不薄，佐竹彈正膽敢忘恩負義，趁老侯去世不久，少主年幼，勾結春日山上松謙信，企圖霸佔我藩，本座乃奉少主之命，除去叛逆土佐守，並且前來收回塚原城堡，你乖乖地開城，將城堡交了出來，本座就饒了你們一城人的性命，否則，就將塚原城踏爲平地。」

「好一個卑鄙無耻的佐竹彈正，竟然揑造事實，陷我父於不義，我誓與你不共戴天，誓殺你爲我父報仇。」

「哼，你死到臨頭還要嘴硬，好，本座就殺光你們以除後患，來人啊，大家攻城啊！」佐竹彈正回過頭來對部下兵卒下令。

佐竹彈正率第一排火槍隊，立即點火射出第一排火槍，城上有十數人中彈倒下，接着雙方射箭應敵。

佐竹彈正軍在火槍和弓箭手掩護之下，漸漸逼近城牆。

塚原帶刀心想敵軍人數，數倍於我，而且是有備而來，我軍人數少，未有準備，倉促應戰，情勢不利，與其守城坐以待斃，不如攻入敵陣，以少數精銳敢死隊突入佐竹彈正身邊，擒賊先擒王，殺死彈正，則第一可以報父仇，第二因敵軍主將既死，羣龍無首，必陷混亂失散，塚原城地或可保住。主意打定，塚原帶刀祇留下少數武士防守前城門，自己親率所有武士，大開城門，一馬當先，左右衝殺，望着佐竹彈正的位置殺將過去。

包圍塚原城的彈正兵馬，看見塚原帶刀親自率領一百多城兵殺將出來，立刻調動兵馬，把帶刀親兵等團團包圍，同時料到城堡內守兵必已單薄，另調三百多人從後門猛攻。

果然少數守後門的城兵抵擋不住敵人的猛攻，敵軍用雲梯爬過城牆進入城堡內，在城內放起火來。

衝出城外和彈正軍拚殺的帶刀和兵馬，被數倍敵軍圍住，接近不了彈正身邊，忽見城中起火，擔心城堡被攻破，無心再應戰，下令城兵殺開血路退回城內，可是城兵退入城內，敵軍也追趕殺入城內來，城兵多數已經戰死，祇剩下少數作困獸之鬥。帶刀奔回內廳時見敵兵也已殺進內廳，塚原帶刀的妻子水戶美人阿照，手持長柄大刀正與兩名敵兵纏鬥，一閃身左右砍倒那兩名敵兵。

「阿照，妳保護娘親。」

「娘知道本城命運危在旦夕、大勢已去，爲了不受敵兵侮辱，已經自盡了，爲了向你報告娘已自盡，妾才殺出來的。」

「啊！娘，請原諒我未能守住城堡，阿照，我們祇有奮戰到最後一兵一卒，戰死爲止。」

「是的，妾自願意奉陪到底。」

這時，城兵秋山伴作，滿身是血，奔進來。

「大少爺，大奶奶屬下正到處找兩位。」

「哦，伴作你來的正好。」塚原帶刀把手上的長劍放進劍鞘交給秋山伴作，說：「你快突圍出去，將這把劍交給在攝州花環城主戶澤侯山城守那兒二少爺少太郎，把佐竹彈正暗算主公，率領軍兵攻陷本城的詳細經過告訴他，要他爲我們報仇，你快去，城堡快完了，我們留着要和本城堡共存亡。」

「可是大少爺……」

「不必再說了，快去吧……」

「是，那麼屬下就此告別了。」

秋山伴作趁天色已黑，小心地躲着入侵的敵人順利的從邊門溜出堡外去了。

留在城堡內的塚原帶刀和生存的少數城兵，見大勢已去，退至城堡天守閣，自己放火焚燒天守閣，然後都剖腹自盡，阿照在丈夫剖腹之前，也用短刀刺進喉嚨，陪同丈夫一起到黃泉。

塚原城堡守軍全都的壯烈犧牲，城堡失陷，佐竹彈正這才得意、洋洋的收兵回去。

塚原土佐守既已除去，佐竹彈正沒有了顧忌，就以水戶藩主佐竹幼主義宣體弱多病，非一藩之主的人材作理由，在同黨重臣多數贊同之下，廢了義宣，改以佐竹彈正自己的十六歲兒子八十丸爲先主嫡親身份，繼承了水戶藩主佐竹侯地位，完成了霸佔水戶藩八十三萬石領地的目的。

可是佐竹彈正還不能高躭無憂，他知道土佐守的二少爺，被全國武林尊爲東國麒麟的少太郎。目前雖然在攝州花環習藝，一旦少太郎獲知他爹被自己暗殺，塚原城堡失陷，母親大哥大嫂都自盡的消息後，必定會趕回來找自己報仇的，這不能不防。

佐竹彈正想出了一計，用水戶藩主的名義專程派人到關東八州總管，相模國小田原藩主北條佐京大戶的地方，乃僞稱土佐守謀反，陰謀霸佔水戶藩佐竹侯家，請水北條侯在近日內塚原土佐守的二公子少太郎，從攝州花環歸途，經過北條侯領地的時候，代爲逮捕送交笠間城堡的佐竹彈正處理。

北條侯不明佐竹彈正的陰謀，對彈正派來的僞使，誤信是眞正的水戶藩使者，遂答應彈正的請求，令管轄箱根關卡注意檢查經過關下的武士身份，如發現塚原少太郎就把他擒捉起來。

很巧，就在同一天少太郎從花環來到了箱根關卡而輕易的被捕，然後被送到小田原城堡關在小田原城堡內的大牢中。

* * *

相模國小田原城堡，是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坐鎮的地方，是東海道

上有名要衝之地，來往客商頻繁，市鎮非常繁榮，就在城堡下的神明前大道上，有一家掛着出售「透頂香」香料大招牌的大商舖。

據說這種「透頂香」的香料，是中國大陸上叫做「員外郎」的人發明，傳到日本的時間不久，也祇有小田原的這一家叫做「虎屋」的商舖獨家製售，所以名聞全國。

連豐臣秀吉，於年前懲罰不臣服的北條侯，派兵征伐小田原城堡的時候，也曾慕名親自駕臨「虎屋」參觀透頂香的製售情形。

就在這一家名氣很大的虎屋，隔隣有一家不小的酒店，店內也有不少的客人，有人吃飯，有人叫酒菜喝酒，在外面靠牆的位置，坐着一個眼神不尋常、客商打扮的男子在吃飯，隣桌也有一個人在獨酌，在裏面兩桌各有四五人喝酒聊天。

這時候有一個頭戴進香許願的頭巾、衣服污穢的鄉下人走進來。掌櫃的見了這骯髒的鄉下人馬上揮手阻止。

「喂，你不要進來。」

「我是來買飯吃的。」鄉下人說。

「我叫你不要進來你就不要進來，你要買飯吃可以，你就站在門口，我叫人包給你拿到外面去吃吧。」

「好吧，那就給我包兩碗飯，四兩肉和一條魚下飯。」那鄉下人無可奈何的說道。

在一邊獨酌的城堡內高級武士家使用的僕人模樣的客人，見了掌櫃對前來買飯吃的鄉下人如此不客氣的對待，似乎有些不平。

「我說掌櫃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對待客人不禮貌的生意人。」

「客官，這是怎麼說的呢？」

「還有怎麼說的，站在門口那位鄉下人進香客不是來買飯吃的嗎？」

「哦！是的。」

「既然是來買飯吃的，不管是達官貴人或是下人，不論衣服華麗者或是穿着是破爛，祇要是付銀子求買吃的，就應該是你們酒店或飯館的貴客是不是？你就應該好好的接待，請客人坐下來奉茶對不對。你爲甚麼不讓那位鄉下來的客人進來店內坐下來吃，說要包好給他拿到外面去吃，那有這樣做生意的？」

「啊，我看他穿着骯髒，恐怕他對店內其他客人不雅，所以……」

「我說掌櫃的，你看他頭戴『滿願寺』許願的頭巾，明明是從遙遠的鄉下前來本地『滿願寺』進香許願的，趕了遙遠的路途，衣服當然會髒的，你實在不該看衣服來欺負老老實實的鄉下人，像你這樣勢利的生意人，不久我們這兒的小田原發生戰爭的時候，你第一個不被亂兵殺死才怪哩。」

「啊，不，客官請你不要說不吉利的話，這小田原怎麼會發生戰爭呢？」

「你這就不知道了，我家主人是本小田原城堡內管理兵器庫的都頭，我聽我家主人說，小田原城堡大牢內，昨天關了一位全國聞名的劍術高手塚原少太郎先生。」

在隣桌獨自吃飯的眼神不尋常的客商，聽到了少太郎的名字，眼睛閃了一道光芒，但隨即裝作沒有注意似的繼續吃飯，但耳朵很注意的竊聽隔隣桌的客人和掌櫃的談話。

「是人稱東國麒麟的那一位劍客？」

「對，就是他，藩主北條侯雖然是受到了水戶藩主佐竹侯的囑托，在箱根關卡上攔住了塚原少太郎，先生，可是少太郎先生是越後藩主坐鎮春日山城堡的上松謙信侯的親戚，如果上松侯知道北條侯把少太郎先生關在小田原城堡大牢內，一定會率軍前來攻打小田原城堡的。」

「這麼說，咱們小田原免不了戰事了？」

「是呀！到時候上松謙信率軍前來攻打小田原城堡，大軍壓境，在城下放把火，你這家酒店一定被燒光，像你這種勢利眼的生意人，一定會被亂軍殺死的。」

「嘿嘿，客官請你不要嚇我，害我心驚肉跳。」

兩人說了老半天，把站在門口買飯的「滿願寺」進香的鄉下人給忘了，他肚子很餓的樣子，不時想插嘴，又不敢開口，終於忍不住的催……

「掌櫃的，我的飯好了沒有？」

「哦，我聽這位客官說話，忘了，馬上包給你。」掌櫃的說着想走。

「掌櫃的。」城堡的僕人又把掌櫃的叫住，說：「不用去包，讓這位進香客坐在我身邊在桌上吃吧。」

「好吧，那你這位進香客就來坐在這位客官的桌子吃，不用包了。」

「這才方便，謝謝你這位大爺。」鄉下進香客人很高興的走了過來坐下。

「掌櫃的算帳。」鄰桌的眼神不尋常的客商已吃完了飯，叫掌櫃算帳，付了銀子就走。

在走出酒店數步後，仰天長嘆了一聲，說道：「唉，塚原一家的命運好像完了，聽方才酒店內城堡裡的人談話，二少爺少太郎昨天就

在本地被捕，關在小田原城堡的大牢內，這我該怎麼辦呢？」

原來這客商打扮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在塚原城被佐竹彈正攻陷時，受大少爺塚原帶刀之命，突圍逃出城堡，化裝成客商模樣，從常陸經下總國和武羅國，一路來到相模國小田原，準備繼續前往攝州花環尋找二少爺塚原少太郎，塚原的忠臣秋山伴作，不料在剛才的酒店休息吃飯時，意外的從小田原城堡內的武士僕人和掌櫃的談話中獲知，二少爺少太郎好像已經風聞故鄉的變故，星夜從攝州花環趕回來，也可能不是風聞故鄉變故，而是習藝告一段落，正好返回故鄉途中，來到了本地，被箱根關卡攔住，送來關在小田原城堡大牢之內。

秋山伴作的父親，名字叫做秋山又兵衞，原來也是塚原城堡武士，三十年前爲了爭面子，和同事發生爭執，在塚原城堡內誤傷了那位同事，事後非常之內疚，終於自己放棄了武士的身份，携眷回到出生地故鄉，伊豆國眞鶴鼻漁村，改行從事捕魚工作，留下當時年僅兩歲的長子伴作，在塚原城，被親戚代爲照顧，秋山伴作十三歲那年，獲城主土佐守召入陪大少爺帶刀一起練劍術和其他武功，十八歲時獲得正式任用爲侍從武士。

秋山伴作這一趟旅途，雖然經過離父親所在的伊豆國眞鶴鼻漁村不遠的小田原，本來不打算順便探望年老的父親，直往攝州花環去。

不意獲知二少爺少太郎已離開了攝州花環，昨天經過本地箱根的關卡被攔下關在小田原城堡大牢內，秋山伴作心想，既然知道了二少爺的下落，就不必再去攝州花環，目前要緊的是設法和小田原城堡大牢內的少太郎取得聯絡，或者設法救出二少爺，可是在人地生疏的此地，秋山伴作眞是一籌莫展。

「哦，對啦，我可以回去眞鶴鼻的家，一則探望老爹爹，二則可以和爹及二弟，秋山吉熊商量設法救出二少爺的方法。」於是秋山伴作打定了主意，立刻取道往伊豆國眞鶴鼻而去了。

＊　＊　＊

且說三十年前放棄武士身份，携眷回到出生地伊豆國眞鶴鼻漁村捕魚的秋山又兵衞，這些年來老伴已去世，現在自己又已年老體衰，和次子吉熊兩人過着安靜的漁村生活。

這一日海上風浪很大，漁夫們都不敢出海捕漁，秋山吉熊也沒有出海，下午和老爹在屋子裡的後院修補漁網。

「有人在嗎？」傍晚時分，前門好像有人在叫喚。

「誰呀？」秋山吉熊祇應了一聲，却不起身去開門，繼續的在補魚網。

「吉熊，是我回來了，給我開門呀。」

秋山吉熊這才放下了手中破網走去前院，看到矮籬笆外面站着一個行商模樣的人，臉頰上用一條毛巾包着，認不出來人是誰。

「你是誰？找吉熊幹嗎？」

「吉熊，是我呀，是大哥回來了，快開門吧！」

「啊，你是大哥，你怎麼變成客商回來的呀？」說着，吉熊打開了籬笆門讓秋山伴作進來：「爹在後面，來！我們先去見見爹。」

「爹！大哥回來了，大哥已變成一個商人回來。」

「甚麼，你哥哥變成商人回來……」話沒說完，伴作已來到了後院叫了一聲：「爹！」

「爹！我專程回來看你老人家。」

老人站了起來，很吃驚的樣子，半晌不作聲，然後望着商人打扮的伴作，從頭上看到腳下，又從腳下看到頭上，指着伴作驚叫起來：「你這畜牲，爹離開塚原城的時候，把你留下來，就是指望你繼承爹，在塚原城成爲堂堂一個武士，光耀我們秋山的家門，想不到你竟變成一個商人，一定是在塚原城犯下了不名譽的錯誤，被剝奪武士身份，被逐出塚原城是不是？」說着，老人不待伴作解釋，順手拿起旁邊一根棍子又罵道：「你這不忠不孝的畜生，失去武士身份，還敢厚着臉皮回來見老子和弟弟，老子非教訓你不可。」說罷舉起手中棍子就要打下。

「爹，大哥失去武士身份，一定有很大的原因和理由，我們先聽哥哥的解釋，爹你先息怒吧！」還是吉熊眼明手快，取下了他爹手上的棍子。

「好吧，到底爲了甚麼失去了武士身份，變成了商人，你給我說清楚。」

「爹，伴作沒有失去武士身份，現在打扮成商人模樣，祇是避人耳目，以求行動方便，早日聯絡上少太郎二少爺，爲老爺和大少爺報仇。」

「甚麼？你說甚麼？」

「哥哥，你是說塚原城堡發生了變故？」

「是的，我今天回來就是想和吉熊商量如何先救出已被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的二少爺。」

接着秋山伴作將塚原城堡的變故以及二少爺被關在小田原城堡內大牢的詳細經過情形向老爹又兵衞及弟弟吉熊說明。

「你爲甚麼不早說，害老爹以

爲你在塚原城犯了罪過，被剝奪武士身份，生了那麼大的氣。」秋山又兵衞聽罷，一面爲故主和塚原城的慘變嘆息難過，一面還怪責伴作不早說。

「爹，是你不等我說明就發脾氣的嘛。」

「好了，我們不談這個。」秋山吉熊說道：「現在最要緊的是，我們來想想有甚麼辦法可救出二少爺。」

「對，我們來想想救出二少爺的辦法。」秋山又兵衞說：「這樣吧，明天開始咱們三人從海上抄近路到小田原，分頭打聽二少爺的消息。譬如何時解送到笠間去，或北條侯準備如何處置二少爺，同時我們打聽小田原城堡大牢的位置，必要時夜間潛入城堡救出二少爺。」

「對，我們就這樣辦吧。」吉熊說道。

晚飯後，當夜父子三人並排睡了，可是又兵衞和伴作，談不完塚原城堡的種種事情，聽到鷄鳴的時候才矇矇朧朧的睡去。天色一亮，父子二人就趁吉熊在燒飯的時候，又兵衞先到海邊準備漁具，僞裝出海捕漁的模樣，然後三人匆匆吃了早飯就把小船推進海中出發。

從眞鶴鼻沿着相模國海灣直線划到小田原城的海濱，將小船推上沙灘之後，約定傍晚時分在沙灘小船會合，再一起返回眞鶴鼻的家中。然後三人分頭到小田原城下，開始打探城堡大牢裡的少太郎消息。

第一天傍晚，伴作第一個先回到沙灘的小船，不久，又兵衞和吉態也回來，三人見面都搖搖頭，這天沒有收穫，接着第二天、第三天，他們父子三人都打聽不到一些有關少太郎的消息。

秋山伴作父子三人，每天一早就從眞鶴鼻村出發到小田原，傍晚又划着小船回到眞鶴鼻，一連九天都無收穫。

今天已經是第十天了，年老的秋山又兵衞經過這十天的奔波辛勞，身體實在有些支持不了，下午走進一家茶樓休息。

「你不是秋山老爺嗎？爲甚麼一個人在這兒呢？」

「哦，你是小田原城木工頭直助，好久沒見面，最近好嗎？」

「託你的福，想當年沒有你老人家的幫助，我那有今天，不過因爲工作太忙，以致很久沒有去拜候你老人家，眞是失禮了。」

原來此人是三十年前塚原城堡內一個小木匠，由於年輕血氣方剛，有一天酒後誤傷同事，受到當時還在塚原擔任武士的秋山又兵衞幫忙，獲得從輕發落，祇是被逐出塚原城了事，後來直助前來小田原，又獲介紹入小田原城內擔任木工，現在升任木工頭，又兵衞喜出望外，決定打直助的主意，探聽小田原城堡內動靜。

「很高興今天能見到你。」秋山又兵衞打量一下直助道：「你現在有沒有空？」

「有啊，今天正好是輪到我休息，下午沒事，到城下走走，經過這兒進來一下，不想遇見了您老。」

「那太好了，老夫正有要事找你。咱們找一個沒人干擾，清靜的地方談一談怎麼樣？」

「好的，那麼就請您老人家勞駕到離此不遠的寒舍如何？」

「府上還有其他人嗎？」

「兒子和媳婦已經搬出去，住在寒舍附近，自從老伴去世後，祇有我老頭子一個人住。」

「那很好，咱們就到你府上談談。」

於是直助就帶着又兵衞到了城北的家，笑着說：「這兒祇有咱們兩個人，不怕被人偷聽，您老人家有甚麼事情，祇要我直助辦得到的事情，一定會效勞，請您老人家儘管吩咐。」

「難得您對老夫還如此誠懇，那老夫就直說了，老夫是要你幫忙劫牢。」

「嗳喲！這是殺頭的勾當啊！」

「是的，這是殺頭的勾當，你如果害怕賠了命，你可以拒絕幫忙，老夫決不勉强你。」

直助被秋山又兵衞意想不到的請求感到驚愕萬分，不知如何是好，答應嘛，此事非同小可，不答應嘛，又對秋山又兵衞過意不去。

秋山又兵衞注視着直助的內心反應，默不作聲。

直助思索了一會兒之後說：「這樣吧，秋山老爺，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您爲甚麼要冒生命危險劫牢，到底您要救出誰來？」

「好吧，老夫可以告訴你。」秋山又兵衞四目掃視了一下，又望望屋子外面，確定沒有第三者偷聽的可能，然後接下去說道：「直助，你知不知道塚原城被隣地的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派兵攻下，塚原城主土佐守老爺和大少爺慘死的事情？」

「喔，有這回事？我怎麼都不知道？」

「常陸塚原，離相州小田原此地有四、五百里，難怪你不知道，那麼二少爺少太郎，你可有印象？」

「你說現在被武林尊爲東國麒麟的少太郎大劍客嗎？他呀，我離開塚原城時還沒出世，帶刀大少爺在我離開時也不過是三、四歲，因爲我修理過大少爺的房間，所以對大少爺倒還有一點印象。」

「是嗎，可是有印象的大少爺和塚原老爺已慘死，二少爺少太郎現在正被關在本地小田原城堡內大牢裏，老夫就是要你幫忙救出二少爺少太郎爲他父兄報仇。」

「這麼說，秋山老爺，您要劫牢的目的是救出塚原城的少太郎二少爺，好爲塚原老爺和大少爺報仇？」

「是的。」

「我直助非常欽佩您秋山老爺，雖然離開塚原城那麼久，而且也已經放棄了武士身份，還要爲塚原故主盡心忠誠。」

「這就是武士道精神，雖然老夫已放棄了武士身份，但武士道精神還在，而且老夫的長子伴作繼承了老夫，一直是塚原的武士，咱們父子有義務爲故主盡最後的忠誠。」

「既然如此，我直助過去也曾在塚原城堡工作過，應該幫忙，可是我現在又是小田原城堡的一份子，不便直接參與行動。」

「那你準備如何幫忙？」

「我看這樣好不好，明天一早我就要進城堡工作，我就先打聽塚原少太郎二少爺被關在那一間牢房，然後我畫一張城堡內牢房和警衞部署的地形圖給您，以後就請您們父子設法入城堡內救出二少爺少太郎如何？」

「很好，就這樣辦，那麼老夫甚麼時候等你的消息？」

「那麼你就明天在天暗之後悄悄的來，最好不要給別人看到，以免發生意外，我就把地形圖畫好交給您。」

「好，好，太好了，那麼老夫這就告辭了，明天晚上天色暗時我再來。」

「請您路上小心。」

「老夫會的，再見。」

秋山又兵衞得到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的承諾幫助，興奮的回到了沙灘的小船，伴作和吉熊都還沒有回來。

傍晚時分，伴作垂頭喪氣的走了回來，吉熊也跟着回來。

兩兄弟見老爹興奮的神情，齊聲的問道：「爹，你是否探到了消息？」

「不是消息，但是有了眉目，咱們上船再說吧。」

秋山吉熊把船推到海上，三人上船，吉熊和伴作合力搖櫓，秋山又兵衞便將下午遇見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直助答應代爲打探二少爺少太郎的牢房消息，並且提供城堡警衞部署地形圖的經過告訴伴作及吉熊，於是兩兄弟均大喜。

翌日上午，三人在家休息，下午由吉熊開船送秋山又兵衞到小田原，待天色暗後，又兵衞往直助家，直助已依約的打聽少太郎是被關在城堡大牢裏面一間單人房，他畫繪了一張很詳細的地形圖交給秋山又兵衞。

「秋山老爺，很抱歉我不能和您們一起行動，祝您們順利救出少太郎二少爺，但請記住，一定要選擇月無光的時候行事，注意避開崗峭，制服牢卒時，千萬不能發出大聲驚動城兵。」

「當然，咱們會小心行事，多謝你了！」

「那裏話，那就祝你馬到功成了。」

秋山又兵衞把地形圖收進懷中，快步回到海灘，吉熊立即搖船直回眞鶴鼻的家，於是，當夜父子三人關起門在屋子裏燈下仔細的觀看小田原城堡地形圖，發現地形圖上直助已經注解了標記，指引他們從南邊城牆，望着南邊民家瓦頂的烟囱，和北邊城堡最高的天守閣成一直綫的地點越近城牆侵入城堡內，因爲那兒正是城堡內南城牆下第一屯兵與第二屯兵之間的空曠地帶，不易被發覺。

然後避開有紅色的記號崗峭，越過第一道土牆再轉向西邊，大牢就在兩邊土牆轉角的地方。

看罷地形圖，兩兄弟大喜，吉熊說：「大哥，我們知道了小田原城堡內的地形，侵入城堡內是沒有問題了，問題祇是如何在不驚動城兵之下制服看牢的獄卒，順利救出少太郎二少爺。」

「我們在接近大牢附近的黑暗處埋伏，用石頭投擊大牢看守房，誘牢卒出來看察時，然後突然給他往要害處一下子，讓他出不了聲的倒下，這樣一個個的把他們誘出來解決掉，再進入牢房救出二少爺少太郎。」

「你們要小心隨機應變，我年老無法爬城牆，就在海灘看守小船接應你們吧。」秋山又兵衞說：「咱們明天深夜就行動，現在咱們就休息吧。」

第二天，秋山父子三人一早就起床，吃了早飯，開始準備晚上要去小田原城堡內救人的工具，如爬牆用的繩索和鐵鈎等，商量決定順利的救出二少爺少太郎時，馬上由海路沿着相模灣再横渡江戶灣（現在的東京灣）把少太郎先送到上總國（現在的千葉縣）姊崎的塚原家菩提寺的佛光廟安頓，然後再計劃報仇的事。

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也就是今晚侵入小田原城堡內，到了天亮前還沒有回到秋山又兵衞接應的海灘，那就是兩兄弟進入城內，未能完成救出二少爺少太郎，事敗被捕或被殺，秋山又兵衞應即逃離現場，以免受到誅連。

傍晚，當秋山父子準備了出發的時候，天上的烏雲密佈，開始下起滂沱大雨，而且風雨越來越大。

「外面風雨越來越大，小田原城堡內的警衛必然會鬆懈的，正是天助我們之良機，伴作、吉熊，咱們出發吧。」

「是，咱們這就走。」兩兄弟大聲的應着。吉熊先走出去推船下海，三人仍沿着相橫灣直線開船到小田原的海灘，把小船推上沙灘後。

秋山又兵衞留在小船接應，伴作和吉熊帶着爬牆的工具鐵鈎和繩索摸黑繞到了小田原城堡的南面。

風雨還是很大，城堡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使伴作和吉熊兄弟無從辨別小田原城堡木工頭直助提供的城南瓦頂烟囪和城堡天守閣連成直綫的位置。

「大哥，看不到城南瓦頂烟囪，咱們從那兒上城牆好呢？」

「天這麼黑，沒辦法，咱們就以天守閣上的燈光做目標，就從這兒渡過護城河爬牆，不過下去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下到城牆下有民兵的地方就是。」

「好，那麼咱們就先渡過這護城河。」

於是，兩兄弟就脫下了雨衣，就棄置在護城河邊，把上衣也脫掉，把大刀插在背上，吉熊把繩索工具也綑在身上，兩人跳入護城河游到城牆下。

吉熊從背上取下繩索和鐵鈎用力抛上城牆上去。

小田原城堡外圍城牆是用大石頭一塊一塊的砌成的，高有二丈多，上端有二、三尺厚，下端有七八尺，堅固無比，吉熊抛上的繩索前端鐵鈎，正好勾住城牆上端。

吉熊拉了一拉繩索道：「大哥，我先爬上去，你就跟着爬，到城牆上時，萬一城兵發現了，我們就立刻跳下護城河逃回去，下次再來，最好不要驚動城兵。」

「好，你小心的爬。」

於是兩兄弟一前一後，拉着繩索爬上了城牆上端，確定城牆下沒有動靜後，再把繩索放進城牆內側，小心的下來。

下來後，他們在左右各一百來步遠發現有微弱的燈光，證實了他們很幸運，下來的地點就是直助指示的南城牆下第一屯兵所在和第二屯兵所在的中間的空曠地帶。

他們兄弟二人小心的放低身體快速的向前跑，風雨仍然很大，兩兄弟的跑步聲，都被風雨聲音遮蓋過，城堡內沒有人料到在這麼大的風雨之夜，會有人偷偷的侵入城堡之內。

城堡內有崗哨的地方，都有微弱的燈光洩出，於是兩兄弟遠遠避開有燈光的地方，越過了城堡內第一道土牆後，靠着土牆往兩邊摸索。果然，發現了大牢，就在西端。從門口透出燈光來，可能門口進去的第一間就是獄卒的看守房。

「大哥，我們就躲在這兒，我先抛塊石頭試探看守房的獄卒反應如何？」

「不，等一下，我先摸過去探看一下有多少個獄卒看守，然後我們再誘他出來幹掉他們。」

「也好，不過大哥你要小心，不能給他們發現到我們。」

「風雨這麼大，我們又在黑暗中，他們不容易發現到我們的。」

秋山伴作手中握着小刀，輕輕的躍近看守房，從關着的窗子縫往裏面窺看，却奇怪沒有看到獄卒的影子，再仔細的看，原來值夜的獄卒五、六人都在睡大覺，桌上有幾瓶空酒瓶和下酒的菜碟子，這大概是獄卒們以爲在這險要的城堡裡面，尤其是風雨又這麼大的夜晚，不可能有人探牢，所以大膽的放心睡大覺，伴作悄悄的退回吉熊埋伏的地方。

「吉熊，眞是天助我們，獄卒們都在睡覺，我們靜悄悄的溜進，趁他們在熟睡，不要讓他們出聲先收拾掉，再救出二少爺。」

「太好了，獄卒就讓我來收拾，大哥你就直接到最裡面的牢房救你二少爺吧！」

「好！我們走。」

於是兩人悄悄的接近大牢門口，從門縫隙往裡面看沒有一個獄卒醒來，吉熊輕輕的一推，門就開了，兩人很快的閃進去把門關上，吉熊馬上走到睡大覺的獄卒身邊，使出有十來人的力氣的拳頭，一個一個的直擊要害，讓他們哼都不哼一聲就去閻羅殿報到了。

在大牢最裡面的一單人房的少太郎，這一晚睡不着腦子裡還在想，不知道小田原藩甚麼時候才把他送到笠間去，父兄不知道情形如何？這時候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接近。

「少太郎少爺？」少太郎很清楚的聽到有人輕聲的叫了一聲。

「我是少太郎，誰在叫我？」少太郎立即起來，小心的輕輕問一聲。

「喔，少爺在這裡，屬下是秋山伴作，是救少爺來的。」來人小聲的說着，就動手破壞牢房的鐵鎖。

「伴作，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裡而來救我的？」

「少爺，等一下再詳細的向你報告，先出去再說。」伴作打開牢房，促少太郎快走。

「伴作，少心，前面有人。」少太郎發現前面有人，提醒伴作。

「那是我的弟弟秋山吉熊，我們一起來救二少爺的。」

「是嗎？我以爲是城堡的人。」

「吉熊，都解決了嗎？」作伴爲二人介紹：「吉熊，你沒有見過吧，這位就是塚原城堡少爺，他是我的弟弟秋山吉熊。」

「謝謝你們兩位來救我。」

「那裡話，父兄受塚原侯的奉祿，這是應該的，我們先趕快出去。」吉熊說。

於是，三人走出大牢，沿土牆走了不遠，不意被一個巡邏的城堡武士發現。

「你們三個是甚麼人？」這一個巡邏的武士大聲的問，間不容髮，秋山伴作的一刀已深深的刺進這一個巡邏武士的腹部，巡邏武士哼了一聲倒了下來。

「快，我們快走。」

於是三人翻越土牆，摸索到城牆上進來時候的繩索，在風雨掩護之下，終於順利逃出城堡外，回到海灘時，秋山又兵衞早已發現了三人於是迎了上來：「二少爺，屬下是秋山又兵衞，久違了，快，我們先上船離開此地再說。」

「哦，秋山兄，你也來接應，這可辛苦您老了。」

「那裡，快，快，快上船！」秋山又兵衞和吉熊把船推出海，大家上了船，吉熊使出全身氣力划船·船在黑暗中，靠着吉熊的經驗和辨別方面，沿相樸灣前進。

「二少爺，這刀是大少爺在塚原城堡失陷時，他和城堡共存亡的時候，命令屬下突圍帶出來交給二少爺的。」秋山伴作把放在船底的長刀雙手交給少太郎。

「甚麼？」少太郎睜大了眼：「伴作，你說塚原城堡失陷，我哥哥和城堡共存亡，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是的，二少爺遠在攝州國花環，還不知道故鄉的事情。」

「到底故鄉發生了甚麼變故？」

「是因爲笠間城主佐竹彈正陰謀霸佔常陸水戶城主位，塚原老爺的存在成爲佐竹彈正陰謀的障礙，所以趁塚原老爺出城巡視的機會，在接近笠間領地邊界的松林中，彈正派伏兵先用火鎗射殺老爺，再圍殺都頭山口長十郎，以及二十餘騎的城兵，城兵抵抗到底，全部與城堡共存亡。」

「家母和嫂子呢？」

「都在城堡失陷時自盡了。」

「可恨，家鄉發生如此重大的變故，我遠在攝州花環一點都不知道，好一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我少太郎與你誓不兩立。我定要爲父兄及在塚原守城這殉難者全體報仇？」少太郎咬牙切齒，憤然地說道。

他們當夜趁那大風雨的掩護，由操舟熟練的秋山吉熊划船，秋山又兵衞掌舵，順利的在對岸上總國(現在的千葉)姊崎的海岸登陸。

一行人先到姊崎的塚原家菩提寺的淨光廟休息。

第二天秋山老人和吉熊先返回眞鶴鼻，秋山伴作隨同少太郎化裝行商潛往常陸笠間，刺探城主佐竹彈正的動靜，準備伺機報仇。

塚原少太郎和秋山作伴來了笠間，先在城下一家茶館飲茶休息。

兩人進入這家茶樓，選了有六七個客人在閒談的鄰桌坐下，却正選對了地方，一到笠間便獲得了寶貴的消息。

原來鄰桌的六七個人，是當地的商家，正在議論明天城下刑場即將執行磔刑的事。

「神明保佑不了好人，眞叫人心酸。」

「說起來咱們的城主也有些過份，怎麼會將受人人尊敬的此地神官處以磔刑呢？難道城主不怕神明的處罰？」

「咱們城主那會怕神明，如果怕神明就不會無緣無故的把此地守護神鹿島神社的神官捉來，明天就要處磔刑了！」

「我聽說這兒的鹿島神社的藤田權頭神官，原來就是不久以前被咱們城主出兵攻打的鄰地塚原城主土佐守的親弟弟。」

「這麼說，咱們城主是害怕藤田權頭神官爲哥哥報仇，所以先下手爲强，捉住神官處以磔刑，以除後患。」

「才不是哩，藤田權頭神官，從小離開塚原家，過繼羅田神官家做養子，而且繼承了鹿島神社的神官工作，而且又沒有武功，咱們城主那會怕他。」

「對，咱們城主手下武功高强的武士衆多，怎麼會怕一個沒武功的神官，我想咱們城主應該害怕的是塚原城堡的二少爺才對。」

「對，對，你說的一點沒有錯，我聽說咱們城主出兵攻打塚原城堡。塚原老侯和老侯的大少爺都在城堡失陷時和城堡共存亡，祇有二少爺少太郎在外地修練武功，幸免於難。」

「你說的塚原城堡二少爺，就是被尊爲武林第一大劍客之東國麒麟少太郎是嗎？」

「沒有錯，就是他，咱們城主沒有除掉他以前是不能安心睡覺的，所以嘛，我聽說咱們城主捉拿藤田權頭神官，目的是在引誘塚原城堡的二少爺少太郎來救他的叔叔時，派出大兵一起殺掉少太郎，以除後患了。

「原來如此，可是藤田權頭神

官已經被捉了兩天，怎不見東國麒麟大劍客來救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

「在明天行磔刑以前麒麟大劍客不來救，可憐神官就一命嗚呼了。」

「咱們城主既然是以神官爲餌，誘使少太郎前來救他，必定派有衆多武士埋伏，少太郎一到就掉入陷阱，凶多吉少了。」

* * *

永正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常陸國笠間城下刑場，爲了執行笠間領地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神官的磔刑，刑場四週圍了籬笆，兩面設出、入口各一處，不少佐竹彈正手下武士，在刑場內警戒着。

巳時既到，藤田權頭神官從笠間城內大牢被拖了出來帶上了馬背，由佐竹彈正手下高柳之丞、淺山傳八郎兩都頭，率領馬卒步卒各一隊押赴刑場。

到了城下刑場，兵卒把藤田權頭神官從馬上拖了下來，押往刑場中央，綁在刑場中央的一根柱子上，再取一塊黑布幪住藤田權頭神官的眼睛。

兩個執行磔刑的劊子手，手持長矛走近藤田權頭神官時，竹籬笆外頓時發生一陣騷動。

「神啊，請你保佑藤田權頭神官。」從圍觀的羣衆中，吼出了一聲哀痛的呼叫。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有人連聲的誦佛。

「求求城主，求求武爺，請赦免神官的磔刑。」也有衆多的人，向竹籬笆內的佐竹彈正手下武士求情。

當磔刑執行官高柳之丞都頭一聲令下，兩個劊子手從藤田權頭神官的左右正要動手的一剎那，突然飛來一塊小石頭擊中一個劊子手的兩眼中間的鼻頭。

這一個劊子手大叫一聲，仰天倒下地。

同時又有一個小石頭飛來，也準確地擊中另一個劊子手的兩眼中間鼻頭。這一個劊子手也大叫一聲仰頭往後倒下，痛得在地上打滾。

「你看，神明顯靈了，無緣無故的想處死受人尊敬的好人神官，神明開始懲罰了劊子手了。」

圍在刑場竹籬笆外的羣衆，爲這突如其來的事故，紛紛說是神明顯靈。

就在這時，踢開刑場的東邊出入口，跑進一個青年的武士，拔刀衝到刑場中央的藤田神官旁邊，又有一個武士同樣揮舞着大刀跟進。

一前一後跑進刑場的兩個武士不是別人，正是少太郎和秋山伴作兩人，少太郎在身後護着藤田神官，大聲叫道：「在刑場的佐竹彈正手下聽清楚，本人就是鄰地塚原城堡主土佐守次子塚原少太郎。」

接着秋山伴作也大聲道：「與塚原二少爺同來的本人就是塚原侯屬下秋山伴作是也。」

少太郎接着又說：「我倆前來接叔父藤田權頭神官回去，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在刑場的佐竹彈正手下另一個都頭淺山傳八郎，一見少太郎在刑場出現，對着手下也大叫：「果然不出所料，少太郎已落入咱們的圈套，弟兄們按照計劃攻殺他們二人。」

淺山傳八郎揮手示意，咚咚咚鼓聲幾响，佐竹彈正佈署的三百手下，蜂湧上來，圍住了少太郎、秋山伴作和還沒有鬆綁在刑場中央柱子的藤田權頭神官三人，並且從四面八方圍攻殺將過來。

塚原少太郎看佐竹兵顯然事先已有準備，但他一點都不害怕，對着佐竹彈正手下兵卒大吼道：「既然你們敢擋住我，我就送你們到地府去見閻王去報到。」然後回頭對伴作道：「伴作小心，我們殺光這些兵卒，再救神官回去。」

「是，二少爺你也小心。」伴作回答，與少太郎背對背，一個一個砍倒攻過來的兵卒。

可是，今天的刑場，本來就是佐竹彈正爲了誘使少太郎入伏所設的圈套，謙正佈着的伏兵三百人，每三十人爲一班，組編成十班，採車輪戰方式戰術，輪流向少太郎和秋山伴作波浪狀的攻擊，使少太郎和秋山伴作無絲毫喘息機會，連續作戰。

武功不弱的秋山伴作，也奮力作戰，雖然已經砍殺對方十數人，但氣力漸漸感到不支，就在使用長槍的對手，一槍刺過來時，伴作閃過了這一槍，向前大跳一步，砍倒這一個使長槍的對手時，自己的脚却碰到長槍被絆倒，想要翻身起來的時候，身體已經同時挨上了幾十條大刀和長槍，可憐秋山伴作當場斃命。

少太郎猛一回頭，看見秋山伴作倒地，想來救援已經來不及了，眼看秋山伴作這個忠心耿耿的家臣戰死，心中怒火重燃，使出正面割竹筒、正面割梨子、橫刀車輪、切山椒，身體上下割等劍法，好似切豆腐或者切蘿蔔般，一個接一個的砍殺對方。

佐竹彈正派來的三百伏兵已被殺傷三分之二以上，在刑場指揮圍攻少太郎的都頭淺山傳八郎，見情形不妙，飛馬向城主報告，佐竹彈正再派出城兵二百急速趕到刑場，重新包圍了少太郎，嚴令不許給少太郎走脫，務必殺掉少太郎，雖然少太郎武功高强，劍法厲害，但也

漸感疲乏，刀法開始凌亂，動作失去敏捷。

在刑場外圍觀的羣衆，看到情形漸漸對少太郎不利，都爲少太郎惋惜。

就在此時，從刑場東西兩邊出入口有三十餘武士，全部一律黑色打扮，加上黑布蒙面，都拔起長刀，個個大叫道：「我們前來幫忙少太郎。」從包圍少太郎的佐竹彈正兵卒後面殺將過來。

突然出現的黑衣武士，個個武功非常之高强，刀法凌厲，不消幾分鐘便把包圍少太郎的佐竹彈正手下殺散。

都頭高柳之丞騎在馬上，跑到少太郎背後殺來一刀，少太郎避開了這一刀，使出天狗飛昇術，跳過高柳之丞的馬背上，一刀將高柳之丞的頭砍落馬下。

這時，黑衣武士的一團已經殺到少太郎的身邊來。

「少太郎好險啊。」一個黑衣武士的對少太郎道。

「謝謝各位及時的幫忙，請問各位是……」少太郎很客氣的打揖。

「少太郎，是我們。」爲首的一個人把臉上的黑布拿了下來，此人正是少太郎的師父伊勢守，接着是柳生、磯端伴藏、伊豆藏人、文五郎、宮原一傳、淺山三五郎、戶塚源藏、由井八郎……等等，上泉道館的四大天王、八天狗以下的衆師兄弟，都是聞名天下的豪傑者。難怪這一羣黑衣武士一出現，佐竹彈正手下雖然人數衆多也招架不住，被殺散到遠遠的地方去。

「哦，原來是師父親自帶各位師兄弟前來爲少太郎解危，弟子感恩不盡。」

「不要說客氣話。」

接着伊勢守回頭大叫：「由井八郎，你快先去救藤田權頭神官，帶到預定的地方去。」

「是！」由井八郎、藏人跑到刑場中央用小刀割斷綁着藤田權頭神官的繩子，由井八郎背着藤田權頭神官，由文五郎和藏人在左右保護，先行退去。

然後上泉道館的師兄弟們前後左右擁着少太郎，退出刑場而去。

剩下的佐竹彈正手下們，遠遠看着黑衣武士救出藤田權頭神官和少太郎，但沒有人再敢追過去。

笠間城下的刑場留下了兩百多個佐竹彈正手下的屍體和無數的受傷者和一大片血跡。

佐竹彈正利用藤田權頭神官的處刑來誘殺少太郎的計謀終於失敗了。

救出藤田權頭神官和少太郎的上泉道館師徒一行黑衣武士，撤離了笠間城下刑場，到了常陸、下總、下野，上野、武藏五國交界的森林中，經過商量，決定藤田神官和少太郎暫時寄身在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所開設的武館內，伊勢守等人道別返回上泉武館的上州箕輪去。

報仇雪恨　再會槍神

從笠間刑場救出叔叔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暫時匿居武州八王子的師兄弟伊豆武館內的少太郎，想再潛赴笠間，無論如何總要設法伺機殺死佐竹彈正爲父兄復仇，可是又擔心陰險毒辣的佐竹彈正，不知將再施出何種毒計來暗殺不懂武功的叔叔藤田權頭神官。

於是少太郎想到自己遠親的表叔，坐鎮在越後國春日山城堡的戰國諸侯上杉謙信，想把叔叔送到春日山城堡，請上杉謙信保護，自己就可以放心全力對付佐竹彈正進行復仇的行動。

於是，少太郎徵得伊豆的同意，請伊豆暫時保護叔叔，自己準備簡單的行裝，先行前往春日山城堡。

且說少太郎來到了春日山城堡，先去拜訪他爹的表弟，也是少太郎的表叔，上杉謙信的藩將賀平志。

「哦，少太郎來了！稀客！稀客！快！快叫他進來。」賀平志聽說少太郎來訪，叫家人快請進來。

「表叔，很久沒見你，最近身體可好？」少太郎進入表叔家，見了賀平志就先問候。

「我很好，很好，不久前風聞令尊被佐竹彈正暗算，我們感到非常的難過。」

「是的，我和佐竹彈正誓不兩立，我一定要爲父兄報仇！」

「很好，很好，以你的武功，表叔相信你一定能夠爲令尊令兄報仇的，可不知道有沒有需要表叔幫忙的？」

「謝謝表叔，我就是有事，請表叔幫忙才專程來的。」

「甚麼事情你快說，只要表叔能做得到的，表叔一定答應你的。」

「我二叔原來在佐竹彈正領地笠間的鹿島神社當神官，那個卑鄙的佐竹彈正暗算了我爹，攻陷塚原城堡，還想暗算我，託小田原的北條侯在箱根的關卡逮住了我，關在小田原城堡的大牢內。

「幸虧塚原武士秋山伴作父子三人得到消息，設法把我救出大牢，可是佐竹彈正又逮住了在鹿島神社當神官的二叔藤田權頭，正要處以磔刑時我和秋山伴作趕到了刑場，又得到了上泉武館的師父帶領衆師兄弟前來幫忙，才救出了藤田權頭二叔。

「不過佐竹彈正絕不會放過二叔的，他一定會打聽出二叔藏身之地來加害，所以我今天專程的來這兒，是希望表叔向我們的遠親太守上杉謙信進言，請他保護二叔暫在此地春日山城堡內住下，那佐竹彈正就無計可施了，二叔這才能保證生命安全，我也放心全力去對付佐竹彈正，伺機爲父兄及殉難各武士報仇了。」

「喔，原來如此，好卑鄙的佐竹彈正，竟然連已經過繼他家當神官的藤田權頭表兄也想加害，好吧，這件事情就包在表叔身上。表叔這就上城堡田太守上杉謙信處，請求保護二表兄，太守是我們親族，他一定會答應的，你就在這兒等我回來，給你一個好消息。」

「是的，謝謝表叔，我一來就增加你的厤煩了。」

「咱們是自己人，請不要客氣！」

賀平志把少太郎留在家中，匆匆往城堡去，馬上求見太守。

上杉謙信聽傳達武士報告說賀平志求見，立即傳令接見。

「賀平志，有甚麼事，你這樣匆匆的求見？」上杉謙信一見賀平志進來就開口問道。

「回主公的話，是臣表兄塚原土佐守的次子少太郎來到了此地！」

「你是說，在武林上被尊稱東國麒麟的劍術高手塚原少太郎嗎？」

「是的，正是上州箕輪的神陰流劍術道館主人伊勢守的門人，和主公也是親族之一的塚原家少太郎，沒錯的。」

「他人呢？」

「回主公話，他人現在就在臣的家中休息。」

「既然是大劍客少太郎來此地，就是不是本侯親族，本侯也願意見他，快，快回去帶少太郎來。」

「是的，臣這就馬上回去，立即帶少太郎來拜見主公。」

於是賀平志退出上杉謙信侯的房間，馬上下城趕回家中來。

「表叔，你這麼快就回來，上杉謙信侯怎麼說？」少太郎一見表叔回到家裏，立刻迎了上去問道。

「我說少太郎。」賀平志說：「上杉謙信侯聽我稟告你來了此地，侯爺馬上要我回來帶你去，他馬上要接見你。」

「那太好了，我可以當面請求侯爺讓二叔暫住在這裏春日山城堡內。」

「也好，咱們就走吧！」

「好的，表叔，我們這就去。」

於是，賀平志和少太郎兩表叔侄立刻又上了城堡，上杉謙信侯就在大廳接見少太郎。

「稟告主公，臣把少太郎帶來了。」賀平志向上杉謙信侯介紹道。

「晚輩少太郎參見侯爺。」少太郎很有禮貌的向上杉謙信作揖爲禮。

「你就是咱們一族土佐守的二公子少太郎嗎？本侯就是上杉謙信，咱們是自己人不必客氣。」

「謝謝侯爺在百忙中，聽說晚輩來了就立刻賜見。」

「不必客氣，說實在的本侯聽到令尊被鄰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算又奪了塚原城池後，本來很想出兵去救令尊，也可以說是爲自己親族報仇去，可是你也知道本侯現在正和甲裝的武田信立軍對立，未能抽兵立刻去報仇。」

「關於爲父兄報仇，我少太郎一定在短期內達成，可不必勞動侯爺出兵，只有一件事情，晚輩請侯爺幫忙。」

「甚麼事，你儘管說，不必客氣！」

「晚輩是請求侯爺保護二叔藤田權頭神官暫時住在此地春日山城堡中，以免再受佐竹彈正暗算。」

接着少太郎把佐竹彈正如何詐騙小田原藩主北條侯在箱根關卡逮住了自己，秋山父子三人設計入大牢救出逃脫，佐竹彈正捕捉藤田權頭神官二叔誘殺自己，得師門門人及時救援的經過詳細情況向上杉謙信報告。

「少太郎，本侯答應你保護藤田權頭神官，明天就派人跟你回去接藤田權頭神官來本城堡，本侯也決定盡可能幫助你完成報仇，今天你就在這兒好好的休息吧！」

「謝謝侯爺，晚輩感恩不盡。」

「不必客氣，喔，對了，賀平志，少太郎是天下聞名的大劍客，你立刻給本侯宣旨，要城堡內各部將及武功高手前來大廳，和少太郎認識認識。」

「是。臣遵旨！」賀平志退出宣旨，春日山城堡內的長尾越前守政景、宇佐美駿河守直行、直江山城守兼繼等部將，和名震沙場的彌太郎、鐵上野、仲小路等上杉侯的屬下，武功高强的武士，陸續慕名進來大廳和少太郎見面，賀平志很得意的一一爲他們介紹。

塚原少太郎與春日山城堡內上杉謙信侯屬下部將和武功高强的武士一一見面寒暄過後，上杉謙信叫人備酒款待少太郎。

席畢，上杉謙信侯說：「少太郎，本侯明天就派人到武州八王子地方迎接令叔藤王神官來此春日山城堡居住，今天你大概很累了，可以和賀平志先回去休息一下。」

「是的，謝謝侯爺！」

於是少太郎向上杉謙信施禮轉身走了幾步，上杉謙信侯不作聲用眼睛指使仲小路，仲小路立刻會意，上杉謙信侯要他試試少太郎的武功程度，也不作聲的追了出去，從後面抱住了少太郎，少太郎突然從後面被抱住，一點沒有驚慌的樣子。

仲小路雙手用力，想把少太郎向外邊拉倒，少太郎丹田運氣叫了一聲，竟穩如泰山，有三十人力氣大的仲小路就是摔不倒少太郎，仲小路再度用力，轉變方向，想把少太郎向右邊摔去，少太郎又是運氣叫了一聲，仲小路還是摔不倒。

於是仲小路就以從後面抱住少太郎的狀態想把他往後面拖，於是少太郎又運氣，叫了一聲，不但不被仲小路往後拖，相反的抱着仲小路向前進，仲小路脹紅了臉，雙脚用力支持着不被往前拖。

但是却支持不住，還是被少太郎往前拖，這不是少太郎的力氣比仲小路大，而是少太郎運用劍術的氣功制勝仲小路的力氣。

仲小路奈何不了少太郎，放手搖搖頭紅着臉走回上杉謙信身邊，少太郎頭也不回的想走出隔鄰房間時，躲在門後的彌太郎，冷不防望着少太郎的胸部刺來了一長槍。

彌太郎本來就是槍法的高手，他掣出的槍尖，猶如電光石火，說時遲，那時快，少太郎飛燕似的閃過，這一槍攻擊被對方閃開。在對方還沒有站穩前已經望着脚部疾速的攻來第二槍，只聽少太郎喊叫一聲跳起三尺高，彌太郎又攻擊不着，握槍矛往前刺出的雙手未縮回。

幾乎同時，彌太郎的雙手被躍起的少太郎手持的一扇子打倒，是被氣功打着的，所以强壯的彌太郎，雙手一痲，掉下了手中握着的槍矛。

少太郎還是若無其事似的，頭也不回，逕自退到隔壁房間去，在場的上杉謙信侯以及衆部將無不讚賞少太郎的武功。

上杉謙信侯笑着對還在愕然的彌太郎和旁邊的仲小路說：「彌太郎和仲小路聽着，你等二人不必在意，不是你等武功不行，而是少太郎太過厲害。」

「是，是。」彌太郎這才拾起掉在地上的槍矛退下。

眞是惺惺相惜，好漢重好漢，彌太郎和仲小路都和少太郎結成了莫逆之交好朋友。

少太郎在春日山城堡，休息了兩天，第三天上杉謙信侯便派彌太郎和仲小路兩人陪同少太郎赴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迎接藤田神官，於是三人結伴，一路從越後春日山望着武州出發。

＊　＊　＊

且說常州笠間的佐竹彈正，逮捕了少太郎的二叔藤田神官，在刑場設計，陰謀殺害少太郎，不但殺不了少太郎，連藤田神官都被救走，切齒悔恨在心，查知蒙面殺入刑場救走少太郎的和藤田神官並不在上泉武館內，而藏匿在武州八王子地方的伊豆武館內。

八王子地方屬於武州高井戶郡轄地，佐竹彈正和高井戶郡的代官藤井玄蕃相識，彈正馬上派人送公函給藤井代官，說是少太郎和藤田神官是笠間的逃犯，要求協助逮捕送交來人，解還常州笠間法辦。

藤井代官不知究竟，接到佐竹彈正的要求，便糊裏糊塗的派屬下捕頭村上學太帶領十五六個捕快前往八王子伊豆武館捉人。

捕頭村上學太，帶人來到了伊豆武館，因爲對方是武術教頭，先要求會見館主伊豆，打算說服對方交出來人。

村上學太叫來人在武館外面等候接應，自己帶了兩人進入武館要求會見館主。

對方是做公的，伊豆不便拒絕見面，很不耐煩的把村上學太三人叫入客廳，一見面便不客氣的對村上學太說：「本座就是本武館館主伊豆，現在忙得很，有甚麼事快說快回去。」

村上學太也不示弱，擺出官架子道：「本官是高井戶代官屬下的捕頭村上學太，因爲獲知貴武館匿藏常州笠間逃犯少太郎和藤田權頭兩人，專程前來要人，希望貴館主馬上把人犯交給咱們帶回去。」

「甚麼人犯不人犯的！」伊豆大怒喝道：「你們狗官怎可以黑白不分，就隨便指人叫人犯，罪犯兇手是笠間的佐竹彈正，我師兄正是要報仇，還由得你們插手。」

「本官是奉命行事，不管怎麼樣，咱們得要人回去交差。」

「本館主不會把人交給你們的，請吧，快回去。」伊豆指着門口要村上學太馬上出去。

「館主如不交人，咱們只好不客氣了。」說着村上學太準備動武。

「你敢！」伊豆不屑的一笑。

「來啊！上！」村上學太向身邊兩人示意。三人一起撲上伊豆。

只見伊豆手臂揮動了兩三下，村上學太的三個人已經躺在地上呻吟，伊豆伸手一個一個抓起來，用脚踢出門口。

在門外等着的村上學太帶來的十幾個人，看到村上學太等三人被踢了出來，正想拿武器打進去。

伊豆的門人也手拿木刀準備抗拒，這時候正好有三個彪形武士來訪伊豆武館，看到門口的情形，也

不問是發生甚麼事，其中的一個說：「哇，我們來得正好，這外面的我們先收拾一下再進去。」

「好哇，太巧了！」

這三個人說罷，徒手揮起雙拳追打村上學太的一夥人，片刻便將十來個人全部打倒在地上，他們從地上爬起來就倉皇的逃跑，這三個人才拍拍衣服上的灰塵，整理一下衣服走進伊豆的武館內，這三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高手，伊豆的師兄弟文五郎，淺山三五郎，和戶塚原藏三人，伊豆迎了出來，三人便齊聲叫：「喂，伊豆兄，最近可好？」

「好，很好，淺山，文五郎，戶塚三兄，今天是甚麼風把你們吹來了？」

「我們是奉命前來探望在你這兒的少太郎及藤田神官他們情形的，剛才那一夥又是怎麼一回事的呢？」

「三位來得正好，剛才那一夥是八王子本地受管轄的高井戶郡代官的屬下，是因爲笠間的佐竹彈正知悉少太郎和藤田神官藏匿在我這裏，高井戶郡代官竟接受佐竹彈正的請求，派剛才那一夥人來要人的。」

「原來如此，那剛才我們把那夥人打回去，他們一定不會甘休，會再想辦法來要人的。」文五郎說道。

伊豆說：「我倒不怕他們再來。」

淺山三五郎說：「話不是這麼說，他們人多又仗官勢，不知道會採取甚麼手段，既然他們知道少太郎兄和藤田神官在這兒，我看藤田神官未必安全。」

「那我該怎麼辦呢？」伊豆說：「我是不怕代官來要人，只怕萬一保護不了藤田神官的安全，就對不起少太郎和師父了。」

「是的，說了半天，怎麼不見少太郎呢？」戶塚源藏道。

「喔，對了，我也忘了告訴你們，少太郎是想把藤田神官送到他們一族的越後國春日山城堡堡內受上杉謙信的保護，在十天前獨自先去越後了。」

「那不是很好嗎？不過不知道少太郎甚麼時候回來接藤田神官，在這期間若發生問題就不妙。」文五郎說。

「我看這樣好了。」淺山三五郎對着文五郎和戶塚源藏說：「乾脆就由我們三個人把藤田神官護送到春日山城堡去吧。」

「好吧，這也是好辦法，我們就這樣的決定好了。」

三個人這一晚就住在伊豆武館，第二天一早，三人便護送藤田神官辭別伊豆武館往着「越後」而去。

伊豆也派人向高井戶郡代官藤井玄蕃通報藤田神官和少太郎已經離開了八王子他去，藤井知道伊豆武功高强，神後武館不好惹，既然佐竹彈正要的人走了，就回覆佐竹彈正說笠間的逃犯已經不在他轄區，把這一件案子就此了結。

＊　＊　＊

話說從上州箕輪的上泉武館來的文五郎、淺山三五郎、戶塚原藏三人，護送藤田神官從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出發不到半月，在路上碰到了從春日山城堡前來迎接藤田神官的少太郎和彌太郎、仲小路等三人，文五郎他們就把藤田神官交給少太郎一行接回春日山，文五郎他們便折返八王子的伊豆武館，把半路上碰到少太郎一行，將神官交給了少太郎，一行人接回越後春日山的事情告知伊豆後，逕自回去上州箕輪，向伊勢守師父覆命。

少太郎一行人又望着越後的旅程折回去，第二天走到信州下諏訪的山中，太陽已漸漸下山，可是一路上看不到有民房可以借宿。

在離路口不遠的山腰，出現有一座寺廟，他們折入小山路走到了寺廟門口，仲小路走在前面進去，寺廟內好像沒有人。

「奇怪，怎會連一個和尚也沒有呢？」他們推門進入佛堂隔壁的房間，却意外的發現桌上正盛着煮熟的雞肉、牛肉等以及冷盤的水果，也有酒壺，酒壺裏還有酒。

「這就奇怪了，寺廟裏好像連一個人也沒有，怎麼又會有這些吃的東西？」彌太郎不解的道。

「怪了，這是寺廟呢，怎麼又會有雞肉、牛肉和酒，不過看來很好吃。」仲小路說。

「我說兩位。」少太郎機警地道：「也許這兒是山賊的山寨。」

「和尚怎麼做山賊的勾當呢？」彌太郎說。

「和尚不一定都是好的。」少太郎說：「據我們所知道破戒和尚多着呢。」

「你少說和尚的壞話，俺也曾經做過和尚啊！」

「喲，仲小路兒，你也在這兒啊！」少太郎故意滑稽地表示剛發現仲小路在這兒也似的。

「俺老早就在這裏，我們不管是破戒和尚也好，山賊也好，反正咱們肚子也餓了，這兒又沒有別人，先吃了再說。」

「好贊成，先吃了再說。」彌太郎也坐了下來，拿起一塊牛肉往嘴裏塞，於是三條好漢，再加上藤田神官，都坐了下來，不客氣的開懷大吃大喝了起來。

正當少太郎一行人坐下來大吃大喝之時，突然從不遠處隱約傳來

好像是女人捱打發出的哀號聲音。

於是四個人都暫時停止吃喝，把耳朵豎了起來，果然隱約聽到了女人的哀號，滲雜着孩子哭聲。

他們立刻循聲音繞過這座山廟，往廟後一看，果然看到廟後廣闊的山坡那邊的一棵樹綁着一個三十二三歲的女人，旁邊的小樹又綁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女人和小女孩四周圍站着八九個大漢，其中一個爲首的大漢還在指使手下再打。

一個手拿皮鞭的手下往那女人的背部又抽打了一下，那女人又叫出一聲哀號。

藤田權頭神官一看不禁驚叫了起來：「少太郎，你看，那不是我的妻子和小女孩嗎？」

「哦，是呀，那是河秋叔母和小百合姪女。」少太郎仔細一看也大吃一驚。

「那還得了。」仲小路、彌太郎和少太郎大喝一聲跑了上去。

這些山賊們，突然聽到背後有人，大吃一驚，跑來了三四個武士也大一驚。

不過，他們仗人多勢衆，馬上壯起膽來，那爲首的山賊拔起大刀，走上前來大叫：「你們來幹甚麼……」話沒說完，跑在最前頭的少太郎一到，一刀馬上把這頭目砍倒下去。

八九個山賊各拿着兵器一擁上前，只見少太郎、仲小路、彌太郎三人各動了幾下身軀，跑在最後的藤田神官到達時，所有的山賊都已經倒在地下不動了。

「怎麼，只有這些小賊嗎？」仲小路撕下一個倒在地上的山賊一塊衣服，抹乾淨刀上的血漬，插進佩在腰間的刀鞘，好像很不過癮似的說。

少太郎跑到綁着河秋叔母和小百合姪女的樹旁，用小刀割斷了繩子。

「河秋，妳沒事吧！」藤田神官叫着跑了過來。

「當家的……」

「爹！」

三個人擁在一起，哭作一團。

「河秋，妳們是怎麼到這兒的？」

「是這樣的……」河秋邊哭邊說出她們被山賊騙到這座山賊窩破寺廟的經過。

原來藤田權頭神官在鹿島神社被佐竹彈正派人捉去後，河秋母女擔心佐竹彈正還會派人來捉她們母女，於是當天夜裏帶着家僕源夫和權藏兩人偷偷離開鹿島神社，先到源夫的家鄉野州喜連州地方避難。

不久又聽說笠間城下刑場，少太郎殺進刑場救出神官，可能就在武州八王子的伊豆武館，所以又帶着源夫和權藏從喜連州出發，想到武州八王子找神官，想不到她們今天來到離此不遠的下諏訪人烟稀少的地方，權藏忽起貪念，竟殺了源夫，搶去了所有細軟逃去，母女倆走投無路，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假裝好人的把她們母女兩人騙到了這山廟來。

這座山廟是被人叫做火玄哲的山賊頭目佔領做爲賊窩，有手下十來人，專搶過路單身旅客，河秋母女氣質高貴，頗有姿色，於是强迫河秋做他的壓寨夫人，河秋當然寧死不從，於是火玄哲就叫手下把她們母女倆綁在樹上折磨她們。

就在這個時候，少太郎一行人也來到這座山廟，意外地救了她們母女，也出現了一幕夫妻父女意外重逢的場面。

「不義不忠的家僕權藏，你一定會受神的懲罰。」藤田權頭神官忿忿的說道。

「二叔能夠在這兒會見叔母和姪女，也可以說是神的安排，我們可以一道去越後春日山城堡受上杉謙信侯的保護，也可以免除二叔您一個人到了春日山城堡後再掛念家中大小之苦。」少太郎安慰了神官道。

「對，少太郎說得很對，神官一家人在一起可以免除兩地互相牽掛，歡迎神官一家人到咱們春日山城堡。」仲小路說道。

於是當晚一行人就在這山神廟過夜，翌日一早，便向越後國春日山城堡進發。

到達了春日山城堡，少太郎安置好藤田神官一家後，便離開了越後國春日山城堡，走了七八天的路，來到了江戶小石川的表叔島村弘太家。

「唷！你是少太郎表兄，請進請進！」表叔的獨子島村才次發現了少太郎在門口，從裏面大聲叫着出來。

「表弟，好久沒見了，近來好嗎？」

「我還好，表兄請先上來再說。」島村才次邀少太郎進入屋中，島村才次的媽媽滿江嬸也出來相見：「少太郎，很久沒有看到你，最近你都在甚麼地方？」

「嬸母你好，我這次把藤田神官叔叔送到越後國春日山城堡後，從越後來的。」

「是嗎！喔，對了。聽說塚原城堡被佐竹彈正陰謀偷襲，令尊令兄及全家慘遭不幸，少太郎你更應該振作呀！」

「謝謝嬸母的關懷，關於我家的不幸，我也一定會伺機報仇的，以慰先父先兄在天之靈。」

「是的，這是應該的，我們母子雖然無力幫助你殺佐竹彈正，但

也一定會禱告神明，祈祝你報仇成功。」

「謝謝嬸母！」

次日，少太郎對表弟說：「我閒着沒事，聽說這江戶的牛島地方是名勝地，風景怡人，我們何不去遊一趟？」

「好呀，牛島村的三圍稻荷神社很靈驗，我早就想去參神了呢！」

「那好，我們這就順道去。」

兩表兄弟就經淺草，從石濱坐渡船來到了牛島村。

這牛島村就是現在的東京名勝之一的四島地方，兩表兄弟先參拜了三圍的稻荷神社，在神社外面的茶店歇着喝茶時，有八九個乞丐，臉上都包着一條骯髒的毛巾，從木母寺方向走到了少太郎他們休息的茶店前面。

這時正好也有一個穿着破爛衣服、身軀魁梧，不應當乞丐的年輕人，臉上也有一條破毛巾，從枕橋方向漫步走過來。

從木母寺方向來的八九個乞丐，見了這一個單身流浪漢，爲首的一個乞丐指着流浪漢破口大罵：「你這個不懂規矩的流浪漢，既不來向俺打招呼，就在咱們地盤內乞討，你知道不知道，從凌瀨渡船碼頭到吾棲橫渡船碼頭之間，是咱們的地盤，快交出地盤錢，並拜俺爲老大，否則，給你好看的。」

這一個流浪漢被八九個乞丐圍住，一點都沒有害怕的樣子。

「放屁，誰給你甚麼地盤錢，假如你們雙手呈獻甚麼地盤錢給俺，並且尊俺爲老大，拜托俺收你們當手下，俺還可以考慮考慮。」

「你這個傢伙不討饒還說大話，好，咱不饒恕你，大夥兒給他一點厲害。」

「對，大家給他一點厲害。」說着，這八九個乞丐前後左右的圍攻過去。

這一個流浪漢不慌不忙對着首先打過來的老大，一閃身避過一棍，便捉住對方的手，一個過眉摔，把那老大摔進隅田河的河水裏。接着又一脚踢倒一個，反身一拳又打倒了一個。三四下手脚，其餘的四五個自知不敵，往凌瀨渡船碼頭方向逃去。

在茶店內，少太郎和島村才次兩人，見這一個流浪漢武功不弱，而這流浪漢把包住臉的破毛巾拿下擦一下汗，又慢慢的走離了茶店，少太郎這時才看清楚了這流浪漢，從後面叫住：「喂喂，前面的大哥，你是不是秋山吉熊？」

「誰在叫我的名字，」流浪漢回過頭來，看到後面叫他的是少太郎，馬上雙手打揖：「哦，原來是二少爺，想不到在這兒見到你。」

「是啊，很久沒有看到你，你怎麼來這兒的？」

「在下就是爲了打聽少爺的落脚地方，化裝這種身份，到處去找尋少爺的。」

「哇，是嗎？我目前住在小石川村的島村才次表弟的家，在這兒不便久談，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到小石川來找我吧！」

「是，那麼在下明天上午，就去小石川村拜見二少爺，再見。」說完秋山吉熊轉身便走。

第二天秋山吉熊一身武士打扮來到了島村家中，拜見了少太郎。

「吉熊，很高興見到你，可是你昨天怎麼淪落成乞丐模樣，今天又恢復武士打扮呢？」

「在下不肖，也曾是塚原城城主的家臣，秋山伴作胞弟，爲了追隨小主人向笠間城城主佐竹彈正報仇，隨身携帶武器、武士的裝備，以應不時之需。

「昨天，不，這十數天來故意打扮乞丐模樣，是方便尋找少主行踪，避人耳目之故。」吉熊又接着道：「自從上次從小田原城堡接出少主，在下父子將少主送到相樸國海灣對岸姊崎，家兄作伴跟隨少主，在下與家父回到伊豆眞鶴鼻後，家父說他身體很健朗，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要在下也追隨少主爲老主人報仇，所以在下又趕去姊崎，可是在下到達姊崎時，少主和家兄已經離開了姊崎，於是在下又趕到了常陸國笠間城去，但是還沒有趕上，在下到了笠間聽說少主和家兄劫刑場，救了鹿島神官後不知去向，家兄壯烈成仁……

「於是在下一面探聽仇人佐竹彈正動靜，一面找尋少主去向，一直徘徊在常陸笠間和武藏國之間，爲了避人耳目，所以才打扮成乞丐模樣，不意昨天終於遇到二少主了。」

「吉熊，你們父子對我家的忠誠，我非常感動，想到去年十月二十五日，你兄長在笠間刑場救家叔時陣亡，使我失去一個最忠誠耿耿的家臣，內心非常的悲痛。」

「謝謝少主的話，我們家臣能爲主公而死是最光榮的，在下也決心追隨家兄伴作之後，在不久的報仇戰鬥中，在少主面前奮戰而死。」

「今天既然拜見少主，在下願立刻再赴笠間探聽仇人佐竹彈正的動靜。」

「很好，有你去，比派其他十名探子我還放心，我先給你五十兩銀子備用。」

「那麼，在下這就去笠間，不過請少主暫時不要離開此地，等在下探得消息送來。」

「好，我就暫不離開此地，希望你能早給我探聽到仇人消息。」

「是的，那請少主和島村少爺保重。」秋山吉熊辭別了，他們立刻取道往常陸國的笠間去了。

常陸國笠間是八萬石的藩主佐竹彈正坐鎮的笠間城堡所在地，市面上相當繁盛，過往旅客衆多，路旁大小旅店林立，其中一家掛着「柏屋」的旅店，有一個皮膚很黑、眼光銳利、身材魁梧的武士住進了二樓的房間，這一個武士不是別人，正是秋山吉熊。

「掌櫃的，你來一下。」吉熊住下這家旅店就把掌櫃叫來道：「俺也許會在這住久一點，現在俺就賞給你一兩銀子是作小費，你就平分給他們侍候俺的下女們吧，還有俺每在晚飯前要洗澡，得給俺按時準備，洗澡後的晚餐也一定要備好酒五合，知道嗎？」

「是，小的這就吩咐準備去，哦！對了，還沒有請教大爺尊姓大名，好讓掌櫃的登記。」

「嗯，俺是伊豆國下田地方出身，名字叫做伊豆三平，二十六歲。」

「是，謝謝，小的告退了。」

這一天開始，秋山吉熊暫時住宿在這家柏屋的旅店，可是又不便以武士打扮到街上溜躂。以免引起城堡武士的懷疑，更不便化裝出去，使旅店老板也懷疑他的身份而去告密。因爲在戰國時代的當時，常有各地强藩派密探前來打探軍情，同時笠間城主佐竹彈正又不能不防少太郎前來報仇，對可疑的旅客特別敏感，所以秋山吉熊暫時按兵不動，整天足不出戶，在旅店房間內喝酒睡覺，很快的一週又過去了。

秋山吉熊住進了這家旅店時說好每五天付帳一次，可是已經七天了，秋山吉熊還沒有要付帳的表示，店主人市兵衞拿着帳單來到了秋山吉熊的房間來。

「大爺，你每天都在房子裏喝酒睡覺，怎麼不到外面走動走動呀？」

「嗯，你們常陸國笠間沒有甚麼地方好去的。」

「這附近可也有不少好風光的地方呀。」

「是嗎？可是俺不想走太遠，還是喝酒睡覺好。」

「可是，大爺，你已經住下七天了，小的拿來了七天的帳單，請您過目一下。」

「好，好，俺看一看，是一兩二分一貫三百二十四文錢是嗎？」

「是的。」

「哦，這七天的宿費，酒菜錢全部才一兩多，很便宜嘛！」

「是的，本地方物價便宜，小店的價錢又最公道。」

「是啊，好了，俺知道了。」

「知道了，那大爺，請你先付帳。」

「怎麼？你方才只請俺看一下帳單，不是嗎？」

「是啊！」

「所以嘛，俺已經看了一下，知道這七天的費用是一兩多，俺知道了不就好了嗎？」

「大爺，小的請您看帳單，就是要請你付帳的。」

「喔，要錢嗎，俺沒錢了。」

「大爺，請你不要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俺眞的沒錢了。」

「大爺，那你想白住、白吃、白喝呀？」

「誰說俺想白住、白吃？」秋山吉熊指指身邊的大刀說：「老板，俺這把刀是名匠順慶長老打造的，很值錢，俺就賣這把刀付帳。」

「你賣了這把刀，武士怎能沒有刀？」

「這有何關係？下次打仗時，俺可以再向敵人奪幾把刀來。」

「眞的嗎？那麼大爺，小的就帶你把刀估估價去好嗎？」

「好吧，不過，你們笠間這兒有沒有識貨的人。」

「笠間這兒有幾家古董店，一定會有識貨的人。」

「好，那你現在就拿去估估價。」

柏屋旅店老板市兵衞帶着秋山吉熊的那把武士刀出去，不到一個時辰就回來了。

「大爺，小的將這把刀拿給本地最能鑑定東西好壞的古董老板佐助鑑定。想不到最會吹毛求疵殺價的他，脫口就說是把好刀，願意三十兩收購。」

「是嗎，那家老板眞有鑑識眼光呢。」

「大爺，平常佐助出價一兩的東西，拿到別家都能賣上兩兩以上，這把刀佐助出價三十兩，拿到別家賣，一定可以賣上五十兩以上，大爺您想要賣多少兩銀子才願意脫手？」

「不，老板，這把刀不是從戰場上敵人手中奪來的，是俺祖先傳留下來的紀念品，不能賣，俺只是讓你拿去估價，了解這一把刀的價值。」

「怎麼，大爺，你不賣，那幹嗎叫小的拿去估價？」

「你聽俺說嘛，你已經知道這把刀值三十兩到五十兩以上銀兩，俺這七天的住宿費是一兩二分一貫，三百二十四文，如果俺把這把刀讓你抵押還可以住很久是嗎？」

「是的，大爺。還可以住很久。」

「好，那麼俺就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大爺，是甚麼事情？」

「你聽俺說，現在咱們假定這把刀值三十兩銀子，另外俺還有這麼多銀子。」說着秋山吉熊從懷中拿出了八十兩銀子。

「喲，大爺，你有這麼多銀子，幹嘛騙小的是沒有銀子，不想付這七天住宿費？」

「俺不是不想付你住宿費，只是俺藉這個機會試試你的爲人，俺已經看出，你這個人不錯，可以信任，所以嘛，想將這把刀就算三十兩好了，再加上這七十兩銀子，一共一百兩，寄存在你那兒，俺手上只要有十兩零用錢就夠了，這樣俺可以在你這兒長久住下來，你也可以放心，不必擔心拿不到住宿費了，是不是？」

「不，大爺，你不必把銀子交給小的保管，小的信得過大爺，你願意住多久就住多久，照顧小店已經非常感激。」

「老板，俺話還沒有說完，是這樣的，俺最近已經很久沒有參加打仗，這樣的一天一天閒下去，口袋裏的銀子不久就會化光，尤其是俺喜歡喝酒，銀子用得更快，所以嘛，俺不想再閒下去，坐吃山崩，想拜托你老板在本地城堡內替俺找個事情做，當挑水工，清潔工都可以。」

「不過，找工作須要有保證人，這一百兩就算提供給你作擔保，萬一俺偷了主人家的東西逃走，或者是有甚麼差錯，你當保證人可以拿這一百兩來賠給人家，你就不會吃虧了，對不對，怎麼樣？你願意替俺找個事情做做嗎？」

「原來大爺你打算這樣，不過依小的看，你屈就挑水工或清潔工，不是太委屈您大爺的身份麼？」

「俺這個浪人的武士，爲了不想坐吃山崩，暫時做着挑水工或清潔工，沒有甚麼委屈不委屈的，如果再有仗打，俺上戰場立功，很快又可以升爲武士的了。」

「既然大爺你這麼說，好吧，小的也是自祖先數代以來在這個笠間開這一間柏屋旅店的店主，願意當你的保證人，在城堡內替你找一份事情做。」

「好，就這麼決定，老板拜託你了。」

「那小的這就往城堡裏去問問。」柏屋旅店店主市兵衛，從秋山吉熊的房間退出，馬上就到城堡去爲秋山吉熊找工作。

這笠間城堡內有四五百武士，城主佐竹彈正以下，地位較高的武士都僱有不少侍女和家僕，就以飲水來說，古時既沒有自來水，又不能家家有井水，地位低的武士要自己去水井取水回家。地位較高的武士便合數家人僱請一個挑水的工人，高級的武士家都僱有自己的挑水工人。

正好柏屋旅店店主市兵衛問到一家高級武士近藤五平次家缺少一個挑水工，很高興的回來告訴秋山吉熊。

「大爺，城堡內高級武士近藤五平次家正好缺少一個挑水工待聘，你願意屈就嗎？」

「甚麼？近藤五平次……」

「你認識近藤五平次老爺嗎？」

「啊！不，不認識，不過俺聽說過近藤五平次是當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麾下最高級的武士，在他家當挑水工，也許可以得到他的提拔，太好了，俺願意馬上去工作。」秋山吉熊唯恐店主市兵衛起疑，立刻這樣的解釋。其實秋山吉熊心中十分高興，因爲這一個近藤五平次便是佐竹彈正手下火槍名手，就是去年塚原城堡城主土佐守出巡該地時，在笠間交界的松樹林遭到佐竹彈正手下埋伏襲擊的槍手。

近藤五平次是從樹上開火槍先射殺土佐守的，將來和少主人少太郎找佐竹彈正復仇時，近藤五平次也是復仇對象之一，當然有必要設法接近他，現在他家却正缺少一個挑水工，秋山吉熊認爲這是上蒼的安排，馬上拉着市兵衛到城堡，受僱當近藤五平次的挑水工人。

這秋山吉熊出身武士大家庭，是塚原城堡的武士，也是塚原家的家臣，當然懂得武士的行儀規範，又因爲父親因故離開塚原城堡後，自己隨同父親回到故鄉伊豆國下田從事捕魚工作，也學會了一點和下層社會的交往行爲，所以一到近藤家工作，外表上完全是挑水工人模樣，並未看出他是武士，同時秋山吉熊爲了取信於近藤五平次，憑年輕身體好，從早到晚認眞工作，有空時也幫忙其他家僕做些瑣事，不久已取得近藤家上下的好評。

* * *

且說戰國時代的大小諸侯，在沒有打仗的時期，爲了鼓舞手下武士的士氣和戰鬥技能，常常帶兵在自己領地的山區舉行大規模的打獵。笠間城城主佐竹彈正也決定自二月五日起舉行三天的打獵戰鬥訓練。

二月五日一早，笠間城堡的大門一開，先是開路馬隊一隊，接着是步卒一隊、騎士馬隊，中間護衛着城主佐竹彈正騎在駿馬上，殿後的又是步卒，浩浩蕩蕩的開往獵場。後面跟着數百個城下看熱鬧的百姓。

佐竹彈正自從少太郎出現在自己地頭笠間城下刑場，救走了鹿島神社藤田權頭神官之後，爲了防範

少太郎的又來報仇，身邊都帶有武功高强的武士保護，最近新招聘了尾張國名古屋的浪人唐崎五郎、九州浪人安藤興晤、野田三、松村剛太、柏木一角、大隴三郎等武功高手在身邊護衛。

二月五日的第一天狩獵收穫不少，第二天清早，大隊步兵圍着山腰，吹打大鼓，法螺員喊吶前進，追趕野獸出來，過了午刻不久，突然從矮樹叢中闖出一隻全身白毛的大狼，張牙舞爪碰到步卒便咬，發出怪吠聲，也攻擊騎馬武士的馬脚，由於大白狼動作敏捷，步卒和騎士的馬都被襲被咬，陣脚大亂，大白狼兇性大發，又向着佐竹彈正的本陣衝了過來，就在此時，從佐竹彈正的本陣旁邊不遠處跑出徒步的雜兵，伸張雙手阻止着大白狼衝過來。

「喂！危險，快躲開。」在人人喊叫聲中，大白狼已經衝到擋住去路的雜兵前面，並且躍起前身，張開大口，露出銳利牙齒，猛撲那雜兵，可是這一個雜兵，不慌不忙，左脚向前踏一步，擧起鐵鎚般的右手拳頭，重重的打在大白狼的右身邊，大白狼連聲慘叫，倒地連滾兩次，想爬來掉頭跑，那雜兵已追上，一脚又踢翻了大白狼，一脚又用力踏下大白狼的咽喉，只聽得「噗噗噗」幾聲，大白狼骨頭折斷，眼球突出死了。

那雜兵雙手握着大白狼的四隻脚，把大白狼屍體高高擧起，正在獵場圍觀的羣衆發出歡呼聲，拍手叫好，稱讚那雜兵的功夫。

坐在獵場本陣內的佐竹彈正，清清楚楚的看到那雜兵徒手撲殺大白狼的場面，在自己手下有如此的豪傑而感到驚奇，立刻差人傳令去問那雜兵的姓名和所屬。

傳令郎騎馬奔到那雜兵旁邊問：「喂喂，主公嘉許你撲殺大白狼，你叫甚麼名字，屬於那一部門？」

「在下是近藤五平次的家僕，名字叫做三平。」

「甚麼？你是近藤五平次的家僕？」

「正是。」

這一個傳令的也大感意外，即回馬向佐竹彈正報告。

「五平次，傳令說那雜兵是你的家僕？」佐竹彈正也有點不相信，便向陪伴在身邊的近藤五平次問道。

「回主公的話，那雜兵確是本將新雇不久的家僕，央請末將准許他參加此次的狩獵，所以就帶來了，想不到他還有兩手。」

「喂，很好，既然有如此矯捷身手，讓他當你家僕很可惜，本座願提拔他升爲武士，加入本座衛隊，五平次你就把那家僕送給本座如何？」

「回主公的話，末將當然願意將那家僕獻給主公。」

「好，好，本座收你的家僕，也給你加俸祿二百石。」

「多謝主公賞賜！」近藤五平次僱用了秋山吉熊化名的三平當挑水工人，却意外的得到加俸祿二百石而高興，佐竹彈正也以爲衛隊中將增加一個武功高强的衛士，內心倒也很高興。

笠間城堡武士的這一次狩獵結束，一行人返回城堡後，城主佐竹彈正立即召見三平。

「此次狩獵，你徒手打死大白狼，智勇雙全，本座將予提升你爲武士，給俸祿二百石，調任擔當本座衛士。」

「多謝主公提拔。」

「你出身何處？」

「在下出生於伊豆國下田地方，名字叫伊豆三平。」

「好，好好爲本座効忠，本座不會虧待你的。」

「多謝主公愛護。」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吉熊，表面上慇懃的拜謝佐竹彈正，內心却在暗笑，就這樣秋山吉熊一夜之間，由佐竹彈正部將近藤五平次家的挑水工人，搖身一變成爲俸祿二百石的佐竹彈正身邊護衛隊的武士。

擔任城主佐竹彈正的衛士後，三平必須住在城堡裏，三平先回到柏屋旅店，整理自己的東西，準備搬到城堡裏去住。

化名叫做伊豆三平的秋山吉熊，又恢復了武士打扮，腰佩武士刀，從笠間城下柏屋旅店搬到城堡內去。

這佐竹彈正原來身邊有二十四名武功高强的衛士，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護衛着，秋山吉熊設法接近佐竹彈正，目的在探聽佐竹彈正的行動，伺機助塚原城少主人少太郎報仇，所以爲了避免包括佐竹彈正在內的笠間城堡內任何人對他的身份發生懷疑，盡可能討好佐竹彈正以及城堡內的任何人，爭取佐竹彈正對他的信任，和大家對他的好感，果然，佐竹彈正對秋山吉熊的表現忠心耿耿，信任有加，經常賞賜刀劍或衣服，而秋山吉熊受到了賞賜，又分送給同僚，同僚對他的豪爽平易近人，無一不對之好感。

* * *

佐竹彈正自從暗殺了鄰地塚原城主土佐守之後，因爲未能殺掉塚原城堡的二少主少太郎，以斬草除根，在未除掉少太郎以前，無時不擔心少太郎會伺機前來報仇，所以還不能高枕無憂，儘量不出城堡一步，身邊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武功高强的貼身侍衛保護，只要佐竹彈

正不出城堡一步，少太郎是無法闖進城堡內去尋仇的。

就在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吉熊，在狩獵場展露武功，被佐竹彈正網羅出任衞士不到三個月，佐竹彈正爲了自己的兒子，也就是笠間城堡少主婚禮，必須親自前往奧州，白石城堡去主持訂婚儀式。

佐竹彈正下令貼身的二十五名侍衞及三百名武士準備出發。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吉熊，認爲這是少太郎報仇的好機會，立刻將佐竹彈正即將前往奧州白石城的消息，寫一封密函，僱人火急送到逗留在島村才次家的少太郎。

少太郎接到秋山吉熊的密函，決心在奧州松島附近半路上襲擊佐竹彈正，以報殺父殺兄、强佔塚原城堡地之仇，馬上寫一封密函，請島村家的家僕兼程趕赴後國送交春日山城堡內的叔父藤田權頭。然後準備行裝，前往奧州松島，島村才次願意參加爲表伯父報仇，也跟着少太郎同往。

在春日山城堡的少太郎的叔父，前鹿島神社神官藤田權頭，現在已經恢復原姓名塚原矢六郎，接到了少太郎的信函後，也決定參加爲胞兄報仇，取少太郎的信，求見太守上杉謙信侯告辭。

「稟告侯爺，矢六郎承蒙侯爺收留，在本城逗留多時，頃接侄子少太郎來信，知道仇人佐竹彈正正將出笠間城堡前往奧州一行，少太郎決定在奧州松島附近擊殺佐竹彈正爲父兄報仇，矢六郎也願往奧州與少太郎一起報殺兄之仇。」

「佐竹彈正前往奧州，必帶不少武士保護，少太郎和你可有把握襲擊佐竹彈正麼？」

「回侯爺的話，仇人佐竹彈正深居簡出，在城堡內則無計可施，如今佐竹彈正外出，在半路上出其不意襲擊，料無多大困難。」

「對，憑少太郎的武功，本侯也認爲應無問題，必能完成報仇之舉，不過，從此地到奧州路途遙遠，你一人前去恐有不便，本侯差彌太郎，和鐵上野護送你去。」

「多謝侯爺！」

「不必謝，本侯既然和你們塚原家有親族關係，是應該協助你們，來人啊，叫彌太郎和鐵上野來。」

「是。」上杉謙信侯的身邊人，馬上去找越後國有名的好漢彌太郎及鐵上野兩人來。

「你們兩人這就去準備護送塚原矢六郎去奧州松島和少太郎會合，協助他們擊殺佐竹彈正報仇。」上杉謙信侯當面下令。

「是，末將遵命！」彌太郎和鐵上野，齊聲受命，立刻去準備，於是三人結伴離開了春日山城堡望着奧州松島而去。

＊　＊　＊

且說常陸國笠間城主佐竹彈正率領貼身侍衞二十五名及三百名武士從笠間出發。一路無事到達奧州白石城堡，白石城主片倉小木郎鄭重的接待一行，兩人依照禮儀上完成兒女正式訂婚的儀式，第二天，佐竹彈正拜辭白石城主準備前往有名的松島遊覽，順路參拜撲釜明神後打道返回常陸笠間。

永正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佐竹彈正坐在轎子上，前後左右三百多名武士護擁之下，從白石城來到松島附近上坡路時，在前頭開道的武士，突被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支箭射中倒下。

「哎喲，注意。」統率三百名護衞的近藤五平次，剛叫一聲，弓箭一支接一支的射來，武士們又一個接一個的倒下。

「有刺客，大家先退下！」

武士們慌做一團，近藤五平次大聲下令，佐竹彈正一行人慌慌張張的往後退時，路中跳出一條好漢，手臂套護，頭上綁着汗巾，手持名刀近備前(現岡山縣)兼定打造的鋼刀，阻止一行人的退路，大聲喝道：「轎子裏的佐竹彈正聽着，本人就是被你暗殺的土佐守的次子少太郎，爲報殺父殺兄之仇，在此已等候了多時，快出來受死！」

在轎子裏的佐竹彈正一聽大驚，心想：少太郎怎麼會知道他的行踪，突然在此地出現，不過，佐竹彈正也是有備而來，身邊帶着貼身侍衞二十五人，又有三百名武士護衞，所以馬上恢復鎭定，大聲的下令：「大家困住少太郎，把他殺了，不要給他逃走！」

佐竹彈正的手下仗人數衆多，馬上把少太郎困住，從四方八面的圍殺過來，少太郎面對三百名佐竹彈正手下武士一點都不慌，如入無人之境，前後左右一個一個的砍殺，一步一步的逼近佐竹彈正。

佐竹彈正眼見手下衆多武士都阻擋不了少太郎，而且，一連已失去一半貼身衞士，不覺大驚失色，連聲下令弓箭手和火槍隊射箭開火。

「主公，現在短兵搏鬥，對方周圍都是我們的士兵，射箭開火槍必傷害多數自己人，不能射箭開火的。」弓箭隊和火槍隊的隊長向佐竹彈正進言。

「傷一些自己人沒關係，務必把少太郎一夥人全部殺死。」佐竹彈正不顧殺傷自己人，佐竹彈正手下弓箭隊和火槍隊隊長不得已對兩隊各二十五名隊員傳令準備射箭和開火槍。

此時，在佐竹彈正身邊護衞的化名伊豆三平的秋山吉熊，唯恐弓

箭隊及火槍隊開火或射箭，將對少太郎等很危險，於是不能再猶疑，向佐竹彈正稟告：「主公，請等一等，此時射箭或開火槍，必殺傷多數自己人，還是讓臣先上陣來對付少太郎，如果臣不敵，不能制服少太郎再下令射箭開火槍。」

「好，三平，你如果能制服少太郎，必有重賞！」

秋山吉熊(伊豆三平)提着一條長一丈二尺、八角的赤木外套鐵環的棍棒離開了佐竹彈正身邊，却到排在右側準備發射箭和開火槍的弓箭隊和火槍隊的後面，一語不發，揮起一丈二尺長的棍棒打來打去，把五十名弓箭手和火槍手打散。

「哇，伊豆三平發狂的打起自己人來了。」佐竹彈正的手下們嘩然。

「俺不叫伊豆三平。」秋山吉熊打散了弓箭手後，轉過身向着佐竹彈正大聲聲明道：「伊豆三平是假名，俺的眞名叫做秋山吉熊，是被佐竹彈正暗算的塚原城主的武士，也是塚原侯家的家臣秋山又兵衞的次子，奉塚原少主人少太郎之命，化名滲透到佐竹彈正身邊刺探仇人的動靜，今天就要在松島此地與少主共同報仇雪恨，佐竹彈正你認命吧！」

佐竹彈正聽罷大吃一驚，萬萬沒想到武功高强的貼身衞士伊豆三平，是少太郎派來的奸細，確實感到自己處身的危險，馬上下令退却。在剩下的衞士護衞之下，佐竹彈正一行人迅速的退到海邊去。

少太郎等人見佐竹彈正在小數的衞士護衞之下退到海邊去，一面左右砍殺阻擋佐竹彈正手下，一面急急的追下去。就在少太郎追到海岸時，只差一步，佐竹彈正和衞士正好上了一艘小船上，一個衞士用竹竿一推，船已經離岸一二丈遠。

「佐竹彈正，你逃走是不光明的，卑鄙的、回來正式決一勝負吧！」少太郎指着佐竹彈正在罵道。

「放屁，你上船來吧，有翅膀就飛上船來吧！」佐竹彈正似乎很得意。

「好吧！那我就上船去。」說着，少太郎運氣吶喊一聲，便施展天狗飛昇絕招，跳起二三丈遠，跳進離岸二三丈遠的佐竹彈正坐着的船中，而且跳進船的一刹那，已在空中揮刀砍倒兩個衞士，其他的衞士，自知非少太郎敵手，紛紛跳水逃走，佐竹彈正見進退維谷，迅即拔刀向少太郎砍去。在小船中行動不便，少太郎用手中刀背架開佐竹彈正的攻擊，間不容髮往佐竹彈正的脖子還擊一刀，佐竹彈正的脖子被砍斷了，頭顱掉落船底。

在岸上的彌太郎見少太郎殺死了佐竹彈正完成了爲父兄報仇雪恨，拍手慶賀。

「塚原兄，恭喜你完成報仇雪恨！」

「謝謝彌太郎、鐵上野兄兩位的拔刀相助。」少太郎在船上先向兩人道謝，將船上繩索拋上岸，彌太郎接着繩索，把小船拉到岸邊，少太郎却提着掉落船底的佐竹彈正腦袋上岸。

塚原矢六郎第一個下船，對佐竹彈正的屍體砍了一刀，以報殺兄之仇；接着島村才次下船，也對佐竹彈正屍體砍一刀，以雪殺表伯父表兄之恨；秋山吉熊第三個下船，也砍了一刀，對佐竹彈正屍體大叫道：「殺主公，殺胞兄秋山伴作之仇，吃俺一刀吧！」

最後由彌太郎和鐵上野兩人代表一門親族也各砍了一刀，佐竹彈正的屍體被砍得支離破碎了。

佐竹彈正帶來的手下，大半被少太郎一行人殺傷，剩下的見佐竹彈正已死，紛紛的逃離現場，一刹那已不見一人。

但管轄松島本地的奧州太守伊達正宗代管，據報在松島附近觀音坡發生大規模武鬥，急領大隊兵馬前來鎭壓，到達時少太郎報仇之擧已完成了，佐竹彈正殘兵也四散，代官查明原委稟報伊達正宗侯。

這一位戰國武將獨眼龍將軍，聽代官報告，是武士道傳統的「報殺父之仇」，因此還特別召見少太郎，嘉許少太郎千里迢迢趕來松島殺死佐竹彈正，完成了報殺父兄之仇的「義擧」，少太郎叩謝伊達正宗侯退出，但不能將佐竹彈正的腦袋帶回常陸塚原城故鄉。只好割取佐竹彈正的頭髮，帶回去拜祭父兄之墓。彌太郎和鐵上野兩人立刻趕回越後春日山城去向上杉謙信侯覆命去。

島村才次也返回江戶小石川，塚原矢六郎又帶着妻女返回笠間鹿島，又恢復鹿島神社神官職位，仍稱藤田權頭神官。

少太郎帶回佐竹彈正的頭髮，在塚原城爲父兄擧辦盛大的法會，向父兄靈前報告完成報仇。常陸太守竹侯查明了自己屬下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殺塚原城主土佐守的事實，及少太郎爲父兄報仇，殺死佐竹彈正的經過，認爲佐竹彈正圖謀不軌，罪有應得，沒收笠間領地，驅逐佐竹彈正之子八十丸遠離常陸，並且決定由少太郎繼承父職，出任塚原城主，管轄原來的塚原領地，可是，少太郎拜辭繼承城主的恩典，放棄繼承塚原城主的地位。辦完父兄的盛大法會又離開了故鄉塚原，回到上州箕輪上泉道館去了。

＊　＊　＊

完成了爲父兄報仇大事，回到上州箕輪上泉武館後，少太郎輔助師父伊勢守，在武館擔任教頭之職，此時少太郎心裏開始牽掛攝州花環城戶澤山城守的千金小姐口頭約定的婚事。

戶澤山城守是傳授天狗飛昇術給少太郎的恩師，綾子小姐又美麗賢淑，說實在的，少太郎早就喜歡綾子小姐，當少太郎要離開攝州花環城之前，恩師戶澤山城守親口先提起婚事時，少太郎一心只牽掛遠在常州塚原城的父母雙親安危，不敢答應先成親，所以只好口頭上約定訂婚，答應返鄉探父母平安，徵得父母同意後立即前來迎娶。可是少太郎離開攝州花環城之後，只給戶澤山城守父女一次短信，報告父兄在常陸塚原城被鄰地笠間城主佐竹彈正暗殺，並正伺機報仇的情形，此後兩年不曾聯絡過。現在已完成了報仇，少太郎決定前往花環城和綾子小姐成親，於是將與戶澤山城守之女訂親的事情報告伊勢守。

「哦，原來如此，你已經有了對象，那太好了，爲師看你年紀不小。正想勸你成家，既然如此，你應該早去迎娶。」伊勢守道。

「謝謝恩師關心和贊同，弟子這就準備去攝州花環城。」

* * *

少太郎徵得師父同意匆匆準備行裝，又離開了上州箕輪，一路西上攝州花環城，不日到達花環城，戶澤山城守聽說少太郎到，立刻接見。

「時間過得眞快，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你了，你離開此地後，不久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故鄉發生了變故，我們很了解你的悲憤心情。」

「謝謝恩師關注，在信上弟子恐恩師和綾子小姐掛念沒提及，在弟子離開此地趕返故鄉途中，在箱根被扣以及塚原城堡忠臣秋山父子劫牢救出方能報殺父兄之仇的經過一一向戶澤山城守報告。

少太郎此次來花環城，其實心中已急於見未婚妻綾子小姐，可是已經跟戶澤山城守談了半天，仍未見綾子小姐出來和他見面，心中感覺有一點不對勁，所以趕緊問：「怎麼不見綾子小姐？」

「少太郎，綾子小姐病得很重，她不能來見你。」

「怎麼？綾子小姐病了？」少太郎吃驚的問道。

「是的，已經病了很久，恐怕無望了。」

「「恩師，請讓弟子現在就去探望綾子小姐好嗎？」

「嗯，你願意探望綾子，綾子一定會很高興，那你就跟我來吧！」

* * *

綾子小姐自從少太郎返鄉之後，過着寂寞的生活，雖然不多久接到少太郎的一封信，告訴故鄉發生變故，父兄慘死，決意爲父兄報仇之後，就一直沒有信息，溫順內向的綾子小姐天天盼望少太郎早日完成復仇雪恨回來，不久便因思念過度而病倒了。

戶澤山城守帶着少太郎來到了綾子小姐的房中，綾子小姐閉着雙目，呼吸急促困難的樣子。

「綾子張開了眼睛，果然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少太郎站在身邊。

「少……太郎，你回來了！」綾子小姐微弱的說着，困難地伸出手來。

「是的，我回來了，綾子小姐……綾子小姐……請你振作些安心養病。」少太郎握着綾子的手，低着頭，靠近綾子小姐的臉說。

「少太郎……」綾子小姐很興奮又很高興的樣子，微笑了一下，叫了一聲少太郎，想說甚麼，却說不出來了，突然精疲力盡的不醒人事了。

綾子小姐握着少太郎的手，嘴角現出一絲笑意，終於魂歸離恨天，與世長辭了。

少太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完成爲父兄報仇雪恨，獲得伊勢守師父允許，從遙遠的上州趕來攝州花環城，準備和綾子小姐成親，却在未成親前痛失未婚妻，哀傷之餘在綾子小姐靈前發誓以綾子小姐爲精神上的妻子，決心不再與其他女子結婚。

少太郎在花環城參加綾子小姐的葬禮後拜辭了戶澤山城守，開始漫遊全國繼續修練武術，東國麒麟劍聖少太郎的名聲，威震全國武林。慕名求教的劍者，包括大名諸侯如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伊勢國司北昌縣教等，不計其數。

* * *

少太郎於五十五歲時，將少太郎改名爲卜傳，天正十三年時，漫遊來到了京都，在京都城及關西一帶，有名的武術高手，聽說塚原卜傳來到了京都，紛紛趕來京城要求比武，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勝得過塚原卜傳。

此事傳到了當時已統一羣雄割據的局面，坐鎮在大阪城號令全國諸侯，受朝廷典封爲攝政關白太閤殿下豐臣秀吉的耳朶裏，豐臣秀吉立即差專人前往京都，將塚原卜傳請到大阪城接見。

「卜傳，聽說你是當代天下無敵的劍士，希望你在我面前露一兩手如何？」

「在下遵命！請指定對手。」

不多久，龜井武藏原名叫龜井新十郎，他被召到豐臣秀吉面前，塚原卜傳一見到龜井武藏此人，正是三十年前，在赤城山神廟前比武大賽時，使出天狗飛昇的人，跳越赤城山神明神社殿離開比武擂台的那一個自稱近江典膳的武士。

「原來是閣下。」

「哦，是你，幸會幸會！」

塚原卜傳和龜井武藏兩人都爲意外的重逢互相打招呼。

「你們原來就認識嗎？」豐臣秀吉見兩人打招呼，也頗覺意外，因爲龜井武藏替豐臣秀吉工作已經二十幾年，而且任武術教頭，從未聽說過他認識塚原卜傳。

「是的，臣在三十年前和塚原先生曾有過一面之緣。」龜井武藏回答道。

「那就好了，你等現在就在我面前比武，讓大家欣賞你等的高超武術。」

「是，臣遵命！塚原先生請。」

龜井武藏受武林尊爲西國鳳凰的槍術高手，很有禮貌的請塚原卜傳比武。

塚原卜傳借了一把弍尺八寸長的木刀，架正眼招式。

龜井武藏使尖端包布團的八尺長練武用長槍，架中段招式。兩眼睛對着對方不敢輕擧妄動。

「嗄！」塚原卜傳吶喊了一聲，却未動手中木刀。

「咿！」龜井武藏也大聲應了一聲，也未有出手。

「嗆！」少頃，塚原又叱喝一聲，身軀稍微動了一下，做出要攻擊的動作，但還是沒有出手。

「咄！」龜井武藏也大叫一聲，身軀也微微稍動了一下，可是也不敢輕易出手。

眞正武功達到頂尖的高手，在遇到旗鼓相當的對手時，雙方如此的不敢輕擧妄動，往往先出手的會被對方所乘而擊敗。

一方是東國麒麟天下第一劍的塚原卜傳，另一方是西國鳳凰，槍術無雙的名手龜井武藏，那是輸不得的一場比武，所以雙方都格外愼重，更不敢輕易出手。

就這樣兩人始終對峙而不出手，兩人都汗流浹背，臉色發青。

「好，雙方退下！」

豐臣秀吉已看出再不停止比武，兩人都因運氣過久，會造成內傷，所以立即下令，停止比武。

「好了，你們兩人眞是高手，只看你等招式及運氣的姿勢，就知道功力不凡，今天的比武應算平手，眞是一個劍聖、一個是槍神。」

「來人啊！備酒。」

豐臣秀吉不愧是一個統領百萬大軍的主帥，很會收攬人心，自己判定塚原卜傳與龜井武藏的這場「御前比武」平手，不但沒有傷害了雙方的自尊，又備酒賞賜，更說了一聲劍聖、槍神，使兩人更覺光榮。

「卜傳，你武功高强，我以一萬石任用你爲部將如何？」

「多謝殿下抬擧，不過在下不願接受。」

「怎麼？不願接受，我出一萬石俸祿，何以不願出任？」豐臣秀吉顯然臉露不悅之色。

「回殿下的話，在下一向自由自在的習武，也自由自在的收徒傳授武功，不願爲一萬石二萬石俸祿束縛自己，請殿下見諒。」卜傳還是婉轉的回絕了。

過了六十歲以後的塚原卜傳，已經停止收徒授藝了。自從年輕未婚妻死了之後未再結婚，依然單身一人，只帶住在江戶小石川村的表弟島村才次的一個十歲多小孩在身邊，一方面幫助料理身邊雜事，另方面將蓋世武功轉授給這一個叫做友次郎的小男孩，而且爲了避開全國各地英雄好漢的川流不息的慕名前來討教，終於帶友次郎隱居到信濃國(現長野縣)與飛驒國(現岐阜縣)交界的乘安嶽深山之中，過着與世隔絕的退隱生活。

（完）

短篇俠義奇情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分道揚鑣

聯手抗敵　殲滅盜匪

每天看到太陽從東邊出來，每天看到太陽又由西邊落下去。

每天看到有人成功，每天也看到有人失敗！

有些人功敗垂成，有些人絕處逢生，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典型，不同的命運，不同的學識與修養。

又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古道上揚起了喝道的聲音，也揚起了沙塵……

一面杏黃色的鏢旗，上面有兩個黑色大字：「四方」，雖然祇有三輛鏢車，可是看起來都異常沉重，每一輛車子有兩頭健馬拖拉，有六個鏢夥在駕馭着，由三位壓陣，一個身穿青色勁裝，騎一匹黑馬，五短身材，背插長劍，看年紀約在四十上下。

另一名身穿黑衣勁裝，騎一匹白馬，瘦長的身材，腰跨長刀，看年紀總在三十上下。

還有一名是個二十郎噹歲的紅衣女子，紅巾包頭，紅綢纏足，連背上跨的長弓與箭袋都是紅的。可是她並未騎馬，竟然坐在最後一輛鏢車的頂篷之上。

在鏢車的前面，有兩個趟子手，騎在馬身上喝道，那面黃色的四方鏢旗，就插在第一輛的鏢車之上。

說起來也很可憐，這家四方鏢局，本來是臨濟縣的一家很小的鏢局，這一次竟然押了五萬兩銀子，前往霑化。

四方鏢局除去總鏢頭「廣結四方」的丁烽海而外，祇有一位鏢師，叫神劍吳沖。

丁烽海的武功在江湖上也算得上一流好手，但江湖之大，一流好手也很多，以他這一點本領，要想憑着自己武功保護鏢車，闖南到北，那是不可能的，但他有一個很好的長處，那就是善交遊而得人緣，所以江湖朋友送了他一個綽號，叫廣結四方，因爲他有了這項長處，因此所到之處，大部份人都還賣他一個情面，也正因此他那鏢局開了近十年之久，尚未出過事，失過手。

當然，其中尚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押的鏢從未超過一萬兩銀子，但這一次竟然押了五萬兩銀子，他爲了愼重起見，不能不親自出馬，還帶了神劍吳沖，及六名鏢夥、兩個趟子手，局中除去留下兩個鏢夥看門而外，差不多全都出動了，這樣還不夠，他還請了一個特

別的幫手，也就是那個從頭到尾一身紅的女人。

這個女人年紀雖然不大，江湖上閱歷可豐富得很，人人都稱她爲紅娘子西門情。

西門情人並不壞，壞在她太過玩世不恭，甚麼玩笑的話，她都說得出來，甚麼玩笑的事情，她都做得出來，她憑着一把弓，七七四十九支箭，打遍了江湖，也紅遍了江湖，但她很不喜歡幫別人的忙，要不是四方鏢局的總鏢頭廣結四方丁烽海去相請，換了任何人，她也不會來。

紅娘子西門情瞇着眼笑笑說：「吳爺今年貴庚啦？」

吳沖道：「妳怎地會突然問起這個問題來了，是不是想在我身上打甚麼主意？」

西門情笑道：「是啊！假如你還沒有相好的，我就嫁給你。」

吳沖大笑起來說：「難怪妳起名爲西門情，原來妳竟然是個這樣多情的女子。」

西門情嬌笑道：「我雖然很多情，可不是人盡可夫，這是看得起你吳爺呀。」

吳沖道：「最難消受美人恩，當眞使我有些受寵若驚了。」

西門情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天下女人愛天下男人，並不是莫名其妙的愛的。」

吳沖道：「噢！」

西門情又道：「總得要先看看那個男人長得夠不夠帥，上不上得枱盤。」

吳沖道：「這些條件我都沒有。」

西門情道：「這是各人的角度不同，要以我西門情的眼光來看，你吳爺不但長得很帥，而且也上得了枱盤。」

吳沖看看她，沒有說話。

西門情又道：「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你吳爺在我西門情的心目中，很夠份量。」

吳沖哈哈大笑起來說：「西門情，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不知妳認不認識？」

西門情道：「誰？」

吳沖道：「這個人武功不錯，也算得上是一位大英雄，祇可惜他有一個很大的毛病。」

西門情道：「甚麼毛病？」

吳沖一笑道：「他看到女人就想起了床舖，甚至連一個三寸丁醜八怪的老婆他也要。」

西門情咯咯嬌笑起來說：「你說的敢情就是那西門慶吧，我們雖然年紀差不多，可是我還沒有下賤到他那個樣子，更何況……」

吳沖道：「更何況甚麼？」

西門情道：「更何況你也不是西門慶，我更不是潘金蓮，八輩子也打不出一點關係來。」

此語一出，那總鏢頭廣結四方丁烽海也笑了起來，連六個駕馭馬匹的鏢夥也笑了，祇有兩個趟子手沒有笑，因爲他們離開鏢車至少也有一里多路。

西門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甚麼玩笑的話她都說得出口，甚麼玩笑的事情她都做得出來，也就是因爲她玩世不恭，無論做甚麼事，都是火辣辣的，而且從頭到脚，從弓到箭，都是紅的，所以江湖朋友才送她一個綽號，叫紅娘子。

紅娘子有一個長處，她雖然不大喜歡幫別人的忙，但祇要答應了，決不要任何代價，當然找她幫忙的這個人，她一定要看得順眼，如果她看得不順眼，就算你跑在她的面前叫她祖奶奶，她也不會答應。

神劍吳沖，並不是一個很衝動的人，他的個性平穩，劍法出神，在江湖上也頗有名頭，按理說他不會與紅娘子開玩笑的，因爲紅娘子是四方鏢局的貴客，是總鏢頭的座上佳賓，他以一個鏢師的身份，怎可隨便與她開玩笑，但這也正是他的長處，他能應付任何一種場面。像紅娘子西門情以貴賓的身份找他開玩笑，他如果不應付幾句，那豈不是給別人難看。

車輪聲在轆轆的響着，馬蹄聲在得得的響着，喝道聲在連續不斷的叫着，天色已逐漸的黑了下來。

總鏢頭廣結四方丁烽海道：「我們再趕一程，便可到達劉莊借宿，明日傍晚的時分，便可到達德縣了。」

紅娘子西門情笑道：「不錯，我們可以好好在這兒洗個澡，休息一天。」

神劍吳沖道：「鏢局所到的地方，都是龍蛇混雜，妳敢在那裏洗澡？」

西門情笑道：「每個女人天生下來都是這個樣子，難道還怕人家看麼？」

吳沖笑道：「既是不怕人家看，爲甚麼還要穿着衣服？」

西門情道：「衣服是爲了裝飾，而不是爲了遮體。」

吳沖道：「照妳這樣一說，那些穿破衣服的窮漢叫化子，難道也是爲了裝飾麼？」

西門情道：「那些人太傻啦，衣服既失去了裝飾的作用，乾脆就脫光衣服在大街上跑，這樣看起來尚有一種原始的美感。」

吳沖大笑起來。

此際忽聽趟子手喝道之聲大振，「廣……結……四……方。」

「廣……結……四……方。」

這是他們鏢局的暗號，凡是聽到趟子手叫出了這四個字，一定是

遇上了不明來歷的扎眼人物。

丁烽海神色一肅。

吳冲也不開玩笑了。

紅娘子西門情也看出了情形不對，嬌軀急起，從第三輛鏢車，越過了第一、第二兩輛鏢車，向前飛去。

鏢車的行速也放慢了，此際聽到紅娘子西門情說話的聲音，原來她以閃電般的身法，去而後返。

丁烽海道：「是甚麼人？」

西門情道：「兩騎健馬，兩個女人。」

「女人，是甚麼樣子的女人？」

「兩個年輕的女人，不會超過十八歲。」

「帶着兵刃？」

「兩個都用劍。」

吳冲道：「如此年輕便仗劍江湖，會不會是八大門派中的弟子？」

紅娘子西門情道：「不可能，因爲這兩個女子雖然有些武功根底，但絕非是名家風範。」

丁烽海道：「那就奇了，那就奇了，這樣年紀輕輕的便在江湖上走動，若非八大門派的弟子，可是何人？」

西門情道：「草莽之中，盡多怪物，也許這兩個女子是出自那一個武林世家。」

正說之間，已有兩匹健馬，迎面飛馳而來，正是那兩個年輕的女子。

此時天色雖然暗淡，以練武人的目力，仍可以看出那兩個女子，一式是青色緊身小衣，背插長劍，青布包頭。

那兩個少女，就在臨近鏢車之時，突然勒住馬繮道：「押鏢的不知是那一位達官老爺？」

吳冲應道：「在下吳冲，不知姑娘有何見教？」

前面那女子道：「原來是神劍吳爺，當眞是失敬得很，久聞吳爺在四方鏢局得意，不知此話可眞？」

吳冲道：「四方鏢局，廣結四方，完全靠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朋友們賞一口飯吃，其實算不得甚麼。」

後面那女子道：「吳爺太客氣了，吳爺與丁總鏢頭，不但武功高，人緣也好，江湖朋友，祇要提起二位，誰都會翹起了大拇指，叫一聲好，不知丁總鏢頭出來沒有？」

丁烽海笑道：「在下在此候教。」

兩個女子咯咯嬌笑起來說：「那就好了，我們總算是遇上了救星了。」

此時鏢車仍在緩緩的行着，二女竟然撥轉馬頭，又隨着鏢車，緩緩的前進。

丁烽海道：「姑娘這話怎麼說？」

前面那女子道：「丁爺知道前面不遠是甚麼地方？」

丁烽海道：「劉莊！」

那女子道：「不錯，如今那劉莊已被一羣盜匪竊據，我姐妹本是由臨濟縣來的，準備要往霑化去辦一件急事，那知走到劉莊，却已無路可通，祇有向回走啦，而今遇上丁爺，我們可禿子沾月亮的光了。」

丁烽海道：「兩位姑娘可知道那羣盜匪屬於那條綫上的？」

後面那女子道：「聽說是征雁蕩山來的。」

丁烽海道：「這條綫上的人頭我不太熟，這一關也許要硬闖，兩位姑娘可得考慮一下。」

前面那位姑娘笑道：「沒關係，適才我是人手太少，現在加上貴局的人，當然可以跟他們拚上一拚。」

吳冲道：「我們去拚是爲了保鏢，而姑娘去拚又是爲了甚麼呢？」

兩位姑娘同聲答道：「借道！」

丁烽海道：「尚未請教……」

前面的少女道：「我叫馮英，我妹妹馮萍。」

丁烽海在腦子裏連打了十八個圈圈，江湖之上，沒有姓馮的武林世家，莫非此兩個女子，眞是八大門派的子弟，不由又道：「不知兩位姑娘藝出何門？」

馮英道：「我們無門無派，祇是在家時，隨着父母隨便練練。」

丁烽海一笑道：「原來兩位姑娘是家學淵源。」口中雖然這樣說，可是心中並沒有這樣想，他祇是在想，當今江湖之中，那些出名的人物之中，可沒有姓馮的，看來這兩個丫頭的武功，未必能好到那裏去。

天色更黑暗了，可巧今夜也沒有月亮，既是沒有月亮，當然也很難見到星星，官道上一片漆黑，也祇僅僅能看到一條條影子。

紅娘子西門情自回來以後，便一直未開聲說話，她這人在沒有事時，無話不說，一旦遇上了事，那份鎮靜的功夫，那份心思的縝密，就連數十年的老江湖，也難比得上。

神劍吳冲更是沉默不語，因爲這兩個女孩子來得太突然，也太怪，是以他一直在猜測這兩個女孩子的來歷，以及她們眞正的意圖。

車輪聲與馬蹄聲混成一體，但已再也聽不到人說話的聲音，趙子手喝道的聲音，也沒有以前那麼響亮，這樣的行了半個時辰，已看到前面有一座黑黑的莊院。

這座莊院當然就是劉莊，劉莊本來並不大，一共也祇有十多戶人家，而且都是姓劉的，是務農爲生，因爲經常有鏢車通過，所以也開了一家酒店。

現在計算時辰，應該是酉末戌初，也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但這劉莊連一些星火都沒有。

丁烽海道：「奇怪！今晚的劉莊的確有些不一樣。」

吳冲道：「這很可能是個陷阱。」

紅娘子西門情道：「是陷阱也好，不是陷阱也好，反正這一關我們是非過不可。」

丁烽海道：「當然要過，但過的手段與方法，却要愼重的考慮一下。」

馮英突然咯咯地嬌笑起來說：「諸位如果怕的話，不如由我姊妹來打頭陣如何？」

西門情冷笑道：「請將不如激將，兩位姑娘激將的手法，可是高明得很啊。」

馮萍薄怒道：「誰激將了，我姊姊說的可是眞話啊！」馬鞭一揮已向前奔去。

馮英也隨後跟上，兩騎馬一前一後，已沒於夜色之中。

此際兩名趟子手，已停止前進，而與鏢車會合，這兩名趟子手，一名叫王三、一名叫李四，自四方鏢局開業以來，這兩人便在局內充任趟子手，他們的年紀差不多都在四十上下，爲人忠厚老誠，任勞任怨，但他們兩人一個最古怪的地方，就是從來不用兵刃，本來在江湖上來說，武功超絕的人，本來就很少用兵刃，但他們不是，他們僅僅是一家小鏢局的兩個趟子手，能有多大道行，總得要帶兵刃壯壯膽才是，但他們偏偏沒有。

總鏢頭廣結四方丁烽海也從未拿他們當外人看，就連局子裏的八名鏢夥也是一樣，局子雖小，但是相處得如一家人一樣。

那神劍吳冲也是自開業以來，便呆在局子裏的。

別看四方鏢局局子小，人手少，而又在臨濟那個小地方，但在江湖上的名氣可大得很，而這點名氣並不是靠赤手空拳打出來的，而是靠廣結四方結得來的。

吳冲道：「前面的情形怎麼樣？」

趟子手王三道：「黑沉沉的，猶如一片死莊子。」

李四道：「更沒有一絲一毫的動靜。」

吳冲向丁烽海道：「我去探一探，看看那兩個丫頭走了以後的情形如何？」

丁烽海道：「已經有人去了。」

吳冲回頭一看，已不見了西門情，心說：「這丫頭好快的身法！」

西門情究竟武功有多高，沒有人知道，因爲她自入江湖以來，從未與人打過一場硬仗，也許是因爲她的年紀輕，也許因爲她是個女人，但在江湖中混的女人可不只她一個。

西門情去了，而且一走就一個時辰還沒有回來，不但是她，就連那先走的馮英馮萍兩姊妹，也沒有了消息。

總鏢頭丁烽海又有些急了，他說：「吳兄，我們要不要闖上一闖？」

神劍吳冲道：「這件事情看來有些古怪。」

「吳兄的意思？」

「她們一直到現在沒有回來，以我推測有三種可能。」

「那三種？」

「一是那馮氏姊妹來此目的是誘敵，她們根本就與敵人是一夥的；一是敵人早已佈好陷阱，那馮氏姊妹與西門情都已陷入了他們的陷阱之中。」

「第三種呢？」

「第三是敵人的勢力太強，她們不敢現身，是以仍在暗處察看敵踪。」

丁烽海點頭道：「你推斷得很有道理，但這三種情形，那一種的可能性比較大？」

吳冲道：「第一種！」

丁烽海道：「爲甚麼？」

吳冲道：「總鏢頭，你可還記得江湖上有一個黑道梟雄，終年隱居雁蕩、很少涉足江湖？」

丁烽海神情一變說：「你說的可是那鐵拐奇盜馮傲天。」

吳冲道：「正是，如果我猜得不錯，那馮英馮萍二人，很可能便是他的女兒。」

「那鐵拐奇盜馮傲天並無家室，怎地會突然跑出兩個女兒來？」

「馮傲天雖無家室，但在十九年前，他姘上了一個江湖女殺星，金魔女展飛紅，如果生了孩子的話，如今剛好是十七八歲了。」

丁烽海恍然哦了一聲說：「經你這一提起，我倒也有些相信了，目下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吳冲道：「目下我們祇有相機行事了。」

此際黑夜中响起了西門情的笑聲，說：「吳爺，你可別將我說得那麼差勁，小小的兩個魔女又能奈我何？」

原來紅娘子西門情此時已經回來了。

丁烽海此時才放下心來說：「怎麼樣？」

紅娘子道：「這的確是一片死莊子，沒有一個人，既是沒有人，

又那來的燈火？」

「那兩姊妹呢？」

「也不見了，就算她們隱身屋中，那兩匹馬也總該在外面的。」

吳冲道：「這可就奇了，難道我適才的三種推斷，都是一種錯誤？」

紅娘子西門情道：「並沒有錯，我想他們也是設下了陷阱。」

「既是無人，如何設伏？」

「設伏不一定要有人，比如說用毒！」

丁烽海道：「對啊！我怎麼就未想到這一點，如此說來這個莊子我們是不能進去了？」

西門情道：「能！」

吳冲一笑道：「準備去中毒？」

紅娘子道：「不，準備辟毒。」她邊講間，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瓷瓶，傾出十一粒紅色藥丸，每人分了一粒，然後又笑道：「祇要將此藥丸服下，可以百毒不侵。」

吳冲笑道：「想不到紅娘子不但是用箭的高手，還是個辟毒的能手。」

西門情道：「同時還是個用毒的高手，我們現在可以進莊了。」

丁烽海命趙子手王三、李四，燃起了兩支火把，直向劉莊馳進，果然連一個人影也未遇上，他們進入劉莊，找了一個較大的屋子住下，隨便吃了些乾糧，便各自休息。

江湖生涯，本來就是危險重重，年年月月日日時時，都得要特別小心，因此他們雖然休息，並不敢放心大膽的睡，尤其是紅娘子西門情，她猜測這附近必有敵人的眼線，如果見用毒未成，至遲在四更時分，必然會大舉來犯。她猜測得果然沒錯，尚未到四更時分，便已聽到一陣得得的馬蹄之聲。

西門情翻身而起，接着丁烽海及吳冲也起來了，吳冲叫起了兩個趙子手王三、李四，及六個鏢夥。

丁烽海道：「你們在此守護着鏢車，我出去看看。」

西門情道：「不！」

丁烽海道：「姑娘有何高見？」

西門情道：「你們鏢局的人，原封不動在此守護鏢車，這第一陣交給我了！」未等丁烽海答話，人已飄出屋外。

吳冲嘆道：「西門姑娘雖然很少幫別人的忙，可一旦插手，倒也是很熱心的。」

丁烽海道：「不了解她的人，以爲他是個蕩婦淫娃，但了解她的人，却都知道她是一個眞正的江湖英雌，正人君子。」

吳冲道：「她表面的放蕩，可能是受了江湖氣息的影響，但她內心却分毫不變，這是一般人所難能做到的。」

丁烽海道：「不錯，這才是她眞正的長處。」

正說之間，已聽到外面傳來兩聲慘叫。

這兩聲慘叫，當然是紅娘子製造出來的，她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故意要去驚動別人，她是在立威。

對方來的人手可不少，當頭兩匹馬便是那馮氏姊妹，適才兩聲慘叫，便是出自她們的口中。

這馮英馮萍二人確有一身很好的功夫，可惜她們遇到的對手是紅娘子西門情，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而遭到了殺劫。

此際立時有數十個人，將紅娘子圍了起來。

西門情咯咯嬌笑道：「諸位難道也想步這兩位姑娘的後塵麼？」

其中一人叫道：「步後塵的是妳自己，而不是我們。」

西門情道：「這話怎麼說？」

那人道：「妳知道妳殺的這兩個人是誰麼？」

西門情道：「是誰？」

那人道：「這是雁蕩山馮老寨主的千金。」

西門情道：「如此說來倒眞地給吳冲猜中了，你們打算怎麼辦？」

那人怒道：「我們要將妳及鏢車，一齊帶回雁蕩山，聽候馮老寨主發落。」

西門情道：「祇要你們有本領，這倒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只是有一點我感到百思莫解。」

那人冷哼一聲道：「那一點？」

西門情道：「鐵拐奇盜馮傲天乃是一個有名的巨寇，這區區五萬兩銀子，未必放在他的眼中，更何況那雁蕩山離此路途遙遠，何以會勞師動衆來劫這一趟鏢？」

那人道：「那是因爲四方鏢局惹下來的禍。」

西門情道：「是丁總鏢頭開罪了你們？」

「不是！」

「那又是爲了甚麼？」

「是因爲四方鏢局這個名字，既稱四方鏢局，當然可以鏢走四方，通行無阻，這樣豈不是太小覷了天下英雄、綠林豪傑？」

西門情又嬌笑起來說：「這不能說丁總鏢頭小覷了天下英雄，而是你們馮老寨主的器量太小了。」

那人道：「不管怎麼說，我們既已來了，總不能空手而回。」

西門情道：「你想怎麼樣？」

那人道：「搶！」

一揮手間，掌中已多了一柄三尖兩刃刀，右手挽起一片刀花，約五尺方圓，寒氣逼人，突然在刀花之中，透出一刀，其疾如風，其銳如電，向西門情的當胸刺到。

西門情沒想到對方說動手就動手，急切間向右側一閃，大叫道：「我想起來啦，你是飛花穿心刀牛萬泰？」

那人怪笑起來。

西門情冷哼一聲道：「看來這批人也是唯你馬首是瞻了？」

牛萬泰道：「不錯！」

西門情道：「飛花穿心刀，在江湖之上，雖然也薄有聲譽，但在本姑娘的面前，你休想逞半點威風。」

牛萬泰大喝一聲，刀起飛花舞雪，在一片雪花之中，三尖兩刃刀常常透出光華，由光圈之中，突擊而出，的確是令人防不勝防。

西門情存心要看看他這套飛花穿心刀，究竟有何厲害之處，是以並不還手，三十招一過，她已嬌聲叫道：「牛萬泰，本姑娘念你成名不易，可速速罷手，否則將要遺憾終生了。」

牛萬泰冷哼一聲，刀風更加尖厲，在一片飛花之中，眼看一刀將要穿花而出，突然有一線紅影，飛入刀花之中，耳際聽得一聲慘叫，那飛花穿心刀牛萬泰，已經倒地死去。

原來西門情就在間不容髮之間，挽弓搭箭，一箭穿胸，那動作簡直是快得不能再快。

牛萬泰一死，剩下的數十人，竟然一鬨而上，各出兵刃，將西門情困在當中，立時傳出一片喊殺之聲。

西門情的七七四十九支長箭，已用了三支，此時祇剩四十六支，也不再客氣，嬌軀反轉之間，紅色長箭也跟着一支一支的射出，箭無虛發，當她四十六支長箭射完之時，敵人也倒下去四十六個，此時場中祇剩下兩人，一見苗頭不對，轉身便跑。

西門情這才又從那些死人身上，將四十九支紅色長箭收回，此時那四方鏢局總鏢頭丁烽海已跑出來說：「怎麼樣？」

西門情笑道：「跑了兩個，其餘的都已料理了。」

丁烽海道：「他們這一逃走，可能會引來更多的人手。」

西門情道：「當然，我殺了馮傲天的兩個女兒，那老强盜必然也會親自出動，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們很可能會在德縣等我們。」

丁烽海道：「我一生走鏢，都能平安無事，想不到這一次竟然引出這樣一個厲害的魔頭來。」

西門情道：「我終年在江湖上闖蕩，也從未與人打過一次硬仗，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殺得如此過癮。」

丁烽海笑了，西門情也笑了。

＊　＊　＊

從劉莊到德縣，大約有百多里路，如果脚程快的話，凌晨出發，最多傍晚時分便可到達。

此時在德縣的南方，東光地面的一條官道上，也响起了趙子手喝道的聲響。

「我……武……維……揚……」

「我……武……維……揚……」

這當然也是保着達官老爺們的鏢。這一趟鏢，氣魄可大多了，先是喝道的趙子手，就有十二名之多，十二輛鏢車連成了一條長龍，當頭一輛鏢車上，插着一面杏黃色鏢旗，上書「維揚鏢局」四個大字。

維揚鏢局是天津最大的一家鏢局，總鏢頭金背刀武維揚，不但武功高，而且天性爽朗而豪邁，凡九州十八府，一百零八縣，沒有維揚鏢局鏢車不到的地方。

鏢旗在迎風招展，鏢車後面有十二匹健馬，十二名威武鏢師，策馬急馳，有二十四名鏢夥擁護着鏢車，每一輛鏢車平均有兩人在馭馬拖車而行。

在十二名鏢師的後面，有一位長鬚飄拂的老者，身穿純白色勁裝，外罩天藍色大氅，腰掛金背大刀，雙目灼灼，神采飛揚。

這是一支莊嚴而肅默的隊伍，看起來的確令人有一種威嚴而整齊的感覺。

最後面的那名老者，當然也就是維揚鏢局的總鏢頭，金背刀武維揚，那十二名鏢師，也是維揚鏢局第一流的龍虎鏢師。他們這一次押的鏢貨是二十萬兩黃金到禹城去，從天津到禹城，約有二千多里路程，沿途山寨林立，武維揚爲了愼重起見，所以才親自出馬，他們經過了青縣，洛城，而到達了東光，雖也曾遇上了些微騷擾，但鏢貨却安然無恙。

這十二名龍虎鏢師中，有兩位最出名的，一個是踏雪無痕柳永，一個是登萍渡水陶青，這兩人不但是輕功絕佳，而且手底下也很不錯，他們到維揚鏢局，已經有十年之久，可從來也未出過差錯，老鏢頭金背刀武維揚，對他二人也另眼相看。

他們這一行人，從東光官道上，直走德縣。

此時那隊由廣結四方丁烽海所領導的四方鏢局，也由劉莊附近直走德縣。

從天津到禹城，從臨濟到霑化，德縣是個交叉點，因此這地方雖然算不上是客商雲集，倒也相當熱鬧，這天在德縣的西門外一家長風客寓中，突然來了一批人，這些人既未帶包裹，也未帶行李，但每人却帶着一件長長的兵刃：有刀、有劍、有鞭、也有棍，爲首之人是一個年逾七十的老者，手持四尺長

的鐵拐，雙目神光閃爍，其餘的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所執的兵刃，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這些人皆有一種粗悍的氣息。

凡是開店寓的人，眼睛都很亮，甚麼人可以得罪，甚麼人不可以得罪，他們可清楚得很，而這一批人，他們一眼就可看出來，這是一批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弄不好會家破人亡。因此店夥們對這一批人，可以說是招待得無微不至。

是傍晚的時分了，夕陽在逐漸的下降，終於黑了下來，此時萬家燈火齊明，長風客寓中，也是華燈初上，店堂裏過客雲集，先到的一批綠林豪客，當然也夾雜在其中，此際有一個身穿老藍短衣，短小精悍的漢子，輕輕走到那手持鐵拐老者的面前說：「點子已經接近德縣，我們準備何時下手？」

那老者道：「他們有多少人，你打聽清楚了麼？」

那人道：「他們人手很少，除去廣結四方丁烽海本人而外，衹有一男一女兩位鏢師，六名鏢夥，兩名趟子手，合計是十一個人，十一騎馬。」

老者道：「他們離開德縣尚有多遠？」

那人道：「大約有三十里地面。」

老者喝了一杯酒，才道：「他們這趟鏢是押往霑化，今夜必然會在德縣過夜，明日定會出德縣的東門，據我所知那東門外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森林，叫鬼哭林，據說這林中曾經死過很多人，夜晚常聽到鬼哭之聲，我們決定明日清晨就在此林中埋伏，等候劫鏢。」

那人笑道：「那果然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不過尚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前輩知不知道？」

老者道：「甚麼事？」

那人道：「尚有一趟鏢貨，多達黃金二十萬兩，我們既已下山，何不順手帶回去？」

老者道：「是那一家鏢局？」

「維揚鏢局！」

「金背刀武維揚，那老兒可不太好惹，你且將詳細情形說給我聽聽。」

「二十萬兩黃金，分裝十二輛鏢車，十二名趟子手，二十四名鏢夥，十二名龍虎鏢師，再加上總鏢頭武維揚，共計四十九人。」

「鏢車到了甚麼地方？」

「他們這趟鏢是押往禹城，如今已接近德縣北門了。」

老者道：「我們這一次下山，主要目的是爲了報仇，待報了仇之後再去劫鏢，恐怕在時間上已來不及了。」

那人道：「他們這一趟鏢貨是黃金，份量沉重，不會走得太快，我們衹要派兩個人先綴著，待報了仇之後再去劫鏢，我想還趕得上的。」

老者點頭笑道：「這個主意也不錯，那你就先去安排吧。」

那人笑着走了，就在那人離開不久，另一張桌子上有一個年輕客人，也跟着付賬出了長風客寓。

在德縣的北門口，也有一家酒店，叫悅來酒店，取意有近悅遠來之義，這家酒店很大，氣魄也很堂皇，現在正在忙着，因爲天津維揚鏢局的一夥人，已經住進了他們的店中，再加上每日必到的客人，眞可算得上是門庭若市。

維揚鏢局的一夥人及鏢車，却住在西跨院，此時有一個年輕人也進入了西跨院，進入了武維揚的臥房之中。

武維揚正在洗臉，一見那年輕人進來忙說：「外面的情形怎樣？」

年輕人道：「前幾天有四方鏢局押了五萬兩銀子的鏢貨，在劉莊附近，遇到有人劫鏢。」

武維揚吃了一驚道：「四方鏢局規模雖小，但廣結四方丁烽海的交遊頗廣，是甚麼人如此不顧情面？」

年輕人道：「聽說是兩個少女。」

「結果怎麼樣了？」

「那兩個少女死了，還死了一個飛花穿心刀牛萬泰。」

「牛萬泰，如此說來，這兩個少女與那老魔頭鐵拐奇盜馮傲天有關了？」

「聽說是馮傲天的女兒，馮英、馮萍。」

「那老魔頭豈肯干休？」

「他們已來了大批人手，現在就住在西門外的長風客寓之中。」

「是啊，聽他們的計劃，可能還要順手牽羊。」

「除去報仇劫鏢而外，還要外帶上我們這趟鏢。」

「正是！」

武維揚哈哈大笑起來說：「丁杰，你這消息很可貴，現在可去打聽一下，那四方鏢局何時到達德縣，住在那家客寓，再回來通知我一聲。」

原來那年輕人叫丁杰，乃是維揚鏢局的密探，維揚鏢局在每一次出鏢的前兩日，便會派出四名密探，先行開路，他們在所經過的茶館酒店，打探江湖道上的消息，隨時回報，因此維揚鏢局才能維持多少年來的信譽，遇事皆能轉危爲安。

丁杰乃是密探之首，四名密探皆由他統領，凡有消息，必先通知他，再由他轉報給金背刀武維揚。

丁杰有一身很好的小巧功夫，能將自己身體縮成似一根棍子，由貓洞中穿進屋裏，也有一身很好的輕功，上下房屋絕不會帶出半點聲音來。因此江湖上動靜，很難瞞得過他，他還有一柄很好的兵刃，叫軟骨刀，這把刀是以軟鐵製成，鋒銳無比，平時當褲帶子用，也很少出手，但他手上功夫到底如何，沒有人知道。

這的確是一個不平常的晚上，處處皆伏着危機，大約初更時分，那四方鏢局的鏢車才進了城，住在東門口一家仁德客棧之中。

仁德客棧很小，但已夠他們住了。何況此時已是初更時分，喝酒的酒客已經走了大半，四方鏢局本來就是仁德客棧的老主顧，因此大有賓至如歸之感，總鏢頭廣結四方丁烽海與神劍吳冲合住一間房子，紅娘子西門情獨住一間，六名鏢夥及兩名趟子手分住兩間房子。

丁烽海道：「劉莊之事，那老魔頭馮傲天決不肯甘休，計算時間，也快要到了。」

吳冲道：「我們走了十多年鏢，一向是平安無事，想不到這一次却惹下了這樣大的痲煩。」

丁烽海道：「是啊！但我們總是武林人物，四方鏢局雖小，但也是有字號的，爲了維持這塊招牌，也祇有與他們一拚了。」

吳冲道：「不錯，那馮傲天雖然是傲氣衝天，但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我們並未照過面，未必就不是他的對手。」

丁烽海道：「這祇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要知道盛名之下無虛士，我們可大意不得。」

吳冲道：「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安全，這個道理我懂，但我手中這柄神劍，也曾經過名家指點，我有自信能夠闖過這一關。」

丁烽海道：「你那一手神劍，我雖然未能親自與你印證過，但在江湖上的名氣，可也不小，祇是不知你那神劍共有幾招？」

吳冲道：「我這神劍招式少則一招，多則四千零九十六招。」

丁烽海道：「這話怎麼說？」

吳冲道：「因爲我這四千零九十六招神劍，皆由一招之所化，正如易卦一樣，由一元化兩儀，兩儀化四象，四象化八卦，進而八八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中，每一卦再化出六十四卦，合並爲四千零九十六卦。」

丁烽海道：「如此說來，你這一套劍法，是節節環扣，演化無常，應有鬼神不測之機才是。」

吳冲道：「不錯，所以我這套劍法，又名爲璇璣神劍。」

此際房外有人一聲嬌笑道：「日月迴輪，璇璣常轉，因此你這一套劍法舞至極處，應該是無懈可擊才是。」進來的正是紅娘子西門情。

吳冲道：「有！那必須要精於易理之人，根據卦爻演化之順序，而逐步加以破解，當然其中也要合五行生尅之機才行，如果不懂易理，也就很難破解了。」

丁烽海道：「江湖之上，共分文武兩途，就文者不一定懂武，會武者不一定懂文，易理是屬於文的一方面，劍術則屬於武的一方面，而文武能夠兼備者，當今武林之中，可謂少之又少，看來吳兄這一套劍法，眞可以之克敵了。」

吳冲一笑道：「總鏢頭過獎。」

西門情道：「江湖之上文武兼修的人，雖然不多，但並不是絕對沒有，所以我們不能太樂觀。」

吳冲道：「就算是我不行，尚有我們總鏢頭的刀。」

丁烽海嘆道：「我這把雁翎金翅刀，雖已多年未用，但在江湖之上，倒也小有名氣，以刀的本身而言，可以斬金斷玉，以刀法而言，共有一百零八招，內含正邪兩途，陰陽兩面。」

吳冲道：「這話怎麼說？」

丁烽海道：「宇宙之間，非陰即陽，非正即邪，而正邪兩面，正操之於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手，天罡地煞合爲一百零八數，是以我這套雁翎金翅，也有一百零八招。」

正說之間，忽有一名鏢夥報說：「有人求見總鏢頭。」

丁烽海道：「是甚麼人？」

那鏢夥說：「是維揚鏢局武總鏢頭派來的。」

丁烽海忙說：「快請！」

一個人已進了房中，是一個年輕人，他說：「小的丁杰，參見總鏢頭。」

丁烽海豪笑道：「原來我們還是同宗，丁兄弟快請坐，武爺可好？」

丁杰道：「托福，武爺一向安好，此來是向總鏢頭稟報一項機密大事。」

丁烽海道：「難道說貴局有了痲煩？」

丁杰道：「敝局的確有了小痲煩，但貴局的痲煩更大。」

丁烽海道：「這話怎麼說？」

丁杰道：「那鐵拐奇盜馮傲天已下了雁蕩山。」

「眞的，到了甚麼地方？」

「已經到了德縣，現就住在德縣西門外的長風客寓之中。」

「他們來得可眞夠快。」

「可不是。」

紅娘子西門情道：「馮傲天之所以下山，是因爲我殺了他兩個女兒，怎地貴局也牽連上了痲煩？」

丁杰道：「他們準備一不作二不休，待報了仇劫了鏢之後，還要將敝局保的鏢貨，順手帶走。」

紅娘子道：「他們的膽子可不小，竟敢在貴局的頭上也打起主意來了。」

丁杰苦笑一下道：「這本是一班亡命之徒，馮傲天武功不弱，他的一班手下，也絕非易與之輩，所以我們也不能太過大意。」

丁烽海道：「武爺的意思……」

丁杰道：「馮傲天這批人準備在德縣東門外十里處的鬼哭林先向貴局下手，然後再轉頭來對付我們，如果任他們這樣，豈不形成了各個擊破。因此武爺的意思，我們雙方不妨聯手拒敵，比較安全可靠，先由敝鏢局四更起程，埋伏於鬼哭林的東面，那馮傲天如欲報仇，必然會在五更左右，埋伏在鬼哭林之中，等魚上鈎，貴鏢局可於黎明起程，到達鬼哭林之時，正是紅日初升的時候，馮傲天必然攔劫鏢貨，及殺人報仇，那時敝局再由他們後面攻上，來一個前後夾攻，這樣必可一舉殲敵。」

丁烽海笑道：「這果然是一個好的計策，祇是爲了敝局之事，而勞動貴局許多人手，實於心難安。」

丁杰道：「總鏢頭言重了，我們同是吃鏢行的飯，理應互相關照才是，何況此舉也是爲了自保。」

吳冲道：「不知那馮傲天帶了多少人手？」

丁杰道：「大約有五十多人，看情形個個武功不弱。」

西門情道：「就算是他們人手很多，合我們兩家之力，又何足懼者！」

丁杰一笑道：「這位大概就是江湖人稱紅娘子西門姑娘了，大敵當前，千萬大意不得，武爺尚等我的回訊，我要告退了。」

丁烽海道：「多謝丁兄弟往返奔波，我們一切依計行事便是了。」

丁杰雙手一恭說：「總鏢頭不必客氣，在下告辭了。」大步出門而去。

丁烽海笑道：「當眞是吉人自有天相，想不到半路上殺出一個救星來。」

吳冲道：「祇要維揚鏢局肯出面協助，這一仗我們可穩操勝算了。」

西門情笑道：「明日我可要好好見識一下丁總鏢頭的雁翎金翅刀法、及吳爺的璇璣神劍。」

吳冲道：「總鏢頭的一百零八手雁翎金翅刀法，早已譽滿江湖，我這璇璣劍法可能要使姑娘大失所望呢。」

西門情道：「得啦，就憑你英氣爽朗的那塊招牌，我也不會大失所望呀。」

吳冲笑道：「西門情，看樣子妳眞想咬我一口？」

西門情道：「豈止是想咬你一口，我恨不得將你生吞下去。」

丁總鏢頭也笑了，他說：「別鬧了，快去吩咐一下，我們決定五更進食，黎明起程。」

吳冲應聲走了出來。

丁烽海道：「姑娘的七七四十九支神箭，明日又可大展威風了。」

西門情道：「我們三個人，明天誰也閒不下來。」

丁烽海道：「這一仗將是我們四方鏢局開業以來最凶狠的一戰啊。」

西門情道：「不錯，也是我西門情出道江湖以來，最凶狠的一戰。」

丁烽海道：「姑娘爲了我四方鏢局之事，甘冒奇險，奔波勞碌，我實是過意不去。」

西門情道：「人貴自知，天下武林人物，能請得動我西門情幫忙的，可沒有幾個。」

丁烽海道：「丁某與姑娘雖很熟悉，但並無深厚的情誼，老實說，這一次我去請姑娘，並沒有抱着太大的希望，但想不到姑娘竟然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西門情道：「不錯，我是很快的就答應了，你知道爲了甚麼？」

丁烽海搖頭道：「丁某實在想不通。」

西門情道：「江湖之上，人人皆以爲我西門情是個蕩婦淫娃，其實我祇是玩世不恭、不拘小節而已。」

丁烽海道：「這個我看得出來。」

西門情道：「但我在這混濁的江湖之中，始終能守身如玉。」

丁烽海道：「這個我也猜想得到。」

西門情道：「這些就要歸功我對江湖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能認識很清楚，我知道某一種人可以用某一種方法去應付，所以才不會吃虧上當。」

丁烽海道：「不知姑娘對丁某的看法如何？」

西門情道：「丁爺爲人和睦、好交結四方朋友，本來像這種個性的人，大都是華而不實，但丁爺雖廣結四方，却都能誠以待人，道德處世，凜立於滾滾的濁流之中，如荷花出汚泥而不染。」

丁烽海一笑道：「姑娘太過誇獎我了。」

西門情道：「我說的是實在話，也正因爲如此，你才能請得動我。」

丁烽海道：「那是姑娘看得起我，我丁某由衷的感激。」

西門情道：「我看得起丁爺，尚不止這一些。」

丁烽海道：「姑娘尚有下文？」

西門情道：「一個女孩子的心目中，看得起的男人決不止一個，甚至三個……五個，但她絕不能以一個待嫁之身，去應付那麼多的人。」

丁烽海道：「當然，千金小姐何等神聖。」

西門情道：「但我却願以這千金之身，來侍候你丁爺。」

丁烽海臉色一紅說：「姑娘言重了。」他雖然廣結四方，應付過不少的大場面，此時竟因爲西門情的幾句話，而感到臉上有些發燒。

西門情道：「我說的是實話，看丁爺的忸怩的樣子，還沒有找到一個紅粉知己吧？」

丁烽海搖搖頭道：「紅粉知己，談何容易。」

西門情道：「丁爺今年貴庚啦？」

丁烽海道：「行年四十啦。」

西門情嘆道：「一個男人，往往爲了勤於自己的事業，而躭誤了青春。」

丁烽海道：「身在江湖，刀頭舐血，萬一出了問題，豈不誤了別人的青春？」

西門情道：「能常常爲別人着想的人，才是天地間最偉大的好人，一個女孩子能嫁給這種人，才是最大的光榮、最大的幸福。」

丁烽海道：「姑娘取笑了。」

西門情正色道：「這句話也是眞話，我今年已經二十五歲啦，在江湖上闖蕩了六七年，尚未遇到一個合意的人嫁出去。」

丁烽海道：「芳華易逝，姑娘可躭誤不得啊。」

西門情嬌笑一聲道：「說起來我還要感謝丁爺，因爲出來幫丁爺的忙，而使我遇到了一個合意的人選。」

丁烽海也笑道：「那我眞要恭喜姑娘啦，不知道那雀屏中選的是哪一個？」

西門情道：「你猜！」

丁烽海道：「是神劍吳冲麼？」

西門情道：「吳冲在江湖上雖然也小有名望，但胸襟不夠豁達，不是我合意的人選。」

丁烽海道：「是趙子手王三李四麼？」

西門情道：「這兩個人倒也忠實可靠，但我西門情怎麼會嫁給他們？」

丁烽海道：「我鏢局之中，除去兩個趟子手及鏢師吳冲而外，祇剩下六個鏢夥了，姑娘總不會嫁給鏢夥吧？」

西門情搖頭道：「當然不會。」

丁烽海道：「如此說來，姑娘所謂合意之人，當然不會在敝鏢局之中了。」

西門情道：「在！」

丁烽海聽得一愣，搖搖頭說：「那我就猜不到了。」

西門情道：「你應該是想到了，祇是不敢說出來，其實人貴自知，年齡上的差距，又有甚麼關係！」

丁烽海道：「承姑娘垂青，我丁烽海不敢領受！」

西門情道：「是我生得太醜麼？」

丁烽海道：「姑娘麗質天生，如仙子臨凡，誰說姑娘醜，我丁烽海第一個不答應。」

西門情道：「那一定是我的脾氣太壞了。」

丁烽海道：「姑娘嬌柔體貼，溫雅宜人。」

西門情道：「那就是我生性淫蕩，不守婦道了。」

丁烽海道：「那我更不敢這樣子想了。」

西門情道：「那麼你到底爲了甚麼，而不能接受我這一份深情？」

丁烽海道：「我是怕委屈了姑娘。」

西門情道：「我闖南到北，走了六七年江湖，從未遇上一個合意之人，如今遇上了你，你若是不答應，那才是委屈了我呢。」

丁烽海正待答話，此際有人大笑走進來說：「總鏢頭，你也該成個家啦，難得有這麼一位武功又高，人又美麗的好姑娘看上你，你還推辭甚麼？」

西門情臉色一沉道：「好啊，原來你在外面偷聽我們的談話，看我不剝你的皮。」

吳冲道：「難道妳能講，別人就不能聽麼？」

西門情道：「當然不能，如果丁爺答應了，尚沒有甚麼關係，萬一他不答應，而你又將這些話傳出去，我西門情今後還敢在江湖上行走麼？」

吳冲道：「依妳說該怎麼辦？」

西門情道：「殺你滅口。」

吳冲將舌頭一伸道：「總鏢頭，你可得救救命啊！」

丁烽海嘆了一口氣道：「既是姑娘如此瞧得起我，我若再推辭的話，那豈不是太過矯情了。」

西門情這才咯咯的嬌笑起來說：「我說呢，難道你眞是一塊木頭？」

吳冲這時才鬆了一口氣，笑道：「在下現在可以多謝姑娘不殺之恩了。」

西門情笑道：「鬼才會殺你

呢，我不過是嚇唬嚇唬你而已。」

三人同時大笑起來。

丁烽海向吳沖道：「都已吩咐過了麼？」

吳沖道：「都已說過，明天黎明之前，一定可以準備妥當，隨時出發。」

丁烽海道：「那就好了，我們也早點休息吧。」

德縣北門口的悅來酒店中，三更時分，走出一隊人馬，共有十二輛車子，他們一路出了南門，復又轉向東門，沿着官道，向東北方行去，這一隊人馬，當然是天津維揚鏢局的行列，由老鏢頭武維揚親自率領，他們爲了不讓敵人發覺，假意先出了南門，好像是押鏢南下禹城，其實他們出了南門不遠，復又轉向東門，直撲東北方十里外的鬼哭林，他們全部人員穿過了鬼哭林，便在林邊埋伏起來。

鬼哭林因常鬧鬼哭，所以成名，面積約三百里方圓，全是松柏組成，因爲少人行走，是以林中落葉枯枝，叠積得很厚，通往那霑化的官道，就在林子的中間穿過，路面雖然很寬，但因爲乏人修飾，路面草木叢生，行走起來，也異常困難，其實這也難怪，那年頭路廣人稀，路面少人踐踏，野草總會長起來。

同時在德縣的西門外長風客棧之中，由鐵拐奇盜馮傲天所率領的一批黑道高手，也在四更起程，五更左右，便在鬼哭林中埋伏起來。

東方漸現出魚肚白，慢慢的看到朝霞飛起，由德縣的方向，響起了喝道之聲，兩名趟子手，正飛騎急馳，後面半里左右，跟行着三輛鏢車，六匹拖車的健馬，由六名鏢夥駕馭着。

最後一輛鏢車的車篷上，坐着一個紅衣少女，再後面有兩名中年鏢師，一掛刀，一背劍，騎着兩匹健馬，緊緊的跟着。

不用說，這當然是四方鏢局的行列了，就在兩名趟子手策馬馳近那鬼哭林之時，那喝道的詞句突然變了，但聽他們振聲叫道：

「廣……結……四……方……」

「廣……結……四……方……」

這是四方鏢局的暗號，凡是半途上有了痲煩，便會叫出了這四個字。

紅娘子西門情咯咯嬌笑起來說：「丁爺，果然如武爺所說，那鬼哭林中眞的有問題。」

丁烽海道：「金背刀武維揚是何等人物，他豈會欺騙了咱們！」

吳沖伸手摸一摸背上的長劍，笑道：「這一趟鏢，是我們十數年來所保的最熱鬧的一趟鏢，四方鏢局的信譽，全在今日一戰了。」

丁烽海道：「我們四方鏢局，雖然走了十多年太平鏢，但一直是江湖上默默無聞的小鏢局，希望今天能打出一個名堂來。」

紅娘子西門情道：「如果今日能將敵人全部拾掇下來，丁爺的四方鏢局，今後在江湖之上，將可以大行其道了。」

吳沖一笑道：「西門姑娘，妳說錯話了。」

西門情道：「噢！」

吳沖道：「這不能算是丁爺的四方鏢局，而是你們兩個人的四方鏢局。」

西門情咯咯嬌笑起來說：「吳爺可眞會牽紅線，你總不能讓丁爺與我在大敵當頭之時，來行洞房花燭之禮吧。」

吳沖道：「當然不能。」

西門情道：「既不能行花燭之禮，在目下而言，那四方鏢局尚不能算是我們兩個人的是麼？」

吳沖道：「那也是早晚的事情啊。」

他們正說之間，見那兩個趟子手，已停馬不前。

丁烽海等三人，策馬越過鏢車，馳到趟子手王三、李四身前說：「怎麼樣？」

王三用手一指道：「總鏢頭，你看看前面。」

三人順着他的手指處看去，見鬼哭林邊，高高矮矮站了約有數十人之多。

丁烽海雙手一抱拳朗聲道：「前面諸位不知是哪條道上的朋友，在下丁烽海交鏢心切，未克一一登門拜訪，錯過今日，待在下交了鏢後，定當上門謝罪。」

其中有一人手持鐵拐的老者道：「老夫乃雁蕩山馮傲天，幾日前小女馮英馮萍，不知因何冒犯了貴局虎威，而召殺身之禍？」

丁烽海道：「丁某身在江湖，吃在江湖，爲了保鏢，以致失手誤傷，待這趟差事了後，丁某自會給前輩一個交代。」

鐵拐奇盜馮傲天道：「不用了，此鏢旨在必劫，此仇旨在必報，老夫這一次下山，是要兩件事一齊辦了。」

丁烽海道：「前輩不再多加考慮？」

馮傲天一聲冷笑道：「老夫是弓在弦上，不得不發，你們準備接着了。」一揮鐵拐，便欲動手。此際他身後有人說：「殺鷄焉用牛刀，這一趟差事，由我兄弟辦了。」接着從馮傲天身後，竄出兩個人來，這兩人一式矮矮胖胖，身似肉球，每人手持闊背大刀，貼地一滾，便已到了丁烽海的面前。

丁烽海手握刀柄，正要出手，此時聽得吳沖一聲長笑道：「兩位大概是滾堂刀王氏昆仲了，久聞兩

位刀法精奇，所向無敵，吳某不才，今日倒要與兩位會上一會了。」

手拔劍柄，寒芒起處，響起一聲龍吟，已躍到兩人面前。

王氏兄弟互看一眼，身形貼地迴旋，已展開了九九八十一路的滾堂刀法，但見刀花貼地飛舞，專攻敵人的下三路。

吳沖身形飛旋，掌中神劍，一柱擎天的劍勢始終未變，而身形却隨着敵方雙刀在旋，然任那王氏雙刀，刀如匹練，始終無法傷到吳沖的一根毫毛。

西門情道：「想不到吳爺不但神劍出名，連輕功造詣，竟然也如此之高。」

丁烽海道：「他這招一柱擎天的劍勢始終未變，正合了易理中的一元境界，一元化兩儀、陰陽化四象，四象變八卦，因此他這招劍勢不變則已，變則一化爲二，二化爲四，四化爲八，如此生生不息，愈化愈多。」

西門情道：「可是一直到現在他仍未變啊！」

丁烽海道：「他是在覓機下手。」

正說間，忽聽得一聲長吟，吳沖的長劍飛起兩道銀龍，臨空一轉，化出四道光芒，各各分岐，而成八道犀銳的白光，貼地一匝，耳際聽到兩聲慘叫，那滾堂刀王氏兄弟，已經身首異處。

此際對方又飛出兩個黑衣人來，這兩人瘦長如竹，皆穿黑色長袍，各執長劍，兩人一出陣便各施辣手，以迴環交互的雙股劍法，將吳沖圍在當中。

吳沖雙手抱劍不動，身形仍在隨着對方劍勢旋轉。

西門情道：「這兩人我想起來啦，他們是瘦竹雙劍赫氏兄弟，這兩人以迴環破竹劍法，成名江湖，算得上是武林中一流高手。」

丁烽海點頭道：「不錯，因此我擔心吳沖能否接得下來。」

西門情挽手取下背上長弓，左手摘箭，準備接應。

神劍吳沖在破竹劍法之中，連施了十七八個轉旋，方始一劍出手，一化爲二，二化爲四，四化爲八，八而八八六十四，但見滿空劍氣瀰漫，六十四道光華歛處，那瘦竹雙劍赫氏兄弟，早已橫屍就地，此時那丁烽海與西門情才鬆下一口氣來。

敵陣中有人大喝一聲，聲若雷霆，手執雙鎚，貼地飛滾而出，那聲勢確是驚人。

西門情嬌聲叫道：「吳爺，這一陣讓給我了。」未等那漢子滾到面前，颼！地一箭，勢若長虹，向那人射去。

西門情以此七七四十九支朱紅神箭，成名江湖，向箭例無虛發，但聽噗一聲，一箭從敵人的前胸穿入，透過後背，血花透體而出，那人雖然中箭，猛地一聲大喝，帶箭之身，破空飛起，雙鎚併發，向西門情頭上打到，那種泰山壓頂之勢，有如千鈞之力。

西門情想不到敵人在重傷之後，仍有如此威力，不由大吃一驚，嬌軀急向左側飄開了一丈左右，那人失去目標，龐大的身軀，臨空摔向地面，發出彭！地一聲大響，再也不能動了，原來他方才是臨終一擊，雖然威力奇猛，但已油盡燈殘，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西門情苦笑搖頭，取出的朱紅箭又插入箭袋之中。

吳沖道：「你知道此人是作甚麼，他就是黑道中的巨梟，雙鎚無敵李天霸。」

西門情嘆道：「如此說來，我這一次當眞是贏得很僥倖了。」

此際對方又是咚咚的蹦出兩個人，這兩人一白一黑、一胖一瘦，看他們的行動，猶如青蛙遊於草地一般，而且每人手中拿得一支長約三尺的哭喪棒，外面雖然用紅白紙粘糊成，却甚是沉重，可能是寒鐵之物鑄成，捧舞之下，寒氣森森。

丁烽海道：「此二人是橫行嶺南苗疆的天地雙煞，專以陰僵之氣，致敵於死地，西門姑娘小心了。」

西門情挽弓搭前，雙箭齊發，又直透兩人的前胸，按理說這些人皆是江湖中一流之選，怎可能便一射便中，此中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西門情在這七七四十九支朱紅箭上，的確有很深的造詣，第二是她很少用箭，因此她運用的手法與技巧，無人得知，因而防不勝防。

天地雙煞功力原是借九幽寒陰地氣，凝練而成，身體充滿了惡煞之氣，週身痲木，已無痛苦的感覺，因之雖然中箭，仍向西門情身邊衝來，西門情又是一驚，雙手環扣，連珠箭發，但見一道道紅影，穿入雙煞體中，雙煞似無感覺，此時已衝到西門情的身邊，雙舉哭喪棒，分左右兩面，向西門情雙肩打到。

西門情突覺一陣陰寒侵體，連打了兩個冷戰，急切間嬌軀急退，已如直線般的飛起，臨空二丈左右，一個迴旋，挽弓搭箭，又是二道紅影直貫入雙煞的泥丸宮。

泥丸宮乃是人之靈肉融會的生命總樞，一箭貫穿，立時聽到兩聲怪叫，天地雙煞，方倒地死去。

西門情此時才落將下來說：「好厲害！」邊說間，從兩人身上起出朱箭，竟然有二十四支之多。

此二人一死，敵方厲害的敵

人，已死大半，因此已無人敢自動出來叫陣。

鐵拐奇盜馮傲天冷笑道：「眞想不到啊，四方鏢局聲譽雖小，人手雖少，但每一個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他因爲滾堂王氏兄弟、瘦竹雙劍赫氏兄弟、天地雙煞及雙鎚無敵李天霸之死，而說出了這兩句話，因這七個人，在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可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

丁烽海道：「前輩過獎，若能就此揭過，丁某亦不爲已甚。」

馮傲天冷笑道：「你不要以爲殺了我們幾個人，就可以言語相欺，要知道老夫尚沒有出陣呢。」

丁烽海道：「前輩早年成名江湖，武功蓋世，晚輩自是敬仰得很，豈敢以言語相欺，但人人皆有求生之本能，前輩若不願收手，丁某雖明知不敵，也不能不死裏求生了。」

馮傲天冷笑道：「好！今天我就先來會會你這廣結四方的丁總鏢頭了。」一擺鐵拐，大步走出。

丁烽海鋼刀出鞘，注目以待。

吳冲道：「總鏢頭，這一陣由我來接着。」

西門情也道：「還是由我吧。」

丁烽海道：「不，你們兩人都已接過兩陣了，這一陣還是由我來。」一揮手中雁翎刀，迎了上去。

馮傲天道：「我們今天是單打獨鬥，各憑功力，使你死而無憾。你出手吧。」

丁烽海道：「小心了。」

雁翎刀緩緩提起，那刀勢雖慢，但已充滿了凌人的銳氣，就在他雁翎刀提過胸部之時，突然一翻腕間，光華四射，已展開了他成名絕技，雁翎金翅刀法。

丁烽海知道今日一戰，是四方鏢局的存亡絕續的關頭，是以毫不客氣，一起手便展出凌厲的招術。

馮傲天的鐵拐橫架金樑，向他刀上架去。

丁烽海收刀翻身，一式金龍探爪，硬向對方當頭劈去，這兩人皆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一經交手，便如狂風暴雨一樣，各不相讓，瞬息之間，已打了五十多招，竟然是平分秋色。

吳冲道：「總鏢頭當眞是深藏不露，以他的功力，竟然能與成名多年的黑道巨梟馮傲天打成平手，而且看那氣勢，尚有過之而無不及，着實令人敬佩。」

紅娘子西門情道：「你吳爺的神劍可也不弱啊，四方鏢局有了你們兩位在，何人敢攖其鋒！」

吳冲笑道：「不久的將來，又要增加一位生力軍，七七四十九支朱紅神箭，更可使四方鏢局，大振聲威了。」

西門情聽得咯咯嬌笑起來，笑得好不開心，她多年浪跡江湖，得遇合意伴侶，那能不開心，正笑之間，忽聽丁烽海一聲大喝，奮起神威，將一百零八招的雁翎金翅刀法，反覆施展，此際正以一招天外雲飛，向馮傲天的頭上蓋去。

他這天外雲飛，乃是陽剛之式，逼得那馮傲天舉拐上擊，他立時刀式一變，又以一招暗流驟旋，刀鋒旋向了馮傲天的胸部，由於這一招由陽而陰，由明而暗，而且變招又快，馮傲天一時防備不及，胸部被切成一道三寸深的橫紋，鮮血狂噴而出，雙手一擲，八十多斤的鐵拐，向丁烽海的小腹飛去。

丁烽海身形急退，那鐵拐擦着他身邊而過，斜斜的插入地面，尾部祇露出五寸長，這一擲之威，可想而知。

丁烽海身形方停，已見那馮傲天身形俯仆地面，已經死去，他此時才鬆了一口氣。

馮傲天一死，對方剩下的二十多個賊人，竟然一湧而上，丁烽海、吳冲、西門情三人奮力抵擋，無奈對方人手太多，一時難以收拾，正危急之時，忽見鬼哭林中又衝出數個人加入戰圈，這批人正是由武維揚所率領的維揚鏢局的十二名龍虎鏢師。

武維揚當先衝入戰圈，掌中金背刀帶起了呼呼風聲，刀光所到之處，無人敢攖其鋒。

武維揚已經年屆古稀，早年便是以一柄金背刀成名江湖，如今再加上他數十年經驗與閱歷，數十年的功力與技藝，更是如虎添翼，聲威凌人。

十二名的龍虎鏢師中的踏雪無痕柳永，以絕頂的輕功，從人頭上飛過，落在四方鏢局這一邊，以一柄尺許長的短劍，划起了無數道的銀弧，向對方的二十多人攻去。

柳永的輕身功力，以飛行於雪地之上，不留絲毫痕跡稱著，是以有踏雪無痕之名，他用的那柄短劍，名叫無情劍，本來劍本無情，何必又以無情爲名，豈不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但因柳永不但是寶劍無情，人也無情，無情人配無情劍，出手更爲無情。

登萍渡水陶青，以極上乘的輕功，穿躍於敵人羣中，如穿花蝴蝶一般，在人羣中飛來飛去，右手執一柄匕首，寒芒閃爍，伺機向敵人攻擊。

陶青輕身功法，可以在水面上飛行，而足不沾水，數十丈的河面瞬息之間，便可越過，是以有登萍渡水之名，他與柳永二人．乃是維揚鏢局十二名龍虎鏢局的皎皎者，自維揚鏢局開業以來，便追隨武維

揚保着鏢車，闖南到北，百不失一。

這十二名的龍虎鏢師，除去踏雪無痕柳永、登萍渡水陶青而外，尚有十名鏢師是：

雙叉太歲周永明。

打虎將軍董無青。

六合刀關宏達。

太乙神拳展南飛。

雙股添星丁一全。

神鞭手余長泰。

無影劍劉大通。

風如棍秦一漢。

花槍太保褚同。

開山掌郝無爲。

這十人在江湖之上，皆算得上是一流之選，那些馮傲天帶來的二十多人，也都是江湖中黑道巨梟，凶神惡煞，每個人都有一套很了不起的功夫，開始與四方鏢局丁烽海、西門情、吳冲等三人打鬥之時，以絕對壓倒的優勢，每七八人合鬥一人，任三人武功再高，也難力敵七八名高手，此時維揚鏢局的十二名龍虎鏢師及總鏢頭武維揚等人一出現，形勢立時改觀。

紅娘子西門情咯咯嬌笑起來，朱紅箭得暇便一支支的發出，她自闖蕩江湖以來，便箭無虛發，因此對方的人也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神劍吳冲的璇璣神劍，由一化二，二化四、四化八、八而八八六十四，如此生生不息，但見滿空劍氣飛舞，羣賊疲於奔命，頓時又死傷不少。

丁烽海的雁翎金翅刀法，將一百零八招正邪兩面，反覆施展，當者立斃。

最凌厲的，要算是老鏢頭武維揚的金背刀，此刀表面上看起來毫無章法可言，但每一招一式，皆有其獨特而凌厲的氣勢，而鎭攝住敵人的心神，再加上十二名龍虎鏢師，各展所長，不到一個時辰，敵人已無一倖免，鬼哭林中，屍橫遍野，而雄踞雁蕩山數十年的馮傲天等一批人，經此一戰，已經是全軍覆沒。

丁烽海等人此時才鬆了一口氣，向武維揚抱拳道：「敝局這一趟鏢，得以保全，全仗武爺之力，此恩此德，我丁某人記下了。」

武維揚哈哈一笑道：「丁爺言重了，老實說，今日全仗丁爺及吳鏢頭，還有西門姑娘，三位合力將馮傲天本人，及重要人物除去，才能如此順利，眞的說起來，我尚要感謝丁爺呢。」

丁烽海道：「武爺言重了！」

武維揚正色道：「我說的完全是實話，丁兄如果不介意，今後敝局願與四方鏢局結爲兄弟鏢局，不知意下如何？」

丁烽海哈哈大笑道：「如此我就高攀了，武爺年長，我尊武爺爲兄。」旋即下馬，與武維揚拈土爲香，結拜於地。

雙方鏢局的鏢師鏢夥們，亦彼此握手言歡。

吳冲大笑道：「今日當眞是雙喜臨門了。」

武維揚笑道：「吳兄弟這話怎麼說？」

吳冲便將西門情與丁烽海的事情，說了一遍。

林中衆人立時歡呼起來。

武維揚笑道：「那敢情好，待我這趟鏢交結了以後，我們全體人員，趕赴臨濟四方鏢局，爲丁兄弟辦這一件喜事，大家也可共享一杯喜酒。」

丁烽海笑道：「敝四方鏢局，定當熱烈招待。」

武維揚道：「我們一言爲定，目下先分道揚鑣了。」

官道上向禹城方向，立時響起了喝道之聲！

「我武維揚……我……武……維……揚……」

同時在向霑化方向，也響起了喝道之聲。

(完)

彎月刀

上文提要：沙成山護送受虐待的姑娘回家，奔馳了二十餘里後歇在土地廟，姑娘假借舀水給他喝，暗中將「五毒穿腸散」摻進去，沙成山喝了兩口之後口吐白沫倒地……「毒蜘蛛」柳仙兒等人以爲計得逞，「佟家小舖」裡虐待她的兩男一女出現了……沙成山繼續趕路，一道林子邊走出七個大漢，是「龍爪門」白艮邀請助手要殺他報殺子之仇……



借刀殺人搜獵物　羣起圍攻報子仇

兩條空中人影——是實體也是幻像的人影，刹時落在地上。

於是，金芒激閃，青焰噴射，一條條凝聚而成的匹練，形成恁般鋒利的光影，穿梭流閃，便在這扣人心弦的時候，忽然間一片極光中發出星芒一點，那看來宛似銀河中瀉落向九洲的寒芒突然凝聚成形，停滯稍頓間，極似惡魔附身，貝海濤的虛幻身形立見一頓，接着便一個急旋，跌撞出十一步外！

血在往外溢，他那乾瘦的臉孔上肌肉顫抖不已，左肩胸上一片殷赤，衣衫裂口處衹見肌肉翻捲，臉上一刀不長，但却相當深，深得微見森森白齒，貝海濤連哼一聲也沒有，雖然他的後背上早已着了一下狠的！

沙成山也並未完整無缺，他的雙臂皮開肉綻，左胯上被撕裂得幾乎難掩肌膚，三條血印正冒着赤漓漓的鮮血，神色頹廢的木然站在貝海濤前面六步地方！

冷冷的，貝海濤伸出泛青的舌頭舐着口角流出的鮮血，直視着對面的沙成山，道：「寒江月刃？」

沙成山淡淡的搖搖頭，道：「『寒江月刃』的最後殺招，『寒江月落』！」他頓了一下，又道：「但仍然沒有把敵人放倒！」

貝海濤臉無表情的道：「因爲是我貝海濤，沙兄，你的『寒江月刃』中竟然套着這招『寒江月落』，放眼當今，能逃過這招的人衹怕寥寥無幾！」

沙成山道：「貝兄的『金陽罩頂』也自不俗，沙某十分佩服！」

貝海濤望着沙成山身上的鮮血，冷然道：「沙兄，你帶給我的是一次豐碩的經驗，雖然在肉體上我承受着你所賜的痛苦，在精神上你給了我一次重大打擊，然而我却看到了你的眞正殺招，我相信我受的創傷仍然值得！」

沙成山淡淡的道：「貝兄，你才是眞正的武者，也是沙某平生僅見的對手，我一直對你抱着憐惜，所以你仍然能站在那裏！」

貝海濤全身一震，這才想到剛才的一刀足以穿心，何以那麼強勢的力道中途回抽，原來……

貝海濤忽然吃吃慘然笑道：「對於你的刀下留人，我絕不言謝！」

沙成山立刻接道：「我並不要求你回報！」

貝海濤用力抹去臉上鮮血，道：「相反的，我會再來找你，沙兄，我一定會再來找你！」

沙成山重重的道：「希望再見面時候祇是切磋而不滲雜半點仇恨！」

貝海濤苦兮兮的一仰血臉，道：「沙兄，你表現了武士精神，

你……才是個眞正武者！」

他不等沙成山再開口，緩緩的回轉身，冷然直視着「鐵爪」白艮，道：「白掌門，我已無能爲力，但願你們好自爲之！」

白艮瞪着虎目，抖着灰髮道：「貝老弟台不急於一時，你一邊自己敷藥療傷，看我們扣倒姓沙的爲你出氣！」

「大漠紅鷹」戈二成沉聲道：「若是聯手，姓沙的早沒命了，何至於……」

戈二成的話十分明顯，他是在抱怨貝海濤不該自己逞能，沒得倒自己先受了傷！

猛的一瞪眼，貝海濤道：「我不會留下來的，因爲我心中相當明白，誰想扣倒沙成山，他就得付出一定的代價，那是一樁無法彌補而又相當慘酷的代價！」

戈二成憤怒的吼道：「貝海濤，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你以爲我們都像你一樣？」

白艮忙搖手道：「兩位且莫如此，都是白某人的摯友，千萬免傷和氣！」

貝海濤沉聲道：「話不投機半句多，白掌門，恕貝某先走一步了！」

貝海濤走得相當艱苦，他幾乎是走三步一彎腰，跨五步就要倒的跟蹌着離開……

片刻的沉寂，一時的風平，正是驚濤駭浪將至的前奏，憤怒的睁芒，冷酷的表情，正是培養搏殺情緒的寫照！

沙成山木然的面對白艮，道：「我想各位不會就此罷手而調頭他去吧？」

嘿嘿一聲冷笑，白艮緩緩往沙成山逼近，另外五人也自五個方向圍過來！

白艮已沉聲道：「沙成山，你今天休想生離此地，你準備償還你積欠的血債吧！」

此刻，「飛索門」掌門，「撥雲手」管洲他赧然的粗聲道：「沙成山，千萬別怪我們聯手對付你一人，更別怨我們在你淌血的時候出手。實在，因爲你雙手沾滿了血腥，早爲道上朋友欲撲殺的人物，此情此景，你就認了吧！」

淡淡的垂着雙臂——尚自滴血的雙臂。

沙成山道：「管掌門，你別說得如此堂皇，放心，我不會爲你們的聯手而喊寃，江湖奸險，世道如此，這種不要臉的場面，沙某見得多了，當然，見多不怪，你又何必多此一說？」

管洲臉上一紅，旋即沉聲道：「沙成山，別罵人不帶髒字！」祇見他右腕一震，一條三尺半長的金色索繩已握在手中！

金索有拇指粗細，看似一條金色繩子，管洲奮力抖動，那金索竟然變得筆直，平舉在他的身前！

沙成山心中明白，握在管洲手上的金索繩非是一根繩子，那玩意兒可硬可軟，擊、打、抽，之外兼而絞人脖子，一旦被它纏上手足，便足以重傷當場！

再看關洛雙雄——

「赤髮鬼」湯白手握一柄兩尺四寸寬的青刃短刀，紅髮披肩，乾憋的嘴巴緊成一條線，雙目赤紅見血絲，走在地上一步一個足印！

走在湯白左面的「大刀」賀鵬，雙手托着把砍刀，一對暴牙外露，顯得一副兇殘樣子！

然而，沙成山祇注意着「大漠紅鷹」戈二成，不見姓戈的兵刃，然而一件紅衫却把他的人罩上一層神秘色彩，光景猛一看成了一團烈火似的嚇人！

突然，白艮衝天一聲凄嗥：「快活我兒，你爹就要爲你報得血仇了，你天上有知，等着瞧吧！」

他聲音凄厲悲壯，宛似叫魂，然而誰也不會知道，白快活是否眞的地下有知，不過，白艮如此一叫，還眞的令人惑疑，他會把白快活叫回來似的！

雙臂與胯上鮮血直流，幾已將長衫染成了一片片赤紅，但沙成山的表情仍然平靜與冷漠，宛似流的血不是血而是汗水！

有着一種懨懨的表情，那種不帶一絲人味的冷酷，似乎在每次搏殺之前一定有的樣子，如同看慣了血腥，覺悟了生與死的輪迴一般，含着太多的無奈……

右前方，「大漠紅鷹」戈二成皮笑肉不笑的道：「少再磨蹭下去了，是我們該送姓沙的上路時辰了！」

右後方，「西陲二十四鐵騎」「快刀」閻九子仰着一副雷公嘴厲聲怪叫道：「不錯，是時候了！」

白艮舉着三尺精芒閃閃的鐵爪，嘿然一聲，道：「各位這是給白某人幫場助拳，且容老夫先上！」

「大刀」賀鵬狂烈的道：「形勢不對，姓沙的不比一般，我們併肩子上！」

咯咯咬着牙，「撥雲手」管洲大叫：「爲白少爺報仇，少不得我們一齊上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別再找藉口了，沙某並未有任何拒絕的方法，因爲這不正是各位早已打定的主意？」

「大漠紅鷹」戈二成一聲怪叫，道：「沙成山，你千萬別把人全看成了孬種，今日之後如果你仍然存於世上，戈二成一定找你單挑，殺一個至死方休！」

沙成山冷冷的道：「看來你我之間難能如願了。」

鐵爪出手之快，宛如就在沙成山面門，白艮已狂吼怪叫的道：「還我兒子的命來！」

罵聲起自沙成山的背後，粗壯的管洲叫罵道：「娘的皮，你躺下吧！」

「颯」「颯」之聲便隨着他叫罵，到了沙成山的頭頂上方三尺之地！

宛如平地刮起一陣旋風，沙成山的身子猝然不成體形的一輪急旋，「銀鍊彎月」便似炸裂的一個巨型冰球般閃掠出碎芒點點，無數的冷焰穿梭中，沙成山的身子猶似彈升在一片銀河星海之中！

大砍刀便在這時暴劈落下，帶起一股裂帛也似的尖嘯，賀鵬已吼道：「老湯，招呼他的下三路！」

「老湯」當然是湯白，「大刀」賀鵬與「赤髮鬼」湯白二人號稱「關洛雙雄」，交手對雙，經驗豐富，這些年的闖蕩中，二人幾已焦不離孟，祇要有賀鵬在，湯白必也在！

此刻，不用賀鵬交代，湯白已舞着短而寬的利刃貼着地面到了沙成山背後四尺遠，他祇要擰腰挺胸，便能把短刀招呼上敵人的雙足！

沙成山斜肩勁旋——好一招「脫胎換骨」，他是怎麼閃出五尺遠，幾乎誰也沒有看清楚！

於是，第三撥衝上的人——「大漠紅鷹」戈二成便宛如西墜紅日，摟頭蓋臉的撲擊而來！

就在那片紅影中，沙成山方自看到姓戈的兩件兵刃——那是兩隻尺半長的精鋼利爪，那原本合在一起的尖刃，便在戈二成的揮舞中張開來，宛似天空撲擊而來的一頭巨型老鷹！

目光凝聚的刹那間，沙成山右腕伸縮，「銀鍊彎月」便灑出千百條流電交錯，他的雙腿一伸一縮，伸縮之間已躲過兩把刀與一條金索的纏打，但他的頭頂却爆烈出一片金鐵撞擊！

就在這時候，湯白不顧一切的直往沙成山滾去，祇見鋒刃似月，寒氣濛濛，一道流閃的光華暴長中，湯白的短刀尚未遞上敵人的雙腿，業已厲叫着倒翻出去！

宛似流着自己身上的血，賀鵬急怒的大叫：「老湯，傷得如何？」

灑着鮮血倒撞在一棵矮樹旁，湯白齜牙咧嘴的喘息道：「我死不了，你快去圍殺呀！」

伸手摸出一包傷藥，賀鵬道：「快把傷處包紮，娘的老皮，姓沙的死定了！」

撩開外衣，好長的一道血口子，從背後斜到左胯上，鮮血便像泉水一般的往外溢！

憤怒的托着手中長把砍刀，賀鵬兇悍的一聲大叫：「殺死你這狗操的！」

沒有退閃，沙成山祇是在三般兵器加身的一刹那間猛古丁拔空三丈有餘，就在他的身形仍然滯留在人們的瞳孔中，他的人已到了怒殺過來的賀鵬頭頂！

那眞是行雲流水般的勁瀉，勁瀉出好狂的一片光雨。

祇聽得一聲尖吭的淒厲大叫，長把砍刀帶起半空，一股鮮血自空中彈飛的砍刀上灑下來。

天爺，刀把上仍然有一隻斷了的手臂，五指死死的扣握着刀把，直到那把刀「砰」的落在地上，那隻手臂仍然未與刀把脫離開！

正在包紮傷處的湯白，已聽出賀鵬的叫聲，他不顧自身的傷，急忙伸手摟住鮮血直流臉如死灰的賀鵬，叫道：「老賀，快運功曲池，閉住氣血，你的左臂……」

賀鵬痛得哇哇怪叫，那面，白艮已高聲道：「穩住！穩住！認準了出手！」

現在，沙成山絕不在一個地方多所滯留，他不用找上敵人，敵人自會追來，他便利用那有限的時間來換取有限的空間。

便在這種情況下，他毫不留情的揮動着「銀鍊彎月」，從外表看來，他正以明快似風的身法游鬥！

沙成山相當清楚，今天如要生離此地，怕得有一番苦鬥死拚了！

幾處傷口在抽痛，沉悶的空氣裏不時飄着那股子血腥。

沙成山已經是血汗不分，氣血見虛，貝海濤留給沙成山的傷，加上這一陣子折騰，他……

白艮老奸巨猾，他已看出沙成山的企圖，更發現沙成山的動作不似初發時候的俐落，忙不迭急叫道：「姓沙的一味游鬥，他這是强弩之末的拚法，大伙圍緊他，不容他再替他自己製造喘息機會！」

其實，參戰的人都已看出來了。

就在白艮的話聲甫落，一團紅影已到了半空，「大漠紅鷹」戈二成發瘋般的一聲厲吼：「拿命來！」

叫聲裏，更有三條人影分三個方向往沙成山包抄圍殺上去——「快刀」閻九子從後，「撥雲手」管洲自左，「鐵爪」白艮來自正面。

三個人幾乎同時到了沙成山的身邊！

高手圍攻便是這樣，一經發動，不用再多費唇舌，便自然的不約而同出招走式！

於是，空中響起各種刺耳的響聲，石火猝映，血肉拋擲四濺，淒厲的狂嘷劃破沉悶的長空，眞慘！

白艮第一個往地上撞去。

他的左臉頰連着一撮鬍子業已不見，順着嘴巴裂到肩頭，一道連

貫的血口子，幾乎令他無法忍受那種撕裂的痛苦！

他在一跤跌坐地上以後，右臂連舉爪的力量也幾乎沒有！

「飛索門」「撥雲手」管洲的金索抽上敵人的臉頰，帶起點點碎肉，但未等他反臂回抽敵人的右腕，右脅已被割開，三根肋骨森森外露，他不及再戰，便往外急退！

「快刀」閻九子的刀是夠快。

當他抹過沙成山的左肩背的時候，自己的右臉頰先是一涼，旋即鮮血迸流，從右眼梢到後頸，好長的一道血槽，右耳已不知去向！

當頭罩下的「大漠紅鷹」戈二成，右爪落空，左爪撕裂敵人大腿上一塊血肉，他人未落下，極光已自他的身上交織穿梭十一次！

紅衫帶着血肉向四下散落，戈二成連哼一聲也未曾，帶着滿身血痕，流着一地鮮血，跌跌撞撞的往荒林中走去。

他邊走邊咒罵：「操你親娘……我……」

他似是失去那股子豪情與勇氣，變得像個半瘋之人，直到他走入林子裏，口中尚不停的在罵，似是對他的一身傷痛仍然難以接受！

沙成山的臉龐扭曲着，鮮血幾乎染了他大半衣衫，髮絲散亂，他伸手摸了一下頭皮，似是有着寬慰的露出一個苦笑，也是勉强的笑！

撐地又起，起了又跌，白艮憤怒的道：「姓沙的，我不殺……殺你……」

他沒有再說下去，鮮血封住了他的那張失去一片皮的嘴巴！

沙成山苦撐着未倒下，他淡淡的道：「看來這眞是一場玉石俱焚，兩敗俱傷的……」

管洲「唔呀」哼着，半晌說不清楚，一邊，「快刀」閻九子已狂叫道：「不殺此獠，誓不甘休！」

白艮叫道：「我們仍有搏殺姓沙的力量，我相信姓沙的不比我們强多少！」

沙成山淡淡的道：「樂意奉陪，各位還等甚麼？」

說完，祇見「銀鍊彎月」猛古丁繞體盤飛，匹練也似的把沙成山的身子掩沒在一片光華之中！

白艮等見沙成山擺出這副架式，顯而易見沙成山確有再殺功力，如果這時候再上，單憑沙成山這一手，祇怕誰也難以接得下來！

「飛索門」的「撥雲手」管洲强忍着傷痛，猛烈的喘着大氣，道：「白當家，且容管某說句話！」

他啞着聲音，猛吸幾口氣，又道：「我們暫且撤走，盡快找來兄弟們圍殺此獠，犯不着這時候把我們的老命賠上！」

「快刀」閻九子捂着傷口也叫道：「對，他娘的，姓沙的是絕戶，他既無幫派又無幫手，想圍殺他太容易了，又何必急在此時？」

白艮見沙成山仍能揮出一路刀法，心中早寒，聞言重重的道：「也好，且叫姓沙的多活一時，相信三幾日內他還難以復原！」

沙成山未開口，他那瘦削的臉上一片漠然，誰也看不出他的雙目中含着的是一片迷茫！

憤怒的一跺脚，白艮大手一揮，道：「我們走！」

這些人走得可眞快，雖然他們個個帶傷，而且傷得都十分淒慘。

尤其是關洛雙雄之一的「大刀」賀鵬，他左臂被斬，幾次昏絕，此刻由受傷的「赤髮鬼」湯白半摟半抱，跌跌撞撞的順着官道往南走，那光景還眞的透着無限辛酸與淒涼！

江湖生涯，刀口子舐血的日子原本就是這樣！

白艮幾人走得遠了，然而沙成山却並未稍動，他仍然木雕也似的站在那兒，「銀鍊彎月」垂在地上，雙目有着灰慘慘的難以辨物！

附近，黃驃馬彈蹄到了他的身邊，十年相處，黃驃馬看過太多這種場面，牠習以爲常的用馬嘴頂蹭着沙成山的上身！

「咚！」沙成山竟然直不楞的倒在地上！

沙成山不動了！

血似已流盡，半邊長衫盡濕！

於是，黃驃馬發出一聲長嘶，盡在沙成山身邊刨着一雙前蹄！

於是，林子裏出現另一批人物，這批人來得可眞夠快，遠遠望去，個個似飛。

有一頂兜轎，兩個黑粗大漢前後抬着，跑在前面的是四個年輕女子，兜轎後面也跟了四個壯漢。

那頂轎子上面坐着個紫衣少婦，一眼望過去，祇見這少婦眼如秋水，芙蓉如臉，滿頭翠玉，不帶笑容，有着一股凜若冰霜的儀態！

有四個女子最先衝近黃驃馬前，其中一個身穿深綠色短衫的已尖聲叫道：「怪不得沒有等到這斷，原來姓沙的已經死在這兒了！」

另一身穿黃色短衫的立刻問道：「三妹子，爬在地上的眞是大奶奶說的沙成山？」

穿綠衣的重重點着頭，愉快的道：「不錯，姓沙的化成灰我也認得他！」

便在這時候，那頂兜轎也到了，兜轎未放下，轎上的少婦已沉聲道：「仙兒，姓沙的死了？」

穿綠色短裝的，不錯，正是「毒蜘蛛」柳仙兒，當然，坐在兜轎上面的少婦便是她們口中的大奶奶了！

此刻，柳仙兒走近轎前，道

：「大奶奶，死在地上的正是沙成山那個王八蛋！」

猛古丁仰天大笑，兜轎上面的少婦似花枝亂顫，半晌，她收住笑，道：「白艮找的幾個人還眞管用，他爲了替他兒子報仇，早就放言要找姓沙的，可好，我替他指了一條捷徑，順利的殺了沙成山，如此也就用不到我再出手了，哈……」

柳仙兒忙又道：「大奶奶，我這就去把大奶奶要的東西搜出來！」

點點頭，轎上的大奶奶道：「仔細搜，一定要搜到！」

柳仙兒忙回撲到沙成山的身邊！

於是，她翻過沙成山的屍體，解開衣衫，又把靴子內衣全部搜了一遍，不由得驚異的叫道：「不好，沙成山的身上根本沒有甚麼東西！」

兜轎上面的少婦立刻叫道：「再搜，倩兒與小小二人搜那匹馬！」

這次搜得可眞仔細，柳仙兒從沙成山的頭頂一直搜到脚板底，除了沙成山頭上有個小指大小的肉包之外，全身上下毫無可疑之處，那柄扣在右腕上的「銀鍊彎月」有一半沒於血土中。

外衣內衣，柳仙兒甚至連沙成山的褲襠也不放過的搜了一陣子，她終於望着兜轎輕搖着頭！

那面，身穿黃色短衫的姑娘也向兜轎上稟道：「大奶奶，甚麼也沒有，鞍袋中祇有幾十兩銀子！」

清晰的傳來咬牙聲，兜轎上的少婦冷沉的道：「老頭子眞夠奸詐，還給我施出這招來……哼！」

「毒蜘蛛」柳仙兒道：「大奶奶的意思是說……」

少婦咬着牙，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柳仙兒怔了一下，道：「大奶是說，東西根本不在姓沙的身上？」

少婦忿怒的雙掌拍擊着轎桿，道：「不錯，東西由另外的人帶走了！」

柳仙兒急急道：「這人會是誰？我們根本未發現有另外的人同老頭兒接觸過呀？」

少婦重重的道：「老頭子可以把東西交給姓沙的，再由姓沙的暗中交由另外的人運走，我們誰會知道？」

柳仙兒驚異的道：「幾年心機豈不白費？」

此刻，兩個搜馬的姑娘走來，那黃衫老子道：「大奶奶，我們爲妳難過呀！」

突然冷冷一笑，少婦道：「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擊殺奔赴陽城之人，老頭子又怎樣？」

柳仙兒目露凶芒，道：「釜底抽薪之計，好！」

轎上少婦稍作思忖，道：「陽城南面三十里地有個百花谷，是他們必經之地，我們趕去尚來得及，走！」

這一行來得快，走得也不慢，剎時間由原路走得沒影沒踪……

時間的移動無形似有形，它移動在人們的心中，綿長不斷，直至恒久……

這裡，祇不過半個時辰吧，荒林中撲出一條小小的人影，夕陽下，那影子疾撲之勢甚快，直到影像成了實體，方看到是個姑娘。

姑娘口中自語：「是的，這匹黃驃大馬我認識，一定是他的，是！」

就在姑娘話聲未已，她突然驚叫道：「沙大哥！你……」

姑娘凄叫着撲向沙成山的身邊，她急急的探手在沙成山的鼻尖，緊接着一聲尖叫：「沙大哥，你死得好慘呀！」

姑娘拭着淚，拉過黃驃馬，立刻把沙成山抱上馬背便緩緩往西而去。

有一座不算高的山，前面一條相當寬的白沙河，岸邊有一條小船正停靠在岸邊，附近有一排柳林子。

姑娘把黃驃馬拴在柳樹林子，她抱起沙成山在懷裡，緩緩的上到小船上，自言自語，道：「沙大哥，想不到我丘蘭兒的洞房之夜，新郎却是個死人，你……你怎的……」

說着，便大哭起來！

是的，姑娘正是「玫瑰毒刺」丘蘭兒，自從她離開沙成山之後，感於沙成山的以德報怨，便決心視沙成山爲丈夫。

她可眞的有心，弄了一條小船把自己安置下來，却不料當天夜裡，她就發現大奶奶這批人物，於是，她自遠遠的跟踪而來……

取了個小木盆，丘蘭兒掏出水來，她輕輕的擦拭着沙成山的身上傷口，不料涼水上身，沙成山猛的全身一哆嗦，光景嚇得丘蘭兒一聲尖叫。

沙成山又活了！

其實沙成山根本沒有死！

現在，沙成山那對微陷的雙目，烱烱有神，他吐氣有力，一挺而坐直身子，含笑點頭的望着丘蘭兒。

丘蘭兒驚異的道：「沙大哥，你沒死？」

搖搖頭，沙成山道：「流了許多血是眞的，死還不至於，因爲我不會那麼容易的死，哈……」

沙成山笑中伸手摸摸頭上的肉

包，愉快之情，溢於言表，他在灰暗中環視着四週，又道：「是妳把我從老遠抱回小船上的？」

丘蘭兒拭着愉快的淚水，道：「你死了，我又怎生忍心要我的丈夫曝屍荒野？」

沙成山一驚，丘蘭兒却又十分自然的道：「我要把你抱回我小船上，與你一同漂在這沙河面，慿這清清河水，把我二人流向大江注入大海，直到……直到……」

沙成山感動的一把摟住丘蘭兒，他那把青青的鬍楂在丘蘭兒的秀髮上磨蹭着，低聲道：「啊！蘭兒，妳不必如此，那是不值得的，沙成山不值得妳如此犧牲啊！」

「值得，因爲我的命是你救過的，我的行爲也是你加以指點而懸崖勒馬，爲你，沙大哥，我不計任何犧牲，倒是……倒是怕你拒絕了我……」

沙成山嘆口氣，道：「是的，我會拒絕的，因爲我的職業不允許我拖家帶眷，蘭兒，我已雙手沾滿血腥，放眼江湖，至少有十個以上一流高手要找我拚命，想想，我怎能把妳救上岸再推妳下水？」

丘蘭兒道：「我不在乎，沙大哥，眞的，祇要能同你廝守一起，我丘蘭兒甚麼也不在乎！」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我在乎，良心上我不能接受，蘭兒，妳一定要聽我的。」

丘蘭兒笑笑，道：「不管沙大哥答應不答應，此生我爲你守着，永不變心。」

說着她爬進矮艙中取出幾包傷藥。

沙成山苦笑道：「妳還備有刀傷藥，太好了！」

丘蘭兒替沙成山敷着藥，問道：「沙大哥，你不是死了嗎？而且我在另一山頭遙望着大奶奶的一批人，他們也搜了你，然後離去的。」

沙成山冷笑道：「他們甚麼也沒有搜去，哼！」

他移動着身子，又道：「蘭兒，我習過一種失傳百年的武功，叫做『移穴走位截脈大法』，妳一定未聽過。」

搖着頭，丘蘭兒道：「是沒有聽說過。」

一笑，沙成山道：「這『移穴走位截脈大法』一旦使出來，人便如同死人一般，因爲血不流了，氣息也停了，便四肢百骸也微微泛涼，實則，此法的妙處就是固元保血，因爲我當時流了不少血，自知再流下去性命不保，於是我虛張聲勢退敵，自己原地施展此大法……」

他一頓又道：「倒是令我大吃一驚的是妳口中的大奶奶，她竟然隨後趕來，如果她在忿怒之餘給我一刀，豈非是我百密一疏，死得太寃了。」

丘蘭兒笑道：「也許她急於找她要的東西，忽略了對你再施報復了！」

沙成山望着一身破爛衣衫，苦笑道：「江湖搏命，如今混得衣不蔽體，慘！」

笑笑，丘蘭兒再爬入矮艙中，等她出來，手中多了一套藍色嶄新的衫褲，沙成山驚奇的道：「妳這兒還有男人衣衫？」

丘蘭兒笑道：「一切男人用的東西我全有，而且……」

沙成山怔了一下道：「是誰的？」

丘蘭兒道：「是我丈夫的！」

沙成山楞然抓住丘蘭兒的雙肩，道：「妳，妳已有了男人？妳……」

丘蘭兒俏皮的道：「不錯，那個男人就是你。」

大大的喘了口氣，沙成山接過衣衫，道：「蘭兒，人是萬物中最自私的，我既不能娶妳，可也不願妳投入他人懷裡，唉！我自私！」

丘蘭兒愉快的笑道：「夠了，沙大哥，這說明你心中有個我，祇此一點，丘蘭兒便滿足了，至於形式上的結婚，我已不在乎了！」

沙成山吃着丘蘭兒爲他做的可口小菜，邊問道：「蘭兒，妳眞的祇見過大奶奶一面嗎？」

重重的點點頭，丘蘭兒一邊往沙成山碗裡挾菜，邊小聲細氣的道：「是的，也僅祇同胡大年二人見過她一面，還是在夜間。」

她一頓又道：「這種事情沙大哥一定比我清楚，我們不能多問，祇有執行，當然，爲了那筆銀子而拚命。」

伸手摸摸嘴巴，沙成山已精神煥發的站起身來，果然，他如今似是換了個人。

丘蘭兒拉着沙成山一手，道：「吃飽了就睡一覺，我不打攪你。」

沙成山笑起來，道：「我早已睡足了，『移穴走位截脈大法』使我止住血，固住元氣，也恢復了體力，如今又有妳的藥，更吃了妳爲我做的飯菜，就如同妳我初相遇時候的樣子！」

丘蘭兒急切的問：「你要走了？」

沙成山道：「是的，這件事我得趕着去辦，如果順利，我會很快來沙河看妳。」

丘蘭兒惆悵的問道：「聞得沙大哥自我定下規矩，一年三次買賣，這事當眞？」

哈哈一聲笑，沙成山道：「不錯，天下的銀子賺不完，沙成山總不能爲那俗不可耐的阿堵物拚命不

斷，就以我自己定下規矩，一年三次買賣，多一樁也不幹。」

丘蘭兒又問：「這次買賣是第幾回？」

沙成山道：「第二回！」

說完騰身而起落在岸上，丘蘭兒沒有下船，她似是十分哀怨的道：「沙大哥，莫忘回來看我。」

沙成山已跨上馬，聞言抱拳道：「會的，蘭妹！」

於是，黃驃馬嘶叫一聲，彈起四蹄便往夜暗中奔馳而去……

丘蘭兒聞得沙成山稱呼自己「蘭妹」，一般甜蜜立刻湧上心頭，衝動地自言自語道：「大哥，你叫我蘭妹子了！啊，大哥！」

* * *

晨陽升起扁擔那麼高，從一道層巒疊嶂的大山那面刮過來微風陣陣，微風中有着野草與花的香味，有一道峽谷直往深山中延伸，趕往陽城的官道，便沿着這個谷的右面蜿蜒綿延着。

沙成山怒馬疾馳上這條入山官道，兩旁的山坡上野花處處，點綴得可愛極了，便在這些花叢中，酸棗、山楂、小紅菓還眞不少！

是的，沙成山已入百花谷，祇要過了這條七里半長的山谷官道，山那面三十五里地，他便會趕到地頭上——陽城，祇要……

突然間，前面的官道上橫擺着一棵大樹，經驗告訴他，這裡有人攔阻去路了。

攏住黃驃馬，沙成山不即稍動，平靜的坐在馬背上往四下裡察看。

便在這時候，突然傳來女子聲音，道：「沙成山，你沒有死？」

望向發話方向，沙成山冷冷道：「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拉，我怎麼死？」

「不可能！」

話聲裡空中人影連翻，山崖上面刹時落下一個女子。

沙成山冷冷道：「柳仙兒！妳竟敢又在我面前出現！」

「毒蜘蛛」柳仙兒沉聲道：「不錯，我又來了！」

沙成山忿怒的道：「我曾說過，再見妳絕不輕饒，妳以為我在唬妳？」

冷哼一聲，柳仙兒道：「你別狠，倒是我想問問你，昨日你明明斷氣在一灘血裡了，為何今日又活過來了？難道你是閻王爺的拒絕往來戶？」

哈哈一聲笑，沙成山道：「柳仙兒，我根本沒有死，如果妳想知道為甚麼？那麼我可以告訴妳，因為我是沙成山，如此而已。」

附近，一陣足音傳來，有個女子沉聲道：「沙成山，你好大的口氣。」

話聲甫落，山崖後面轉出一批人來，這些人當然是柳仙兒口中稱的大奶奶他們了。

沙成山全身一陣顫抖，怔了一下，道：「是妳？妳就是沿途截奪我所帶東西的大奶奶？」

那少婦冷沉的道：「不錯，就是我冷若冰。」

沙成山暴彈馬下，他全身戒備的道：「原來妳竟然是江湖上失踪六七年之久的『飛天蜈蚣』冷若冰？」

少婦臉色泛寒的道：「不錯！」

沙成山忿怒的道：「那晚秦老爺子託我替他辦事，妳不是也在場？為何……」

冷若冰咬着牙，道：「我跟秦老頭過了四年日子，為的是甚麼？憑我的容貌，天下太多比他好看的年輕人，我為甚麼投向他的懷裡去？」

沙成山嘿然道：「江湖傳言，『武林老爺』秦百年老爺子納了個年輕貌美的女子以後，老夫少妻，如魚得水，雖然氣走秦夫人，罵跑獨生子，然而秦老爺子仍然寵愛着年輕的新夫人，那夜我應邀去探望臥病在床的秦老爺子，妳不也守在一旁？為何妳……」

猛的仰天尖笑，「飛天蜈蚣」冷若冰道：「沙成山，老頭子今年六十五，我冷若冰祇有三十整，說甚麼老夫少妻多恩愛，去他的如魚得水，侍候他四年，我圖的是老頭死後留在世上的兩件東西。如今他奄奄一息，眼看不久於人世，却在這關頭託你帶東西走陽城，哼，他的兒子老婆就是在陽城，你說，我怎麼會甘休？」

一笑，沙成山道：「就算沒有得到妳所期望的兩件東西，單憑虎躍山莊的大片良田，無數騾馬，妳也足夠快活餘年了。」

冷若冰忿怒的道：「沙成山，人各有志，我與你不同，你是個得過且過的可憐蟲，我冷若冰却要繼承『武林老爺』的寶座，變成『武林大奶奶』！」

她一頓又道：「人生苦短，留名千古談何容易，然而我却重視『人過留名，雁過留聲』這句話，我冷若冰要在武林中留名，便必須取得那兩件東西，沙成山，你清楚了嗎？」

沙成山淡淡的道：「請問那是兩件甚麼樣的東西，能使妳一躍而成『武林大奶奶』的？」

冷若冰立刻回道：「一部百竅神功，與一座寶庫！」她一頓又道：「武功與錢財，是領袖武林的不二法門，沙成山，你以為呢？」

沙成山雙手一攤，道：「我並沒帶上妳所要的東西。」

（未完・三）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變將天現出龍石　兆朕示道擋石巨

上文提要：李自成帶人到張家圍子，看到一個赤裸的女子被吊在木杆上，李自成叫張飛虎放人，他不願意，於是李自成出刀，不料張飛虎使的也是陰陽羅漢刀法……救出張老八一家人之後，張老八受李自成的感動，親自帶他們去取祖上積存下來的金銀財寶……被吊的女子原來是紫衣俠女，張飛虎使用「五步倒」才捉住她……

唐大年發覺這石洞似個小客室一般，地上很乾淨，便在靠內側右邊一張石床上，盤坐着一位垂目老和尚，和尚本是大光頭，此和尚却是白髮垂下兩肩，敢情已有多日未曾淨髮了。

唐大年抓起一支火把奔過去，他學着火把仔細看，不但仔細看，還伸手去撥開老人的垂髮。

「咻」的一下子，唐大年的一手被老和尚扣住了，老和尚一旦扣住唐大年，一雙精芒射過來。

唐大年已沉聲呼叫：「師父呀，徒兒大年來了！」

老和尚也發覺是小徒唐大年，立刻怔了一怔：「阿彌陀佛，是大年徒兒！」果然正是白雲和尚。

唐大年雙目含淚道：「師父，你受苦了。」

「苦行人間，樂極永遠，這點苦算不了甚麼！」

* * *

李自成過來了：「師叔。」

白雲和尚雙目又是一亮，道：「是你，李自成！」

唐大年忙解釋：「師父，他已是大順國王了，建都城暫時在長安城。」

白雲和尚道：「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貧僧被山賊坑在此地的時候，你們還在各地奔殺着，如今已有了基業，善哉！善哉！」

李自成道：「師叔，且出去吧，出去以後咱們轉回長安城去！」

白雲和尚道：「幾句話說了才會放心的走。」

他的「走」，指的並非去長安！

唐大年與李自成尚未聽出端倪來。

白雲和尚道：「我從少林來，中原又鬧蝗災，只怕又要餓死不少災民了，我佛慈悲，希望災區不要擴大，我這是回轉五台山的，路過此地，遇此災難，被囚不知多少時日了！」

唐大年道：「中原蝗災乃去年秋天之事了。」

白雲和尚道：「如此說來，我已被囚一年有餘了，但願你們在江湖之上，多多救助貧苦之人。」

他忽然又喃喃自語的又道：「富人不動刀，窮人會造反，朝朝皆如此！」

他忽然起身往洞外走，邊走邊對身後的唐大年與李自成二人，又道：「刀在手中好修行，貧僧回五台山去也！」

唐大年想多問，但白雲出了山洞，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下山而去。

唐大年大叫：「師父，你多保重！」

「師父，你多保重！」這是羣山的迴音，而白雲和尚掠過一片白

雲，已消失不見了。

對於白雲如何被囚、又怎樣把刀法傳給張飛虎，白雲和尚這年來吃的苦，他竟然一字不提。

唐大年忽然的問嘍兵，道：「張飛虎是怎麼逼我師父傳他武功的？」

一個嘍兵道：「這事我知道。」

唐大年道：「那你說了，我聽聽。」

就聽那嘍兵道：「我是負責給老和尚送來吃的人，可是我得聽當家的吩咐。」

他看看遠去的白雲和尚，又道：「每日一餐，大頭菜一塊，窩窩頭一個，白水一碗。」

唐大年忍不住的罵：「他娘的！」

那嘍兵又道：「這還是有條件的。」

「甚麼條件？」

「當然是傳授武功呀，只要老和尚把武功口訣講出來，再加以解說，這吃的三大件便由洞口送進去，老和尚如果不認眞，這一天的三大條件又收回去了。」

「眞不是東西。」

那嘍兵笑笑，道：「所幸老和尚識時務，他也坦然的傳了大當家一路刀法。」

唐大年道：「人不能不吃東西。」

嘍兵道：「老和尚教了刀法也有話說，他常說的是兩句我也糊塗的話。」

唐大年道：「甚麼話？」

嘍兵道：「善刀者生，惡刀者死。」

唐大年怔了一下，李自成道：「握刀之人行善則生，握刀之人行惡則死！」

唐大年道：「是大王明智。」

李自成深深一嘆，道：「農民軍是要打硬仗的，起義之師少不了殺戮，我豈奈何。」

唐大年就明白，李自成並非是個殺人狂者，但爲求起義成功，殺戮是免不掉的。

* * *

李自成與唐大年又帶回二十七個投降的嘍兵，玄機子等早已在張家圍子內備下了酒菜。

李自成見又得了許多金銀寶物，人馬又飽餐歇足，他不忘一件他說過的事情。

祇聽李自成對玄機子道：「命他們備下文房四寶來侍候。」

玄機子道：「大王是……」

李自成道：「大順國王說話是算數的，軍師，本王說過：咱們出字據留下來，張家圍子的存金全數樂捐農民軍了，以後任何人不許前來打擾張家圍子！」

一邊的張老八等人聽了李自成的話，無不握手稱慶，十分佩服李自成英雄。

玄機子不怠慢，他親自寫下一紙字據，由李大王在字條上簽上大順王之名，交給了張老八。

「收下，這張條子在手，張家圍子太平過日子吧！」

張老八跪在地叩頭，稱謝不已。

他還由感而發的道：「這張條子就是保命符呀，災荒之年，平安日子難求啊！」

玄機子一笑，他對李自成道：「大王，咱們休忘了與張獻忠人馬相會的時機了！」

一邊的張老八一聽之下，急急的問道：「大西國王張獻忠呀！」

他抖着手上字條急問：「稟大王呀，這張字條對那大西國王管不管用呀！」

李自成道：「都是農民軍，一樣的管用！」

張老八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 * *

李自成率領着玄機子、唐大年以及五千大順農民軍，出了張家圍子，轉入通往白太山下的十二連環峽老松坡，早有探子來報，說那張獻忠的人馬正駐紮在陝南鐵佛寺，本已往這面拉過來了，祇因爲遇上潰逃的左良玉人馬，雙方又幹了一場，時間上就誤三天。

李自成聽了，便對玄機子道：「我們也誤了兩天多，也是天意！」

玄機子道：「大王洪福，這次南下，又得了不少金銀寶物！」

他看看後面大隊人馬，又道：「大王，這兒是咱們的地盤，大順國要表現出誠意待客，何妨多備美酒羔羊，等到大家相會在古松坡的時候，雙方人馬暢飲一番，不知大王以爲然否！」

李自成道：「咱們大順國同大西國，兩城人馬對於官兵們有一定的牽制作用，這就形成了互補互利作用，咱們理應招待他們！」

玄機子道：「咱們來時，後勤部隊帶來了肉乾酒食，足以應付兩天的歡聚，等到了第七峽古松坡，立刻命他們支鍋煮酒！」

李自成對身後的飛毛腿萬里道：「你去一趟鐵佛寺，且看是否在路途之中遇上大西農民軍，如果遇上，可向他們的張大王報告，就說咱們已在十二連環峽的古松坡等候他們的大駕光臨了！」

萬里一聽，也不騎馬了，有許多地方有了馬反而要慢下來，萬里是一位實幹人物，立刻間便往鐵佛寺方向疾奔而去。

李自成向玄機子道：「古松坡尚有多少山路？」

玄機子道：「天黑以前可到！」

「可有紮營盤地方？」

「小型營帳帶的有，不愁沒地方紮營！」

李自成聽得很滿意，這些年他率領人馬南征北戰，也體會出弟兄們的辛苦，所以他每到一處，先是爲兄弟們着想一切，倒是不在乎自己了。

* * *

果然如同玄機子說的，夕陽落山的時候，峽谷之中出現一道七彩光霞，如同各色金綫照過來。

原來這兒曾出了個傳說，乃太白金星下凡之地，靈氣通天，是以每日有彩芒照射，甚爲耀目。

玄機子手指遠處大石盤，石盤上方有老松一株似盤虬巨傘一般罩着石盤：「大王，你看那塊盤石，相傳太白金星下凡塵，曾坐在石上傳揚佛法之地！」

李自成道：「能悟道者有幾人？人間仍然悲劇多！」

就在這時候，前路有人奔回來報告：「稟大王，山道斷了！」

玄機子與李自成拍馬馳向前面，祇見一塊巨石擋道，那石頭之大宛如一座小屋子！

巨石一邊是三四丈深的山溪，另一邊是斷崖，顯然巨石是山崩滾下來的。

大隊人馬無法過去，玄機子對李自成道：「大王，咱們把馬匹留在這一邊，搭便道，把人員調到古松坡前，咱們安營紮寨！」

李自成道：「不，何不就在此地駐紮，便是大西王到來，大家立個盟約，一切不受影響！」

玄機子道：「人馬暫在這裏，容臣下籌思過石的方法，因爲這也算是雙方歷史一刻，地點的選定不宜更改！」

李自成道：「那就由軍師決定了！」

於是，大順農民軍五千人馬，便暫在這山溪邊支鍋造飯，準備夜宿此地！

那玄機子見李自成有封存壽與侯飛幾人陪侍，他便走近那塊巨石前。

抬頭看，這老道雙目一亮，似乎發現這塊巨石有甚麼徵兆，不由摸髯沉默。

玄機子也是當年白蓮教中具有眞功夫眞法力的人物，雙目有視陰陽的本事，他見此石的狀態，心中一緊！

半晌，玄機子喃喃：「天意，天意！」

他神態莊重，走步成方，來回踱踱中，忽然又喃喃的道：「是可以破解呢？萬幸，萬幸！」

玄機子在想些甚麼？他又在呢喃甚麼，他祇是看着那阻路的巨石，却並未說出眞實的情形來。

又是一陣呢喃，玄機子突然呼叫：「快來人吶！」

附近忙於溜馬紮營的人有三百人，聽了玄機子的呼叫，以爲出了事情，立刻圍過來了！

有人叫着：「甚麼事，甚麼事！」

玄機子道：「你們聽着，立刻伐木搬石，把這大石先用石頭砌住，上鋪木頭連成棧道，不得有誤！」

大伙一聽，立刻人員發動三千，分別砍樹搬石，堆在巨石上一直連到另一面，樹幹劈成一丈一根的桿子，再用編織的草繩連結，大伙忙到快二更天，連成一條三十丈長的棧道！

這棧道並不懸空，而是搭建在巨石身上拖拉到了另一面，兩邊固定，上面便可走過人馬了！

玄機子見棧道完工，立刻對李自成報告：「大王，我們快去老松坡！」

李自成道：「我們連夜去？」

玄機子道：「不過數里之遙，連夜走最好！」

李自成早就發覺玄機子面對石頭的動作了，有時候他也覺得這位軍師的行爲怪異，但許多事情總會逢凶化吉而轉危爲安！

李自成以爲這一回軍師必是又發覺甚麼徵兆了，才會發動所有人馬很快的弄了這條棧道。

李自成在這方面是聽玄機子的，他點點頭道：「大家小心走過去，不能滑落深谷中。」

玄機子又對唐大年道：「每人拉了自己的坐騎小心走過去，此地不宜久待！」

一聽便知道事態嚴重，唐大年立刻發號施令的傳達到各小隊！

五千人馬啟程了，有二十個農民軍舉着火把在大石的上下照得一片火紅，拉馬過石的人小心翼翼，搭鋪的棧道是堅實的，但相連的木杆不平，馬匹走在上面還是險象環生，不時的亂蹄打滑！

慢悠悠的人馬到了另一邊，已是三更將盡了！

就在這時候，夜空之中忽然傳來雷聲隆隆，閃電嚇人，不旋踵間，好大的暴雨往下落來，而李自成的人馬已疾往老松坡那面奔去了。

* * *

李自成的五千人馬急匆匆，冒雨奔馳在山道中，四更天到了古松坡，一個個變成了落湯雞！

太白山前十二連環峽中，也祇有這古松坡地方最平坦，草坡稍斜却也很寬敞，祇見每人抖着油布衣，各找地方歇下來。

玄機子這才大大的吁了一口氣，李自成道：「軍師爲何非過石

而來不可，咱們在巨石那一面扯了帳篷住下，也不會淋成如此狼狽了！」

玄機子祇是微笑不作答，這時候他是無話可說的！

這時候山中出現了暴雨，雷聲隆隆中更響起了山搖地動之聲，便是古松坡這面也覺坡地滑動，於是山溪暴漲，山洪爆發，滾滾流水往山下狂瀉！

李自成獨坐在帳篷中，正自驚訝如此大的雨勢，就見玄機子冒雨進入他的帳內。

「軍師來得正好，快坐下來！」

玄機子道：「時辰已過，屬下才能對大王明說！」

李自成道：「莫非咱們連夜搭棧道之事？」

「不錯，正是爲了此事！」玄機子抖着身上雨水，又道：「大王，如果咱們不連夜過那巨石，祇怕五千人馬已被洪水衝走了，衝入漢江了！」

原來那條山溪通往漢水，李自成並不知道。

李自成道：「軍師是怎麼知道的，難道發現甚麼兆頭？當時怎不明說？」

玄機子道：「道家講求天機，天機不可洩露……」他緩緩坐下來，又道：「大王，屬下發現百蟲齊出，盡往大石下面鑽去，那些蜈蚣、毒蜥、毛蜘蛛與小蛇，形成五顏六色的齊往巨石下躲藏，這種徵兆便是極端不祥的兆頭，有道是天象反常，大禍臨頭，所以咱們必需立刻脫離那個險惡地方！」

李自成撫掌笑起來了：「就知道你的行動有必要，軍師果然高明！」

他命人取來一袋酒，便也把唐大年找來了，三人就在李自成的篷帳中喝起來。

外面的雨似乎小多了，天亮的時候東邊射來了彩霞，李自成與玄機子、唐大年三人走出篷帳，李自成對侯飛道：「快去看看那巨石地方，是不是棧道仍在！」

侯飛騎馬就走，這裏，五千人馬見雨已停了，旭日東升，都爲昨夜一場暴雨來得快又去得快而稱奇！

五千人馬正自分食早飯，侯飛已拍馬歸來！

侯飛在馬上大叫：「不得了啦！」

李自成與玄機子站在古松坡前看着侯飛在面前下馬，李自成道：「棧道衝毀了？」

侯飛道：「大王，軍師呀，巨石已遭大量山石淹埋了，便是巨石前後的大段山道也不見了，山洪大水自邊衝過，如今山石仍在滾滾不斷落下，聲勢驚人！」

李自成也吃一驚：「若是不連夜過巨石，祇怕咱們無一倖免於難了！」

唐大年走過來，道：「還是軍師有眞本事，大家才會免於一場災難！」

玄機子道：「也是大王洪福，才會出現那種徵兆！」

＊　＊　＊

飛毛腿萬里奔向鐵佛寺，第三天過午他才又翻山越嶺的回來！

萬里是奉命去鐵佛寺傳信息，他向張獻忠的人馬報告，李自成率領五千農民軍已到太白山前十二連環峽古松坡等候了！

鐵佛寺張獻忠率領人馬十萬衆，聞得李自成祇帶五千人馬自長安趕到了古松坡，大笑之下他下了命令，他精選鐵騎五千人去會李自成，雙方明白這是立盟約，各不多帶人馬！

張獻忠把人馬往西拉，沿漢水打算入川了！

張獻忠祇帶五千鐵騎，他是打敗了自長安潰逃的左良玉之後，兵馬暫屯鐵佛寺！

現在，張獻忠不但率領五千鐵騎前往古松坡赴約，而且還帶了他的五名變童隨行。

張獻忠有個怪毛病，他的毛病是每夜擁着他挑選的變童方才睡得好，睡得舒服。

變童者供人玩弄的美少年是也！

張大王有此怪癖，好像已是人盡皆知的事情，張大王不在乎，他才眞的是殺人不眨眼人物，他會在乎甚麼人對他有所評論，那是這人不想活了！

張獻忠拍馬在山道上，他的身後五匹馬，馬上均是細皮白肉臉色艷紅的美少年！

五千人馬前面馳，這一路上就沒有稍停，張獻忠這是與李自成立盟約來了！

他二人有個同樣的想法，那就是早晚打進老北京！

祇不過在未殺進老北京，雙方人馬彼此支援，彼此呼應，形成唇齒相依的局面！

張獻忠兵馬進入十二連環峽的時候，發覺山道斷了，山溪滾滾而下，有大石上面爬滿了毒蟲，看得人頭皮炸開了，就是不知道爲甚麼這些毒蟲會集中爬在大石上！

天空中的陽光照下來，石上的毒蟲不稍動，有人向後面的張獻忠報告：「大王，前面路已斷，巨石阻路，石上爬滿各樣毒蟲！」

張獻忠抖着滿臉大鬍子，道：「放火燒他娘的精光不就行了！」

張大王一語提醒夢中人，立刻傳言到前隊，果然燃起火來拋在大石上，燒得毒蟲紛紛落入山溪之

中，怪的是毒蟲不往山坡爬，一隻也不往山坡爬，一個方向的跌落在溪水中不見了。

有人向張獻忠報告：「大王，毒蟲逃入水中不見了，大石上留有過石棧道一條！」

張獻忠策馬到了巨石邊，他看了一下，道：「必是大順國農民軍做的棧道，你們快把沿溪岸的山石清除了，咱們過去！」

原來這一帶兩天前下了暴雨，山石下落，淹了大半山道，祇能小心的接近大石！

張獻忠也不多猶豫，他當先往巨石上面緩緩登上去，他就快登到石上了，他的坐騎突然前蹄揚起，長嘶一聲，幾乎把張獻忠掀下馬背！

張獻忠弓腰蹬腿往前看，嚄呀呀，巨石那一面出現一隻鐵甲怪物！

這怪物像蜥蜴又似穿山甲，有爪四隻兩尺長，怪物的長尾有五尺長，全身烏黑光亮，有毒舌信在閃吐，宛似欲彈撲噬人了！

張獻忠此生也未見過這東西，他大吃一驚拔刀砍！

刀砍怪物不入肉，好像砍在石頭上一般。

有個年紀大的漢子大聲叫：「大王快退，這東西好像是傳說中的石龍！」

「石龍？」張獻忠道：「石龍是甚麼玩意兒？」

那漢子道：「古人是這麼說的，石龍專吃天下毒蟲，祇不過一旦石龍出現，天下就會變天了！」

「變天？難道是……哈……」

張獻忠得意的笑着，又道：「這天早就要變了，你石龍必是天下最毒的東西了！」

那漢子道：「石龍怕火，見火就逃！」

立刻，有人又燃起火來，拋向那怪物，果然有效，就聽得吱吱怪叫聲，一條總長丈五的黑甲四脚怪蜥蜴直往高山林中逃走了！

原來石上毒虫也怕那怪物，寧願落水也不往山林逃去，其實前日玄機子的發現，也是因爲出現了這怪物，只是當時尚未察覺罷了。

張獻忠當先過巨石，他身後的五名變童也小心翼翼的過了大石。

張獻忠忘不了那漢子的話：「天要變了」。

天是要變了，天下變的前兆也正是上天的暴雨落下來，那已在前日出現過了。

如今又出現這怪毒獸，人們的心中更明白這就是異數與噩兆。

世上出現噩兆，那是要死人的，而且會死許多人。

＊　＊　＊

張獻忠的人馬也過了這一段艱辛的山道，他們往古松坡進發，張獻忠下達命令：「擂鼓啦！」

張獻忠的大西國農民軍有個特點，他們在攻城的時候擂鼓助威，掠地的時候也一樣，所以張獻忠的隊伍中可不是甚麼冲天火炮，而是大戰鼓。

現在，他的隊伍又擂鼓了，那咚咚之聲震山岳，迴音飄蕩十里外。

當然老松坡那兒的大順農民軍會聽到了。

李自成着意的披掛打扮，他威猛的一副戰神模樣，那把殺人的奪魂刀便擱在他的右肩上，看，他那金剛怒目的樣子，果然威武。

那個巨漢封存壽可也不敢搶大王的風頭，他拄着神木棍站在大石下面，李自成對他的人馬大聲吼，也似是在訓話的樣子。

「兄弟們，五百人列一隊，縱成行橫成牆，每個人的腰杆挺直了，眼張大了，頭抬高了，咱們的刀就像我一樣，擱在肩頭站穩了，人家擂戰鼓，咱們大聲叫，記住，大西國的人馬一到，你們的聲音要壓過他們的大鼓聲。」

一頓，唐大年低聲問：「大王，你叫大伙叫甚麼？」

李自成一聽，對呀，叫大伙甚麼？

喃喃的，他轉而問軍師道：「我最能幹的軍師呀，你想想，叫大伙叫甚麼呀？」

一笑，玄機子道：「叫大西國農民軍萬歲。」

李自成道：「只叫這呀！」

玄機子道：「也叫大順國農民軍萬歲。」

李自成道：「應該先叫大順國農民軍萬歲，再叫大西國農民軍萬歲。」

玄機子道：「大王明智，理應如此。」

於是，軍令傳了下去，等到張獻忠的人馬一到，大伙立刻齊聲呼叫，先叫大順國農民軍萬歲，再叫大西國農民軍萬歲，切切記下了。

這時候那擂鼓的聲音更大了，而且還傳來鐵蹄聲。

李自成再看看古松坡正中央的大軍帳，裡面的佈置雖然只是舖了兩張老虎皮，可也是莊嚴的，四週佈置着武士，一共十六人，個個是大塊頭。

那種災荒年，有像他們十六人吃得那麼胖又壯的人，實在少見。

此刻，遠處十二連環峽中鼓聲震天價響，一彪人馬出現了，大西國的軍旗也是龍一條，金光閃閃的繡在一片藍色三角大旗上。

李自成看看自己這方面的大旗，他心中作比較，兩方的大旗差不多。

對面騎馬的一個虬髯大漢，那正是大西國王張獻忠。

雙方相距半里遠，張獻忠的鼓聲擂得震天價響，李自成把手猛一揮，他的五千人馬吼叫了。

「大順國農民軍萬歲！大西國農民軍萬歲！」

吼聲一直叫，叫到雙方人馬相距十丈遠，果然吼聲壓過了鼓聲，這是張獻忠意料之外的。

張獻忠的人馬不叫，一個個好像是傻眼了。

李自成哈哈笑，他的五千人馬眞能叫，壓過對方的大鼓聲。

張獻忠把手一揮，大鼓不敲了，立刻間只有吼叫聲，張獻忠側耳仔細聽，他聽得微微笑了。

李自成心想，咱們叫大西國農民軍萬歲，你當然是笑得開懷了。

於是，李自成也把手一揮，他的五千人馬不叫。

立刻之間，十二連環峽一片沉寂，這時候除了嘩郎嘩郎的水聲之外，甚麼雜音也沒有了。

雙方的人馬只那麼一窒間，張獻忠滾鞍下了馬，「哈……哈……」

「哈……」張獻忠大笑，李自成也笑了，且看誰的笑聲壓過誰。

這二人在聲音上比高低，猛可裡雙方人馬也笑了。

峽谷中一片大笑聲，李自成往前去迎張獻忠，張獻忠也邁步往古松坡上走，怪了，跟在張獻忠身後的可不是甚麼武士殺手，而是五名美少年。

美少年走路像女子，舉手投足惹人眼。

李自成心想：「這是甚麼玩意呀！」

他回頭看看他身後，七尺大漢是封存壽，兩個矮將也長得壯，一個是侯飛，另一個則是飛毛腿萬里，軍師玄機子微笑不語的站一旁。

現在，雙雄對面站立着，張獻忠看着李自成，李自成看着張獻忠，四目虎視，面皮微動，李自成的金刀仍然擱在肩頭上，張獻忠的砍刀指地上。

猛古丁二人齊聲又大笑，各舉右臂扭拉在一起了。

這才眞正是歷史的一刻，也算是搞砸大明江山的關鍵時刻到了。

李自成很親切的拉過張獻忠，道：「張大王一路上辛苦麼。」

張獻忠道：「李大王一路上受苦了。」

李自成道：「請入我的行軍帳，備有酒咱們喝幾杯。」

張獻忠道：「你取了長安城，又打跑洪承疇，値得本王前來祝賀，哈……」

李自成忽的回頭一聲吼：「你們招待大西國農民大軍，就在這太白山下乾幾杯了。」

「謝李大王的招待！」眞有禮貌，大西國的人馬立刻齊聲歡叫着。

李自成與張獻忠二人走入大帳中，李自成這面，封存壽幾人守在帳外面，怪事又發生了，張獻忠帶的五名美少年，却也跟着張獻忠進去了。

封存壽想伸手攔，却被玄機子攔住了。

五名美少年緊緊的依偎在張獻忠身邊，那副親媚的模樣令李自成看了不自在。

張獻忠與李自成二人各坐在一張虎皮上，李自成一聲吼：「上酒！」

立刻間，帳外走出兩個漢子來，小心翼翼的把酒送到二人面前。

張獻忠抬起酒杯猛一舉，道：「李大王，乾！」

李自成道：「張大王，乾！」

這二人喝了三大杯酒，張獻忠左手摟住一個美少年，他毫無忌憚的親了那美少年，這才對李自成道：「李大王，你說說，咱們如何打垮老北京。」

李自成道：「這件事情我說的沒有我的軍師清楚，我把他叫進來，他一說，你就明白了。」

張獻忠道：「早聽過你身邊有兩大軍師，他們爲你運籌帷幄，訂謀高絕，今日得見識見識了！」

他又抱住另一美少年，把他那滿臉的鬍子蹭得那少年的臉皮也紅了。

美少年沒有反抗的，但李自成心中不快活。

李自成非常喜歡少年娃兒，他的內心一直忘不了齊玉兒刺殺的兩個娃兒。

他看這五名美少年，實在長得可愛的，心中不由生了憐憫之心，但他也只是看看。

於是，李自成的軍師玄機子進入大帳中來了。

玄機子先向李自成施禮，再向張獻忠問安。

張獻忠看玄機子一身的道裝打扮，笑笑，道：「六根未淨呀！」

玄機子道：「出家之人也爲天下蒼生。」

張獻忠道：「你有奪取老北京的計劃？」

「有！」

「快說來聽聽。」

玄機子道：「老北京必駐有重兵，直接攻打必損失慘重，可也是無法避免之事。」

他頓了一下，又道：「今日雙方聯盟，兩下兵馬必需有所連繫，一方在州縣攻堅，牽制幾處大軍，叫他們無法支援老北京，另一支主力打老北京，必需一舉拿下，然後雙方再會師老北京，天下便入我兩軍之手了。」

張獻忠道：「何方人馬在州縣牽制？」

玄機子道：「由我方大順農民作牽制，大西農民軍直攻老北京。」

他還看看李自成，又道：「大西農民軍可東出娘子關，攻入石家莊，北上便直逼京城，這一路的官兵佈防不多，應可唾手拿下老北京。」

張獻忠一聽嘿嘿笑了。

玄機子道：「我們打敗洪承疇左良玉他們的人馬，官兵們仍有幾路人馬在調動，這牽制他們的任務就由我們大順農民軍擔綱了。」

李自成的臉色在變，軍師有些不正常。

張獻忠見李自成有些不對勁，他可就在心中暗琢磨：「好個牛鼻子老道，你叫我們遠道去硬碰，你們後面撿便宜，李自成的臉上有異樣，張大爺偏偏不上當。」

心念間，他哈哈大笑起來。

李自成以爲張獻忠答應了，他心中泛起一股忿怒。

玄機子又道：「張大王這是同意我的計劃了？」

張獻忠忽然收住笑，道：「先生，你怎麼不多想，想我的大西國與你們大順國，那一方距離老北京近呀？」

「我們的近。」

「不就結了，由我們遠道前去攻打老北京，長途跋涉，累得兵睏馬乏，還得與官家的大軍硬拚，行嗎？」

玄機子道：「久聞大西國農民軍個個勇戰了得，官兵聞之喪膽……」

張獻忠吼道：「別說了，我們擔任牽制官兵的任務，而且必定他們打得四處逃，你們大順農民軍去殺老北京，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玄機子有猶疑，李自成的雙目一亮。

張獻忠抬起酒杯，道：「爲咱們的立盟乾杯。」

李自成舉杯看看玄機子，道：「這……」

玄機子道：「計劃是咱們想的，張大王的意見，我們只好勉爲其難了。」

李自成心中立刻豁然一亮，他更加的佩服玄機子。

這也算是欲擒故縱的策略吧。

張獻忠忽的站起來了：「咱們就這麼說定了，哈……」

「哈……」李自成大笑，笑聲壓過張獻忠。

張獻忠對他的五個美少年道：「快向李大王說謝謝，咱們這就要走了。」

「謝謝李大王！」五個少年男童出聲比女人的還細膩，就像是一羣黃鶯叫。

李自成忽然心中一動，張獻忠他有這毛病呀，人家少年郎又是甚麼樣？

他忽然伸手，笑道：「請等一等。」

張獻忠一怔，道：「李大王，還有何事？」

「張大王，我這裡有個請求。」

「你請求甚麼？單只拿下老北京，你甚麼都有了。」

一笑，李自成道：「我向張大王討人呀！」

張獻忠道：「討甚麼人？你說！」

李自成道：「我想討下你身邊的五位少年人，張大王你大方吧！」

「嘿！妙啦，難道你也有像我一般的怪毛病呀，哈……」

李自成不承認也不否認，他直說：「把他們五人留下來，我心存感激，也有回報。」

不料張獻忠臉皮一綳，道：「李大王，你是君子，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這五個少年人我捨不得呀！」

李自成道：「我的要求……」

張獻忠道：「不行！」他雙臂平伸，五個美少年全數被他摟了個緊上加緊，光景眞怕留下來。

李自成道：「這麼辦吧，留下三個，如何？」

張獻忠道：「不行。」

「留下兩個？」

「一個也不能留下來。」

李自成臉色驟變，他重重的道：「你連一點交情都不顧了嗎？咱們的盟誓言猶在耳……你！」

張獻忠道：「盟約與此是兩回事……」他頓了一下，又道：「你若不高興，咱們仍然各行其事，咱不在乎！」

李自成道：「我也不在乎！」

玄機子插上幾句，但他以爲說了也是白說。

張獻忠咬牙道：「好，等於咱沒來過，走！」

他摟着五名美少年大步走出大帳外，走到他的人馬前：「上馬，回軍鐵佛寺。」

大伙還正在暢飲吶，看他們的大王一臉的不高興走回來，便知道雙方鬧得不愉快。

沒有人敢多口問，大伙立刻上馬。

大西國農民軍拉走了，大西國的軍鼓又敲打起來了，只不過這一回敲打的不是咚咚震天價響，而是叮叮咚咚的齊聲小，比馬蹄聲還小。

（未完・廿七）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上文提要：「閃電神馭」平步青到「龍鳳鏢局」託鏢，託的是人頭鏢，用激將法逼使杜總鏢頭杜天龍接下此燙手山芋。原來平步青由開封送到洛陽，路上受人追截，感於人手單薄，才轉而託「龍鳳鏢局」……爲了爭取時間與安全，杜天龍與夫人歐陽鳳、得力助手王鏢頭親自出馬，跑出六七十里路程歇在一座小村鎮，三更時出現一黑衣人，杜天龍追出……

一再擋道阻鏢行　白銀明珠請留人

雷慶一句話就問到了點子上。

杜天龍道：「不敢瞞大哥，兄弟鏢車出了洛陽城，昨夜就被人攔上，而且，事情也挑明了，要兄弟放了這趟鏢，對方的口氣也很大，願意加倍賠償損失，大哥知道，行有行規，小弟接下這趟鏢，就不能放下，硬着頭皮也得頂下去。」

雷慶道：「兄弟，你是否摸清楚了對方的路數，是不是中原道上的人？」

杜天龍道：「他蒙着臉，不肯亮萬兒，但兄弟明白，綠林道上人，絕不會拏加倍的銀子叫咱們放鏢，這事情實叫人有些難測高深，小弟順道來看大哥，一是探望，二來請教。」

雷慶沉吟了一陣，道：「事情確然很古怪，我一時間也想不出他們是個甚麼來路？這麼辦吧！吃了酒飯，我送你回客棧，一來看看弟妹，二來，咱們哥倆兩年不見，總得談談，你這樣忙，我也沒有法子留你，咱們祇好邊走邊談了。」

話已說得很明白，但却曲折有緻，不露痕跡。

杜天龍心中感激萬分，但他也忍在肚子裏沒有說出來。

用過酒飯，雷慶吩咐備馬，帶了他成名江湖的折鐵刀，又帶了兩個徒弟。

四人四騎，趕到函谷關，太陽還沒有下山。

杜夫人迎在跨院，深深萬福，道：「勞動雷大哥了。」

雷慶笑一笑，道：「弟妹，天龍已成了天下知名的大鏢頭，但我們哥倆的交情還在，妳不用說客氣話了。」

杜天龍替雷慶引見了王人傑，又替雷慶師徒三人安排了一個住處，恩大不言謝，情深不言外，大家心照不宣，雷慶是誠心幫忙，杜天龍也不說客氣話。

一夜無事，第二天，直等到日升三竿，才車馬登程。

三夫人夏秋蓮一直是未多問話，一切都聽從安排，要住就住，叫走就走。

車馬出了函谷關，奔行在崎嶇的山道上。

雷慶和杜天龍並騎而行，兩個天南地北的聊個沒完，但却絕口不談這趟人頭鏢的麻煩。

過關刀兩個弟子，都是二十四五的年紀，也都是雷慶的同宗，大弟子叫雷沖，二弟子叫雷明，追隨雷慶十幾年，已得過關刀十之七八的眞傳。

兩個和王人傑談得很投機，王人傑談一些江湖奇聞怪事，聽得兩個人津津有味。

車出函谷關二十里，狹崎的山道突然開闊，但却有一片松林攔

路。

伐木開路，官道穿林而過。

當先開道的趟子手，馬近了林邊，突然停下，一個翻身下馬，順手摘下鞍上諸葛匣弩，一個却勒韁回奔過來。

不用趟子手稟報，杜天龍也生出警惕，一提韁，馬放四蹄，潑刺刺直到樹林前面。

這時，已經近午時刻，放眼官道，不見行人。

王人傑一揮手，篷車在距離樹林十丈處停了下來。

車前車後的趟子手立刻下馬，把篷車給圍了起來，三張匣弩，守在車前和兩側。

趕車的把式，也是久經風浪的人物，一拉活結，三匹拉車的健馬套繩鬆開。

原來，怕一旦動手搏殺，馬兒受了驚駭，放腿奔行，拉動篷車，鬆了套繩，縱然是馬受驚駭，也不致影響到篷車。

王人傑跟着趟子手各守了方位，一提韁，也衝到了林邊。

這時，杜天龍已經躍下馬背，望着大路中間一個描金紅漆的小箱子出神。

小箱上用石塊壓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杜總鏢頭笑納，六個字。

杜天龍望着那描金小木箱出了一陣子神，才緩緩伸出手去。

王人傑一躍下馬，道：「總鏢頭，讓屬下來。」

搶先取過描金小箱子。

他爲人謹慎，抱住小木箱搖動了一陣，才打開箱蓋。

但覺一陣珠光耀眼，小箱裏放了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子。

王人傑、杜天龍都是識貨人，瞄了那珠子一眼，心中已然有了底子，那是一顆價值萬金以上的明珠。

明珠下，壓了五張銀票，五張兩萬兩，合計是十萬兩雪白銀子。

最諷刺的是，這也是長福銀號的大紅號印，特製白絹，一望即知是眞正出自長福銀號的銀票。

銀票旁邊，是一張白箋，上面寫的是：

字奉杜總鏢頭閣下：

前宵一晤，歸見敝上，杜兄盛名，敝上極爲仰慕，允奉白銀十萬兩，外贈明珠一顆，尚祈哂納。並盼：勵行前諾，放手柳家母女事。

下面署是：彼此心照，恕不具名。

杜天龍看過了書箋，心中大感不是味道，冷哼一聲，道：「斷章取義，自說自話。」

緩緩把書箋捧給雷慶。

雷慶笑一笑，道：「我看過了！」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兄弟，這人的手筆很大，中原綠林道上，絕沒有這等大方的人。」

杜天龍吐口氣，道：「大哥，咱們現在應該如何了？」

雷慶笑一笑，道：「原物璧還。」

杜天龍四顧了一眼，道：「四下無人，咱們給誰呢？」

雷慶道：「兄弟，不論如何，你得覆人家幾個字，至於如何奉還，大哥我想辦法。」

杜天龍吁口氣道：「半途之中，那來筆硯？」

王人傑拾了兩節枯枝，燃了起來，笑道：「祇好焦枝代筆吧！」

杜天龍接過枯枝，就原書白箋上寫道：

行有行規，恕難從命，厚賜心領，原物璧還。

下署杜天龍的名字，折好放入箱中。

闔上箱蓋，交給雷慶，道：「大哥，要怎麼處置？」

雷慶笑一笑，道：「這大筆銀子，在下不相信他們無人在暗中監視。」

翻身下馬，把那描金小木箱放在馬鞍之上，用鞍上的索繩綑好，輕輕在馬背上拍了一掌，道：「走！」

那健馬立刻放蹄奔行，順着官道向前奔去。

杜天龍、雷慶等一行人，都站在距那松林四五丈左右之處，看着那健馬奔行入林。

馬入密林，大約有一刻工夫左右，重又奔了回來。

過關刀雷慶這匹馬，雖非日行千里的龍駒，但也算得一匹好馬，這匹馬，追隨他多年，已能稟受主人的意思行事。

健馬奔行到雷慶身側，雷慶突然臉色一變，冷哼了一聲。

杜天龍畢竟是久年闖蕩江湖的人物，一見雷慶臉色神情，立時恍然大悟。

原來雷慶，那送還銀票明珠一事，故意把自己的坐馬送入松林，想仗憑自己在這關洛道上的盛名，化解了這場恩怨，或是讓對方知曉自己出馬幫助龍鳳鏢局的人護鏢，使對方知難而退。

那知事與願違，對方根本就不賣賬，而且還在馬鞍上刻了字。

果然，雷慶冷哼一聲之後，道：「杜老弟，來人不似關洛道上的人。」

杜天龍凝目望去，祇見馬鞍上刻的字跡，寫道：

明哲才能保身，閣下不是鏢局中人，似是用不着捲入這場紛爭漩渦。

輕輕歎口氣，杜天龍接道：「

大哥，看來，對方對柳家母女不肯放過，而且，也和我們有了積怨，似乎一場搏殺，無法免去了。」

雷慶點一點頭，說道：「看來確是如此了。」

杜天龍道：「大哥，你是局外人，似乎是用不着捲入這場漩渦，兄弟覺得……」

雷慶哈哈一笑，接道：「老弟，我可以不管你們鏢局的事，但小兄臥榻之側，絕不能容他們這麼一個張狂法，你保你的鏢，我走我的路，咱們雖然是走在一起，但各有用心，誰也不用管誰的事。」

杜天龍已從雷慶的口中聽出，這位義兄，似是已決心捲入這場是非了，雖然他强詞奪理，說出了另外一篇道理出來，但那祇不過是一種藉口罷了，內心中大爲感激，歎口氣，道：「大哥，你不是已經封刀歸隱了……」

雷慶大聲接道：「誰說的，我既未封刀，也未歸隱，誰要在函谷關方圓百里下來做案，那就是不把我雷某人看在眼中，小兄非得查個明白不可。」

杜天龍低聲道：「大哥的盛情，小弟感激萬分，但敵勢很强大，咱們合在一處行動，免得分散實力。」

雷慶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杜天龍回顧了王人傑一眼，低聲道：「人傑，去通知老柴一聲，升起篷車四面的放箭木板，幾個趟子手由你率領，緊篷車、刀出鞘、弩張簧，隨時準備拒敵。」

王人傑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雷慶低聲道：「老弟，你們走後面，護着鏢車，我帶着你兩個侄兒，到前面瞧瞧去。」

杜天龍急急接道：「不！大哥，要雷冲、雷明跟人傑走在一起，保護鏢車，咱們哥倆個開道。」

雷慶微微一笑，道：「好！咱們先進入林中瞧瞧。」

杜天龍道：「小弟走前面。」一提韁，搶在了雷慶的前面。

這一次，雷慶倒沒搶先，拍馬緊追在杜天龍的身後。

兩人衝入到松林口處，並沒立刻進入松林，一勒韁繩，停在林外。

雷慶道：「老弟，咱們保持一丈以上的距離，以免對方暗算。」

杜天龍道：「大哥，小弟開道，你斷後。」

突然一加勁，衝入林中。

入林兩丈，杜天龍放緩了健馬，全神戒備，耳聽四面，眼觀八方。

這是一條寬過一丈的大道，道上鋪着碎石細沙。

但兩側的林木却十分茂密，枝葉糾結，觀見林內二丈以外的景物。

杜天龍常走此道，知道這片林內大道，足足有四五里長，任何地方，都可能會受到敵人的偷襲。

所以，他走得十分小心。

深入二里左右，仍然不見一點動靜。

這時，車輪轆轆，鏢車却以很快的速度，行入林中。

車行到杜天龍、雷慶身後五丈左右時，才放緩了行速。

王人傑一騎當先，行在車前兩丈。

兩側是雷冲、雷明。

四個手執匣弩的趟子手，已然下了健馬，緊傍車側而行。

這都是龍鳳鏢局的精練人物，目光神凝，不停的向密林中搜望，一見敵踪，立刻將射出弩箭。

已行過大半路程，忽見官道轉彎處，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

杜天龍一躍下馬，順手摘下馬鞍上的金背大砍刀，緩步行去。

那黑衣人背面而立，站在路中。

杜天龍逼近那黑衣人七八尺處，那黑衣人仍然未轉身子。

停下了脚步，杜天龍一拱手，道：「朋友，請借光一步。」

黑衣人緩緩轉過了身子。

其實，他轉過來和不轉，並無多大的區別，因爲，他臉上蒙着黑色的面紗。

杜天龍吸一氣，嚴作戒備。

黑衣人手中提着一支很奇怪的兵刃，通體漆黑，形如手杖，但却比手杖短了一些，尖端扁平，形如蛇頭。

這兵刃有個名字，叫作蛇頭判。

杜天龍見多識廣，一見那奇形兵刃，立時心生警覺。

黑衣人冷冷說道：「杜天龍，以閣下在江湖上的聲望，竟然是言而無信。」

杜天龍笑一笑，道：「朋友，咱們是第二次見面了，可惜，在下仍然未能一見閣下的眞面目。」

黑衣人道：「杜天龍，我是甚麼人，似乎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閣下不守信約，有背江湖規矩……」

杜天龍哈哈一笑，接道：「朋友，你仔細的想想看，我杜某人幾時答應了你放手柳家母女的事？行有行規，朋友，你是在杜某人未接下這趟鏢時，先予警告，杜某人再接下這趟鏢，那是對不起你朋友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十萬兩銀子，一顆明珠，那該是你一個很大價錢。」

杜天龍道：「不錯，但十萬銀

子，不能讓我杜天龍自己砸龍鳳鏢局的招牌。」

黑衣人冷漠的說道：「很可歎的是，敝上料事如神，早已想到你杜總鏢頭可能反覆無常……」

面紗波動，似是瞧了雷慶一眼，接道：「不，咱們沒想到你杜天龍，竟然會又請來了個幫手。」

雷慶一拱手，說道：「在下過關刀雷慶。」

黑衣人道：「久仰了，雷兄，你已是快退休的年紀了，爲甚麼要捲入了這場是非？」

雷慶哈哈一笑，道：「朋友錯了，在這函谷關百里之內，江湖朋友們都肯賞給我雷某人一個面子，縱然事屬非常，也都事先打個招呼，撇開雷某和杜天龍這份交情不談，你們在這段地面上的作爲，可曾把我雷某人放在眼中。」

黑衣人的口齒很犀利，冷笑一聲，道：「雷兄，咱們敬重你過關刀是條漢子，希望你退出這場是非，十萬銀子，一顆明珠，咱們拏出來了，就沒有準備收回，等我們了斷龍鳳鏢局這段樑子，敝上和區區都會登門領罪，這點意思，你雷兄先收下。」

突然探手一送，放在他身側地上那描金小箱子突的離地而起，直對雷慶飛了過來。

描金小木箱飛來之勢，有如人手托着送來一般，不徐不疾，顯示了那黑衣人深厚的內功，已到了快慢隨心，收發如意的境界。

這一手，使得杜天龍和雷慶心中大爲震動，這黑衣人顯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頂尖高手，練到了這一份隔空送物火候，絕非易事。

雷慶暗裏提聚全身眞氣，雙掌平平推出，口中却冷冷說道：「厚賜心領，原物璧還。」

雙掌推出一股强大的暗勁，直向那小木箱上撞去。

他發出的掌勁剛猛激烈，擊在木箱上，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頓然間，木箱碎裂，箱中的銀票、明珠，紛紛向地上落來。

黑衣人身軀移動，順手一抄，銀票明珠盡入掌握，冷哼一聲，道：「雷老英雄，好雄渾的掌力。」

雷慶道：「閣下好快的手法。」

這時，王人傑已安排好防守的陣，飛身躍落到杜天龍的身側，低聲道：「總鏢頭，瞧出了對方的來路麼？」

杜天龍道：「還未瞧出來，但他手中那奇形兵刃，我們是聽人說過，只是一時間想不起來。」

王人傑道：「雷老爺子似乎已和對方交過一次手了。」

杜天龍道：「來人有點賣弄的味道，被雷兄一掌劈了木箱，人家是衝着咱們來的，不能讓別人先擋鋭鋒，我去接下第一陣。」

王人傑道：「屬下先試試，我不成，總鏢頭再接手不遲。」

杜天龍低聲道：「人傑，看此情很嚴重，你去通知拙荊一聲，要她也小心一些，一旦有人劫鏢車，叫她不用顧慮，全力施爲就是！」

話說得很含蓄，但人傑心中明白，杜天龍已準備放手幹了，大約是敵人太强，杜天龍已覺出，很可能使龍鳳鏢局毀在這片林子裏，頓覺心頭一沉，轉身而去。

原來，杜夫人歐陽鳳出身武林世家，以暗器揚名江湖的綠竹堡，歐陽鳳女承父藝，極善暗器，未嫁杜天龍之前，行走江湖，曾博得八手女飛衞的名號，尤在乃夫之上，能夠一手打出四種暗器，但她最爲厲害的兩種暗器是蜂尾針和燕子追魂鏢。

那蜂尾針細小異常，打出時無聲無息，縱然是習過金鐘罩、鐵布衫等橫練功夫，能避刀槍的人，也是無法抗拒，但唯一的缺陷，就是無法及遠。

至於那燕子追魂鏢，更是歐陽世家的絕技，鏢形如燕，借雙翼之力，能夠轉彎傷人，變化萬端，防不勝防，燕腹中裝有機簧，內中分有毒水、利針兩種，只要受到震動，能分由燕口、燕腹之下，分別射而出，實爲暗器中匪夷所思之物。

但因那燕子追魂鏢太過精巧，製造不易，歐陽世家中人也極珍視，每次發出，傷人之後必予設法收回。

這兩種暗器太惡毒，杜天龍曾經勸歐陽鳳不要施用，五年以來，歐陽鳳也曾因護鏢和人動手，但却未用過這兩樣暗器。

想不到，杜天龍竟然會要自己傳話夫人，全力施爲，那無疑是說，蜂尾針和燕子追魂鏢也可施用出手了。

心中念轉，人已到了馬車前面。

還未來開口，篷車內已傳出杜夫人的聲音道：「人傑，來人是甚麼來路？」

王人傑道：「對方蒙着臉，還未亮出萬兒。」

杜夫人嗯了一聲，道：「篷車有我照顧，你去幫總鏢頭對付敵人。」

王人傑道：「人傑奉命傳話夫人。」

杜夫人歐陽鳳道：「甚麼事？」

王人傑道：「總鏢頭說，如是有人劫鏢車，要夫人全力施爲。」

顯然的，杜夫人也有些意外的感覺，沉吟了一陣，才道：「我知道啦，你到前面去吧！」

王人傑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且說杜天龍遣走了王人傑後，突然向前疾行兩步，朗朗說道：「朋友，船到岸邊，水到盡頭，龍鳳鏢局無法砸招牌，但咱們只把人送到長安，交給柳記長福銀號總號，立時回頭走路。」

話說得很簡略，但却畫龍點睛，也逼使黑衣人作最後決定。

黑衣人雖然有絕高的武功，但他對龍鳳鏢局也似有着很多的顧慮，沉吟了一陣，才道：「不！我們不能要柳夫人進入長安……」

不待杜天龍接口，立時又說道：「杜總鏢頭，現在，一切都還來得及，你們可以棄下篷車而去，區區願意再增加五萬兩銀子。」

杜天龍淡淡一笑，道：「很大的手筆，但十五萬兩銀子，不能買去在下手中的金背刀，也買不去杜天龍這三個字。」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說通了？」

杜天龍道：「不錯，朋友，咱們的話說完。」

黑衣人突的厲聲說道：「杜天龍，你已經陷入了重重埋伏，知道麼？」

杜天龍回顧了一眼，道：「杜某人經歷過大風大浪，龍鳳鏢局子這塊招牌，也是憑我們夫婦手中的刀劍、囊中暗器闖出來的，不是被嚇大的。」

亮出了八手女飛衞歐陽鳳的招牌。

黑衣人道：「尊夫人的暗器，天下馳名，不過，咱們既然來了，也算過了這一筆賬。」

杜天龍右手緊握着刀柄，一面緩步向前行去。

但聞過關刀雷慶高聲說道：「杜老弟，這一段地面，是老哥我的地盤，你急個甚麼勁呢？」

一面說話，人已向前衝了過來。

杜天龍停了脚步，道：「大哥，你就讓兄弟一陣吧！人家是衝着龍鳳鏢局來的，兄弟不能不出頭了。」

兩邊都是濃密的松林，路只有那麼寬，杜天龍不肯讓，雷慶也不能硬往前搶。

杜天龍又向前行了兩步，人已到了那黑衣人面前五步以內，道：「朋友，杜某人領教！」

黑衣人手中的蛇頭判斜斜舉起，口中說道：「杜總鏢頭，不再想想麼？」

杜天龍道：「不啦，我已經想得很清楚。」

蛇頭判突然向前一送，流矢般的一道寒芒，直點前胸。

杜天龍早已蓄勢戒備，金背刀脫鞘而出，一道寒虹劃空而起。

蛇頭判疾收疾吐，避開了封架的刀，寒鋒已到了杜天龍的左肩。

杜天龍吃了一驚，暗道：好快的避實擊虛手法。

一側身，斜閃半尺，避開了蛇頭判，右手金背砍刀忽然間翻了上來，刀芒如電，劃向那黑衣人的小腹。

黑衣人也被迫向後退了兩步，才避開刀勢。

兩人交手一回合，半斤八兩，未分勝負。

杜天龍神色凝重，道：「朋友用的這兵刃，可是叫作蛇頭判吧？」

黑衣人未答話，又欺身攻過來。

蛇頭判伸縮點刺，眨眼間，攻出了八招。

杜天龍創設龍鳳鏢局，數年間聲名大噪，自非倖至，金背刀環身飛起了一片護身刀光。

一陣叮叮咚咚的金鐵交鳴之聲，黑衣人蛇頭判盡被擋開。

封開黑衣人一輪快攻，杜天龍立還顏色，金背刀橫劈直砍，還了六刀。

黑衣人蛇頭判急如輪轉，化一道護身鐵牆，硬封硬架的擋了六刀。

兩次交手，彼此都已感覺到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勁敵，這一番拚殺，只怕不是百合內可分勝敗。

只見黑衣人忽然間向後退了三步，撮唇長嘯。

但聽弓弦聲響，兩側濃密的松林中，一排亂箭疾射而出，分向篷車、人、馬射去。

敢情，這林中果有埋伏，只是埋伏的人全身都插滿松枝，又藏在枝葉濃密之處，杜天龍等雖然十分留心，仍未覺樹上藏有埋伏。

杜天龍大砍刀舞起了一片刀幕，擊落了射來兩支長箭。

雷慶雙手並出，各接一箭。

王人傑站在路中，兩面的利箭有七八支，都集向他身上。

他久經大敵，臨危不亂，一伏身就地向一側滾去。

箭勢勁急，閃避雖快，仍被一支利箭劃過左腿，衣裂皮綻，鮮血湧出。

王人傑滾到林邊，右手已鬆開了腰間的軟鞭扣把，身形一挺而起，借勢躍起了一丈左右，十節亮銀軟鞭一探，掃向一株大松樹上。

但聞一聲慘叫，一個滿身插着松枝的大漢，由濃密的枝葉中摔了下來。

守在篷車前面的雷冲、雷明，各自揮刀擊落了一支長箭。

護守兩側的趟子手，有三個中箭。

這些精壯的趟子手一面拔刀戒備，四個手執諸葛匣弩的人，立刻

還擊。

坐在車前面的趕車把式，被一箭穿入肋中，傷得最爲慘重。

但更悲慘的是那十幾匹馬，一大半中了利箭，長嘶悲鳴中，放腿向前奔去。

篷車上中了不少的箭，幸好這是特製的篷車，篷內有活動的擋箭木板。

林木夾峙的大道上，馬嘶人躍，鮮血噴洒，一片混亂。

四張匣弩連綿射出弩箭，飛蝗一般射入濃密枝葉叢中。

距離適中，正在匣弩最有效的射程之內，比强弓長箭，更具威脅。

但聞慘叫聲彼起此落，林梢枝叢中埋伏的二十多名弓箭手，十之七八中箭摔了下來。

兩丈多高樹上，弩箭射不死，摔下來就罕有活命的機會。

杜天龍目睹這惡毒的埋伏，胸中熱血沸騰，怒火千丈，大喝一聲，金背刀一式「挾山超海」直向黑衣人撲了過去。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篷車軟簾啟動，歐陽鳳疾躍而出，人在半空，雙手齊揚，二十顆鐵蓮子，分向兩側林中打去。

八手女飛衞，果然是名不虛傳，應聲慘叫聲，又有四個弓箭手由樹上摔下來。

雷冲、雷明，再加上王人傑，個個心中怒火塡胸，飛撲襲擊，配合着四張匣弩的威力，片刻間，肅清了埋伏在林梢葉叢中的弓箭手。

這一陣箭雨對陣，來得疾快，結束得也快，點計傷亡，對方二十八個弓箭手，全數傷亡，幾個沒有絕氣的，也已摔個筋斷骨折，死了九成九。

但龍鳳鏢局這面也不輕鬆，八個趟子手，四個中箭，兩個長箭貫穿要害，當場死亡，一個透肩，一個穿臂，王人傑傷了一腿，雖不太重，但也鮮血直流。

三匹馬傷重倒地，各中數箭，五匹馬爲箭所傷，血流不止。

敵人强弓硬箭，主要是對正篷車，車身四週，插滿了數十支箭。

如是那弓箭手集中射人，龍鳳鏢局必有更大的傷亡。

車把式肋裏中箭，氣雖未絕，但眼見是活不成了。

對方的佈置，顯然是，把目標集中在柳夫人母女的身上，準備亂箭之下，射死兩人。

看箭數大部集向篷車，確有這等威，但他們千慮一失，沒有想到篷車是特製的，裏面有活動的擋箭木板。

杜夫人巡視過傷亡之後，立時要四個受傷較輕的趟子手，分出兩人救傷，另兩人手執匣弩防守。

這時，只有杜天龍仍和那黑衣人，在作生死之搏。

刀光如雪，蛇頭判凌厲，一時間，似是無法分出勝敗。

王人傑清理過善後，也不禁黯然神傷，這八個趟子手，是龍鳳鏢局近百位中選出最佳精銳，不但機警，勇敢，而且武功很高，竟在這一戰中傷死過半。

好的是柳夫人母女平安無事，雷慶、雷冲、雷明等都未受到傷害。

杜夫人安排好善後事務，直奔向杜天龍和那黑衣人動手之處。

這時，雷慶帶着雷冲、雷明，越過兩人搏鬥之處，擋住黑衣人的歸路，王人傑手握軟鞭，替總鏢頭掠陣。

杜天龍一把數十斤重的金背大砍刀，舞得呼呼風生。

那黑衣蒙面人的蛇頭判，本以詭異變化取勝，頗有使人眼花撩亂之感，但在杜天龍大開大闔之下，蛇頭判的變化逐漸的受到了壓制。

但見刀光如雪，黑衣人已被杜天龍攻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刀。

突聞杜天龍大喝一聲，金背大砍刀連演三絕招，刀聚一片銀光，耀眼生花。

血光迸冒，响起了一聲慘叫。

刀光斂收，人影又現。

不過，場中的形勢，已然有了很大變化。

杜天龍雙手舉刀而立，那蒙面黑衣人却斷去了一條右臂。

一條血淋淋的手臂，齊肘已斷，跌落在地上。

但那斷了手臂的指，仍然緊握着蛇頭判。

杜天龍本來有機會趁勢一刀，結果那黑衣人的性命，但他却未下辣手。

黑衣人臉上蒙着黑紗，無法瞧出他的神情，但他的雙足却站得很穩，只是身上有些微微發抖。

顯然，黑衣蒙面人只是在强忍着斷臂之痛。

一陣暫短的沉默過後，黑衣人冷冷說道：「杜總鏢頭高明得很，在下不是敵手，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過關刀雷慶，帶着雷冲、雷明，一字排開，擋在那黑衣人的去路。

黑衣人轉身行了兩步，立刻停下來，正待開口，杜天龍已搶先說道：「朋友，你就這樣走麼？」

黑衣人已然明白身陷重圍，只怕是很難離開此地了，但他仍然很沉着，回過頭望了杜天龍一眼，道：「杜總鏢頭，可是準備要趕盡殺絕？」

這時，杜天龍已然得王人傑報

告了傷亡，心中怒火高燒，冷笑一聲，道：「論閣下這等佈置，縱然把閣下碎屍萬段，也不爲過。」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意思是……」

杜天龍接道：「閣下請取下面紗，杜某人希望認出你朋友的身份。」

黑衣人緩緩舉起了左手，道：「杜總鏢頭，我們這佈置是歹毒了一些，但用心是在對付柳夏氏母女。」

杜天龍道：「但死傷的都是我們龍鳳鏢局的人。」

黑衣人道：「杜總鏢頭，在下已警告過閣下了，帶着柳夏氏母女兩人，憑貴局的實力，絕難到達長安。」

伸手取下了臉上的黑紗。

杜天龍不禁呆了一呆，說道：「河東雙雄……」

黑衣蒙面人笑一笑，說道：「老二向彪……」

左手突然按住了前胸之上，鮮血由指縫中流了出來。

敢情他左手之中，早已暗扣一把鋒利的匕首，借機刺了前胸心臟要害。

但見向彪的身子搖了兩搖，倒摔在地上。

整個的匕首刺入了心臟要害，人未倒下，已經氣絕而逝。

杜天龍歎一口氣，內心中實已感覺到前程的荊棘。

王人傑快步行了過來，道：「死的如何處置？」

杜天龍道：「死的就地掩埋，傷重的搭車而行，目下情勢，沒有法子替他們買棺材了，只好委屈他們一下，咱們如是能夠回來，再把他們屍體運回去。」

王人傑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杜夫人歐陽鳳却緩步行了過來，道：「天龍，河東雙雄，以梨花槍法稱譽江湖，怎的會是用起這等外門兵刃蛇頭判來？」

杜天龍苦笑了一下，說道：「他們如是用的梨花槍，咱早就認出他們的身份了……」

歎一口氣，接道：「夫人，這中間似乎有很多大費疑猜之處，河東雙雄兩桿槍，在中原道上，極有名望，但他們却無緣無故的失踪了很多年，想不到再出江湖時，不但掩去了本來的面目，而且，也棄捨不用，改用了這等奇形的外門兵刃。」

歐陽鳳沉吟了一陣，低聲道：「天龍，不用愁，你要隨鏢車同來長安時，我已經警覺到，這趟鏢不好走，所以，把一袋蜂尾針和八隻燕子追魂鏢，全都帶在身上……」

杜天龍道：「妳好像已經六年沒有用過這兩種暗器了。」

歐陽鳳輕聲說道：「夫君放心，這幾年我沒用，但我並沒有放下來，常常練習。」

聽得夫人一番話，杜天龍似乎放心了不少，這兩種暗器的厲害，中原武林道上，無出其右。

當下微微一笑，道：「看來，這趟鏢，要仗憑妳那一手暗器絕技了。」

歐陽鳳道：「也該用了，再不用它，江湖上會把八手女飛衞的杜夫人給忘懷了。」

杜天龍突然一變話題道：「夫人，有一件事，還要夫人小心一些。」

歐陽鳳道：「甚麼事啊？」

杜天龍道：「柳夏氏母女……」

歐陽鳳奇道：「她們怎麼樣？」

杜天龍道：「我說不出來，但我總覺得這一對母女有些不尋常。」

歐陽鳳沉吟了一陣，道：「我會暗中留神她們，不過，這些日子裏，妾身還未發覺她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這時，雷慶大步行了過來，望望向彪的屍體，道：「想不到啊！河東雙雄，竟然會淪爲劫鏢的盜匪。」

杜天龍拾起了向彪身上跌出來的銀票，打開檢視了一下，道：「雷兄，這十萬兩的銀票明珠，要如何處置？」

雷慶道：「按說，他們偷鷄不着蝕把米，這銀子明珠，應該算賠償你們龍鳳鏢局的損失，大家既然動上了手，也見了血，從此算是拉破了臉，用不着再攀交情了，至於老弟你怎麼處置，似乎已無關緊要了。」

這時王人傑已完成善後，篷車也套上了未傷的健馬。

一行人重又登程，穿越過松林夾峙的官道。

鏢車行了十里，未再遇敵踪，太陽下山時，鏢車停宿在同家集。

這本來只是同姓人家集居的一個村落，但因地處要道，又正好是函谷關後一日路程，行旅需要，常在民家住宿，當地人腦筋一轉，設了一座客棧，一家不夠，兩家三家的開下去，不過一年多些，開了有十幾家客棧。

開始茅舍竹籬，規模很小，五六年後，變成了磚樓瓦舍。

如今，這地方熱鬧得很，很多行業應運而生，商肆林立，一片繁華，小村鎮，却有着大碼頭氣勢，娼館，賭場，也跟着興了起來。

杜天龍宿在一家永興客棧，這本是龍鳳鏢局的人常住的地方，店伙計都很熟。

包下了一座大跨院，杜天龍命伙計選購了幾匹好馬。

兩個中箭的趟子手，留在永興客棧中養傷，在第二天一大早，杜天龍就起車上路。

一連兩天，竟然未遇上事故。

算算看，雷慶已送出了兩百里。

西望長安，也就不過餘下了兩天多的路程。

杜天龍心中有些不安，回顧雷慶一眼，道：「大哥，向彪說得很明白，他作不了主，上面還有人，但這幾天，未生事故，大概不再有變化了，勞大哥送了數百里，兄弟心中感激得很，大哥請回吧，我到長安交了鏢，立刻東上，到府上打擾幾日……」

雷慶哈哈一笑，道：「兄弟，我到長安有事，說送你只不過順水人情，咱們意氣相投，說感激，那是見外的話……」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至於沿途未見動靜，可能是他們故佈疑陣，也可能覺得咱們實力可觀，未必能討得好處，援手未來之前，不敢輕易出手，兄弟，我不相信他們就這樣善罷干休，再說，河東雙雄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向老二死了，向老大豈能坐視，他們這樣按兵不動，只怕是別有陰謀，愈是沉靜，愈是覺得可怕，所以，咱們更應該小心一些。」

杜天龍歎口氣道：「我明白，大哥，這兩天沒動靜，小弟開的鏢局，不論發生甚麼事，我們應該挺上，但大哥，你就用不着了。」

雷慶笑一笑，道：「說的是啊！兄弟，小兄是不該來的，既然來了，只怕是很難擺脫了。」

杜天龍道：「大哥，小弟慚愧。」

雷慶道：「再多說，就見外了，咱們合在一處，力量大一些，也好彼此有個照應。」

杜天龍不再多言，人家這份情意，實也叫人無話可說了。

一天，又平安過去，這等反常的情形，有如陰雲不雨的天氣般，沉悶得叫人發慌。

第二天中午時，鏢車行到一座狹谷之處。

只見入口的大道中間，盤膝坐着一個枯瘦的黑衣老人，微閉着雙目，似是已睡熟了過去。

杜天龍一路行來，處處小心，一個盤膝坐在大路中間，人可以從兩側行走，鏢車却無法通過，一眼間，就可以瞧得出這是故意找麻煩，杜天龍一揮手，鏢車停下，提鞭縱馬，直奔到黑衣老人身前。

這時，日正當中，萬里無雲，景物看得很清晰。

杜天龍走鏢多年，見識廣博，心知這等愈是不起眼的人，愈是難以對付，相距丈餘，躍下馬背，行到那老人身前，抱抱拳道：「老丈，請借一步路。」

黑衣老人似是坐着睡熟了，一直不理會杜天龍。

杜天龍耐性很好，不慍不火的連說了十幾遍，那黑衣人才緩緩睜開了雙目說道：「你是跟我老人家說話麼？」

杜天龍很鎮靜，笑一笑，道：「不錯，借老丈的光，請讓讓路。」

黑衣人雙目精芒一閃，答非所問的道：「你是甚麼人？」

杜天龍笑一笑道：「區區杜天龍。」

黑衣老人道：「龍鳳鏢局鏢頭？」

杜天龍道：「正是在下。」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白彪是不是你殺的？」

杜天龍道：「是！」

黑衣人緩緩站起身子，道：「杜總鏢頭，有一句俗語說，殺人償命，你聽過麼？」

杜天龍道：「老丈，我知道，請老丈劃下道子吧！」

黑衣人點點頭，道：「杜總鏢頭爲人倒是很乾脆。」

杜天龍道：「老丈，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丈既然出面了，恐不是我杜某人三五句話，能使老丈改變心意。」

黑衣老人道：「說的也是。」

突然一揚手，一股冷風迎面吹來。

杜天龍只覺寒氣透體而入，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黑衣老人的動作是那樣突然，快速，事前又毫無徵兆，閃避已自不及。

黑衣老人仰天打個哈哈，道：「杜總鏢頭，老夫去了，你還有時間想想。」

轉過身子，舉步行去。

他走得不見迅快，但一眨眼間，人已經到了數十丈外。

那黑衣老人發掌立時轉身而去，動作連成一氣，杜天龍還未來得及想清楚是怎麼回事，黑衣老人已去得不見。

雷慶縱馬而至，道：「兄弟，他怎麼說？」

杜天龍苦笑一下，道：「他讓我多想想。」

那黑衣老人揚手發掌的姿勢很自然，只是輕輕一揚而已，遠立在數丈外的雷慶等，雖然都看到了，但却未放在心上，及見那黑衣老人自行退去，才行了過來。

這時，王人傑和八手女飛衞歐陽鳳也趕了過來。

（未完・二）

龍蛇干戈

上文提要：諸葛明在「廣來大飯店」請方老丈父女倆吃大餐之際，高磊帶着十個手下提前一天到此，十一人不但有好的吃，更碰巧的是高磊遇到了姐夫，原來他是方老丈的舅子……二人商議之後，諸葛明決定迎上寨主，將一切計劃重新設計，而跟踪諸葛明的兩個漢子已被高磊殺死在江中……諸葛明在道上遇到五六騎朝老河口而去，他已預感到……



策略改變上大船　互相利用各算計

不過，諸葛明也想得到，方老丈總習慣的把小船繫泊在遠遠的僻靜灣處，他便沿着岸邊一路找過去，一直的找到老柳林，還是未找到。無可奈何，他折回「廣來大飯店」。

時辰已是四更天了，諸葛明這才和衣而臥的睡下去。

諸葛明直睡到日正當中，精神煥發的，一路來到前廳樓上，他盡找人多的地方坐下來！

店小二看到諸葛明，立即趨前道：「客官爺！你起來了，可要吃些甚麼樣的大菜呀！」

諸葛明一拍桌子，哼了一聲，道：「昨天才不過吃了姓褚的一頓大餐，他娘的，就惹了一身是非。」

眼一瞪，對小二道：「原來姓褚的還眞心痛花銀子，算了，隨便給諸葛大爺弄兩樣下酒菜就行了！」

其實就算是隨便弄上的幾樣菜，也比其他客人吃的不知要精緻多少倍，而酒却也仍然是陳年花雕。

也就在諸葛明這麼大吃大喝的時候，突然間，店門口來了張博天，只見他繞嘴短鬚在抖動，聲若洪鐘，一把大馬砍刀，扛在他那既厚且寬的肩頭上，大敞步的來到店裏面，粗聲高叫道：「小二！」

小二沒有到，却是諸葛明已在回應！

「是大哥嗎？」

張博天已不再理會小二，哈哈大笑，旁若無人的，來到諸葛明的桌前，一屁股坐了下來，一面仍高聲道：「咱們殺了那羣王八蛋後，你怎麼不告而別，做大哥的可找得你好苦！」

諸葛明立刻叫小二重做幾盤好吃的，更抱來一罈陳年花雕，二人大吃大喝起來。

看着諸葛明對他這位大哥的那種奉承恭敬的樣子，簡直到了讓人側目的樣子。

這在別人看來，也許諸葛明有着甚麼忌諱，要不然諸葛明不會每杯酒都親自替他這位大哥斟，更不會說話顯得那麼低聲下氣。

尤其在二人吃過以後，諸葛明還替他的這位大哥拿着大馬砍刀，這情形叫人透着不解！

於是，張博天大搖大擺的來到諸葛明住的房裏。

二人關起房門，張博天嘿嘿笑道：「剛才咱們在前廳上，你老弟的那種表現，還眞叫我惑疑，你是不是我兒子！」

諸葛明道：「越像越能釣到大魚，咱們這網已下，就等收網了！」

張博天道：「我可是依你軍師的吩咐，全都通知幾處人馬，就等事情發展了！」

於是，二人就在諸葛明的房中，「大聲喧嘩」，盡說些沒影而又吹牛的話。

只聽張博天道：「放眼當今江湖，還沒遇到入眼人物！」

諸葛明立即奉承的道：「我諸葛明就佩服大哥的神威呀！」

於是，二人一陣哈哈大笑。

一個時辰過去了！

快兩個時辰了！

連屋裏的諸葛明也在奇怪，怎麼還沒有動靜？

就在二人感覺乏味不耐的時候，店掌櫃哈哈笑的在諸葛明的房門口高聲道：「諸葛大俠！請出來一談如何？」

諸葛明露齒一笑！

張博天低聲道：「魚上網了！」

房門「呀」的一聲開了！

諸葛明看得眞切，因為在掌櫃的身旁，站着個光頭大漢，豹皮背心寬腰帶，正是褚偉岳的四個跟班之一。

「大熱的天，掌櫃，你有甚麼事？」

光頭大漢抱拳道：「主人在前堂等你閣下呢！」

諸葛明自言自語的道：「三天原本自在日子，却不料過得反倒不稱心！」

一面回頭對房中的張博天道：「大哥！你歇着，小弟去去就來！」

房中的張博天粗聲道：「你去吧！」

聽起來好像是在下命令，聽得光頭大漢一楞。

於是，諸葛明當先舉步，來到前面大廳上。

這時候，正好是午飯已過，晚飯還早，大飯店空檔的時候。

就在正中的那張桌子上，褚偉岳端正的坐在那兒，三個光頭大漢一排的站在他身後。

諸葛明一看到褚偉岳，不由一笑，道：「大少堡主這時候找來，莫不是通江堡又死了甚麼人，要把這筆賬算在我諸葛明的頭上吧！」

「誤會！誤……完全是誤會！」

諸葛明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道：「誤會？那是找到兇手了？是誰這麼大膽？」

褚偉岳道：「找到兇手，那是早晚的事，這次來打擾，却是為了另外一件事！」

諸葛明道：「甚麼事？」

褚偉岳笑道：「諸葛兄是知道的，我的那艘『江上廬』，求才若渴，正在招募江湖奇士，武林高手，如今聽人說，你有一位兄長，可否願意……」

諸葛明當即以手制止，道：「難！很難！」

一面喝口茶，似在潤喉嚨。

褚偉岳道：「有何難處？」

諸葛明故意露出不滿的道：「我老實說吧！別看我對我的這位大哥恭敬得像是有些過了份，其實我心裏還眞不舒服！」

褚偉岳一笑，道：「那就說出來聽聽！」

冷哼一聲，道：「說出來有些塌我自己的台，可是我對大少堡主實話實說，像我的這種武功，比起我的這位大哥來，大概是二與一之比，唉！就算是兩個，也不是他一人對手！」

褚偉岳雙肩上挑，神采一振，滿臉帶笑的道：「好！好！好！」

一面「呼」的一聲，站起身來，道：「走！到你住的地方，褚偉岳不搬自請。」

諸葛明一笑，道：「大少堡主，你這是求才若渴，我心裏明白，只是……」

諸葛明一招手又道：「坐下來，有些話我得事先同你大少堡主露露口氣，冒冒口風，要不然，萬一你大少堡主碰了釘子，對你，對我，全沒面子，對吧！」

褚偉岳一聽，連道：「諸葛仁兄的這種想法，很正確。」一面又緩緩的坐了下來。

又呷了口茶，諸葛明道：「先說說看，你大少堡主是求的長久人才呢？還是臨時賣命郎？」

臉露微笑，褚偉岳道：「甚麼叫長久人才？甚麼又是臨時賣命郎？」

諸葛明道：「長久人才，就是招入你們通江堡，永遠為通江堡辦事，當上一名武師總管甚麼的；至於臨時賣命郎，很明顯，替你大少堡主辦完事以後，拿着應得酬勞，賓主關係算是到此結束。」

微微一笑，褚偉岳道：「通江堡的規矩，想任『通江堡』內武師或管事總管等職的人，世代都是在通江堡住的人，外人是不會招募的，但是，如果這人能赤膽忠誠，必也要在我那『江上廬』上有着不凡的表現，至少三年，才能被考慮收到『通江堡』的。」

諸葛明一聽，心想，張博天也難以混入通江堡，看樣子只有先登上他的「江上廬」再說了。

心念間，諸葛明一笑，道：「已經有一半沒有希望了！」

褚偉岳一楞，道：「那另外一半呢？」

諸葛明道：「那要看是做甚麼的。」

褚偉岳道：「這個好辦，當行動開始前，自然要向各人說清楚的。」

諸葛明一聽，不由一笑，緩緩

站起身來，道：「走！咱們去試試看，我幫腔，至於成不成，全看我這位大哥的了！」

也就在諸葛明的前導，四個光頭大漢的護衞下，褚偉岳才剛剛來到二門的廊上，就看客房門開處，張博天手握大馬砍刀走了出來。

一看到諸葛明走來，張博天高聲道：「兄弟！你沒有麻煩吧！」

諸葛明一笑，立即迎上前去，尚未開口呢！就聽張博天罵道：「這羣王八蛋是幹甚麼的？」

有人敢罵褚少堡主，這還了得！

就在褚少堡主的冷笑中，身後立刻竄出兩名光頭大漢，朝着張博天撲去，口中厲喝道：「狗蛋的，竟敢罵少堡主！」

就見二人掄動手中大砍刀，帶起陣陣「咻咻」之聲，幻出一束束窒人冷焰，飛旋而襲向張博天的面門。

諸葛明正要伸手攔阻呢！

却聽褚偉岳冷笑道：「先掂掂你這位大哥的份量，褚偉岳也好出個價碼！」

張博天聽得仔細，不由心中冷笑，大馬砍刀不稍停，大馬砍刀也不客氣，只聽他大吼一聲，雙手握着刀把，一揮而上，三把刀聚集了一聲震天價暴響，只見張博天的大馬砍刀，如同雨後高岳彩虹般，吞沒了另外兩股散落的光束，緊接着，這股彩虹擺尾中，發出一聲「彭」！

就見一個光頭大漢滿臉是血，另一個光頭大漢雙手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滾。

原來，張博天故意要在褚偉岳面前露一手，所以他施出他的絕藝「閻王刀聲」！

就在一刀揮出後，張博天並不收招，却快不可言的把個刀把頭，戮力的搗向右面大漢頭部，同時暴伸右足，狠狠的踹在另一大漢的肚皮上。

那可是足穿牛腹的一脚，即算不把這光頭大漢踢死，十天半月怕也是夠受的了。

張博天丟下二人，揮刀又殺向另外兩個光頭大漢。

却及時的被諸葛明攔住。

褚偉岳哈哈一笑，道：「一招之間，傷我兩個護衞武士，褚偉岳開了眼界了。」

於是，諸葛明拖着張博天不放，一面道：「大哥！你誤會了！」

「誤會？大哥刀一出，不殺個十個八個人，那可是不過癮的事！」

「殺也不能殺自己人啊！」

張博天似是一楞，急問道：「你說他們是自己人？」

諸葛明一笑，道：「目前算是小弟的朋友！」

張博天一指地上的兩個尚未站起來的光頭大漢，道：「那他們為何揮刀要殺我？」

「誤會！全都是誤會！」

張博天似是無可奈何，道：「既然兄弟你這麼說，那就算他誤會好了！」

於是，諸葛明把張博天引見給褚少堡主。

哈哈一笑，褚偉岳立刻對身後的一個光頭大漢道：「把他二人扶回『江上蘆』去。」

一面一擺手，對張博天笑道：「咱們前廳樓上雅廂中一談，如何？」

張博天咧開毛嘴一笑，道：「請吧！」

於是，三人一齊登上「廣來大飯店」的二樓，在掌櫃的特意招呼下，來到一間佈置相當華麗的房間。

褚偉岳邊對掌櫃道：「七涼茶！要冰的！」

諸葛明心想：甚麼叫七涼茶，大熱的天，那兒來的冷冰可食？

三個人才一落座，就見一個小二，乾淨俐落的來到房間靠壁處，解下一根長繩子，一聲不哼的隨手拉着那根長長的繩子。

於是，一陣陣的涼風，從三人的頭上向下面撲。

張博天與諸葛明舉頭望去，頭頂上兩丈高處，正掛着一張布製的大扇面，如今正就在小二的操縱下，一前一後的扇個不停，如果細看，還眞像一張大棉被呢！

也就在三人坐下不久，另一個小二托了一個純白的瓷盤子，盤中放了一個大瓷碗，是蓋着的，另外又放了三隻小瓷碗，看去全都是幾乎透明的景湘瓷器。

這小二的動作相當俐落，只見他每人前面放了一個小碗，然後取出一隻銀杓，掀開大碗，把碗中的透涼七色茶，盛入小碗中，這才退了出去。

張博天心中暗罵，他娘的，有錢眞是好；只等坐着張嘴，想吃甚麼，天上就會掉下甚麼來！

捧茶入口，清涼脆甜，那股子涼味，還眞有些鑽心入肺，八成這些茶是沉在深井底下的。

邊喝着茶，褚偉岳道：「諸葛仁兄，該替在下引見引見了吧！」

張博天當即道：「不用引見了，我叫張博天，你不就是通江堡的大少堡主嗎？」

褚偉岳道：「你認識我？」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大少堡主的『註册商標』，不就是四個光頭武士嗎？」

褚偉岳打個哈哈，道：「不錯！老河口遠近，都知道我褚偉岳這四大武士。」

諸葛明一笑，問道：「大少堡主！如今人你是見了，準備做何種打算呀？」

褚偉岳一笑，道：「僱用一月，價碼與諸葛仁兄相同，但却必需明晚天黑時份，到我的『江上蘆』來報到，事成之後，論功另有重酬。」

張博天道：「甚麼事？不會是缺德事吧！」

褚偉岳道：「江湖上的事，難準說誰缺德，因為，江湖上本來就是人吃人，至於通江堡僱用各位，幹的更不是甚麼缺德事，二位儘管放心！」

諸葛明試探的問道：「大少堡主，能不能透個口風？」

搖搖頭，褚偉岳道：「我不能說，也不敢說，這要等行動之前，由家父當衆宣佈。」

張博天與諸葛明還眞彆得不是味道。

人，是最具好奇心的，褚偉岳越是這樣，諸葛明越要摸清「通江堡」的這個陰謀，而張博天更是想弄淸楚，看你這通江堡在弄甚麼玄虛！

「大哥！反正短時期咱們沒事，不如就在這老河口躭上一陣子，也未嘗不好！」

張博天自己把那個裝着「七味涼茶」的大碗，乾脆捧在兩手，「咕嚕」的一口氣喝個底朝天，白胖的臉腮一抖動，濃眉一揚，道：「兄弟！你說了算數！」

褚偉岳擠出個神秘微笑，緩緩站起身來，道：「好！咱們這就算說定了！」

一面高聲道：「掌櫃的！」

門帘掀開，廣來大飯店的掌櫃，一閃而入。

「櫃上支一百兩銀子，給這位張爺暫時花用，他們的一應吃喝，都得隨他們的意。」

說罷，褚偉岳一抱拳，緩緩走出門去。

張博天與諸葛明相視一笑。

趁着掌櫃的去取銀子，諸葛明問一旁的小二道：「貴店這涼茶是那裏弄來的？」

小二一聽，笑道：「本店後院有一十丈深井，水面距井口不過一丈，但水却十分深，據說井水通江，全老河口也只有兩口這種井，其中一口井，就是在『通江堡』中。」

一頓之後，小二又道：「所以通江堡就是有了那口通江井才取名叫通江堡的。」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那你們這『廣來大飯店』，就該取名叫『通江大飯店』才是呀！」

搖搖頭，小二笑道：「

像這種通江井，井底水如冰，是別的井中所沒有的，而通江堡的那一口井，發現在先，所以我們就不便再叫通江這個名字了。」

於是，掌櫃的捧着一百兩銀子進來了。

張博天也不客氣，一把抓起布包，對諸葛明道：「走！兄弟！咱們快活去！」

兩個人哈哈笑着，一逕走出廣來大飯店。

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並未去尋樂子找快活，二人沿着江岸間晃蕩，偶爾還會仰天哈哈大笑，那情形，叫人看了，以為是兩個老朋友在郊遊一般。

但實際上，諸葛明却是在尋找方氏父女二人，因為他很想知道，有關水面上的一切情報。

而張博天，却在觀看形勢，過去，他雖同戈正二人，安份守己的窩在距離老河口不遠的武當山，但二人為了避人耳目，向來不輕易外出，除了必需辦些用的吃的，二人絕少踏出武當山一步，即使耳聞通江堡的橫行，他們也只一笑置之。

本來嘛！他與戈正就等着那批寶物出洞，各幹各的億萬富翁，誰還願意管那些雞毛蒜皮的事？

如今却大為不同，通江堡是他張博天的下手對象，這就不能不把形勢仔細觀察了。

就在「江上蘆」附近不遠的水面上，諸葛明一眼看到方氏父女二人，正搖櫓朝着岸邊來。

諸葛明當即高聲，道：「船家！船家！」

方氏父女二人答應着，朝岸邊划來。

諸葛明的聲音大，當然也驚動了「江上蘆」上面的人。

諸葛明高聲道：「我二人想在這江面上一遊，約莫着一個時辰，多少銀子呀？」

「客官！你隨意給吧！」方老丈的聲音。

於是，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登上了方老丈的小渡船。

坐在渡船上，方氏父女二人在一起，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在船頭指東指西，那樣子不正就有興作江上遊嗎！

附近「江上蘆」的豪華大船上，窗口邊，褚偉岳看得眞切，一面冷笑着道：「是該好好遊玩一番，對於一個即將結束生命的人，總是要善待他們的，哈……」

褚偉岳在「江上蘆」的艙中笑。

而張博天與諸葛明却在方氏父女的渡船上面笑……

小渡船漸漸的進入江心，諸葛明與張博天喝着方圓圓送上的香茗，一面，諸葛明道：「方老丈！

這一天裏，可有甚麼風吹波動的事情？」

方老丈邊划着船，道：「昨晚似乎有幾個騎馬的，登上了通江堡的那艘『江上廬』，至今未見有人下船來！」

「啊！看清楚是些甚麼人？」

「天黑中沒看清楚，不過那個大少堡主對這些人，好像十分恭敬！」

諸葛明雙眉打結，對張博天道：「是不是通江堡裏面的人？」

一面望着江上的來往大帆船，又道：「通江堡把武力集中在他們的那艘豪華大船上，可想而知，他們要對付的人，必然也是在水面上的了。」

張博天道：「這倒是有可能，那咱們該去通知高磊，叫他準備着。」

諸葛明道：「如果我猜的不錯，咱們的行踪，仍然掌握在姓褚那小子的手裏。」

一頓之後，諸葛明對方老丈道：「抽個空，你溜到離老河口碼頭不遠的一處碎石灘去，高磊就在那大木方船上，告訴他，叫他隨時把船備好，船上的人，都得等着斷殺！」

擺擺手，招呼方老丈把船搖回岸邊。

張博天掏出那「白撿」的百兩銀子，塞在方老丈的小船艙裏，一面笑道：「方老丈！我雖是大刀寨的寨主，可是我同高磊兄像是穿一條褲子，如今你是他姐夫，又有這麼一位標緻的女兒，水面上的生活也該收收了，如今咱們這是一家人，這百兩銀子，算是給姪女的見面禮。」

方圓圓迎着張博天深施一禮！

方老丈道：「銀子我厚顏收下了，只等你們這碼子事一了，我會帶着圓圓，找一處好地方落個根的！」

於是，小船在諸葛明的特意安排下，靠在「江上廬」的附近。

就在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一登上岸，就聽諸葛明高聲叫道：「船家！收起來，多的銀子就不用找了！」

於是，就見一塊碎銀子，「噹」的一聲擲在小船的甲板上面。

方老丈連聲稱謝，又將船划向江中而去。

通江堡的那艘船，就在二人的眼皮下面，但二人却視而不見。

諸葛明還高聲道：「大哥！回廣來大飯店去，哥兒倆好好醉上一醉！」

張博天也笑道：「說的也是，你最是清楚大哥！大哥的酒喝得越多，殺起人來也特別俐落！」

於是，二人相對哈哈笑了……

但是，「江上廬」的船艙窗邊的褚偉岳，這次可沒有笑得出來，因爲，他預感自己僱的是兩頭大雄獅，而這大雄獅的兩張俐齒暴露的大嘴，並未朝着通江堡的敵人噬去，而是朝他褚偉岳撲來！

有了這種預感，褚偉岳又如何笑得出來？

於是，他重新的把船上各人，召集到他的那個大而豪華如寢宮的艙房中來。

圍着那張鋪着絨布的大長桌，四週坐的盡是兇神惡煞般的大漢。

只見這些人中，穿着不一，僧、道、俗全有。

褚偉岳桌頭一端坐了下來，先環視了各人一眼，然後緩緩的道：「通江堡與各位的關係，正如同水與魚，各位替通江堡出力賣命，通江堡定不苛待各位，這一年一次大買賣，馬上要出發了，這一次可不比往年。」

他頓下來，看看在座六個人的反應。

然而，六個人沒有一個有異樣反應的。

褚偉岳一笑，又道：「今年的這樁買賣，對方可是個神秘而又棘手人物，老實說，到現在也只有看到過是個蒙面大漢而已。」

六個人還是不作任何反應！

褚偉岳笑道：「對手太强，下手不易，家父特叫我又招了兩個幫手。」

此言一出，六個人不約而同的暴露出冷凜的眸芒，直逼向褚偉岳！

爲甚麼有這樣的反應？

＊　＊　＊

且說通江堡大少堡主褚偉岳，面對六個獨霸一方的黑道惡煞，說出另外又邀約兩人，協助對付即將面對的蒙面大漢的時候，六個人不由露出震驚與不滿。

只見那個頭大如斗，額上戒疤淨光發閃的大和尚，一拍桌子，道：「大公子！你爹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大家合作有年，到今天他還不相信我們六個人的武功？」

原來這個大和尚，正是蜀山淨悟禪師。

和尚不一定全都是看破紅塵跳出三界的人，淨悟禪師年近五十，二十年出家的歲月，爲的是逃避仇家追殺，但他與「鐵扁擔」褚倫當年有一段交情，所以每年答應爲褚倫出力一次，不過雖只一次，所得報償，已足夠他三年用不完的。

另外五人，是武當道眞子、「關洛黑手魔」成剛、「中原一邪」魏長風、「漠北雙妖」呂大元、呂大艮兄弟。

這些人與「鐵扁擔」褚倫，過去全有交情，彼此信賴，他們每年均

在褚倫的策劃下，只做一次買賣，當然，目標對象，全都由「鐵扁擔」褚倫早就選中了的。

且說大和尚淨悟有些質問的口氣。

褚偉岳哈哈一笑道：「大師切莫誤會，家父的打算，自有其道理在，如今敵人的武力相當大，爲了順利得手，臨時找來幫手，對咱們只有利而無一害，再說……」

褚偉岳詭秘的一笑，又道：「再說咱們能用則用，不能用可以……」褚偉岳比了個手勢，那是殺頭的手勢，冷笑的又接道：「即算是用過以後，咱們仍然可以輕易除去的。」

「黑手魔」成剛僵硬的黑臉慢慢的放鬆皮肉，「嘿嘿」的笑了起來。

於是，幾個黑心惡魔全「呵呵」的笑了。

在一陣笑聲裏，「中原一邪」魏長風抖動着他的大嘴巴，口齒不清的道：「大公子！你爹甚麼時候出堡？」

「明晚天黑以後。」

「對方是甚麼人物？」

「我不清楚。」褚偉岳似是言不由衷。

然而，六個魔頭心裏有數，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再說下去，又有何用？

當然，他們更清楚，「鐵扁擔」褚倫在每次任務中，事先他是不會隨便對任何人吐露口風的，包括他的三個兒子在內。

「漠北雙妖」老大呂大元尖着嗓門問道：「大公子！對方是幹甚麼的，比方說他是某一莊，或某一堡，甚至是那個城裏的大字號甚麼的，像這些，你總該知道吧！」

褚偉岳一笑，道：「呂大叔問的這個，我知道，對方是一艘比我這『江上廬』還要大一倍的豪華大船，像那種大船，不單可行駛五湖三江，甚至四海大洋也絕無問題。」

武當道眞子笑道：「這下子可好了，咱們奪了那艘大船，也好坐着下南洋遊一番了。」

「中原一邪」魏長風道：「搶了那艘大船，再把老河口的『廣來大飯店』廚子弄上船，然後把老河口最大的一家妓院搬上船，大夥再漂洋過海，與八仙比一比，看看是他們的道行高，還是咱們六員大將的武藝强！」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黑手魔」成剛一指淨悟，笑道：「大和尚！你省省吧！還他娘的『蝦米豆腐』呢！」

「漠北雙妖」老二呂大艮也笑道：「大師這是習慣成自然，有口無心而已！」

於是，這間美侖美奐的艙廳中，又是一片笑聲……

江風送走了夕陽，江風也吹走了人們的歡笑……

方老丈搖着櫓，把船搖向江中，然後又搖向遠方，朝北的遠方，是個碎石灘，由於方老丈幾十年生活在這兒，老河口附近的一草一木，他豈能不知？

尤其是高磊所駕的是個大方木船，方老丈一聽，就知道那是一種運牲口或京廣雜貨的大木船，要找這種船，那是相當容易的事，更何況高磊把船泊在北邊的碎石灘，那地方方老丈再清楚也沒有了，因爲他常鬧中取靜，把他的這條小船錨泊在那兒。

當方老丈來到碎石灘的時候，高磊的那艘大方木船上面，看上去只不過七八個大漢在甲板上面遊蕩着，東指西看的像一羣沒事幹的閒人一般。

只是當他們看到方老丈的小船向他們划去的時候，全都迎向船邊來。

其中有個大漢叫道：「幹甚麼的？」

另一個眼尖，在看到小船上的方圓圓時候，竟然樂哈哈的道：「這老小子是送姑娘來的！一個怎麼夠！」

方圓圓立刻鑽入小艙中。

却聽方老丈不悅的道：「找高磊出來，就說他姐夫找他！」

方老丈話剛說完，船尾艙門掀起，高磊已在高聲叫道：「姐夫嗎？快上來吧！」

突然間，一聲清脆的聲音傳過來，那是有人挨嘴巴的脆響。

就聽一個人罵道：「龜兒子！你剛才說的甚麼話？」

高磊並不知道，方老丈也沒有去問……

於是，方老丈拉着大方木船的纜繩，急急的說道：「張寨主叫你準備着，隨時領着弟兄們殺過去。」

高磊道：「姐夫不上船來？」

方老丈鬆掉纜繩，又道：「不了，我得趕到『江上廬』附近打探，有消息我會馬上再來的。」

於是摸着黑天，方老丈又搖着他的小船去了！

高磊在得知寨主的命令以後，不敢怠慢，立刻把這消息着人傳向鎭上的包文通與左不同兩撥人馬。

三方面的人馬，全都在磨刀霍霍，準備斷殺。

且說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回到「廣來大飯店」以後，又大吃一頓，並在老河口市上夜遊到二更過後，才折回店中。

他二人絕不與大刀寨的衆人連絡，甚至打聲招呼，完全表現出「吃飽飯後沒事幹，兜着肚皮閒懶

散」的一副沒事人樣子，就算褚偉岳派人盯梢，二人也連正眼都不瞧一下。

這一夜二人睡得可夠舒坦的，直到日上三竿，才鬆散着一身腰骨吃早飯。

諸葛明在吃過早飯的時候，特意的把掌櫃叫到桌前，含笑說：「掌櫃的，你大概也已經知道，我二人在你這店裏，大概還有這麼一天光景。」

掌櫃一聽，習慣的搓着兩手，道：「往後二位隨時來，小店都歡迎。」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不過今天中午的這頓飯，我二人想換個地方吃。」

嘻嘻一笑，掌櫃的道：「全憑二位吩咐！」

諸葛明笑道：「好！做幾樣拿手好菜，陳年花雕一罈，着人送到江邊，正午時分，我二人要乘興遊一遊這漢江風光。」

掌櫃的一拍巴掌，笑道：「客官爺眞好興緻，小店一定照辦！」

於是，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哈哈笑着離開了「廣來大飯店」。

二人一逕來到了江邊，找到了方氏父女的小船。

船駛江心，方老丈向諸葛明道：「通江堡的『江上廬』大船上，直到現在沒有一點動靜，昨晚天黑時候，已把諸葛大俠的話，傳給我那高老弟了。」

張博天道：「我的大軍師，依我看咱們何不領着咱們的人，直接殺入通江堡去，何苦還在這兒瞎子摸牛蛋，當肉頭呢！」

諸葛明一笑，道：「如果想要穩操勝算，就得先要知己知彼，如今通江堡還不知在搞甚麼鬼呢！咱們就貿然攻去，就有些莽撞了。」

他一頓之後，又道：「至少，咱們要知道通江堡在與誰做對，對方是甚麼人物，要知道，咱們坐收漁利，總比拚個你死我活，到頭來還不知誰贏誰敗，好得多吧！」

方老丈也含笑道：「通江堡爲惡地方多年，要扳倒姓褚的，是得要愼密籌劃，妥思良謀才行！」

諸葛明笑道：「對！以咱們大刀寨的力量，奪取通江堡的這條『江上廬』大船，只是舉手間的事，但若要攻取通江堡，就非得以智取不可了！」

張博天道：「話是不錯，不過事情往往有不可思議的變化，咱們今天晚上到『江上廬』以後，看情形再做對策吧！」

抬頭望望天，諸葛明笑道：「今日江面平靜，正好『煮酒高歌江上遊』。」

一面對方老丈道：「靠岸吧！方老丈，『廣來大飯店』的美饌醇酒，大概已送來了吧！」

張博天一笑，道：「其實我看這廣來大飯店，就好像是他們通江堡開的一般！」

方老丈道：「是有人這麼說，但廣來大飯店的掌櫃只是未有甚麼表示，也沒有見他去過通江堡。」

於是，小渡船靠了岸。

還眞是時候，因爲，廣來大飯店的兩個小二，正一人提着酒罈，一人擔着兩個食盒，走到江邊。

方老丈站在船上接下酒與一擔菜饌，就在諸葛明的安排下，小船又到了江中。

遠遠的看去，只見方老丈在船尾搖櫓，方圓圓却在爲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斟酒。

這情形早看在褚偉岳的眼中！

當然，褚偉岳也找來淨悟禪師六位，齊集在艙內的窗口遠看，只是沒有一人認得出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的。

小船漸去漸遠，沒入江西的船檣中……

於是，方氏父女也坐了下來，四個人對坐吃喝起來。

廣來大飯店的菜相當不錯，酒也醇，但方圓圓却並不在意，因爲她在注意着諸葛明的一切！

高高的額頭，單鳳眼，誘人的鼻子，薄厚適中的大嘴巴，全都是令人，尤其是女人注意的模樣。

方圓圓自覺這諸葛明正是她心目中男人，但却無法做適當的表達，江面上的日子，使她深深知道，江湖上的殺戮，是殘忍的，而目前，正不知又有甚麼樣的慘烈場面出現，自己的這點情苗，尚未破土而出呢！就已爲諸葛明開始擔起憂來了。

因此，方圓圓面對佳饌，而食不知其味。

當小船攏岸的時候，已是日偏西了。

諸葛明與張博天二人一進入廣來大飯店，立刻關起房門，蒙頭大睡，諸葛明特別交代小二，不到天黑，不准去打擾他們。

關起房門，諸葛明問張博天道：「寨主！到時候眞要拚殺，你的那聲暗號最好放亮一點，也好叫方老丈及時搬來救兵。」

哈哈一笑，張博天道：「我那位祖宗張飛張三爺，大吼一聲喝斷橋，包不準我大吼一聲，會把他娘的『江上廬』吼沉入江中。」

諸葛明一笑，道：「好！咱們晚上看情形，就聽你這一吼了。」

二人這是在養精蓄銳，等着晚上大幹一場！

不過，在諸葛明想來，也許今晚尚不致於拚戰，因爲通江堡的敵人還沒有露臉，連「鐵扁擔」褚倫是個甚麼樣子，還不知道呢！怎麼能

與僱主先幹起來？

然而，諸葛明却萬萬想不到，事情還眞起了變化，變化得出他想像之外。

因爲太過意外，於是就在鷸蚌相爭的前奏，漁翁已等不及的一衝而上，爲甚麼？

漢江的一輪明月，又自水面升了起來，原本是個大圓餅一般的大月亮，却愈來愈變得小了。

這候，諸葛明左手揮着寶劍，單薄的天藍長衫，攔腰纏了一條黃布帶子，足蹬薄底快靴，瀟灑至極的與張博天二人來到靠在岸邊的「江上廬」大船上。

張博天，這位大刀寨之主，右手抓着他那把殺人無算的大馬砍刀，一身青色短打，緞子褲管，塞在快靴裏，繞嘴半寸長的粗鬍子，在他離開廣來大飯店的時候，還特意的又加細剪細修一番，更顯得一副威嚴的模樣。

褚偉岳接着引二人來到那間豪華大艙中，當即吩咐開船，駛向江心。

張博天等不及的問道：「大少堡主！咱們這是往那兒去呀？」

哈哈一笑，褚偉岳道：「打從現在起，二位是我通江堡的人了，除了聽命行事外，是不能多問的！」

張博天一楞，諸葛明道：「不錯！是有這麼一說，一千兩銀子一個月，價碼是夠高的，咱們這就等着幹活兒了！」

褚偉岳又道：「這就對了！話先說清，免傷感情！」

張博天冷哼一聲，牙齒咬得格格響。

諸葛明却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樣子，盡在這個大艙中左看右瞧，在他想來，怎麼會沒有看到另外的六個人呢？

也不過半個時辰光景，通江堡的「江上廬」，在滿船點綴着各色彩燈下，扯起它那彩色大帆，駛往江中而去……

江面上已沒有其他的船，因爲夜間行駛的船，是很少的，但就在「江上廬」才剛駛到江心，迎面立刻駛來一艘三桅大船，非常技巧的靠上了「江上廬」大船。

於是，一陣脚步聲，看樣子至少又自大帆船上過來二三十人之多。

就在這時候，諸葛明清楚的聽到一聲：「爹！」

是褚偉岳的聲音。

於是，諸葛明朝張博天施個眼色。

張博天露齒一笑。

於是，一陣脚步聲漸漸的走來！

突見兩個全身短紮打扮的大漢，雙手掀起門簾，閃身肅立兩旁。

就見一個身穿絲綢長衫的紫臉膛漢子，臥蠶眉下一雙金魚眼，大蒜鼻子寬嘴巴，臉上顴骨，像是兩個雜麵饅頭，灰蒼蒼的一副長髯，使他看來有着另一種威嚴的樣子。

不過最惹眼的，還是這紫臉膛大漢的腰上，竟然束了一條金光燦燦而霞光四射的鑲金片與寶石腰帶。

金絲緞帶束着一頭灰髮，六尺高的大漢，在長衫掩不住的粗壯雙肩與粗腰襯托中，透着一股孔武有力的樣子出來，令人生畏。

這個人，正就是通江堡堡主「鐵扁擔」褚倫，跟在褚倫身後進來的，尚有四個手持長劍的壯年大漢，表情全都十分嚴謹，四人身後，緊跟前一個大漢，肩上扛着一個黃布纏着的鐵扁擔，看樣子足有五尺長，那就是褚倫的兵器。

六人一進入這個大艙中，褚倫却只發現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在座。

就在他大搖大擺的走近那個絨布舖的大長桌邊時候，大少堡主適時的領着淨悟等六人，自另一面走入。

「鐵扁擔」褚倫指着張博天與諸葛明二人，問他的兒子褚偉岳道：「這就是你臨時找來的兩個？」

褚偉岳恭謹的道：「正是！」

淨悟的大腦袋微揚，粗聲道：「有必要找外人幫忙？」

「鐵扁擔」褚倫道：「爲了順利達成目的，臨時找兩個幫手，也是權宜之計，何況事成之後……」

褚倫的眼神中透着詭秘的一笑，那是淨悟六人所最熟悉的。

於是，淨悟一拍光頭，笑道：「我明白！我們都明白！哈……」

諸葛明心裏在暗罵，狗養的一羣東西！想在爺們面前耍陰損，早着呢！

但當他望向張博天的時候，却不由的大吃一驚，因爲他發現張博天的臉色，有着不尋常的臉色……

張博天似是在顫抖，雙眸冷焰筆直的望着褚倫的那根腰帶，一眨不眨的似已入了迷。

當然，他根本沒有去注意褚倫他們在說些甚麼！

緩緩的，張博天向褚倫跟前逼過去……

一步！一步的在接近……

「鐵扁擔」褚倫一看張博天的來意透着古怪，不由冷冷的問道：「你要幹甚麼？」

張博天倏然一驚，心念間，立刻發覺眼前可是身在龍潭虎穴之中。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徐元平身中鬼王谷劇毒，上官婉倩見此不願離開他，此際倏出現南海門衆人，紫衣女見上官婉倩一心欲保護他，便命大師兄王冠中出手……徐元平本欲勸他們等待，因至天亮他便毒發身亡了，而上官婉倩亦可安全離開，但對方咄咄相逼……二人聯手對抗，徐元平提早毒發昏厥，紫衣女手握「戮情劍」刺向徐元平胸前……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一代天嬌忿難洩　活命下毒相矛盾

上官婉倩霍然睜開眼睛，首先映入眼中的是那一縷噴射鮮血，她愕然的一聲驚嘆，重又閉上了那雙目。

那紫衣少女吃力的拿起垂下的右腕，舉動之間，有如負重千斤，她迅快的退後了兩步，全身依偎入梅娘的懷中，「噹」的一聲，「戮情劍」跌落在石地上。

王冠中、駝矮二叟，以及那缺了一條腿的紅衣大漢，臉色都十分沉重，八道目光怔怔的盯住在徐元平的臉上，肅然的神情中，流現出一股輕淡的感傷。似乎對才華橫溢，豪氣干雲的徐元平，默致着歉疚和惋惜。

沉默延續了一盞熱茶工夫，呼嘯的山風飄傳過來了一個沉重聲音，道：「倩兒，倩兒……」這聲音似是由老遠處飄傳而來，但入耳字音却是清晰異常。顯然，這人有着深厚的內勁。

上官婉倩迅快的撿起地上的「戮情劍」，對準前胸。

那鋒利芒刃，切金斷玉，上官婉倩祇需微一用力，「戮情劍」立時將刺入前胸。

祇聽那呼喚倩兒的聲音愈來愈凄涼，在黝暗黑夜裏，呼嘯的山風中，更顯得聲動心弦，親情似海。

上官婉倩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幽幽說道：「我爹爹在呼喚我，讓我見爹爹一面，再死好麼？」

紫衣少女凄涼的說道：「親情深重，你見了爹爹之面，如何還能夠死呢……」

她望了仰臥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嘆道：「祇怕他的屍骨就要凉了，妳如不願意死，我們就收去他的屍體了。」

上官婉倩黯然說道：「我答應了，絕不會變，見上我爹爹一面後，立刻就死！」

呼嘯而過的山風，此刻似乎突地減輕了風勢，變得有如九月時節，樓頭怨婦足下的秋風一般蕭索、幽怨而凄清……

這蕭索、幽怨，而凄清的微風，一絲絲，一縷縷，將她幽怨而凄清的語聲，飄送到遠方。

紫衣少女木然而立，彷彿根本沒有聽到她的話似的，輕移蓮步，走到徐元平身側，緩緩俯下身來，拉起徐元平的一隻手掌。

她雖然一聲未出，那一方覆臉黑絲巾又將她所有情感表情深深地隱藏了，但是她步履丰姿之間，却自有一種懾人的威力。

上官婉倩雖然極不願意她觸及徐元平的身子，一時之間，竟不能出言阻止。

祇見她十指纖纖緩緩將徐元平手掌握了起來，她春葱般的玉指，

雖然早已輕輕顫抖了起來，但此時此刻，却無一人覺察。

祇聽她幽幽嘆息了一聲，仰面向天，緩緩道：「想不到霎眼之間，他手掌便已冰冷了。」

剎那之間，祇覺心弦倏靜，萬念俱灰，仰天一嘆，道：「蒼天……你竟然眞的敎他就這樣平平淡淡的死去了麼？」

徐元平的手掌果已冰冰冷冷，她就似握着一片晶瑩的寒玉一樣。

紫衣少女却輕輕一笑道：「毒已入血，命已垂危，他即使早一個時辰死了，又有甚麼可以值得驚異和惋惜之處呢？」

上官婉倩霍然長身而起，目光垂落，滿含怨毒望着她，紫衣少女長袖一垂，也盈盈站了起來，上官婉倩右腕微抬，寒光一閃，疾向紫衣少女刺去。

梅娘突地輕叱一聲：「妳要做甚麼？」身形閃處，已至上官婉倩身側一尺左近，祇要上官婉倩劍尖再進一寸，梅娘掌中那一根多節的竹杖，便立刻會點到她的重穴之上。

哪知上官婉倩眼神却突地黯淡起來，根本沒有覺到梅娘的竹杖已觸及她的羅衫。

她祇是輕嘆一聲，縮回長劍，向徐元平黯然瞧了一眼，幽幽道：「你死了，很好……」劍尖一轉，回刺自己的咽喉。

就在這剎那之間，夜色中突地如飛奔來一條人影，大喝道：「倩兒，倩兒，是妳在說話麼？」

上官婉倩語聲未落，這人影已閃電般掠來，身形之迅快，有如蒼鷹束翼而下，神龍自天而降。

森森的寒芒已觸及上官婉倩的肌膚，她腦中空空洞洞，一心一意祇是想死，直待那慈愛的呼喚傳入耳際，暈迷的神志忽然一清。

但見一個花白長髯飄飄，身軀高大的黑衣人，站在她身前的兩尺開外，星光下，祇見他滿含着兩眶淚水，一臉愁苦神情，黯然說道：「倩兒，妳受了委屈麼？」

他深知這位剛愎倔强的女兒，從小在嬌縱之中長大，對些微委屈也是難以忍受，看她要橫劍自戕，誤認是受了極大的羞辱，才這般痛不欲生。

上官婉倩凄涼一笑，道：「爹爹半生寵愛女兒，恕女兒不能盡孝膝前了……」

上官嵩心頭一震，大聲喝道：「倩兒！」這兩個字，幾乎用盡了他生平之力，聲音凄厲，高拔雲霄，深夜之中，空谷傳音，滿山盡都是呼喚倩兒的回應之聲。

上官婉倩聽那震耳欲聾的倩兒呼叫聲中，充滿着無比的慈愛，無比的感傷，心中忽然一清，叫了一聲：「爹爹……」兩行清淚已奪眶而出。

她心中很明白自己在父親心中所佔的地位極重，眼看着年邁的老父熱淚滾下雙頰，實不再忍傷害老父之心，緩緩的垂下了手中的「戮情劍」，幽幽說道：「爹爹就祇當沒有生我這個不孝的女兒吧！」

上官嵩目光迅快的環掃了一週，道：「可是這些人欺侮妳麼？」

上官婉倩搖搖頭，道：「是我答應了人家，非死不可。」

上官嵩微微一怔，道：「生死之事，也可以隨便答應的麼？」

上官婉倩道：「事已至此，悔亦無法了。」

上官嵩凄然說道：「妳不念老父怙念妳死後的傷悲，也該想想妳那半身癱瘓的老娘，如若知妳死訊，她還能不能獨生人世……」

他長長嘆息一聲，接道：「倩兒！爲父一生之中，從來言無不踐，我自是不願讓我女兒反覆無常，如若他們憑武功殺了妳，我這做父親的縱然痛斷肝腸，那也是無話可說。他們巧言騙妳自戕而死，算不得光明正大的行徑，縱有承諾，也不必一定遵守……」

梅娘突然一頓手中竹杖，厲聲接道：「我們不過是念她年幼無知，才讓她自絕一死，縱不自絕，也一樣難逃死亡之運！」

上官嵩冷笑一聲，道：「鹿死誰手，還難預料，且先莫大言不慚……」轉眼望着上官婉倩接道：「倩兒，過來，咱們父女聯手鬥鬥南海門……」

梅娘突然一頓手中竹杖，冷冷說道：「你們父女之情這等深重，老身就成全你們了。」舉手一杖，疾向上官嵩劈了過去。

上官嵩冷笑一聲，橫裏閃開三步，避開了梅娘一擊。

梅娘手腕一轉，那縱擊而下的竹杖，忽的變成橫擊之勢，攔腰掃去。

上官嵩暗暗一驚，忖道：好快手法。「刷」的一聲，肩上的長劍出鞘。

正待用劍封架梅娘的竹杖，哪知梅娘手腕一挫，突然又把竹杖收了回去。兩道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冷冷對上官嵩道：「過來，咱們找處空曠地方動手，你祇要能夠接下老身二十招，立時放你們父女走！」

上官嵩掂了掂手中長劍，沉吟不語，心中却暗暗想道：倩兒平常剛愎任性，勇猛絕倫，縱然遇上了强敵，也是從不畏縮，看她神定氣閒，並無剛剛和人力搏之象，不知何故，却要橫劍自絕。

他祇管用心推想，根本未聽到梅娘說的甚麼。

王冠中一揮兩儀尺，恭恭敬敬對梅娘說道：「老前輩請休息片刻，讓晚輩先試他一陣如何？」

梅娘冷冷望了王冠中一眼，沉吟不語。

原來上官嵩閃避梅娘的杖勢，退到了那紫衣少女的身側，祇要一揮劍，一舉手，立時把那紫衣少女傷在手下。

王冠中似是也警覺到了師妹所處的險境，不敢貿然出手，重重咳了一聲，道：「在下久聞上官堡主的武功，高出楊家、查家二位堡主，心慕已久，快請過來這片空曠之處，咱們好好較量一下。」

上官嵩久走江湖，何等老辣，心中忽然一動，暗道：他們能逼死我的女兒，讓她橫劍自絕，不知何以對我這般客氣起來？目光轉動，祇見那紫衣少女垂首而立，竟似不知自己在她身側。

她臉上垂着黑紗，無法看清楚她的神色，但看她站的角度，似是正把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不禁心中一動，暗道：她這般呆呆的站着，不知在想甚麼心事？

忖思之間，忽見那仰臥在地上的徐元平，身體蠕動了一下。

紫衣少女長長吁了一口氣，緩緩坐了下去，舉手對上官婉倩一招，道：「快坐下來，聽我吩咐，迫出他身上毒血……」

上官婉倩微一猶豫，但却依言坐了下去。

雙方緊張的形勢，因那紫衣少女一句話，登時鬆懈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到兩人的身上。

王冠中聽師妹口風，似乎徐元平大有回生之望，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是喜是愁。

他深知師妹的聰明世無倫比，她精研醫道，術絕塵寰，絕不會隨口而言。

他仰臉望望天色，默然不語，對徐元平的復生，他有着極矛盾的心情，既覺得這樣一位武林奇葩眞的死去了，實在大爲可惜，又覺得如不能此刻把他置於死地，再過上幾年歲月，武林之世祇怕難有與他匹敵之人……

這矛盾的心情，使他對徐元平的生死看得十分重大，祇覺得這人的生死，關係整個武林的劫運。

上官婉倩蹲下了身子之後，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道：「我要怎麼幫忙？」

紫衣少女道：「妳用左手按在他前胸的『璇璣穴』上，右手運集眞力，迫他行血暢流。」

上官婉倩兩道目光緩緩由徐元平臉上掃過，凝注在他右胸的傷口之處，說道：「他現在死了呢？還是活着？」

紫衣少女道：「一息僅存，心脈未停。」

上官婉倩道：「那是還活着了？」

紫衣少女道：「還沒有完全絕氣，但已距死亡不遠，一盞熱茶工夫之內，要迫出他身上部份毒血，然後再閉他的穴道，這些事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如若拖延過久，他失血而死，縱有起死回生的靈丹，也無法救得他活了。」

上官婉倩道：「那妳爲甚麼要刺了他一劍呢？如若不是妳刺他一劍，也不會這樣危險了。」

她口中雖在抱怨，但雙手却依照那紫衣少女的吩咐，左掌按在徐元平「璇璣穴」上，暢和他的血脈。

紫衣少女輕輕掀起蒙面黑紗一角，望望徐元平的傷口，嘆息一聲，道：「如若不是我刺他一劍，現在已經沒有救了！」

上官婉倩一運氣催動他血脈之後，徐元平本已緩和出血的傷口，突然又泉湧而出。

看到那噴射熱血，上官婉倩心中忽然泛起無比的感傷，抬頭望了那紫衣少女，幽幽說道：「妳可是存心要我親手弄死他麼？」

紫衣少女道：「如若他眞的死了，我就燒光這世間流傳的醫書……」

她微微一頓道：「是咱們兩個人弄死了他。」

上官婉倩道：「關我甚麼事呢？是妳殺了他！」

紫衣少女冷笑一聲，不再搭理上官婉倩，靜靜望着上官婉倩迫出徐元平身上的毒血的情形。

這時，徐元平半身衣服盡爲鮮血濕透，望去使人惻然。

上官婉倩目睹其情，心頭泛起無比的凄涼，纖纖十指也開始劇烈的顫抖。

她抬頭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問道：「怎麼樣了？」

紫衣少女默然不語，似是根本沒有聽到上官婉倩的話。

又過了一盞熱茶工夫，徐元平的身軀突然抖動了一下。

上官婉倩停下右手，喝道：「怎麼樣了，妳可是要我用內力逼出他身上所有的血麼？」

紫衣少女冷冷說道：「稍安勿躁，要妳停手時，我自然會招呼你。」

上官婉倩心中雖是大感憤慨，但兩隻手却不自主的又動作起來。

徐元平身上存血似已被上官婉倩催運內力迫出將盡，傷口的湧血變成了眼淚一般，點點滴出。

紫衣少女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啦！」

上官婉倩應聲運指，連點徐元平四處穴道。

紫衣少女不待上官婉倩再問，搶先說道：「現在，他身上毒血已將放盡，祇要再服一些却毒的藥物，養息一陣，就慢慢好了！」

上官婉倩忽道：「我看他是難再活下去了，一個人身上的存血，被放將盡，哪裏還能活得下去？」

紫衣少女緩緩站起身來，蒙面黑紗在山風之中微微飄動着，蓮步輕移，向前走去，神態從容，由上官嵩身前走過。

上官嵩手橫着沉重的銀劍，環目一掃四週，低聲喝道：「站住。」話出口，人也同時躍奔過去，銀劍一舉，頂在那紫衣少女後背的「命門穴」上。

在他喝聲出口的同時，梅娘、王冠中和那紅衣缺腿大漢同時發動，疾向上官嵩衝了過去。

幾人去勢雖快，但仍然慢了一步，他們尚未欺近，上官嵩閃動着寒光的劍尖，已抵在紫衣少女背心之上。

梅娘首先倒躍而退，厲聲喝道：「快退回去！」

王冠中和那紅衣缺腿大漢應聲而退，躍落原位。

上官嵩仰臉一陣長笑，伸手一把抓住了那紫衣少女的左腕。

他出手用力甚大，但聽嬌嗯一聲，疼得那紫衣少女，全身打了兩個寒顫。

梅娘尖聲喝道：「不要傷着她……」

上官嵩沉聲喝道：「你們膽敢向前逼近一步，我就立時把她傷斃劍下！」

那紅衣缺腿大漢急躁的叫道：「動了我師妹一根頭髮，你們父女就別望生離此地。」

上官嵩虎目圓睜，冷然說道：「老夫殺了她又能怎樣？」

那紅衣缺腿大漢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

王冠中輕輕咳了一聲，說道：「上官堡主，有甚麼話說儘管請講。我們力所能及，無不答應。」

顯然，這紫衣少女陷落人手，已使南海門氣燄盡消。

梅娘竹杖一頓，長嘆說道：「老身向不輕作承諾，今宵破例答應你們……」

上官嵩冷笑一聲，接道：「上官嵩生平從不求人。」

梅娘突然一晃雙肩，疾快無比的欺到了上官婉倩的身側，探手一把，扣住了上官婉倩的右腕脈門。

上官婉倩正低頭望着徐元平放血後的反應，全神貫注，對身外之事，渾似不覺。

直待梅娘抓了她的手腕，她才似霍然警覺，但也祇淡淡的回顧梅娘一眼，冷冷的問道：「幹甚麼？」

梅娘暗運功力，但却蓄勁五指不發，冷冷的說道：「要妳爹爹放開了姹兒，我就鬆開妳的脈穴。」

上官婉倩道：「誰是姹兒……」目光轉處，祇見上官嵩正扣着那紫衣少女的手腕，接道：「就是那紫衣少女麼？」

梅娘道：「不錯，快要你爹爹放了她！」

上官嵩縱然長笑，道：「如果老夫不放呢？」

梅娘道：「我就先殺了你的女兒！」

上官嵩道：「這紫衣女娃兒還要不要命？」

紫衣少女突然插口說道：「不要緊，你決然殺我不死，不信你就試試！」

上官嵩奇道：「甚麼？我殺不死你？」

紫衣少女道：「你手中有的是兵刃，不妨試試看呢！」

梅娘凄然說道：「姹兒，你發了瘋麼？」

紫衣少女嬌聲笑道：「我不是好好的麼！」

梅娘道：「生死大事，豈可兒戲？妳怎可以讓他試呢？」

紫衣少女笑道：「他要是聽了我的話，一劍把我殺死，你們不是可以慢慢的擺佈他女兒了麼？」

上官嵩聽得心頭一震道：「老夫是何等之人，豈肯上妳這個丫頭的當！哼！他們如何整治我的女兒，我就如何對妳？」

這幾句問答中，已充份流露出兩個姑娘的死亡，都足以使對方親人們肝腸痛碎。

但也說明了，祇要梅娘不加害上官婉倩，上官嵩也絕不致加害那紫衣少女的性命。

王冠中沉吟了一陣，道：「上官堡主請再多考慮一下，最多你祇有一擊的時間，一擊不中，就再無下手的機會了，但是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從容不迫的擺佈你的女兒！凌剮碎割，而且還要讓你親眼看着！」

上官嵩目光掃了四週一眼，冷冷答道：「我手中這柄銀劍，有二十四斤之重，天下可用之劍大概無出我這銀劍重量之右了，它伴我三十年江湖行踪，從未有人在我銀劍擊中下，逃得性命……」

忽聽上官婉倩叫道：「姹兒，姹兒，快些過來！」

那紫衣少女回過臉去，說道：「妳叫哪個？」

上官婉倩道：「叫妳呀！妳不是叫姹兒麼？」

紫衣少女道：「誰告訴妳的？」

上官婉倩回頭望了梅娘一眼，道：「這位老婆婆叫妳，我聽到了，沒有人告訴我。」

紫衣少女舉步欲行，但手腕被上官嵩緊緊捏住，難以擺脫。

上官婉倩低沉淒涼的叫道：「爹爹，放開她吧！」

上官嵩道：「放開了她，祇怕咱們父女今宵就難以逃得……」

上官婉倩嘆道：「生死有命，爹爹不用放在心上，我求你放開她。」

上官嵩緩緩垂下銀劍，鬆開五指，道：「妳走吧！」

紫衣少女活動了一下左腕，緩步向上官婉倩行去。

上官嵩銀劍一揮道：「你們現在已無顧忌，哪一個先和老夫動手！」搖揮一下手中的銀劍，凝神而立。

那紅衣缺腿大漢一頓鐵拐，縱身欲上，却被王冠中一橫兩儀尺攔住了去路，低聲喝道：「二弟不可莽撞出手。」

祇見那紫衣少女走到上官婉倩身邊，牽着她一隻手，一同坐了下去。

梅娘微一猶豫，自行放開了上官婉倩的右腕。

上官婉倩目光投注徐元平身上，問道：「他剛才又掙動了一下……」

紫衣少女接道：「妳一定要救他麼？」

上官婉倩點點頭，道：「他一直認爲我迫他服下毒藥，我要把他救活，告訴他我沒有對他用毒。」

紫衣少女嘆道：「好吧！我答應妳，但我一生從不願吃一點虧，我救了他，妳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上官婉倩道：「甚麼條件？」

紫衣少女道：「說來容易，去做難，祇怕妳難以信守。」

上官婉倩道：「祇要我能力所及，無不答應。妳不用賣關子，快些說吧！」

紫衣少女道：「我一生做事從不願陷入絕境……」說話間，探手入懷，摸出一隻羊脂般的玉瓶，接道：「這瓶中是我們南海門的腐心神丹，服下之後，一個時辰之內，腐心劇毒，即將深入內臟……」

上官嵩祇聽得虎目圓睜，怒聲喝道：「甚麼？妳要我女兒服用這等絕毒的藥物麼？」

紫衣少女冷冷的接道：「我要是有心讓她服用，也不會對她說明了。如若我說這瓶中藥物，是我們南海門中靈丹，服用後能夠延年益壽，增長內力，不知你信是不信？」

上官嵩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個，這個……自然是不信。」

紫衣少女道：「我說出了這瓶中是絕毒的腐心毒丹，如若你的女兒自願服用，自是不干我事。」

上官婉倩道：「妳一直說下去吧！我倒要見識一下妳用甚麼方法，能讓我甘願服此毒丹。」

紫衣少女道：「事情很簡單，妳要我救他性命，就得答應我一個條件，但我不願使妳覺得太爲難，因此提出兩個難題由妳自己選擇一個……」

上官婉倩道：「第一個是要我服腐心神丹？不用再說啦！你說說另一個吧！」

紫衣少女道：「另一個更簡單，祇要妳立下重誓，他的傷勢好了之後，妳不和他說一句話，也不許幫他一件事，就成啦！」

上官嵩高聲接道：「這很容易，倩兒快答應吧！」

上官婉倩幽怨的望了老父一眼，輕輕嘆息一聲，問道：「服下這腐心神丹之後，不知還能活多久？」

紫衣少女道：「不要緊，祇要妳能按時服用解藥，三五年也死不了，但如不服解藥，七日內五臟六腑腐爛而死，我可以先給你三粒解藥，每日服用一粒。」

上官婉倩沉吟了一陣，道：「我就試試你們南海腐心神丹。」

紫衣少女嬌笑道：「那很好。」伸手取過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來一粒綠色的丹丸，道：「妳吃下去，我立刻就動手救他，一頓飯工夫之內，我可以使他復生。」

上官婉倩接着毒丹，兩滴熱淚滾下雙頰，幽幽說道：「爹爹，我知道這選擇將傷到爹爹之心，但望爹爹原諒你的不孝女兒了。」

上官嵩早已激動得全身抖動，顫聲說道：「孩子，妳可是發了瘋麼？」

上官婉倩淡淡一笑，舉手把一粒腐心毒丹投入口中。

紫衣少女道：「此丹絕毒，入口後就化成溶液，毒隨血行，侵入肺腑，妳如妄想把它藏入口中，那可是自找苦吃……」

上官婉倩怒道：「妳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早已嚥下去了，不信妳瞧瞧看！」說完，果然自行張開了櫻唇。

紫衣少女又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個碧玉瓶子，倒出來三粒白色的丹丸，說道：「妳倒是很守信用，這三粒解毒靈丹，妳要好好收存着，十二個時辰後服用一粒，此後每隔一個月，再服一顆，三粒靈丹可保你三月無恙。」

上官嵩一顆心隨着女兒服用下的毒丹直向下面沉去，過度的激動和傷痛，使他的手足癱軟，近在咫尺，竟然無法及時搶奪下女兒手中毒丹。

在他想來，上官婉倩不致任性到明知那丹藥絕毒無比，還要賭氣服用，却未曾料到她竟然眞的把一粒毒丹服下。

那紫衣少女似是也被上官婉倩服下毒丹的豪情所懾，輕輕嘆息一聲，伏下身子，迅快的扶起徐元平左肩，低聲對上官婉倩道：「妳快把手中那白色的丹丸，給他服用一粒。」

上官婉倩依言施爲，捏開徐元平的牙關，把一粒白色丹丸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

紫衣少女低聲說道：「聽我吩咐，推拿他身上穴道。」

上官婉倩瞪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道：「有一天我總要把妳斬死劍下！」

紫衣少女嬌脆的一笑，道：「此後歲月，妳將嚐試到奇毒腐心之苦，自顧不暇，哪裏還會有時間記恨我……」

她微微一頓，又道：「現在快推拿他項間『天窗』、『廉泉』二穴。」

上官婉倩依言，雙手各按二穴，開始推拿。

紫衣少女低聲說道：「每穴推拿十次，移到『缺盆』、『氣舍』二穴之上。」

那紫衣少女不停口述，上官婉倩依言施爲，片刻之間，又連續推了徐元平「中府」、「神藏」、「步廊」、「大包」、「承滿」、「太乙」、「天樞」、「衝門」八處大穴。

上官嵩經過一陣調息，激動的心情逐漸的平復下來，突然一上步，把手中二十四斤的銀劍架在紫衣少女頸項之上。

上官婉倩低聲說道：「爹爹，別傷了她！」

紫衣少女頭也不轉的冷冷說道：「殺了我，你將親眼看到你女兒身受那劇毒腐心之苦，七日夜呻吟不絕，聲聲斷腸……」說完，突然舉起雙掌，重重的擊在徐元平前胸之上。

她這兩掌似是用力極猛，擊在徐元平前胸之上，徐元平突然睜開了雙目，挺身而起。

紫衣少女迅快的站了起來，舉步欲行。

上官嵩銀劍微一加力，硬把那紫衣少女舉步欲行的嬌軀，重又按在地上。

一個念頭，閃電般由上官嵩腦際掠過，暗暗忖道：此女嬌嫩得有如平常之人，祇要我微一用力，她就似承受不住，難道她不會武功麼？但她口述人身要穴，如數家珍一般，不像毫無武學基礎之人。

他在忖思之間，白髮蒼蒼的梅娘却悄無聲息的舉手按在上官婉倩的背心之上。

上官嵩目光一瞥，冷然說道：「妳如傷了我女兒寸膚一髮，我立時把這女娃兒斬斃劍下。」

梅娘道：「我祇要微一加力，即把你女兒經脈震得寸寸斷裂。」

上官嵩道：「她已服用下劇毒之藥，難以活過三月……」

徐元平左手按在胸肋間的傷口之上，右手一探，撿起了地上的「戮情劍」，手腕一抖，疾向上官嵩右腕脈門點去。

他出手既快，上官嵩又在毫無防備之下，想也來不及想，本能的一鬆銀劍，避開右腕要穴。

徐元平原未存心傷他，右腕一抬，不容那銀劍落地，已把它踢飛起來。

但見銀芒一閃，長劍直向梅娘飛擊過去。

梅娘冷哼一聲，舉起手中竹杖，「啪」的一聲，擊在那疾飛而來的銀劍之上，二十四斤重的銀劍登時被擊得橫向一側飛去。

上官婉倩已覺出那按在背後「命門穴」上的手掌，蓄蘊着强大的暗勁，祇要自己一掙動，勢必將啟動她的殺機，是以在梅娘掌勢未離開她「命門穴」前，她不敢移動一步。

徐元平一擊之下，見梅娘仍未移開按在上官婉倩要穴的左掌，立時揮劍欺上，連出三招。

但見青芒閃閃，逼得梅娘連退兩步，左掌也被迫移開了上官婉倩的「命門穴」。

上官婉倩借勢一躍，飛落在父親身側。

梅娘厲笑一聲，喝道：「你要討死？」竹杖橫裏掃擊出去。

徐元平仰身疾退，躍開八尺。

他在重傷之後，全身存血放至將盡之間，雖有着精深的內功，體力亦極衰弱，剛才一鼓作氣，大振餘勇，救了二女，眼下二女脫險，振起的精神隨之潰散，雙腳着地不穩，跌個仰面朝天。

梅娘舉起竹杖，放在他「璇璣穴」之上，滿臉忿怒殺機，但却蓄勁不發。

她早已看出那紫衣少女對這位英拔不羣，氣度豪爽的少年，有着一種恨於置之死地，憐愛重於性命的奇怪感情。她不知一旦殺死此人之後，會給那紫衣少女如何一種刺激？她天賦的絕世才華，使任何人都無法預測她的感情變化。

祇聽上官婉倩高聲叫道：「他重傷未復，體力衰弱，任何人在這一段時光中都可以把他殺死。妳乘人之危殺了他，算不得甚麼英雄。」

這時，王冠中和紅衣缺腿大漢早已躍到那紫衣少女的身側，分立左右相護。

祇聽那紫衣少女清亮的嬌笑之聲響盪在耳際，接道：「梅娘，不要殺他，放他去吧！」

梅娘一提竹杖，緩步退開。

徐元平左手按住傷口，右手撐地坐起，撿起了「戮情劍」，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緩步向前行去。

他沒有向誰道謝，臉上是一片冷寂的神色，既無惜戀，也無怨憤。

他漠視生死，也忍得下痛苦。夜色中，祇見他搖晃的背影逐漸的遠去。

誰都看得出來，他在用盡全力掙扎而行，他有着無比的堅强，不願在任何人面前示弱，他也有着無比的寂寞，沒有一個人問他的傷勢如何，說幾句慰藉之言。

一陣强厲的山風吹來，飄起那紫衣少女的覆臉的黑紗，但她却渾如不覺。

王冠中迅快的伸出右手，按下她覆臉的黑紗，輕聲說道：「山夜風涼，師妹身體要緊，咱們早些回去吧！」

紫衣少女如夢初醒般，長長的吁一口氣，說道：「當眞是一條硬漢……」一滴熱淚滴在王冠中手背上。

王冠中如受重擊，全身一顫，低聲說道：「咱們該回去了。」

忽聽上官婉倩尖聲叫道：「等等我……」放腿向徐元平去路上疾追過去。

紫衣少女急急叫道：「他走不遠，快站住，我有話說！」

梅娘應聲出手，竹杖一橫，攔住了上官婉倩的去路。

上官婉倩心急如焚，一見竹杖攔路，立時橫向一側躍去。

但梅娘身法何等迅快，那還容她繞過竹杖，當下右手暗運內力，硬把上官婉倩向前衝去的嬌軀拉後數尺，冷冷說道：「我如存心殺妳，這一擊已把妳立斃杖下了。」

祇聽那紫衣少女柔聲說道：「上官姑娘，等一等，我有話要對你說。」

上官婉倩回頭怒道：「甚麼話！說！」

紫衣少女緩步走了過來，低聲問道：「妳追他幹甚麼呢？他身上餘毒未清，活不過多久時光了，妳要給他送葬麼？」

上官婉倩道：「妳這人毒如蛇蝎，不要妳管！」

紫衣少女道：「不錯，我要把他擺佈得求生不能，求死不成，讓他多受幾年折磨，因此，還不能讓他就這樣死去，這裏一個藥方，妳帶着去吧！」

上官婉倩道：「甚麼藥方？」

紫衣少女道：「一面淸除他身上餘毒，一面却讓另一類慢性毒藥逐漸侵入他的肌膚之中……」

上官婉倩接道：「哼！這有甚麼用呢？」

紫衣少女笑道：「這叫做前門逐虎，後門引狼……」

上官婉倩道：「我不要聽啦！」轉身欲去。

紫衣少女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我這藥方雖然暗蘊奇毒，但那藥性緩慢，兩三年後，才能發作，如他不服此藥，身上劇毒餘力三日內可要他的性命，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服我的藥好。」

上官婉倩怔了一怔，暗道：是啊，藥雖含毒，但可延長他的性命，何況那藥性發作兩三年後呢？在這段時日中，盡可遍尋天下名醫求治……

祇聽那紫衣少女笑道：「妳不用多用心機了，妳祇不過有三個月日子可活，妳毒發身死在他之前，如若妄想替他求醫療治，豈不是替人作嫁？」

上官婉倩怒聲接道：「妳說的甚麼話？我聽不懂。」

紫衣少女笑道：「鬼谷二嬌，和他日久相處，情愫早生，妳如千辛萬苦的幫他求訪名醫，療好毒傷，但自己却難過三月大限，這又何苦呢？」

上官婉倩道：「我不明白，妳爲甚麼要這樣恨他，他確實是一位誠厚的君子，滔滔人世，像他這樣的人絕無僅有，唉！我過去也和妳一般的恨他，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日夜夜我都在想着如何能把他傷在劍下，如何當着天下英雄之面，把他羞辱一場……」

紫衣少女搖手阻止她再說下去，探手從懷中取出一方白色絹帕，輕聲說道：「妳可有畫眉黛筆，借我用用？」

上官婉倩道：「我從不描眉塗粉，哪來黛筆。」

紫衣少女緩步走近那餘燼未熄的野火旁邊，伸手取過一支尚未燃完的枯枝，隨手在那白絹寫下藥方，交給上官婉倩說道：「我已把話說得很淸楚，信不信由妳了。」

上官婉倩不自主的接過絹帕，抬頭看去，祇見爹爹正和那施用兩儀尺的大漢打得難解難分，不禁一顰秀眉。

紫衣少女急急說道：「妳爹爹如脫開身，定然不讓妳相陪着一個餘毒未淸，命在旦夕的人結伴而行，必將全力阻止於妳，趁此機會，快些去吧……」

上官婉倩道：「你們人多，我爹爹武功再高，也不是你們的敵手。」

紫衣少女笑道：「單是梅娘一人，你爹爹也打她不過，妳該明白我這話，並非危言聳聽。妳祇管放心的跟他走吧，我保證絕不讓妳爹爹受到毫髮之傷……」

上官婉倩忽然流下淚來，說道：「我和爹爹一別，祇怕今生今

世，再無見面的日子了。」

紫衣少女道：「看妳的臉相，絕不是早夭之人，也許你們能訪得名醫，援手相助，解去你們身上之毒，縱然事與願違，也不妨事，反正妳還有近百日的時光好活，等他傷勢好了之後，妳再回甘南上官堡，見妳爹爹一面，也不會遲，妳去之後，我會告訴妳爹爹，不讓他追尋妳的行踪，要他早回上官堡去等妳。」

她的聲音柔和無比，可是字字句句都使人有着凜然不安的感覺，但又無話可駁，祇覺除了照她吩咐去做之外，別無良策。

上官婉倩長長吁一口氣，道：「我劍下殺死之人，已然難知其數，不知爲甚麼不能殺妳……」

紫衣少女道：「這其中道理博深，一言難盡。妳一直沒有殺我的機會，雖然妳祇要舉手之勢，但在那舉手之前，妳的心志已然被我征服控制……」說至此處，突然向後退了兩步，雙手捧着前胸，接道：「快些去吧！他體力未復，萬一跌入了山澗之中，勢必被摔個粉身碎骨不可。」

上官婉倩舉手抹去臉上的淚痕，道：「我爹爹的安危有勞妳了，如若我三月後還能不死，定當補報此番情意。」

紫衣少女笑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福禍，誰知道咱們這次分手後，日後還能不能相見？他已經去遠了，妳快些去吧！」

上官婉倩長長嘆息一聲，欲言又止，轉身直向徐元平去路追了上去。

紫衣少女望着她背影去遠，放聲大笑一陣，緩步走了回去，高聲說道：「大師兄快停下手，我有話要說。」

王冠中兩儀尺急施一招「暴雨梨花」，兩儀尺化成一片光影，逼得上官嵩向後退了兩步，借勢一躍，橫出五尺。

上官嵩和王冠中動手之時，覺得對方兵刃似有着一股極强的吸力，自己劍招上很多精奧的變化都無法施展出來，心中大感驚愕，但又不便出言追問，力搏了二三十個照面之後，漸覺不支，祇覺手中兵刃運用之上，漸感沉重。

王冠中已操勝算當兒，忽然一躍而退，上官嵩一面運氣調息，兩道目光却凝注王冠中手中兵刃上。

祇聽那紫衣少女高聲道：「上官堡主，你和我大師兄動手幾十招了，定已知今日之戰，凶多吉少！」

上官嵩冷冷答道：「未分出勝敗之前，很難說鹿死誰手。」

紫衣少女道：「如果我們用兩人合攻你一個，你自信能擋得幾招？」

上官嵩道：「這個，很難說了。」

紫衣少女道：「你還有自知之明。」

上官嵩怒聲說道：「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我上官嵩是何等人？豈有束手就縛？」

紫衣少女道：「沒有人要你束手就縛，令嫒臨行之際，再三懇求於我，不讓我傷害你。」

上官嵩道：「我女兒巾幗女傑，豈肯出言求人，老夫不信！」

紫衣少女道：「在平常之時，她是不會，但眼下情形不同。」

上官嵩道：「甚麼不同？」

紫衣少女道：「她已服下了我們南海門中絕毒之藥，三月後必然無救。人之將死，大都將消失去爭勝之心，她要我轉告你，不要你去追尋她的行踪，三個月內，她自然會回到甘南上官堡去，要你替她準備好一副棺木，她要很安靜死在自己的家中。」

上官嵩怔了一怔，道：「這話當眞麼？」

紫衣少女道：「我已答應了她，不傷害你，你快些走吧……」

上官嵩微一猶豫，轉身向前走去。

紫衣少女高聲說道：「目下此地是非正多，你不用去找你女兒了。早些回去，如若你被事躭誤，歸去遲了，見不到你女兒最後一面，那可是終身大憾了！」

上官嵩放聲大叫道：「倩兒，倩兒！」

放腿向前奔去，聲如雷鳴，直衝霄漢，深夜之中，這聲音更顯得悲壯凄涼，空谷回音，滿山谷都是呼叫倩兒的回音。

紫衣少女忽然嘆息一聲，低聲對梅娘等說道：「咱們走吧！」

梅娘微微一怔，道：「孩子，妳不是要殺那姓徐的麼？爲甚麼又放他去啦！」

紫衣少女道：「殺了他祇不過一刀一劍之苦，有甚麼好，我要慢慢的折磨他，讓他受盡了活罪再死。」

梅娘緩步走了過去，低聲說道：「中原武林道上，殺機騰風，浩劫將至，數十年來養精蓄銳的武林高手即將展開互相殘殺，咱們留在這裏，難免要被牽入這場是非之中，不如早回南海去吧！」

紫衣少女搖搖頭道：「我不要回去啦！」

梅娘道：「你不想你爹爹麼？」

紫衣少女道：「爹爹博學天人，他自有排遣之法，不用我承歡膝下。」

梅娘道：「南海景物，世無其四，那拖舟巨鯨，奇花異草，樣樣

都非中原可見之物，妳就一點也不懷念麼？」

紫衣少女道：「我不懷念，我要挑起中原武林間的仇恨，看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高手精英互相殘殺濺血。」

梅娘道：「唉！妳如肯早年學習武功，現在也可以和他們一較身手了。」

紫衣少女道：「我如學成武功，祇怕早已死在別人手中了。」

梅娘道：「妳不學武功，那也罷了。從小就抱住書本不放，把身體糟蹋得弱不禁風，妳這樣的身體，如何能經得起長途跋涉，終日勞碌？孩子，聽我一句話吧！咱們還是早些回南海去！」

紫衣少女道：「我這樣一副樣子，見了我爹爹之後，定要大傷他心，那就不如死在外面的好。」

王冠中道：「師傅胸羅萬有，也許能療治好妳的……」

紫衣少女嬌聲喝道：「不要再說下去了！我不要聽，我要讓中原武林人物自相殘伐得兩敗俱傷，才能出得心中一口怨氣……」

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你們如願幫我完成這個心願，那是最好不過，如不願助我，儘管請走。」

梅娘道：「孩子，妳怎麼能夠講這樣的話呢！妳若執意不回南海，我也自是不回去了。」

王冠中道：「師妹執意要留在中原，小兄等自將盡力保護……」

紫衣少女突然放聲一陣大笑後，沉默不響，半晌之後，才接道：「你們答應了，就永不要再提轉回南海的事……」她忽的長嘆一聲，接道：「咱們走吧！」轉過身子，緩步向前走去。

在場的人，都覺得她言不由衷，但誰也無法猜想到此刻她心中想的甚麼。

梅娘輕輕一頓竹杖，當先隨在那紫衣少女身後，向前行去，王冠中和那紅衣缺腿大漢、駝矮二叟，魚貫相隨，漫步向前走去。

除了腳步着地的沙沙之聲，伴着那輕嘯的山風之外，再聽不到一點聲息。那紫衣少女形態的幽苦，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歡樂。

＊　＊　＊

且說上官婉倩急步奔行，片刻之後，已追上了步履踉蹌的徐元平。他的體力顯然已無法支持，他行進的雙腿，舉步之間，有如負着萬斤，搖顫不穩。

但他却有着無比的堅強，雖然已筋疲力盡，但却不肯坐下來休息一下。

上官婉倩很想追上去扶他一把，但另一個心念，却閃電般從腦際掠過，心中暗暗忖道：他此刻正以全身所有的潛力，和受傷的身軀搏鬥，自己如若趕去扶他，說不定將會激起他的憤怒。

她放慢了腳步，緩緩而行，相隨在他的身後。

這是一道傾斜的山坡，坡壁間生長着矮松草叢。

徐元平重重的喘息着，不時用左手抓着矮松草叢，借力攀登。終於，被他爬上了峯頂。

祇聽他長吁一口氣，緩緩坐了下來，放下手中的「戮情劍」，倒在一株矮松下。

山峯下傳來了上官嵩呼喚倩兒的聲音，字字如鐵鎚一般敲打在上官婉倩的心上。她的心劇烈的跳動，淚水像是泉水般奪眶而出。

她緊咬着牙關，一語不發，回眸望望倒臥在矮松下的徐元平，奔了過去，低聲說道：「你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氣力，不要再倔强啦！讓我扶你走吧！」

她一連說了數聲，徐元平一直不聞不問，連眼皮也未睜動一下。

伸手摸去，祇覺他呼吸若斷若續，手臂僵硬，人已暈了過去。

呼叫倩兒的聲音逐漸遠去，漸不可聞。

上官婉倩舉起手中的絹帕擦拭一下淚痕，一陣幽香撲入鼻中，心中忽然一動，想起了這絹帕上還寫着療治徐元平傷勢的藥方，趕忙停了下來。

打開看去，祇見兩個字跡，已被淚水浸濕的有些模糊不清。

她無暇仔細查看，匆匆收起絹帕，抱起了徐元平，望着他蒼白臉色，自言自語的說道：「死了吧！死了可以少受多少折磨……」

忽然覺得懷抱中的徐元平掙動了一下，一啟雙目，重又閉起。

上官婉倩低下頭去，伏在他前胸之上聽了一陣，祇覺他心臟還在不停的跳動，腳尖一抬，挑起了「戮情劍」，接在手中，放腿向前奔去。

一口氣翻越過兩處山嶺，到了一處避風的所在。

這是三山對峙的山凹，方圓不過三四丈大小，生滿着青草。

上官婉倩找了一處柔軟的草地，放下了徐元平，拂拭一下臉上的汗水，坐在他的身側，仰臉望着升起的旭日，呆呆的出神。

她無法決定行止，面對這樣一位奄奄待斃的重傷之人，更有些六神無主。

這位從小被父母嬌寵長大，生性躁急的姑娘，呆坐了一陣之後，突然挺身而起，拔出背上長劍，投在草地上，恨恨的說道：「我要是從小不練武，讀些治病療傷的醫書，現在不是可以救他了麼？」

（未完・四十九）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風月宮的兩使女追人追到齊大妹子的小酒館，並用花葉鏢傷了伙計……五花瓣之一的水仙姑娘帶回孤獨無名的消息，二宮主冷月嬌教齊大妹子轉告獨孤無名，想要妻兒，就去高山頭……大宮主冷風香帶着毒王歧旺與天地雙煞兄弟來到關住孤獨無名妻兒的洞中，她欲把余凝霜送給毒王當老婆，又命天地雙煞各抱走孿生兄弟，要盡心盡力教他們武功……

爲獲眞相互交易　露水夫妻三天情

苗小鳳道：「我以爲李老頭必是不答應飛馬幫的要求，惹得他們下手殺人。」

水小小道：「果眞如此，咱們出師有名了，追上前去，痛宰他們。」

她是個女羅刹，聽到殺人手就會癢。

朱大牛粗聲道：「追他們！」

還有個怒漢叫崔老十，他的背上一把怪刀，這時候他還吃吃笑，笑得很開心，只因爲此老兄喝過人血。

此人年近五十，乃宰父長風他爹的舊人，也算是七虎山莊的兩朝元老了。

宰父長風道：「追，這些馬賊，教訓他們去。」

於是，七虎山莊的殺手羣匆匆下了老君嶺，山下拉馬騎上，大聲吼着往乾溝那面追殺去了。

正在路邊吃着呐，甘天尤忽的臉上露出笑。

申屠十方道：「來了。」

不錯，從山溝傳出來怒馬奔馳聲，不用多想也知道，七虎山莊的人馬追來了。

很快的，只見爲首的宰父長風拍馬奔馳中大叫：「他們沒逃掉！」

只不過當他看清楚申屠十方這十三人站的位置，心中也是一怔。

只見對方每兩人一組，分散成扇形站着，一個個臉上有冷笑。

宰父長風緩緩的拔刀，他也緩緩的下了馬背。

另外六人也下了馬，也同樣的在拔刀。

宰父長風叱道：「陰險的傢伙，你們把毒王李歧旺怎麼樣了？」

「哈……」申屠十方怪笑道：「宰父長風，你這話甚麼意思，我們把毒王怎樣，你看到了？」

「見你們出來，不是你們也是你們了！」

「這是甚麼話，要打架呀，咱們不含糊！」

宰父長風大怒，吼道：「原來你們早想動手呀！」

申屠十方道：「雖無新仇，却有舊恨，娘的，咱們就在這大山溝中，彼此之間殺出個結果吧！」

宰父長風硬生生的語氣，道：「便是莫須有吧，彼此掂一掂對方的實力又有何不可！」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早就知道你老子申屠不邪是個道道地地的老馬賊，死在陝甘道上，申屠十方，你比你老子也好不到那裡去！」

申屠十方大怒，金刀一把，揮刀就砍殺：「我要殺了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申屠十方一出手，甘天尤一聲

狂吼：「殺！」

十二個人往對方奔殺過去。

他們的配對早安排好了，一上手，兩個總管先對上，但甘天尤這邊多了一名厲害的殺手，西門開一上手就是一陣手忙陣亂。

然後是鐵腿包千西夥同另一名殺手奔殺崔老十，雙方接上手，立刻你砍我切，殺了起來。

「快刀」江上飛找上了金不換，雙方三人都以出刀快，殺得鮮血也流出來了。

「迫風叟」丁雲眞快，一個閃身間攔住了朱大牛，他的搭配是個黑大個子有力氣，兩合殺朱大牛，那朱大牛幾招之後哇哇叫，刀法似乎也亂了，只憑蠻力旋刀殺，丁雲嘿嘿笑，就等機會一到他下刀宰人了。

「笑面虎」艾元與另一殺手搭配，二人迎上了水小小。

水小小是個潑辣女人，動上刀非見血不可。

笑面虎也爲這女人的悍不畏死而哈哈笑。

笑面虎發出笑，他是在全力施爲才會笑出聲來，他的搭配就心中明白，艾元在拚命了。

水小小出刀很神，艾元的臂上冒血了，引得水小小吃吃直冷笑。

搭配的武士火大了，他出刀帶風聲，均是攔腰斬，這樣，水小小就有所顧忌了。

「三槍太歲」牛義生與鐵拳伍一生二人聯手對付那苗小鳳，三人已殺在一片草叢中去了。

宰父長風與申屠十方雙方單挑，二人已各出十七招，而且是拳掌也轟上去了。

於是，就在這蛇溝進口處，雙方人馬殺得凶，若想判定那一方會勝，還早着吶。

* * *

蛇溝口處，七虎山莊與飛馬幫雙方自黃昏砍殺到天色灰蒼蒼，竟然全都掛了彩，可也未見一人死在地。

原來七虎山莊的人雖然少一倍，可是一個個武師出身，功夫均有獨到之處。

七虎山莊的人殺得有頭腦，有定規。

會用力而又有頭腦，殺將起來是可怕的。

別看水姑娘有女拚命三郎的外號，刀法可是犀利。

飛馬幫雖然人多，可是一大半由馬販子出身的狠角色，但刀藝上就差了。

如果不是他們多一倍，勝的一方肯定是信陽州來的七虎山莊人馬。

認眞的說，飛馬幫眞正在武功上稱得上高手的人，大概是申屠十方與甘天尤二人。

江上飛的刀藝不錯，怪的是刀藝越高，他越膽小，他與金不換過招，大部份由他的一殺手在正面，這也許江上飛遇過獨孤無名，被獨孤無名殺怕了，破了膽。

此刻，宰父長風與申屠十方這二人拚殺在山溪邊，金刀洒出金光，與一片銀光交織纏鬥中，申屠十方忽然迴旋，他看上去是閃掠，但當他頭剛偏，一把飛刀自他的一片金芒中穿越而出。

飛刀剛脫手，忽見一點寒星穿過金芒疾射過來。

申屠十方力已用老，難以閃避，出招保命，他疾伸左掌拍打過去。

申屠十方還算及時，他的左掌在自己的下巴下方半尺之地攔住了那要命的一扎，颯的一聲，他的左掌未抓住那支是箭又是尖刀的八寸長暗器，竟被這尖刀穿透了掌心。

那面，宰父長風好不容易逮到機會，以爲申屠十方已露敗象欲逃，立刻打出手上的飛刀。

兩下裏不約而同打出暗器，宰父長風心中剛自得意，右肘上着了一記飛刀。

這二人的暗器均非一般，暗器上淬有毒！

申屠十方正自要發笑。

他中了一尖刀透過掌心也想笑，以爲對方完了，中了他的毒刀。

不料宰父長風正要高興，忽然間，二人均臉色大變！

「有毒！」宰父長風驚怒。

「可惡，你原來暗器內有毒呀！個王八小子！」

二人均已覺出中刀處不見痛而痲辣辣的不好受。

這二人就是這麼兩句吼，立刻之間拔身狂奔。

不殺了，再殺下去準沒命，命才是要緊，如果人死掉，甚麼也沒有了。

先是申屠十方狂吼：「別殺了，兄弟們，上馬啦！」

形勢上飛馬幫已漸入佳境，再殺下去就會主導形勢，進入勝利之途，想不到幫主這時候下命令！

包千西與一個殺手已把崔老十逼在山溪中，就要下重手砍了崔老十，聽得大幫主叫上馬，只好恨恨的與那殺手收刀回去。

崔老十也怔在水中了。

苗小鳳一身是血，披頭散髮，早已殺紅了眼，眼前她大妹子好像不打算活了，她在衡量着兩個殺她的人牛義生與伍一生二人。

苗小鳳身上挨了三槍，全是牛義生扎她的，苗小鳳決心與牛義生同歸於盡了。

她剛覷準了要下手，忽見這二

人回頭就走，怪了，爲甚麼不殺了？

苗小鳳這裡在發楞，忽聽莊主一聲吼：「七虎山莊兄弟姐姐們，上馬，快走！」

誰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身上不自在。

每個人身上流了血，當然不自在。

西門開走過去：「莊主，怎麼突然不殺了！」

宰父長風忿怒的道：「我中了那賊的毒刀，快走，我使力封住穴道了。」

一聽莊主中了毒刀，那還得了，七虎山莊的人全緊張，水小小滿臉鮮血也忘了抹乾淨，急得大叫：「快找大夫呀，沒有解藥怎麼得了呀！」

那一面，申屠十方一行十三人已拍馬衝出去了。

看着飛馬幫去遠，宰父長風忽的冷笑道：「別太高興，你他娘的還不是中了我的毒鏢。」

他這麼一說，大伙心中稍寬。

苗小鳳道：「莊主，我們快走，我知道有個地方有藥舖，那是個小城鎭叫西峽。」

西門開道：「多遠？」

苗小鳳道：「快馬加鞭一百里地，快走！」

於是，七虎山莊的人馬一路直往南，馳向西峽鎭，那可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

* * *

有個大漢，這大漢早已來了。

大漢的脅下挾着一把長劍，冷然的站在一棵大樹下，竟然無人看到他。

現在，這大漢搖着頭，喃喃的：「眞是一羣可憐蟲，無緣由的亂殺一通，又莫名其妙的各自走掉。」

這個人不是別人，他乃獨孤無名是也。

是的，獨孤無名在聽了齊大妹子的話，需半月再去聽消息之後，他便也找上這老君嶺來了。

獨孤無名這是碰運氣，也許能在這荒山絕嶺上找到他的妻子與兩個可愛的兒子。

但當他趕到的時候，碰上的是七虎山莊同飛馬幫的人在這蛇溝對殺。

兩批對殺的人天黑之後紛紛走了，獨孤無名却走向前面的高山峯。

前面就是老君嶺，獨孤無名幾乎在喊叫了。

他怎知剛才搏鬥的雙方，可以說也就是爲了他。

七虎山莊想的是甚麼？宰父長風心中有個余凝霜。

飛馬幫的申屠十方也一樣，他時刻難忘江湖第一大美人余凝霜。

兩幫人馬也都想殺了獨孤無名，但他們知道不是獨孤無名的對手，於是，他們想到了毒王李歧旺。

祇要身邊請來毒王李歧旺，就可以對付獨孤無名。

當然，獨孤無名不知道這兩批人馬的企圖，如果知道是打他老婆的主意，他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獨孤無名展開身法幽靈似的沿着登山小道直上老君嶺，雖然天色黑，但那難不倒他，一路找到了老君洞。

獨孤無名取出火摺子燃起洞口堆放的松枝，便舉着火把往洞中走去。

老君洞很深，獨孤無名走得很小心，他走入洞中十丈深，忽然聽得吱吱嘰嘰之聲，獨孤無名不知道是甚麼聲音，他把火把地上照。

走着，忽見一道鐵柵門，那是個石室，洞中會有這麼大的洞室，令獨孤無名也驚訝。

但當他去推鐵柵門的時候，再用力也推不動。

隔着鐵柵看過去，祇見有兩張桌子與木架，放了幾袋東西似在蠕動，又有幾個鐵箱中發出吱吱喳喳響。

「毒物！」獨孤無名喃喃的，再細看：「走了，走了不過三幾日，要不然那袋中鐵絲籠中的毒物餓也餓死一大半了。」

看看已到洞底了，獨孤無名無奈的往洞外走去。

走到洞口，獨孤無名又發覺一邊堆了一大堆劈了的乾柴，天色已晚，獨孤無名立刻架起柴火升起火來，取出帶來的酒，茫茫然的喝了起來。

獨孤無名看着火苗子，彷彿火苗子上反映出他那可愛的孿生兒子一郎與二郎，也反映出他最美的妻子余凝霜，他們正伸手向他奔來。

* * *

獨孤無名天剛亮便動身下了老君嶺。

其實他這一趟前來，毫無意思。

祇因爲七虎山莊與飛馬幫都在找毒王李歧旺，而獨孤無名又需在雲夢等上十多天，他這是沒事找事的前來看看，到底雙方在搞些甚麼名堂。

就在獨孤無名一脚踏進「西峽酒館」的大門時候，他幾乎同甘天尤撞個滿懷。

「你……」甘天尤也吃驚。

獨孤無名却淡淡的看了甘天尤一眼，人便走進去了。

甘天尤很想問一問獨孤無名爲甚麼來到西峽小鎭，但他又不便上前問。

甘天尤手上提了藥罐子，另一手拎的是幾大包藥。

獨孤無名當然知道這些是爲傷者所用的。

這兒是西峽鎮，鎮北三十里外就是大山，而且幾座大山很有名，除了老君山之外，站在城牆往北瞧，北方雲霧中出現三座尖山，那也是有名的三尖山。

大山中有狼羣，人跡罕見，西峽鎮上的人都知道北山極荒涼，平時沒人敢前往。

如今來了兩匹人馬，怪了，雙方人馬都住在南關外的飯舖裡。

這兒沒有大酒店，幾家飯舖在南關外。

這家酒館也沒名字，便飯舖也一樣沒名字。

甘天尤又提了酒，他再看獨孤無名，但一頓之間，他提了酒袋出了門，直往對街飯舖走去。

沒多久，七虎山莊的西門開也同樣提了十幾包藥回來了，可以清楚的看到西門開走進另外一家飯舖裡。

獨孤無名淡淡的，挾着長劍坐在屋子一角，他要了二鍋頭，甚麼菜也不要，一個人獨酌起來。

從門外看過去，兩家飯館都在忙。

獨孤無名吃着酒，忽然間，街上有人在吵架，不旋踵間，忽見兩個人幹上了。

雙方看來不對稱，一個老來一個少，兩個街上打得凶，立刻間，四周圍滿了人，就是無人去拉開。

那年輕的抱着老的地上摔，妙了，老的老心機巧，他在往地上倒的剎那間，左手很巧妙的一把抓個牢。

老者一把抓牢年輕漢的襠內一大串，抓揑得年輕人哇哇一聲尖嚎：「啊！」

年輕人也倒在地上了。

兩個人地上滾着幹，一邊有人拍手笑，這人還大叫：「好一招葉底偷桃。」

兩個人正在拚命抓又踢，打又咬，忽的一聲吼：「你們住手！」

聲音大，可是聲音尖尖的，地上兩人不打了。

衆人一看，見是一個女子站在台階上。

「別打了，你們是大夫呀，不是粗人。」

老者道：「姑娘，他搶生意沒關係，不該暗中損人吧，娘的，我當大夫的時候，他還在他娘肚子裡沒出來吶。」

年輕人道：「治病醫傷憑本事，不是靠年紀。」

一老一少剛站起，那女子把手一招，對老者道：「刀傷沒關係，毒傷最要緊，你跟我進來。」

年輕的急叫道：「我治毒傷最專長。」

那女子不是別人，苗小鳳是也。

聽了年輕人的話，苗小鳳猛回頭：「你治毒傷有專長，我問你，你治不好怎麼辦？」

「治不好不要錢。」

「可惡，你治不好人死了，又怎麼辦？」

年輕大夫猛一怔，他大聲道：「我有位師父是毒王，甚麼毒我一看就知道。」

苗小鳳一聽是毒王的徒弟，急問：「毒王他叫甚麼名字呀？」

「毒王就是李歧旺，我跟李師父習毒三年半。」

忽見一人衝過來，伸手拉過年輕大夫，道：「來來來，來我們那一邊，我們也有中毒的人。」

他拉了年輕大夫就走，苗小鳳一看是江上飛，她火了，急叫：「喂，姓江的，你是不是要再打架？」

江上飛冷笑，道：「打架？誰怕誰呀！」

忽聽老大夫對苗小鳳道：「姑娘，我也認識毒王李歧旺，他是咱們這兒人，我二人還常常研究天下各種毒，你不知道吧，咱們這兒山區有天下最毒的蛇，那種蛇叫土布袋，咬人一口三步走就倒地不起，走，老天一瞧就知道。」

苗小鳳一聽她不掙了，拉了老大夫就往店內走。

那年輕大夫也被江上飛拖進另一家飯舖去了。

街上這一幕，看在獨孤無名的眼中，他搖頭，他以爲雙方不但傷了人，而且還有人中了毒。

忽然間，怪事發生了。

祇見兩位大夫大聲叫着各自從飯舖走出來。

兩個人齊聲叫：「快，快背着跟我進城關。」

仔細看，江上飛背起了申屠十方，那西門開背着宰父長風，各自跟着己方大夫匆匆往南城走去，引起不少人的好奇，跟上去看仔細。

那年頭那地方，祇要出現奇怪事，立刻圍上一大批人看熱鬧。

人羣中有個女子未跟着跑，獨自站在街門邊。

這女子立刻引起正在店中吃酒的獨孤無名注意，獨孤無名雙目一厲。

這女子街邊冷冷笑，剛轉身，忽見一個大漢站在她身側，一震之下，這女子雙目一厲。

「風月宮的人。」

這女子一身素色，上衣祇是稍微紅，頭上挽了個花葉髻，一手握了一把帶鞘寶刀。

「你是……」

「獨孤無名。」

那姑娘全身一震，冷笑：「少唬我！」

「我沒有唬你，姑娘，妳落單了？」

姑娘忽的拔身就走，看似慢實在快，幾個起落已出了南門外的小街。

姑娘冷笑回頭看，幾乎與後面的人面碰面。

「你……」

「姑娘，我說過，你落單了。」

姑娘在土崗一棵大樹下站定了：「你的輕功不錯嘛！」

「在下獨孤無名。」

猛然間，姑娘雙手併出，寶刀已抖閃而出，她那分心一招，快逾閃電。

大漢實是獨孤無名，他不但未拔劍，長劍挾在脅下，却以劍把疾撥，同時右掌拍出一招狂風掃落葉。

那姑娘怎吃得他這掌風狂掃，連人帶刀滾在地上，口中發出一聲「啊」！

獨孤無名並不追殺，他淡淡的道：「我是獨孤無名。」

姑娘吃力的爬起來，她收起寶刀，道：「現在我確認你是獨孤無名了。」

她一瘸又擺的走回來，又道：「你知道我是風月宮中人又怎樣？」

獨孤無名道：「我想知道，風月宮的人怎會遠自君山到這山區小城。」

「還不是暗中監視這兩派人馬，他們怎麼會一心一意要找毒王李歧旺。」

「你大概已知道李歧旺已不在老君洞中了？」

女子眞坦白：「知道。」

獨孤無名道：「李歧旺去了那裡？」

女子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獨孤無名道：「我有辦法叫妳說出來。」

「風月宮的人是不怕人威逼的，頂多是死。」

獨孤無名聽得一呆，他却立刻淡淡的道：「姑娘，我不會爲想知道毒王的消息而傷害妳，妳放心。」

「憑你中州大俠之名，應該不會欺負一個女子。」

「可是你不是普通女子。」

他忽然暴伸一手握緊了女子的一臂，神色俱厲的道：「我眞的不想傷害你，但我却知道風月宮宮主冷風香派人擄去了我的妻小，姑娘，這事妳必知道。」

「知道，因爲我是宮主的身邊人。」

獨孤無名精神一振，覺得他不虛此行。

他更以爲在雲夢不見得有此運氣。

「那就請姑娘坦白告訴我，我的妻兒被囚何處，他們的生死如何？」

「活得再好也沒有了。」

獨孤無名又是一喜，急問：「被囚何處？」

姑娘搖頭了。

獨孤無名掌力一緊，那女子嚶嚀一聲反而倒入獨孤無名的懷裡了。

獨孤無名頓覺香味如秋風送來的一片桂花香味。

他的手臂一振，姑娘反而吃吃笑了。

「獨孤大俠，我們風月宮把你當成天下最美的男子，而你爲甚麼如此作賤你自己？」

獨孤無名道：「妻離子散，痛苦江湖，獨孤無名還有甚麼心情去吃好的，穿好的。」

「我如果把事情告訴你，你有甚麼回報？」

獨孤無名道：「祇要我辦得到的，都會答應。」

「這可是你說的。」

「獨孤無名言出必行。」

「獨孤大俠，三日燕好，如此而已。」

「你……」

姑娘半帶羞怯的道：「我不勉强，因爲……因爲……」

獨孤無名道：「因爲甚麼？」

姑娘道：「我乃五花瓣中丹桂女，也是最小的一位，所以我在聽了幾位姐姐的話以後，以爲江湖之上能配我們的人中，鳳毛麟角，唯有你……獨孤大俠。」

「我已有了妻兒。」

「所以我但求三日。」

「三日以後？」

「我把事情告訴你。」

「我怎麼能在這種情況之下，對你動粗呀，而我的心情又在痛苦之中。」

丹桂女道：「我可能沒有獨孤夫人美麗漂亮，但我是清白的，應該……」

獨孤無名道：「你們風月宮的人都有一股傲氣，我可眞是領教了。」

丹桂女道：「獨孤大俠，我能如此坦白，必有另一手段，因爲風月宮女人是不受人歧視的。」

「妳還有甚麼手段？」

「既然表明，必須得逞，否則血濺當場。」

「妳殺不了我的，姑娘！」

「我殺我自己，而且一旦出手，任何人也攔不住。」

獨孤無名道：「冷風香這女

人，她是怎麼調教出你們這批凶殘的美女來的。」

丹桂女道：「獨孤大俠，我在等你一句話了。」

獨孤無名道：「你令我好生作難。」

丹桂女道：「不必勉强。」

獨孤無名道：「你會後悔的。」

「永遠也不後悔。」她往獨孤無名懷中緊貼。

獨孤無名忽的一聲沉吼：「我答應妳了。」

他單臂一圈，提起了丹桂女，風一般的進入林中了。

天下眞有這麼一回怪事發生了。

獨孤無名抱着丹桂女往山林中狂奔，他奔跑得大汗淋漓，却仍然如飛往西山上跑。

獨孤無名的身上不會香風飄散，而是懷中的丹桂女身上發出來的香味。

獨孤無名已有數月衣不解帶了。

衣服未脫當然一身臭體酸味。

獨孤無名的妻子兒子失踪之後，他不但菜飯不吃，而且也從未洗過一次澡。

他已經許久未曾聞到女人體上發出來的香味了，而丹桂女的體香令他思念起妻子余凝霜來了。

西山與大河之間有一間草棚，原是看守瓜田人住的地方，但如今是空的。

獨孤無名抱着丹桂女，一頭衝進草棚內，祇見地上鋪的盡是稻草。

獨孤無名一頓之下，忽的又把丹桂女扛在肩頭上，沉吼一聲如虎，立刻又往高山上奔去。

他口中喃喃：「不，不，阿霜，我們不在這破爛地方住，我們到山上去！」

丹桂女却哈哈笑，道：「眞好玩，你把我當成你老婆了，可見得我的容貌也不錯，嘻……」

獨孤無名狂奔，一邊還忍不住的吻着丹桂女，對於丹桂女的話，獨孤無名似乎根本沒有聽到。

獨孤無名是不是瘋了？

他雖沒有發瘋，但却也酷似人們說的失心瘋！

他發足登高峯，身法之快，有幾頭野狼也嚇得往林中狂逃，丹桂女雙臂攀得緊，一張粉臉用力貼在獨孤無名的頸子上吐氣如蘭。

這就是人們說的孽緣吧，上天照樣有安排。

安排一處不大不小的山洞臨界在山溪邊。

那山洞也乾淨，洞口有人堆了乾柴，好像有人在此洞中住過。

獨孤無名抱着丹桂女走入山洞中，發現洞中還放了一床舊棉被，有灶台，有火架，還有個舊瓦罐！

丹桂女跳下來，她的溫柔使出來了。

「相公，你歇着，我爲你服務吧，你抱我跑了這麼遠的山路！」

獨孤無名道：「不，阿霜，你歇着，我找你找得好苦，眞的好辛苦，我先去把身子洗乾淨，因爲我知道你是最要我乾淨的！」

丹桂女也以爲獨孤無名一身酸臭！

他如果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丹桂女早就捏鼻子了。

祇見獨孤無名一邊走出洞，一邊脫衣褲，夜來那麼涼，他噗通一聲跳入溪中了！

山中溪水是泉水滙聚而成，那比平地的河水冷多了，但獨孤無名他有精神，從頭到足他洗得可眞起勁。

祇見他那壯碩的身子在他用力的搓，至少搓下二兩汚垢來，他愉快了，他輕鬆了。

嘩啦一聲跳出水面來，他提了衣褲奔入山洞中，那丹桂女把火升起來了。

丹桂女似乎一心學着做妻子，她不但爲獨孤無名擦身子，也幫着獨孤無名揉搓着。

火在洞口燃燒着，那火光照在獨孤無名的臉孔上，他的雙目在噴火，比洞口的火還熱烈。

丹桂女脫衣衫了，她有點靦覥的斜目看向斜臥的獨孤無名，她的眼眶濕潤，她的雙唇也一樣的濕潤，就在她赤裸的斜身往獨孤無名倚過去的剎那間，就聽獨孤無名一聲低呼：「阿霜！」

他像一頭獅子般的巨軀一轉，把丹桂女整個身子壓在下面了！

洞內是紅亮的，因爲有洞口照射過來火光。

洞口有了火光，山上的野狼不敢接近。

洞內是粗獷的，原始的，因爲兩個十分飢渴的男女正發揮着人類的最原始動作。

男女的最原始動作，當然是上天所賦予的。

既然是上天所賦與的，便也帶着幾許的神聖了。

於是，洞中好像有一種低泣聲，也有粗濃的沉吼，低泣與沉吼，結合成一種也稱得上是交響樂章，便也溫暖了這個枯躁的山洞。

許久。

無法認定有多久，洞中沉寂了。

沉寂乃是兩個極端不適合的人沉睡了。

獨孤無名夢中還叫：「阿霜，阿霜啊！」

丹桂女笑了，她笑入了夢鄉！

她得到了獨孤無名的人了，雖

然她知道難得到獨孤無名的心。

這世上便是男女結合在一起，也不一定會得到對方的眞心眞愛。

她雖然無法與獨孤無名結爲夫妻，但她却有三天快樂的時光。

這世上有多少人一輩子痛苦，而他們連一天快樂的日子也沒有。

丹桂女以爲，她這三天日子足以令她一輩子回味無窮，覺得十分的值得。

至少她比兩位宮主幸福多多了，因爲兩位宮主均以爲天下男人也祇有獨孤無名才夠資格匹配她們，除了獨孤無名之外，又有誰受到她們正眼看待。

可惜獨孤無名却不把她姐妹看在眼裏放在心上，更且與大美人余凝霜結爲夫妻，這種打擊，便激起了她姐妹的怒火！

丹桂女當然明白這些，因爲她正是風月宮五花瓣之一的女殺手。

現在，丹桂女依偎在獨孤無名的懷裏，這二人依靠在洞壁上。

丹桂女十分溫順，不時的仰面吻一下半閉目的獨孤無名，又不時的用力摟抱一下，那一份滿足感，充分的在獨孤無名面前盡露出來。

獨孤無名雖然不時的喃喃一聲：「阿霜。」

那表示他實在懷念他的妻子。

丹桂女不以爲意，她反而更高興。

男人對於女人如此癡情難忘，那是情神、情聖，愛的光輝，這種男人是執着的，義氣的，她沒理由反對。

丹桂女每聽一句「阿霜」，便主動的送上一個吻。

於是丹桂女看看洞外，她很快的穿衣而起：「相公，我爲你弄些吃的。」

「我不吃，我有酒已經夠了。」

「你祇喝酒？」

獨孤無名道：「自從阿霜、一郎、二郎失踪以後，我一直祇喝酒。」

丹桂女取出乾糧，獨孤無名仍然不吃。

獨孤無名祇喝了幾口酒。

這二人白天溫存，夜間交頸而眠，過的就是夫妻生活。

夫妻一起是自然的動作。

一切動作都很自然。

獨孤無名忽然發覺草舖的上面有血紅，他嘆口氣，道：「你啊，不值得。」

丹桂女道：「很值得，相公，至少在這三天時間裏我有一位武林第一的丈夫在我身邊。」

「三天後你大失所望。」

「三天後我回憶，我快樂無窮。」

「你祇是受到虛名的誘惑，你會痛苦的。」

丹桂女挑逗了，她主動進攻。

獨孤無名無法拒絕，因爲他已答應陪三天，這三天是丹桂女的男人。

祇要丹桂女索求，他就有回應，他信守承諾。

當他發覺丹桂女有落紅，那就喚回獨孤無名的清醒，他開始認眞的去滿足丹桂女的索求。

於是，丹桂女滿足了。

就在這寸金寸光陰的時光裏，令丹桂女唯一不高興的便是這時光太快了。

怎麼一眨眼三天就快結束了。

傍晚時分，丹桂女先把自己收拾妥當，她笑開懷了。

獨孤無名道：「我們還有一個時辰。」

「夠了，我滿足一大半了。」

「怎麼說？」

「當我有了你的孩子時候，我會更滿足。」

一震，獨孤無名道：「你想要私生子？」

「那是天下最棒的私生子。」、

「你就不怕風月宮的法規，把你凌遲？」

「我遠走高飛。」

獨孤無名深自一嘆，道：「你……好深沉的陰謀。」

丹桂女一聽，哈哈笑了。

獨孤無名忽的臉皮一緊：「你可曾想到後果中的後果？那是苦果！」

丹桂女道：「人生本來苦多於樂。」

獨孤無名道：「你好固執。」

丹桂女道：「我很滿意我的固執。」

獨孤無名道：「也罷，在我們分手之前，你可以告訴我，我的妻子兒子的情況了吧！」

丹桂女立刻變得十分冷漠與高傲樣子。

她攏着一頭秀髮，兇焰在眼眶裏噴出來。

「你仍然忘不了你的阿霜？」

「我也忘不了我的兒子。」

「哈……」丹桂女尖笑，道：「獨孤無名，我現在告訴你，我們四處找你，我幸運的找到了你！」

獨孤無名道：「我們也一起渡過三日。」

「而且是快樂的三日。」

「現在，你還未告訴我我想知道的。」

丹桂女道：「你的阿霜，她被囚在洞庭君山後面的機關洞內，她太美了，宮主爲她配了個男人。」

獨孤無名幾乎吼叫起來，「甚麼男人！」

「毒王李歧旺，哈……」

獨孤無名大怒：「可惡啊！」

忽的，他又一把扣住丹桂女，

吼道：「我那兩個才祇一歲多的兒子呢？」

「送人了！」

「送誰？」

「天地雙煞，他們老兄弟二人每人一個，他們這就有了後代了。」

「必是冷風香的毒主意了。」

丹桂女道：「唯毒立威，唯殺服人，洞庭君山的作風便是這樣。」

獨孤無名叱道：「胡說八道，快說我兒子的事。」

「他們分由天煞地煞帶到了不同地方去了，我看那，好漂亮的兩個娃兒，肯定會被天地雙煞折磨死。」

她忽的拍拍自己肚子，笑了。

獨孤無名雙目一厲。

丹桂女得意的道：「你失去了兩個兒子，又失去了妻子，那麼，你不會忘了還有個丹桂女懷了你的孩子吧？」

她這麼一說，事情才算完全弄明白了。

獨孤無名憤怒的長嘯一聲，振臂出了山洞，心中那一份痛苦，恨不得立刻找到冷風香、冷月嬌這一雙外表美麗心如蛇蝎的女人拚命。

他現在就奔往南方而去。

丹桂女突然坐下來，她落淚了。

她爲甚麼落淚？天知道！

* * *

獨孤無名雖不說是日行一千夜行八百，但他走得如飛行太保一般快逾流星似的。

這天他經過雲夢，原不打算停留，祇爲酒袋中缺酒，才匆匆的走進齊家酒館。

一旦走進齊家酒館，立刻引起他的另一思想，那便是消息，他需要打探出天地雙煞二人的消息。

獨孤無名以爲，當他去了君山救出妻子余凝霜之後，便與妻子一同找回他們的兒子。

這計劃本是妥當的，可是還眞不幸！

就在獨孤無名剛走進門，兩個伙計齊歡迎，其中一人大聲叫：「大俠來了！」

於是，二門閃出齊大妹子來。

倩影閃晃，黃鶯鳥兒似的歡叫，齊大妹子幾乎是投入獨孤無名的懷中來了。

「哎喲，我親愛的大俠呀，這幾天不見眞的是如隔三秋呀！」

獨孤無名又坐在他常坐的那張陰暗角落裏。

「把我的酒袋裝滿酒。」

齊大妹子笑道：「酒呀，沒問題，倒是你的交代，咱們已經得到消息了。」

「改了！」

一怔，齊大妹子道：「改了？甚麼意思？」

獨孤無名道：「爲我盡快打聽天地雙煞落脚地方，三五天我來聽消息！」

齊大妹子又一呆：「你不是打聽妻兒下落嗎？有了，而且很熱鬧！」

獨孤無名道：「不是熱鬧，是殘忍。」

「你……」

「我妻被囚君山機關洞，與毒王囚一起，對不對？」

齊大妹子驚呼：「是呀！」

「我的兩個兒子被天地雙煞分別帶走。」

「天爺，這消息我還沒聽過。」

「你現在知道了。」

齊大妹子道：「好，咱們再爲你打探天地雙煞的消息，唉，大把銀子泡湯了！」

言下之意，這一回她沒有賺到甚麼好處。

酒裝滿了一袋，一袋整十斤。

獨孤無名也喝足了酒，他祇喝酒。

齊大妹子很想再說些甚麼，但獨孤無名挾了他的長劍便往店外走去。

獨孤無名剛到門口，迎面進來五個官不官民不民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五個人必與官府有交道。

有個年輕人指着齊大妹子，道：「你就是齊大妹子？」

齊大妹子一呆，心想：「這年輕人不就是三江知府的兒子他叫劉百忍嗎？他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年輕人吼道：「我聽說你這兒消息靈通，是不是？」

「副業，副業！」

「好，爲我打聽甚麼人殺了石老三。」

「三江知府師爺石老三？」

「不錯！」

已經走到門外的獨孤無名猛回頭，然後又走到大門下，他對齊大妹子道：「我走城外渡口柳林，我成全你！」

獨孤無名轉身就走，走得相當輕快。

齊大妹子何許人也，祇一聽獨孤無名的話，立刻明白獨孤無名的心意。

是的，對於這種人物，不賺他們的銀子，又賺何人的花起來才會心安理得呀。

心念間，她叫伙計快上酒。

「請問你少爺是……」

齊大妹子這是明知故問。

有時候這種明知故問也要配合機智。

齊大妹子的機智是一流的，她出口的話令人不得不相信她實

在……

劉百忍就深信不疑。

「三江知府劉大相公劉百忍就是我。」

噗通一聲跪下地，齊大妹子哎呀一聲：「不得了呀，原來是大公子駕到，小女子有失禮之處，萬望饒恕則個。」

劉百忍道：「我問你，能爲我打探到是何人殺了我的人嗎？」

齊大妹子道：「能，可是咱們這副業也是幹之不易，銀子有時候十分燙手。」

劉百忍道：「你說，何人殺了石師爺？」

「公子呀，我拚上性命不要了，也要告訴公子是甚麼人殺了石師爺。」

她頓了一下，又道：「祇不過這個人太厲害了，一旦他知道是我告訴你大公子的，我可眞的慘了。」

劉百忍道：「他是誰？」

「銀子一千兩，我不但告訴大公子是誰，而且還告訴大公子，甚麼地方找到他。」

劉百忍先是一呆，然後冷哂，他對身邊大漢點個頭，那人自懷中抖出一張銀票來。

齊大妹子一瞧，眼又亮了。

「先說，這人甚麼名字？」

齊大妹子道：「武林第一高手，江湖第一好漢，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給她，她說對人了。」

原來他早就知道是獨孤無名幹的，因爲獨孤無名殺了石老三幾人之後，他逼那趕大車的說出是他幹下的血案，無他，他擔心禍延杜家莊。

他爲了杜家姐妹的安全，也必須如此做。

現在，齊大妹子拿過了那張千兩銀票，劉百忍沉聲：「獨孤無名他在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指向城外，道：「渡口附近一片柳林，獨孤無名就在那兒。」

劉百忍道：「若找不到，銀子一紋你也拿不走。」

另外四人重重的看着齊大妹子，彷彿覺得這個女人眞夠大膽，大公子的銀子她照賺。

齊大妹子手一揮，道：「去得快了他跑不掉。」

劉百忍與四個惡客齊出門，出門就往城外奔，齊大妹子站在門口吃吃笑，她愉快極了。

她也喃喃自語：「獨孤無名呀，你越來越叫我喜歡你了，但不知你會不會喜歡我呀！」

* * *

河面上刮來陣陣涼風，也掀起一波波漣漪，河風吹在那個大漢的身上，掀起他頭髮飄散開來。

有一把長劍挾在那人的左脅下，看上去有些落魄，因爲看上去他是那麼的垂頭喪氣。

如果把他當成苦哈哈，應該就是那樣子，祇不過當遠處狂奔而來五個漢子把他圍起來的時候，他的雙目神光即現，還眞有懾人心志的厲芒射出來。

迎面站的是青年人，他的雙目有凶芒。

這年輕人正是三江知府衙門的劉大公子劉百忍。

另外四人可絕非泛泛之輩，江湖上提起桐柏四虎，那就指的是他四位。

四個人四個姓，還眞巧，張王李趙全有了。

姓張的人稱「飛天虎」張在山，祇有一隻眼，聽人說他的另外一隻眼是被人一槍挑瞎的。

姓王的人稱「過山虎」王子正，手上拿的是一把三色飄纓砍刀，那四顆牙齒露在上唇外，雙眉倒吊，斜着一雙凶悍的眼睛盯着看。

姓李的人稱「下山虎」李霸，他的砍刀是長把，刀身與刀把一樣長，長了滿面草鬍子。

姓趙的人稱「山大王」，那也是山中老虎的另一尊稱，趙大海就是他的名。

大公子劉百忍帶着四人追出來，四頭老虎就看不起面前這個落魄人。

甚麼武林第一人呀，叫花子差不多。

大公子劉百忍就先是上上下下把這粗漢看一遍。

那粗漢可不正是獨孤無名還會是何人。

「你叫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道：「幹甚麼？」

「你殺了官府的人？」

「爲官不正，仗勢欺人的人，我常收拾他們。」

「你是甚麼東西？」

「我是天下最倒楣的人。」

一怔，劉百忍叱道：「語無倫次，你爲何殺我的人？」

獨孤無名道：「何不問你自己？」

劉百忍吼道：「放屁，問本公子甚麼？」

獨孤無名道：「你不該仗勢派人去搶杜家莊的姐妹花，這事既然我碰上，那就算姓石的倒楣。」

劉百忍大怒，道：「今天在此殺了你，我立刻再去杜家莊，我看那一個敢再插手管閒事。」

獨孤無名道：「搶來姑娘玩幾天。」

「你管不着。」

「玩膩了送上船，一路送到秦淮河，酒家你把銀子賺，王八蛋，

你專門賺這些黑心錢。」

劉百忍嘿嘿道：「你敢咒罵本公子呀！」

獨孤無名道：「你已爲你自己宣判了死刑，又何在乎挨罵。」

劉百忍吼叫：「我給我自己宣判甚麼死刑？」

獨孤無名道：「當你說出再去杜家莊搶那一對姐妹花的時候，你就向你自己判了死刑了。」

桐柏四虎乃大山寇，聞得獨孤無名的囂張話，那飛天虎已抖着手上砍刀哇哇怪叫：「大公子，你一邊看熱鬧，我四人一舉殺了這狂徒。」

過山虎王子正接道：「砍了他咱們立刻找上杜家莊。」

下山虎李霸道：「三江地面豈容這狗東西撒野呀！」

山大王趙大海更是斜出一步，厲吼一聲，眞像一隻老虎叫：「殺了他！」

劉百忍冷笑退三丈，他把尖刀指在地，口中冷叱：「就煩勞四位了。」

「殺！」趙大海側面發難，刀是斜着劈的，刀風咻咻，連人也撞上來了。」

另一邊王子正從背後一刀殺，他一聲也不吭出來，那應該算是偷襲的一刀。

正面是李霸，他可眞的會配合，出刀是由下往上切，口中厲吼：「老子開你的膛！」

隨之，就是張在山平着一刀削，刀走中途左右擺，冷焰在流閃，他往一側掠。

四把刀全轟上去了，那種殺法外人看來實在嚇死人，祇可惜他們遇上了玩刀行家，而且還是頂尖的殺手。

獨孤無名反手切，眞絕，趙大海的刀落下去了。

趙大海的刀未落地，而是落入獨孤無名的手上，趙大海撞的身子竟被獨孤無名的右肘疾頂，整個身子反彈了尺高，立刻替他挨兩刀。

「哎呀！」趙大海連中兩刀，全是自己人砍的。

趙大海死也不瞑目，怎麼自己人殺自己人。

砍死趙大海的乃是李霸與王子正二人的刀。

這二人收刀不及發了呆，獨孤無名好像在表演他的刀法，他拿住接來的刀猛一引，引上了張在山那左右擺動的刀身上，有一股無形而又巨大的引力，生生把張在山的刀引往李霸與王子正二人身上帶過去。

那刀勢似是特別的有力道，一下子便把王子正與李霸二人殺死在地。

就在同時，獨孤無名左腿疾踢，「彭」的一聲把張在山踢飛五丈遠，大頭撞在樹身上。

張在山很想出口罵人，但他祇開口：「你娘……」

這些動作，說起來很慢，實際上僅祇是眨眼之間。

也就是說眨眼之間，獨孤無名殺了四個大山寇。

劉百忍一見，不由尖聲大叫：「你個王八蛋！」

他以爲獨孤無名絕不敢出招殺他，因爲他是知府的大公子，這兒又是三江地面，是他的勢力範圍。

他怎知獨孤無名根本不管這一套。

劉百忍的寶刀刺過來，獨孤無名手上的刀疾指，口中厲叱：「找死！」

「噹」的一聲，劉百忍的寶刀反而被刀震斷了。

劉百忍不但刀被獨孤無名的手上刀震斷，而且他的一條右臂也連斷三節而垂下來。

「噢」劉百忍大叫一聲斜身退，他口中厲叫：「難道你敢殺本公子嗎？」

獨孤無名轉身就走，劉百忍又厲吼：「狗東西啊，我饒不了你！」

獨孤無名忽的反臂擲刀，擲出他手中的那把刀。

那把他自趙大海手上的刀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在獨孤無名未回頭而繼續往前走中，那刀一閃而至，錚的一聲扎入正自破口大罵的劉百忍胸口正中央。

獨孤無名的擲刀力道重極了，刀把留在劉百忍的前胸，大半個刀身已穿到背後去了。

劉百忍死得血目圓睜，他果然至死不相信有人膽敢在他的地頭上出刀殺了他。

獨孤無名已走遠了，走得並不蕭洒，甚至走得很痛苦，一個眞正的武者，他並不喜歡殺人，尤其是隨便殺人。

殺人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殺手到達獨孤無名這種至高境界，每殺一人都會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會被人所殺。

是的，江湖上沒有幾個殺手會壽終正寢活上個百二八十歲高壽的，差不多都在盛年便結束了得之不易的寶貴可愛的生命。

殺得久了，便也免不了有這種思想。

一個人有了這麼思想，當然痛苦。

獨孤無名很痛苦，他走得有些落拓，有些無奈。

他連頭也不再回的幾乎走得有些踉蹌。

（未完・五）

貞血洗花街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國恨家仇舉義旗　壯烈犧牲慰忠魂

上文提要：尚之信之弟承襲不到王位，奏上一本請求撤藩，但清廷反下旨不撤藩，且命尚之信派兵到北江抵禦吳世蕃與東江的耿精忠，尚之信又不造反了……貞娥被伍福救出後，伍福勸她嫁給李天植，如此一來李天植才能堅定立場，而且尚之信帶兵出去，目前大權握於李長吏之手，更是造反的好機會……貞娥被王永譽傳去問話，認爲刺客是李天植派去的……

李天植那裏肯信王永譽的話，只見他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對王永譽說道：「王將軍不肯將她送出來，我李某便要在此坐索，坐個十天十夜，也非索到她不可。」

王永譽冷笑道：「想不道堂堂一個王府長史，竟然如此無賴。」說罷站起來便要走，李天植大喝一聲：「那裏走？」縱步上前，一把握着王永譽的手臂。

王永譽陡覺臂上一痲，急運勁抵拒，要掙脫李天植的手，但李天植的五隻指頭彷彿鐵鑄似的，箝在手臂上，竟是力掙不脫。

王永譽是武將出身，但武藝却遠不如李天植。李天植原本是王府第一標的統領，馬步上的功夫，都是第一流的，加以天生神力，王永譽給他抓住，那裏能掙得脫。

王永譽的衛士，見將軍爲李天植所制，個個拔刀便要上前。

李天植望着刀，但他一點也不怕，只對王永譽喝道：「他們若敢上前，便借你這條臂膀一用。」

說着用力把王永譽的手臂往後扭，痛得王永譽眼淚直流，連忙對衛士喝道：「你們下去，不許上前。」

各衛士投鼠忌器，只得退下。

王永譽喝退了衛士，對李天植說道：「李大人，你可以放手了。這樣拉拉扯扯，實在不成話。」

李天植心念電轉得了個主意，他沒有放手，却向王永譽說道：「你說貞娥已回去了，是嗎？」

王永譽說道：「是的，我問過她幾句之後，便放了她。」

李天植道：「很好，現在請你陪我到貞娥的院子裏去看個究竟，如果她眞的在院裏時，萬事皆休，否則這個人，我是向你要定的了。」

王永譽這時眞是無可如何，只得隨着李天植到貞娥院裏去。雖則他明知貞娥不會在院中，但一味拖延時刻，總有機會脫身的。

李天植拉着王永譽到貞娥院裏來，一問院中諸人，貞娥果然沒有回來過。

李天植對王永譽冷笑道：「如何，我早知道你是說謊的了。」

王永譽說道：「我沒有說謊，她的確已離開了衙門，也許她到甚麼地方去找人，這個就不是我所知的了。」

李天植見王永譽一個人在房裏，便鬆開了手，說道：「王將軍，你知道貞娥是我的人，識相的快把她釋放出來，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王永譽依然抵賴着，李天植道：「我不怕你抵賴，總有法子查得出貞娥來。」

說着，他把一個親隨叫了進

來，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那親隨點了點頭，說聲「曉得。」逕自去了。

王永譽猜不透這是甚麼意思，也不便問。

約莫一頓飯工夫，那親隨已回來了，對李天植道：「已經帶來了。」

「很好。」李天植說：「你把他帶進來。」

王永譽注目外看，只見一個穿了王府號衣的人，帶了兩頭巨獒來。

這兩頭巨獒足有三尺高，壯碩兇猛，彷彿一頭小老虎。

那個穿王府號衣的人，便是王府狗房裏的狗伕，他叫王福，是負責訓練狗房裏所有的狗的狗夫。

像這樣兇猛的巨獒，王府的狗房裏也只得八頭雌雄各半。這一種狗，據說是狠種狗。

王福上前，叩見了李天植，問道：「大人有甚麼吩咐？」

李天植道：「我要你帶着這兩頭巨獒，去找尋一個失去踪迹的人。」

王福道：「這是一定可以辨到的，只要讓巨獒嗅過失踪人的氣息。比方他所穿過的衣服，以至於鞋子襪子，總之是身上的東西，給牠們一嗅，牠們便自然辨認得出氣味。根據氣味，便可找到那個失踪的人。」

李天植點頭道：「這很好，我現在把那失踪人的衣服拿給牠們去嗅。」

當下便叫了貞娥的侍女到來，那侍女見了兩隻巨獒，不禁害怕。

李天植道：「不必害怕，你去把你姑娘穿過的衣服，拿一些來。」

貞娥在蒲阿里家中被囚了好些日子，衣服未換，回到院中，剛才換下，還來不及洗。這些衣服上的氣味，是最濃烈不過了。

侍女把衣服拿過來，交給李天植，李天植轉交給王福。王福拿到巨獒的面前，讓牠們嗅着。

巨獒嗅了一嗅，那條尾巴便擺動起來。

王福對李天植說道：「行了，牠們已經辨別出氣味，半里之內，牠們發覺這種氣息時，自然跟踪尋獲的。」

李天植一把拉着王永譽，說道：「現在，我和你回到將軍衙門，我不必搜你的衙門，這兩頭狗自然會把貞娥找出來。」

王永譽給李天植拉着，就休想脫身，只好和李天植一同回到將軍衙門來，王福帶着兩頭巨獒隨後。

到了將軍府，王福向那兩頭巨獒發出一聲號令，那兩頭狗立刻向後堂竄進。

李天植覩狀，便知道貞娥是在後堂。他把着王永譽的手臂，向後堂而進。

由於王永譽受制於李天植，所有將軍衙門裏面的人，因投鼠忌器，不敢上前來救，任由李天植牽着走。

李天植爲着要救貞娥，龍潭虎穴也要闖，何況將軍衙門的後堂？

李天植這樣急切要救貞娥，一來是愛貞娥；二來是恐怕貞娥在王永譽嚴刑迫供之下洩漏出他的反叛計劃，所以不顧一切，連王府的巨獒也出動了。

巨獒進了後堂，用鼻子嗅了嗅，立刻走進一間雜物房去。

這是一間放置傢俬雜物的房間，牆壁四面都放着大衣柜，柜裏是兵士替換下來的舊號衣。

巨獒在房中嗅了一會兒，便向左邊的一隻衣柜撲去，且撲且吠。

李天植知道貞娥是被隱藏在這裏，立刻上前把門打開，但教他驚訝的是，這柜裏空空洞洞，甚麼都沒有。

正在李天植錯愕之間，一頭巨獒撲進大柜裏來，向柜後的板汪汪的吠着，且用前爪猛抓。

李天植猛然醒悟，回頭看王永譽時，只見他臉色發白。李天植冷哼一聲道：「原來這兒有機關。」說着他奮力一脚踢去，那木板原來是一扇木門，木門雖然穩固，怎當得李天植的天生神力？只聽得豁啦啦一聲，木門粉碎，兩頭巨獒分別在木門竄了進去。

李天植緊握着王永譽的手臂，也跟了進去。原來這裏面是一條夾牆小巷。

看那兩頭巨獒，已奔在前面老遠。李天植牽着王永譽向前走了一段路，曲折向南。李天植審度地勢，知道所站的地方，應是將軍衙門的大門了。

這時前面又有牆堵着，小巷已到了盡頭。但就在這盡頭之處，有一個地穴。

兩頭巨犬在地穴入口處，嗅了一會兒，便鑽了進去。李天植毫不遲疑，牽着王永譽也鑽進。下了幾級石級之後，前面就是一條作隧道用的大渠道，渠道的上流，已經塞了，渠中沒有污水。

原來廣州大城，有所謂「六脈渠」，渠道縱橫密佈，有如人身之六脈，藉以排洩污水。新城本有一條渠道，通靖海門出江的，後來改爲向南濠出。是以這一截的渠道便廢掉了。

將軍王永譽查過六脈渠的總圖，知道這條渠道恰經將軍衙門前，便將它改作隧道用。至於那夾牆小巷，原是走火的青雲巷，王永譽把青雲巷的出口建牆堵塞了，在

牆下開了地穴，直通渠道，迤邐到達靖海門。

渠道的上面，是一條一條的石板橫蓋着，石板的罅隙不時透進光線來，人行渠中，並不覺黑暗。

走了半天，已到了靖海門的城牆下面，隧道穿門再過，便有一排石級，登上石級，已是出口的地方。

這出口的地方，恰在靖海碼頭上，那兒有一間木搭的小屋，作爲看守碼頭的兵士住的，出口被木屋隱蔽着，誰也不知道這裏有一條可直通將軍衙門的隧道。

這條隧道是王永譽準備萬一有事在這兒逃出將軍衙門的，只要到得這裏，便可以下船到對面的海珠。

今天王永譽被李天植强拖了去找貞娥後，王永譽的衞士知道事情不妙，便立刻把貞娥由這一條秘道帶走，並且由飛凫隊的兵士押了下船，運往海珠飛凫隊的大本營去了。

貞娥是由船渡去的，巨獒所能追踪的氣味到此爲止，兩頭巨獒左嗅右嗅，只在碼頭上團團轉。

李天植向王福問道：「狗在亂轉，那是甚麼意思？」

王福道：「那是氣味突然消失，所以牠無從追踪。」

李天植悵望江面，說道：「她一定是下了船，被運到甚麼地方去了。」

王福道：「小的也以爲是這樣。不過，這却不是狗的嗅覺所能爲力的了。」

王永譽這時却向李天植說話了，他向李天植質問道：「李長史，李大人，你把我牽曳了一番，甚麼都沒有找着，你也應該適可而止了。我是朝廷派來的將軍，你這樣拉拉扯扯，未免太過份吧？」

李天植暗道：他可能是把貞娥弄到海珠去，也可能把她軟禁在船上，或者運到河南。海珠聽說是孩子兵飛凫隊的本部，地方遼闊，我單身去闖，不難遭他們暗算。不如死纏着王永譽，不讓他有審訊貞娥的機會，然後再想辦法。

當下便對王永譽道：「你把貞娥從這隧道運走，我只問你要人。」

王永譽道：「誰說我把貞娥從隧道運走的？」

李天植指那兩頭巨獒道：「牠們嗅着氣息，才找到這兒來的，還要抵賴？」

王永譽微笑道：「李大人，王府中的兩頭狗，怎可以作準？」

王福忍不住插着嘴道：「牠們的嗅覺最靈，不會有錯。」

王永譽道：「即使不會有錯，那也不能說是我把貞娥從隧道運走，我衙門裏這一條隧道，是個個都可以走的。」

李天植冷笑道：「你不要抵賴了，貞娥不是你衙門的人，她會走這條隧道嗎？」

王永譽苦着臉道：「不是抵賴，我實在不知道她的去向，也許是衙門中的人，指引她從這隧道中出去的，且容我回衙查問。」

李天植道：「你不要諸多推搪了，老實說，貞娥不回來，你休想脫得出我的掌握，識相的早點把她交出來，以免大家阻延時間。」

王永譽道：「好吧，我就和你大家一道阻延吧！實在我沒有甚麼可以奉告的，我自己不明不白，那教我有甚麼辦法？」

李天植知道，王永譽是個將軍，不能抓他到王府去幽禁，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緊跟着他。

當下便說道：「你不告訴我，我就不走，反正我是跟定你的了，回衙去吧！」

王永譽只得回到將軍衙門，李天植也死跟着他。

在將軍衙門坐到天黑，李天植始終和王永譽寸步不離，在李天植監視之下，王永譽也無法傳貞娥來審問。

平南王府的尚之節，整天沒有見着李天植，不禁生疑，加以他接到前方尚之信的消息，說有八旗兵緊躡其後，顯見得朝廷對他不信任。

尚之節得到這消息之後，想和李天植商量，但李天植却不在王府，這眞教他着急。

及至狗房的王福回來之後，尚之節才知道李天植在將軍衙門裏。尚之節立刻命人把李天植召回。

李天植接到尚之節的命令，不敢不去，但他不願離開王永譽，便假傳尚之節的命令，教王永譽到王府裏去議事。

王永譽不得不去，他想到了王府之後，或者可以擺脫李天植的死纏，反正貞娥已在自己掌握中，不愁她會飛上天去。

到了王府，李天植把王永譽招待在廂房裏，派人看守着，然後入見尚之節。

尚之節把他哥哥尚之信派回來的人，教他見李天植。李天植詳細盤問之下，便對尚之節說道：「不必深想了，王爺是被朝廷的兵包圍了。」

當下把自各方得來的情報彙集起來，向尚之節解釋，證實朝廷的兵事實上已經包圍了尚之信。

據李天植的主張，是先發制人，立刻興兵起義，但尚之節却不敢作主，要派人向尚之信請示。

李天植只好擬了一封密函，交給尚之信的來人帶去。這樣一來，

已至深夜。尚之節才問及李天植這一天到了那裏？

李天植把王永譽擄禁了貞娥的經過，對尚之節說了。尚之節說道：「爲了一個女人，連將軍也監視起來！這是不對的，而且這樣做法，不反也算反了！無論如何，你非把他立即釋放不可！」

尚之節這樣說，李天植沒法不把王永譽放了回去。

王永譽回到了海珠的飛鳧隊總部時，却使他嚇了一跳。

海珠這一塊地上，屍體縱橫陳列着，至少有三十個飛鳧隊的隊員被殺死。

飛鳧隊的隊長向王永譽報告道：「那女人已被人劫走了。」

王永譽大驚，急急問道：「是甚麼人把她劫走的？」

隊長說道：「是一個夜行人，渾身用黑布包裹着，這人英勇非凡，用飛鏢和劍，殺傷了我們許多兄弟。」

王永譽大爲驚駭，說道：「他能夠跳得過這兒重重的機關？」

隊長苦笑道：「他好像甚麼都明白，沒有掉在我們所設的任何陷阱裏。」

到這時候，王永譽也只好呆在那裏，他想不出是甚麼人把貞娥救出去的。

* * *

貞娥如何得救，甚麼人救了她出去，這兒且作一個交代。

當貞娥被押到靖海門碼頭的時候，剛剛遇着阿金的賣花艇經過。阿金每天都是在這時候，從花地採了花回來的。

阿金的艇經過時，瞥見貞娥被兩個大漢挾持着下船，不禁大驚欲呼，但沒有叫出，停了棹觀看個究竟。

她看見了貞娥，但貞娥却沒有看見阿金。

阿金沉着應變，看着貞娥被押下艇，並看見向海珠棹出去，她不明白是甚麼的一回事，只得棹回貞娥院中去，問個明白再作打算。

這時，貞娥已被擄去，而且李天植也來過兩次，到將軍衙門交涉去了。

阿金到貞娥的院裏，問不出究竟，但她對貞娥的侍婢說了貞娥被擄的消息。

貞娥的侍婢年輕識淺，不敢到將軍衙門去和正在找尋貞娥的李天植說。

到了晚上，一條黑影到貞娥的院裏來，那是伍福。

伍福沒有露臉，只在瓦面上窺探，他沒有看到貞娥，却見貞娥的侍婢獨坐垂淚，不禁奇怪。

他飛身下了屋頂，向屋子裏走進去。

侍婢見了他，驚極欲呼。伍福却說道：「你不要怕，我是專爲着你的小姐來的，你小姐到了甚麼地方去了，快對我說吧！」

侍婢驚慌地問道：「你是甚麼人？」

伍福悄聲道：「你不要怕，我是找你小姐而來的。」

「小姐被王永譽將軍抓去了。」侍婢說：「王府裏的李天植李大人，找了她一天，也無法知她的下落。」

伍福聽了，這一驚非同小可，正要追問究竟的時候，阿金來了。

阿金看見伍福的身形，已知道他是甚麼人，便說道：「你要救貞娥，快點到海珠去吧！我親眼看見她被擄到海珠去。」

伍福吃驚道：「她如何被擄的？」

「那大概是將軍衙門的人。」阿金說：「把她押到靖海門的碼頭下船，向海珠方面駛去。」

「你沒有看錯人吧？」

「我的艇剛在靖海門經過，看得再清楚沒有，怎會認錯人？」阿金說。

「他們是把貞娥帶往海珠麼？」伍福問。

「是的。」阿金說：「我看到貞娥姑娘之後，一直留意那隻艇，見那艇向海珠駛去。」

伍福道：「那就麻煩了。」

阿金道：「怎麼麻煩？」

伍福道：「海珠四面環水，守衛森嚴，裏面機關密佈，不容易進去。」

阿金道：「你不去救她？」

「當然要去救。」伍福說：「可是……」

阿金道：「可是甚麼？」

「沒有船艇渡我過去。」伍福說。

阿金道：「爲了救貞娥姑娘，少不得用我的艇子，渡你過去。」

伍福喜道：「那就行了，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走。」

「走啊！」阿金說着，返身下了艇。

伍福跟着下了艇，着阿金向海珠駛去。

將到海珠，一條小艇子迎面駛來，艇上是飛鳧隊巡弋的哨兵。

「甚麼人？」那哨兵喝問。

伍福低聲對阿金說道：「不要怕，向那條艇子駛去，待我跳過去後，你便返棹回去。」

「不去等候你麼？」

「不必了。」伍福說：「我救出貞娥姑娘，就用他們的艇棹她回去。」

阿金依伍福的話，向那哨兵的艇子迫近。

「甚麼人？」哨兵再喝問：「不

要駛來！」

阿金不理，繼續搖櫓。

哨兵再喝道：「你們想死他，還要駛近來？」

喝聲未完，伍福雙足一蹬，身體電似射向哨兵的艇子上。

身形的確快得很，那哨兵叫也來不及，伍福手起刀落，已使那哨兵身首異處。

艇上共有哨兵三人，那兩個哨兵見不對路，便想跳水逃生。

可是，伍福那裏肯讓他逃，刀光一閃，另一個哨兵已被殺掉。

另一個哨兵，則被伍福捉着，把刀向他的脖子上一擱，喝道：「要命的不許動，也不許說話。」

那哨兵嚇得魂都失了，乖乖的不動。伍福再喝道：「把我搖到海珠去，饒你一命。」

「是。」那哨兵答應着。

阿金的花艇，已回頭棹去了。

環繞在海珠小艇子上的飛鳧隊，見來的是自己巡弋的艇子，沒加注意。

小艇子緩緩駛近海珠岸邊。

伍福不等小艇靠岸，先把那個哨兵的啞穴點了，說道：「爺爺饒你一命。」

說吧，雙脚一發力，身子已飛到岸上。

伍福才立定，便有弩箭從四面八方射來，原來他已觸動了弩機。

伍福急伏在地上，避過弩箭。弩箭射了一陣，便停住了。

當伍福伏在地上時，已把海珠上的飛鳧隊紮營的情勢，看在眼裏。

那些兵營全是木屋，四面建立，當中留着的是一個大操場。木屋不高，伍福是可以一躍即過的。

他蛇行了幾步，弩箭也停止了。

但伍福知道這兒密佈了機關，而且到處都有翻板陷阱，他不敢站起來，只在地上爬行着。

爬行的好處是雙手在前，手的觸覺敏感，不會誤觸機關的。

不久，伍福已爬到翻板上來了，幸而他的手已觸到，他馬上停止。

這翻板下面，是二丈深坑，人掉進去，板便馬上蓋起來，任有飛天的本領，也逃不出。

伍福探得翻板的位置，當然不去動它。只見他的身子往後退了一步，倏地拔起了身形，直向營房的屋頂掠去。

營房大部份的燈光已熄，伍福在屋背蛇行，只向有燈光的地方走。

到了一處有燈光的營房，伍福把耳貼在屋背，只聽得下面有人在說話。

伍福凝神聽去。只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說：「姑娘，你食點東西吧，別餓壞了。」

「我吃不下。」一個女人的聲音說：「你不要勸我，我準備絕食而死。」

伍福聽了這聲音，便認出是貞娥，不禁大喜，他沒想到這麼容易便找到她。

於是他在屋背上，一個鷂子翻身，已落在地上，竄進營房。

貞娥雙手被綁，雙脚有一條鐵鎖鏈鎖在一隻石鎖的上面。

旁邊有兩個飛鳧隊隊員看守着。

伍福掩入，一刀便向那看守的人砍去，那人連叫也沒有叫一聲，已屍橫地上。

「有刺客呀！」另一個看守着，則在高呼着，一面向外奔走。

伍福那裏肯容他逃，只見他的手一揚，一枝袖鏢電射而出，打中他的後心。

貞娥見伍福居然會闖進來救她，喜不之勝。伍福殺了看守的人，返身進了營房，先割斷了貞娥手上的綁。

「脚上繫着的是鐵鍊。」貞娥說。

「不要緊。」伍福說：「我的刀鋒利，可以斬斷它的。」

說着，立刻揮刀向鐵鏈砍去。

可是，鐵鏈甚粗，不是一刀可以立斷的。伍福連砍了四五刀，這才砍斷。

就因爲這一阻延，營中的飛鳧隊已握着火把，羣集到院子裏來，聲聲叫喊：「休要走了刺客！」

這是因爲剛才中袖鏢的那個兵士會高聲呼叫，把他們驚動的。

伍福知道，不能暗出了。當下教貞娥伏在他的背上，說道：「不要怕，緊抱着我。」

貞娥答應了一聲，伏在伍福的背上。

伍福邁步出了房門，只見迎面已有四五個人，持刀攔着去路。

「要命的快走開！」伍福大喝一聲，刀光起處，這四五個人倒下。

但繼續來的兵士，有四五十人。

伍福背着貞娥，身手不大靈活。只得探懷取出一把鐵蒺藜，運勁向人羣打去。

伍福一揚手，就有近十個人倒下，他連揚了幾次手，飛鳧隊倒下的已有二三十人。

其餘的人見伍福厲害，不免稍爲却步。

乘這機會，伍福已背負貞娥，飛身上屋，仍朝原路向江邊走去。

飛鳧隊的警鐘大鳴，駐守各處的兵士紛紛出動攔截。

但伍福的身手何等敏捷，幾個

縱跳，已經越過翻板，向弩陣而去。

到了弩陣，他教貞娥隨着他爬行而過，弩箭射來，沒有射中貞娥，當然也沒有射中伍福。

弩陣是海珠上的第一重機關，過了弩陣，已是到達江邊了。

江邊小艇上的飛鳧隊已聞得警報，各自把小艇撐離了岸。只有先前那被伍福點了穴道的人，沒有離開。

伍福跳進這隻艇子，用刀威脅着那個飛鳧隊隊員，教他把艇子撐開去。

起先其他的巡弋艇子，還不知道伍福已上了艇。其後發覺情形不對，這才急忙趕來，但伍福已去遠了。

飛鳧隊兵紛紛潛下水去，企圖把伍福這隻艇子弄翻，但在艇子要翻之前，伍福已背着貞娥，飛上了岸。

就是這樣，貞娥被救出來。

* * *

王永譽教人收拾了飛鳧隊員的屍體，心裏平添憂悶，海珠這樣防守森嚴的地方，也被人闖進來，救人出去了，可知對方的人甚強，怎不教他驚慌？

貞娥回到院中，向伍福下拜道：「福哥，我的命是你救的，我的身子也定然是你的了。」

「不。」伍福堅持說：「我的面目，見不得人，你的深情，我只有心領了。」

「我不怕你難看。」貞娥說。

「我知道。」伍福說：「但你嫁了我之後，李天植就不會起義，單憑我的力量，不能為你報仇雪恨。貞娥，你聽我的話，嫁了李天植吧！」

貞娥經伍福再三勸說後，抱着伍福哭道：「福哥，為了國仇家恨，我只得答應嫁李天植了。可是，我在嫁他之前，要把身子獻給你。」

伍福道：「這又何必呢？」

貞娥道：「不如此我一輩子心裏不安。你被炸毀了顏臉，是因我而致的，現在，你又救了我的命，我若不報答你，那眞不是人了。」

伍福見貞娥說得懇切，只得和她溫存，但他的面具，始終不肯脫下。

貞娥摸着他身上的傷痕，泫然泣下。

次日，李天植到貞娥的院子裏，得見貞娥，不勝歡喜。

這時，伍福已避到阿金的花艇上，他仍不願意和李天植見面。

李天植向貞娥問起原因，貞娥道：「又是那個夜行人救我出來的。」

「這人眞是神秘。」李天植說：「你曾問過他是甚麼人嗎？」

貞娥說道：「問過的。」

「他怎麼答你？」

「他說是王府的人。」

「王府那有這等高手？」李天植說：「你問過他姓名麼？」

貞娥道：「問過了，但他不肯說。他只勸我嫁給你，而且要你快點舉事。」

李天植更是疑惑，說道：「如此看來，他眞像是王府裏的人了。」

「我也以為是的。」貞娥說：「他冒險救我出來，似乎是因為你愛我的原故。」

李天植道：「那末，他為甚麼不肯露臉？」

貞娥道：「他說你娶了我之後，他便見你。李大人，你準備甚麼時候起事？」

「快了。」李天植說：「王爺領兵外出，已中了朝廷的陰謀，被清兵包圍着，這是迫着他非反不可。」

貞娥道：「那末，何不早日發動？」

李天植道：「現在我已有密函給他，一待他有覆信到來，我這裏就舉事，先取了廣西，他的兵從外殺進來，裏應外合。」

貞娥道：「希望早點，愈快愈好。」

李天植在貞娥院中盤桓片刻，對貞娥說道：「你在這裏不安全，不如到王府去吧！」

「不。」貞娥說：「我在嫁你之前，是不能從你王府去的。」

李天植不得已，只得派了兩名親兵，守着貞娥的院子，以免再被王永譽所捉。

其實伍福這時在暗中守護着，貞娥了無所懼。

* * *

事情終於爆發了，尚之信的兵，開始向包圍着他的清兵攻擊。

旋即宣佈改奉吳世蕃的大周年號，並且改易旗幟，發表討伐清帝的佈告。

李天植、尚之節的兵從老城殺出，佔據新城。

新城的清廷官吏都被李天植所捉，只逃出將軍王永譽。

王永譽是逃到海珠去的。李天植要進攻，但倉卒間沒有船隻。

寄泊在靖海門的船隻，已於事前離開碼頭。所以李天植一時沒有船隻可用。

李天植把藩府的兵都調到新城，用炮口對準海珠，以防王永譽的反撲。

局面被控制之後，李天植便到貞娥的院裏來。

「貞娥。」李天植說：「為了你的原故，我終於起事了。」

「多謝大人！」貞娥說。

「今天你可以和我成親了。」李天植說。

貞娥道：「我已經準備着了。」

當下貞娥教人擺開香案，案上供着張家玉和母親陸氏的神主，然後對李天植道：「待我拜過父母，再和你拜天地。」

李天植道：「這是應該的。」

貞娥換了素服，點起香燭，在神主前盈盈下拜，默祝道：「父親英靈不遠，今天女兒終於說動了李天植起兵為父親報仇了，願父親英靈保佑，使清兵崩潰覆滅。」

祝罷又向陸氏的神主默祝一番，想起了母親那一段苦楚的日子，不禁淚如泉湧。

拜過了父母，貞娥便對旁邊的李天植道：「我父親為國盡忠，死得壯烈，你也應向他一拜。」

李天植點頭道：「你不說我也要拜他老人家一拜。」

當下整肅衣冠，在案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

拜罷，貞娥撤去了香案，進房去換了吉服，和李天植交拜。

在樂聲洋溢中，貞娥成為李天植的妻子。

伍福在阿金的花艇中，知道貞娥業已和李天植成親，心中覺得安慰，但也不免有點惆悵。

貞娥的院子張燈結綵，她所住的房間已佈置為洞房，一對紅燭高燒着。

這天晚上，貞娥與李天植行周公之禮。李天植對貞娥的一片痴情，如今是得償宿願了。

春宵苦短，次日李天植早起，別過貞娥，便趕回老城，到王府與尚之節策劃軍事。

尚之節擔心地對李天植說道：「我大哥的兵，怎麼還不打回來？」

李天植安慰他道：「打回來不比走着回來，那是要相當時日的。」

他還不知道尚之信這時，已被清兵打得七零八落。藩兵到底老了，不是清兵的對手。

何況，清兵老早已佈陣包圍尚之信一起事，清兵便四面合圍。

尚之信全靠第一標的兵保護着突圍，且戰且走，來到三元里時，第一標的兵也傷亡過半了。

這天，尚之信來到大北門叫門，尚之節開門迎進，不料埋伏在附近的清兵乘機掩殺進了大北門。

李天植大驚，急揮兵迎敵。

埋伏在城門附近的是王永譽的孩子兵，他們個個都是精壯的青年。藩府的兵不是敵手。

李天植只得把新城的兵調進老城增援。但新城的兵一經抽調，王永譽在海珠的飛鳧隊，立刻乘着小艇，開到新城，新城的形勢大亂。

老城的戰事慘烈，李天植親自督戰，孩子兵漸漸不支了，但城外追趕尚之信的清兵，這時恰好趕到，開進城來。

清兵來的人多，藩府的士兵抵擋不住，紛紛四散。尚之信和尚之節已被清兵所捉。

李天植見大勢已去，只得挺刀走出城來，打算到迎珠街去，帶了貞娥逃走。

他到達貞娥院裏時，滿身是血。

貞娥見了李天植這種情形，不問而知大事已去。

「貞娥，快收拾一下，我和你衝出城逃走吧！」李天植氣喘吁吁的說。

「還有甚麼地方可逃？」貞娥黯然問。

「不管那裏，逃出去再說。」李天植催促道。

「王永譽的飛鳧兵已再佔了新城，」貞娥說：「我們一出去便會被捉的。」

李天植大驚道：「那怎辦，那怎辦？」

貞娥道：「我們且在這兒堅守一個時候，或者有外援可至。」

「那裏來的外援？」李天植問。

貞娥還來不及答話，便有一個黑衣蒙面人，率領羽立忠、薩克定、馬千里和幾十名回人子弟，各握兵器而來。這黑衣蒙面人就是伍福，伍福在回區隱匿的時候，已收了羽立忠等為徒，秘密訓練回人子弟，準備响應李天植的。

方才伍福見新城的藩兵突撤，便知道情勢危急，馬上對貞娥道：「我到回區召救兵去，你在這裏，千萬不要亂動。」

貞娥無暇細問，伍福立即展開輕功，飛也似的去了。

回人子弟兵到了迎珠街不久，飛鳧隊的兵也開到迎珠街來。

他們是奉了王永譽的軍令，挨戶搜索藩府的散兵的。

飛鳧隊來的不多，伍福、李天植及回人子弟兵，由街內衝出來，把飛鳧隊殺得四散奔逃。

然而，王永譽的兵多，他親自率領大兵到來增援，戰了整天，回人子弟兵死傷殆盡。只有伍福和李天植兩人還在堅苦支撐。

王永譽調了弓箭手來，向伍福、李天植圍着放箭，李天植中箭倒地，被清兵活捉去了。

伍福中箭，貞娥突然挺劍到了伍福的身邊，舉劍把一個迫近伍福的清兵殺了。然後對伍福道：「大事已去，豈非天命？我和你死在一塊兒吧！」說着舉劍自刎，屍體倒在伍福的懷裏。

伍福也橫刀自刎了。(全文完)

上文提要：龍不忘說了一個女人阻住唐耕心去與龍三比武之事……冷雪舫誤會連蓮偷走蝙蝠，經莫傳芳解釋方知是……李天佐與了塵交手，來了金羅漢，危急之際連蓮出手相幫，使他對連蓮印象改觀……唐耕心與李天佐欲去崆峒派報訊，告知太乙眞人被剖解之事，誰知崆峒派幾乎死亡殆盡，二人急趕回武當報訊，並於途中襲擊來犯武當的黑衣人……



神劍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心繫武林眞俠士　個人榮辱皆渾忘

小唐作勢欲遁，另一個滑近攻擊。

那知小唐志在傷人，那會就此一走？突然廻身施出一式「散手」。這是他母親近年精研的「散手」。

這人又上了當，因爲「散手」都是爆發力强的招式，事先無脈絡可循，此人又被划了一劍。

此刻這邊有五七人已圍攏來。小唐得手必須及時突圍，往右邊一衝，又施出顏君山新教的一招「攀龍附鳳」。

在想像中，顏的招式可能稍遜嚴如霜和班達。然而，由這一招的威力看來，小唐突然警覺，顏老伯有點藏拙。

這些年來，武林中人把老一輩的高手排名，顏老是被排在四五名之後。那是嚴、龍、班達及唐雲樓之後。事實上當然還有些高手未被列入。如昔年的燕雨絲以及醜劍客歸鄉等等。至於朴覺曉(即江豪)以及丐幫幫主司徒勤，少林掌門法一，武當掌門長春子及崆峒掌門空空道人等，也都是和顏君山列爲一級的正道人物。

現在小唐却以爲，顏伯伯至少可以進上一二級。這一招「攀龍附鳳」，竟把圍攏來的五六人砸退二人，自缺口中突出。

三次猝擊，已傷了對方五六個，但此刻已到了山腰以上，山上顯然已經發現。而這些人留下十人對付小唐和李天佐二人，其餘的攻入了武當的大門以內了。

武當和崆峒不同，第一，武當根深蒂固，自祖師張三丰在此開山立派，日趨壯大，人文薈萃，高手如雲，不下數百人之衆。其次，武當有備，已有安排。

這數百人對付五十餘人，在數字上看來懸殊。只不過來的這六十人個個武功高强，武當的數百人是把小門徒及火伕、道人全算上了。

長春子大聲疾呼，道：「請你們爲首之人出來答話！」

看來沒有爲首之人，個個面孔陌生而死板，他是經驗豐富之人，知道是冒崆峒之名而來，而且都易了容。

長春子縱目四望，發現了一個身手奇高之人，立刻掠了過去。此刻所有的人都沒有閒着，捉對兒搏殺。

在人數上，武當佔優勢，但受傷和倒下的速度，却又是對方的數倍，但却沒有一個人怯戰後退。

長春子來到這個身手最高的人物後側，此人本來接下了兩名護法，仍然有攻有守，此刻轉過身來。

長春子道：「你雖然穿了道裝，却絕非空門中人，你雖也易了容，也不可能被認爲是崆峒派的

人！」

陌生人道：「崆峒派的太乙眞人被武當派的無極當衆羞辱，且又屢次挑逗，你的幾句輕描淡寫的話就可以化解兩家的仇恨？」

長春子道：「那是有人冒充無極嫁禍本派，就算眞有那麼回事，也不至於傾巢而出，你是何人？」

這人道：「貧道空空，長春子，你故作不識，居心何在？」

長春子厲聲道：「崆峒派的掌門人空空道長，貧道見過多次，那有不識之理？你這冒牌貨休想蒙混，况且，崆峒派已被人屠山，生還者寥寥可數，那會有這麼多人前來。」

「果然不打自招，若非武當派前去屠山，你怎知崆峒派發生慘劇？」

長春子厲聲道：「這是因爲友輩前來報信，才知道此事，你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嗎？」

這人道：「長春子，你假冒僞善，欺世盜名，本派護法失踪，諒已死於你們武當派手中，他就是太乙眞人！」

長春子冷笑道：「太乙眞人已被人解剖了！如今想來，解剖太乙眞人的必是你們，而你們也必是『人間天上』的人！」

對方見他知道的很多，似也不想浪費時間，立刻就出了手，此人五短身材，出招紮實而快捷，勢如閃電。

長春子的長劍對付赤手的人，居然有無法下手的現象。這是甚麼人？「人間天上」的主持人？

應該不會，雖然武當是大幫派，也不須主持人親自出馬吧？

長春子心頭駭然道：「尊駕可是『人間天上』的領導人？」

冷哼了一聲，對手道：「你也配和他動手！」這已挑明，他們是「人間天上」的人。

長春子越打越驚心，此人貌不驚人，衣不出衆，居然有此身手，看看一干部下，人雖多，却遠不如對方精選的人手，一個能當三四個。

才三十招左右，長春子就知道，人家派出五六十人已經夠了。人家對武當的實力已作了仔細的評估。

長春子終於開了眼界，他身爲一大門派之主，素日倍受尊敬，自然而然地以爲自己已躋身宇內數大高手之列，現在却發現，不是武功高低的問題，而可能是練習方法的問題了。

武功和作學問一樣，學習方法不正確，必然是事倍功半，這人最多不過四十五歲光景，有此造詣，聰明過人是原因之一，另外必是師承教授法門卓絕吧？

在四十七八招上，長春子的長劍被擊落，這聲音比武當派的喪鐘還驚心。上一代掌門坐化後的喪鐘，和這長劍落地之聲雷同。

長春子目蘊淚光，他的無能，導致武當派的羞辱甚至敗亡，死不足惜，但是，這關係武林的存亡絕續，他個人的榮辱又算得了甚麼？

他正要撿起長劍再戰，對方把劍踢出一丈以外了。長春子道：「施主何人？必是昔年武林赫赫有名人物！」

「不敢，在下是……」這工夫已撤出了兩截棍，紫銅打造，連接的環是百煉精鋼打造。此人所以撤出兵刃，是因爲四個護法已圍攏來。

這四位護法本是保護藏經閣的，但長春子慘敗，非同小可，所以四人立刻由閣上飛下，還有一名留守。

長春子一看這紫銅雙節棍，就知道他是誰了。昔在山海關內外叱咤一時的「兩節斷魂」霍金就是他。

昔年他固然出名，却絕對沒有這麼厲害，事實上被「人間天上」收服，變成了「人間天上」幕後主人的忠僕。

只不過他這忠僕的身份却是二人之下，千百人之上，身手也是這秘密幫會中排名第三的人物。

四名護法加上長春子，僅長春子一人徒手，四名護法都有劍在手，應付手持兩節棍的霍金，火爆而狂烈。因爲這不是爭名，而是爭生存。

五對一居然只保持了平手。長春子曾想到一個「死」字，眞想不通，過去爲甚麼沒有想到自己如此之差？

霍金的兩節棍無法捉摸，而且力道奇大，四個護法的長劍在五十多招上被擊落兩柄，震斷了兩柄。

幾乎在一招之下，長春子等人都被點了穴道倒下。

打鬥的人很多都停了下來，因爲掌門人倒下，護法也倒下四人，精英全失，還有甚麼希望呢？

霍金道：「我們無意消滅貴派，自然也無意改變貴派，而只是需要貴派的順從與合作，共襄盛舉，共治武林……」

武當門人還不甚明瞭所謂「共襄盛舉，共治武林」是怎麼回事，只震懾於此人以奇妙的兩節棍在五十招左右制住了他們的掌門人。

一個個淚眼相望，毒忿而絕望，既不願降，也不能戰。霍金大喝一聲，所有的搏殺都停了下來。

弦月在天，夜風料峭，武當派的宮闕殿宇，投下巨大的陰影，暗示着數百年的輝煌歷史，將毀於一旦。

霍金站在大殿石階頂上道：「貴派掌門和護法不久即可回山，在

回山之前，希望貴派留守的人，仍然像平常一樣，按時作息，保持冷靜。本派將留下數人予以協助……」

說是協助，毋寧是監視，於是霍金下令離開，留下十人，其餘全部下山，自然帶走了長春子和四名護法。

留下的一名護法，算是武當派臨時的掌門人，自然受留下的「人間天上」高手節制約束。

唐耕心和李天佐並未在山上出手。第一是二人曾在山下苦戰那十個高手，雖然溜上山，偸偸看到雙方火併，卻發現霍金太厲害了。

另外一些高手也都身懷絕技，他們自知出手是撂不倒他們的，不如下山傳遞這個消息，而且他們相信，就是到少林及華山等處去通風報信也來不及了。就算來得及，也無濟於事。

二人默默地跟在這數十人後面，李天佐低聲道：「這個霍金就這麼厲害，主持人可想而知。咱們現在應該去通知的對象不是少林和華山，應該是令尊令堂，潛龍堡和『逍遙叟』蕭笠等人。」

唐耕心正在沉思，他對父母極有信心，但是，不久前親眼所見，霍金一人擊敗武當五大高手，竟未出六十招，不免對一些長輩產生懷疑。當然，那只是一點點的懷疑。

他們來到了「一瓢山莊」，不巧的是顏君山又不在莊內，此人喜歡流浪，很少在莊內，只有顏學古留守。二人說了所見的一切。

顏學古大驚，叫菊嫂抱出小唐暹，讓他們父子親媢了一會，顏學古道：「此時此刻，八成少林、華山及丐幫都已經被征服了！」

「可能如此。」

「我們要盡快報告幾位高人，甚至包括仇人潛龍堡在內。」

李天佐道：「我們也想到了這一點。只不過，此事並不樂觀！」

顏學古道：「李兄是說像唐老伯、唐伯母、蕭笠及龍潛等絕世高手也非『人間天上』主持人的敵手？」

李天佐道：「這一點我不敢武斷，但這幾位長輩礙於身份，不願聯手之下，仍可能被各個擊破。」

「照李兄言下之意，」顏學古道：「如果個頂個單挑，這幾位領導羣倫的頂尖長輩，如不聯手，一對一不是對方的敵手了？」

李天佐道：「學古，我不能長敵人的威風，但也不便抹煞人家的實力，親眼所見的事，就使人樂觀不起來。」

顏學古道：「唐子，你以爲呢？」

唐耕心道：「學古，李兄的看法一點也沒有誇大！」

顏學古道：「既然如此，咱們應該立刻派人報告幾位長輩！」

唐耕心道：「這要同時齊頭並進才行，學古，貴莊也要戒備，事實上戒備也不成，武當和崆峒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除非投降，下場必慘，不如立刻疏散迴避一下。」

李天佐道：「學古老弟不會爲了虛名而作無謂的犧牲吧？」

「不會的，我要是那種人，就絕不會在那山寨中冒充傅志，作龍三的僕人了！」

李天佐道：「對，老弟果然不是那種食古不化的人。」

唐耕心道：「能儘快和顏老伯連絡上嗎？」

顏學古道：「我馬上派外總管筱飛去追家父，我以爲短期內可以連絡上，但追上之後呢？」

李天佐道：「告知一切之後，可否請筱大俠請顏前輩直接去找嚴前輩或唐前輩？」

唐耕心想了一下，他略有所知，顏君山昔年也是追逐嚴如霜的俠士之一，他之所以成年在外流浪，就是那次失望之後變得放浪的。所以他知道顏君山不會主動去找，如果他的父母主動去找他，那就很自然了。

唐耕心道：「就請顏前輩主動去找『逍遙叟』蕭笠蕭前輩，由於蕭前輩爲人隨和，由他再通知龍潛、江豪，乃至班達大喇嘛，就比較合適了，至於家父母這邊由我們幾人立刻兼程前去！」

衆人都以爲這主意很好，事實上顏學古也略知昔年幾位長輩之間的事，知道他的父親直接去見唐氏夫婦甚是不便。道：「唐子，這辦法很好。我馬上去找筱飛……」

李天佐道：「唐老弟，以『人間天上』的跋扈和野心，折服幾個大門派之後，箭頭必會指向這幾位前輩高人。」

唐耕心點點頭，道：「李兄，如以霍金的身手來推演，他的主子的武功，眞正是高深莫測了！」

李天佐道：「老弟，這些年來，這幾位前輩也必有進境吧？」

唐耕心道：「李兄，我總以爲，這門武功十分特別，幾乎每一招，甚至每一式都能發揮爆炸似的威力。不是我沒有信心，而是覺得對方是有備而來的。如果霍金和他的主子的身手相差很多的話……」

兩人都沒有說話，就在這時，一個護院模樣的漢子在廳外道：「少莊主在嗎？」

唐耕心道：「他到內院去了，有甚麼事？」

漢子道：「潛龍堡捎來一封火漆密封的快信，要少莊主親啓！」

「潛龍堡捎來的，捎信的人呢？」

「已經走了！」

「你該請他進來的，你把信留下去追追看。」

「是！」這時正好顏學古來到，接過信看了一下，道：「龍三邀我見面……」

李天佐道：「這是甚麼時候？他居然還有這份心情？」

唐耕心道：「這封信寫好時，八成他們還沒有得到崆峒及武當派的不幸消息。」

顏學古道：「你是說他們目前已經知道了？」

唐耕心道：「以潛龍堡人手之多，眼線之廣，耳報神之衆，他們應該已經知道了！」

李天佐道：「要不要去？」

顏學古道：「上次他和唐子約在『九陰洞』中對決，唐子雖然遲到約半個時辰，他却未到，這次會不會有甚麼詭計？」

唐耕心道：「上次他約我到『九陰洞』去對決，是辛南星安排的，諒不至有花梢，由於有人阻撓我進洞，依我猜想，龍三應該是去過『九陰洞』的。」

李天佐道：「在目前實在不宜玩這一套，至少也該延後數月，大敵平定之後再學行不遲！」

唐耕心道：「我也這麼想，如果那位護院能追上送信的人，可以要他傳達此一訊息。私人恩怨畢竟次要，共禦大敵才更重要。」

顏學古道：「話是不錯，只怕龍三誤會，以爲我們怯戰。」

不久那護院回來，表示未追上那捎信的人，於是計議決定，派出筱飛追上顏君山及「逍遙叟」處通報，小唐建議「一瓢山莊」立刻疏散，然後三人一起去見他的父母。

李天佐道：「顏老弟和龍三的約會呢？」

唐耕心道：「我以爲對方基於非常時期，可能會自動取銷，除非龍三已經快到了！」

酒席擺上，三人加上內總管郎英，邊吃邊談。吃到一半時，司閽人來報，潛龍堡的龍不忘和龍三來訪。

四人不由一怔，這麼快就到？

唐耕心道：「請進來吧！」

不久，司閽人引進了龍不忘和獨臂龍三，龍三見了顏學古，道：「傅志，你好深沉！」

唐耕心道：「我倒不以爲然，如果他深沉，那次和石綿綿去陪你救我，雖有石擎天在，要殺你也不難吧！」

龍三道：「唐耕心，你也不必神氣，上次在『九陰洞』中對決，你爲何不敢去？」

唐耕心哂然道：「姓唐的不會那麼差勁，那是因爲我到了那洞附近，有人向我施襲，纏我半個多時辰，待我擊退他進洞時，洞內就沒有人了！」

「這就怪了！我却在洞中和人動手而卸下了對方一條胳膊！」

「這……」唐耕心道：「只怕又是謊言！」

龍不忘冷冷地道：「此事不假，不信可問辛南星。當時他會看到龍三拿了一條血淋淋的手臂自洞中走出，由於龍三太興奮，辛南星叫他，他也不停，只想立刻回堡向堡主邀功，結果連丫頭正在堡中，經她證明，那不是你的左臂……」

唐耕心大爲震動，道：「不知是一隻女人手還是男人手？」

「應該是男人的！」

「這眞是一件怪事！那會是誰呢？」

龍三道：「是誰也不太重要，既然你們二人都在這兒，誰接下我都不成問題，你們誰先上？」

唐耕心道：「由於你是來找我的，自應由我接下來。但我想問二位一件事。」

龍不忘道：「甚麼事？」

「崆峒及武當派發生的事，二位知不知道？」

龍不忘茫然道：「甚麼事？」

唐耕心說了去崆峒通知太乙眞人已被解剖，而且李天佐差點活生生被解剖，以及崆峒及武當兩派被屠殺，長春子及四護法被俘之事。

龍不忘大爲震驚，道：「會有這種事？」

唐耕心道：「千眞萬確，而且目前我相信，至少華山、少林和丐幫三派已有一至二派遭了殃，盡管我們曾派人前去告警，由於那『人間天上』的人太厲害，只怕……」

龍不忘道：「武林居然有這種野蠻的幫派，龍三，我看這件事還是延後吧……」

龍三道：「除非天塌下來，反之，既然來了，就要照既定計劃進行！」

唐耕心道：「你有此意，我們也不能峻拒，因爲你會以爲我們怯戰。」

李天佐語重心長地道：「此刻的確不是了斷私仇之時，甚至我們還派人和『逍遙叟』蕭前輩連絡，再由蕭前輩和別人連絡，因爲這不是普通的敵人。」

龍不忘道：「二位見過那個使兩截紫銅棍的霍金獨戰長春子和四大護法？」

李天佐道：「不錯！」

龍不忘道：「未超過六十招？」

李天佐道：「大約是五十多招，先是長春子的長劍被震落地上，也不過三四十招，接着四護法齊上，都用兵刃，只有長春子赤手，結果五十招內，有的棄劍，有

的斷劍，長春子等被制住穴道。」

龍三道：「我看有點玄，可能不免加油添醬！」

唐耕心哂然道：「爲甚麼要加油添醬？」

「危言聳聽，以便取銷這次對決！」

「哈……」唐耕心一字字地道：「你該知道，把自己估得太高有多麼危險？」

「你不過是自顏學古處學了本派及班達喇嘛的絕學，才敢如此囂張！」

唐耕心道：「在下絕對不用那些武功，有這麼多的人在場作證，你該放心！」

龍不忘道：「依我之見，應該改期，如一定要在今日，也希望大敵當前，點到爲止，寃家宜解不宜結，龍三，你要記住堡主之言，這只是一次印證武功的機會，恩仇已了！」

「沒有！」龍三大呼：「他是囫圇的，我却缺了一隻手！」

顏學古一字字地道：「你忘了你是在甚麼行爲之下失去右手的？你也忘了我殘得比你還重！」

龍三厲聲道：「你們兩個可以齊上！」

龍不忘道：「龍三，千萬記住，你只有一隻左手了！」

龍三已撲向唐耕心，兩人都未用兵刃，有如兩束綳緊的彈簧，彈、射、滾、翻，勢如疾雷閃電。

龍三在這半年內下了苦功，不但複習了「左十八」劉挺、「左半邊」金天聲以及「左手刀」江雨樓的武功，更是不遺餘力地精研龍潛及喇嘛的絕技。

經過龍潛認可而離堡，龍三信心十足。

他出手就是這兩人的精粹，連「左手刀」江雨樓等人的左手技藝都不用，因爲這些人都栽在石擎天和金羅漢手下，足見他們本身也未成氣候。

唐耕心感到極爲沉重的壓力，龍三果然已經不是以前的龍三了。十七八招之後，他施出了班達喇嘛的左手絕技。

唐耕心雖自顏學古處學過，此刻壓力仍然無儔。但幸虧學過，反之，他必然會栽在這左手絕技之下。

即使如此，他也在狂猛的攻勢下退了五七步，接着又是龍潛的絕技。

龍潛不愧爲中原衆多頂尖高手中的佼佼者，他的「龍爪十三式」威力又自不同。也許班達教的只是左手的技藝。如果以右手施展，應不輸龍潛。但唐耕心可以體會到，龍潛的功夫不是稍高一籌。

一連七招龍潛的絕活，把小唐逼得團團轉，但是，二十五六招過後，小唐忽然很奇妙地搶回了先機，連續三式「散手」，絕的是，這些散手都是二連或三連中的一招或半招，被他拆開重加拼湊組合。

小唐是天才，嚴如霜對他最清楚，所以並不一下子教他太多，而是想使他一步一步地深入。

凡是有天才的人，往往不免恃才傲物，不肯下太大的功夫，所以一點點地教，待前面教的熟了之後再教新的，就會根深蔕固。

他目前所用的「散手」正是如此，非但熟而且重行組合，威力幾乎相成。

「啪」地一聲，龍三的腰臀之間中了一掌，小唐此刻在對方一怔之間，絕對可能扣住他的脈門，但他不此之圖，疾退五步，站在顏、李二人身旁。

龍三一腔熱血，立刻被冷却下來，他知道人家未偸雞，也沒取巧，勝得沒有話說，可是他不是那麼容易服輸的人，道：「姓唐的，你贏得不怎麼光明。」

「這話怎麼說？」

「你如果不學班達喇嘛以及左手師父武功，甚至還有家父的精粹，你接不下我的前二十招，搶不回先機，自然也就不會僥倖得手。」

唐耕心笑笑，龍不忘道：「龍三，我們走吧，老實告訴你，剛才若是你是他，在你被砸一掌，一怔之間，他有時間扣住你的脈門或肘關節，但人家沒有，這就是印証武功，輸了要認，這才是君子之爭。」

龍三道：「顏學古，你也敢不用本派及班達的左手武功和我動手嗎？」

「你要知道，我冒名傅志到山寨中臥底，最初祇想殺你，後來我是受令尊的磊落態度感動，才決定不以那方式復仇的。」顏學古道：「我聽到好幾次，令尊說你是罪有應得，唐耕心還爲你留了一隻左手，算是寬宏大量了。」

「不錯，堡主一直不以爲龍三斷手而記恨在心，祇是夫人不同。」龍不忘道：「龍三，我們儘快趕回去。」

「要回去你回去，我一定要和顏學古見過眞章才走。」

顏學古道：「既然如此，我成全你。」

龍不忘道：「龍三，這次分出高下，你可不能再找理由不走！」

龍三道：「應該不會的。」

這是一場勢均力敵之戰，龍三固非小唐敵手，但顏學古已殘，雖也學了左手武功及龍潛的精粹，甚至顏君山也教過絕技，打起來却是十分辛苦。

顏學古不像小唐那麼熱衷於練武，幾乎到了廢寢忘餐的程度，況且他又是練武的胚子。任何絕學，祇要臨練一遍他就懂了。

顏、唐二人的差別就在這兒，所以五十招內，他還是稍落下風。左手對左手，激戰之下，十分特別，也許龍三以爲，敗給小唐也認了，但在心理上，顏學古是傅志，也是他的奴僕，這是不能敗的。

也許，正因爲這觀念太强，不遺餘力，龍三在七十招左右時略佔上風，在八十招左右時，他砸了顏學古一爪，顏也把他的肩衣撕裂。

「平手！」龍不忘道：「可以收手了，龍三，我們必須馬上回去。」應該說顏學古失招較重些。

龍三以爲，能和二人之一打成平手，也算差强人意了。他雖是嘴硬，却也預知不是唐耕心的敵手，祇希望能擊敗顏學古。

動手之下，龍三試出，似乎能勝顏學古也很難，所以平手也祇好認了。這一年來，他聽到的都是說他罪有應得，是否多少也加以檢討，漸有悔意？祇有他心裡清楚。

就以石、金二人來說，人所共知，是他父親的故交，却絕沒想到他們也會賺他們父子，甚至把他們整垮，想到這些，自會覺得和唐、顏之仇也不過如此了吧！

出了「一瓢山莊」，二人奔行很快，龍三道：「不忘叔叔，也許在我的心情上認爲我和傅志是主僕關係，要不，我可以勝他一招半式的。」

「龍三，你甚麼時候才能長大成熟？」

「大叔，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眞以爲打成平手很委屈？」

「當然，他怎能和我比？」

「龍三，你錯了，我不敢說，他若認眞一定能勝你，但至少在四十餘招，你施出『鳳凰點頭』時，他有足夠的力量使你失招，因爲你不該用『鳳凰點頭』。」

龍三曖昧地一笑，道：「也許吧！大叔，你以爲他們二人的功力如何？」

龍不忘道：「可以說是頂尖的，就是老一輩的也找不出幾個來。龍三，不怕你笑話，就是大叔我，在目前也不是唐耕心的對手了。」

龍三道：「大叔不也輸在莫傳芳手下？」

「那一次我敢說是非戰之罪，而是被兩個陌生人砸了兩掌，受了內傷，還沒有好就遇上了莫傳芳，事後推想，那兩個陌生中年人必是金羅漢和石擎天。」

「大叔，你以爲當今高手，誰能獨自接下他們二人，而且擊敗他們？」

龍不忘愕然道：「這恐怕除了幾位名宿如令尊、蕭前輩、班達大師或唐雲樓夫婦之外，再也找不出一個了。」

龍三哂然道：「還有人能作到。」

「是誰呀？」

「一個年輕的，大叔你就猜猜吧！」

龍不忘猜了很久，直到二十里外入鎭住了客棧，他還是沒有猜出來。飯後，龍三對龍不忘說要到澡堂子去泡個澡，午夜前一定回來。

「洗個澡要那麼久？」

「大叔你不知道，進入堂子，一旦遇上好的搓背、捏脚和搥背的，可能睡上一覺。」

「我說過，咱們要趕回去報告這不幸的消息。」

「大叔，我看也不必急趕，祇怕家父已經知道了。」

龍不忘道：「就算堡主已經知道了，咱們也要回去應變。」

「大叔，也不差咱們一兩個人哪！」

「甚麼話，咱們二人在潛龍堡中也算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了，怎可妄自菲薄？」

「好吧！我提早回來就是了。」

此刻「一瓢山莊」已在疏散，顏君山已被追回，因爲他也聽到了崆峒和武當的不幸消息，立刻和唐耕心等人商量。

莊子裡當然還要留些人，內外總管願意留守，因爲「人間天上」的人絕對不會向屬下動武，他們要征服的是各大門派的主持人。

顏君山和菊嫂先離去，那是因爲趁黑夜帶着小唐遲離莊較爲安全。唐耕心、顏學古和李天佐三人第二天一早上路。

現在，二更左右，來了一位絕對意外的不速之客，他居然是去而復返的龍三。

他爲甚麼要去而復返？騙龍不忘說是要去澡堂子，不久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三人正在小酌，同時一驚，唐耕心道：「龍三，我相信你輸得不服，偸偸地溜回來，企圖再試一次。」

「全對！」

「除非在龍不忘面前你藏了拙，要不，那時不敵，現在回來還不是一樣？」

「你又猜對了。」

「怎會？當時你藏了拙？」

「正是！」

三人互視了一眼，李天佐道：「我不信，但你回來必有甚麼陰謀。」

「這就叫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也能算是君子？」

「至少目前是君子而非小人。」

顏學古道：「剛才你我未分勝負，這次由我來對付你。」

龍三道：「你一個不成，和小唐齊上還差不多，至於李天佐，我已經不把他列爲可以動手的人物了。」

「好狂！」李天佐道：「八成，輸了招你想藉他們二位之手自殺吧，因爲你無顏回去見你老爹了。」

龍三道：「不必浪費唇舌，一試便知。」

顏學古出聽亮劍，龍三也亮出了鐝，道：「唐耕心，如果你上得太遲，使我傷了你的好友，可別說我沒打招呼。」

龍三接了顏學古一招，小唐知道這是顏君山的精研絕學，但龍三半步未退，居然反而搶到了先機，反攻三招，一口氣把顏學古逼退七八步。

小唐大驚，古人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龍三才一別幾個時辰，就算遇上高人，學得夠快，也不會一蹴而及，立刻變成絕頂高手吧！

不幸的是，目前的龍三，當眞是絕頂高手，才七八招，逼得顏學古繞着院子跑，狼狽至極。

唐耕心簡直儍了眼，不是龍潛的「龍爪十三式」，更不是班達喇嘛的功夫，可以說不識，也可以說似曾相識。

在武當山上，看到霍金擊敗長春子及四大護法，雖祇是看到個尾巴，不過三五招，行家看一眼，力巴看到晚，正是這道理，他看出點門道。

小唐以爲龍三現在施展的略似霍金的武功，此刻不暇多想，立刻撲上，而且出手就是不能再好的招術。

然而，龍三似乎並沒有吹噓，以一對二仍然未落下風，小唐對這門功夫很納悶，要說它玄妙深奧吧，却也未必，但總能在看來力已用老時再次爆發出原有的衝力。

這種奇特的武功，也可以說是奇特的打法，就很容易使人上當，隱隱看出，招術怪是夠怪，奇却未必夠奇，祇是善於控制瞬間的爆發力而已。

僅是這點特殊例外，就發揮了出人意料的功能。要不，龍三憑甚麼以一對二，還能平手？

李天佐技癢，也撲了上去，但沒出五招竟被一腳踩了出去。他的腰像斷了似的，心頭大駭。

龍三脫骨換胎了，還是另遇明師，大約在七十招左右，綿延不斷的力道，自招與招，式與式之間顯示出來。

這會產生一種大多數人所不能適應的後果，那就是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看似一招結束，往往爆發了開始時奇大衝動。

「啪」地一聲，顏學古的左大腿上挨了一鐝，小唐往上一撲，未出一招半，臀部也差點挨了一鐝。這是多麼絕望的局面，兩人祇攻不守，才略有起色，但龍三一個倒縱就上了牆頭。

三人又是一怔，以龍三來說，他會見好即收嗎？這樣打下去，唐、顏二人絕對討不了好，這不是他報仇的大好時機？

他站在牆頭道：「我要宰你們並不難，但原則上祇希望你們伏首貼耳。」人已消失在牆外。

李天佐道：「潛龍堡投靠了『人間天上』秘密幫會了？聽他的口氣和看他的怪招，八成……」

「不會的。」唐耕心道：「龍潛絕不會低頭，祇怕是龍三個人投靠了該會。」

顏學古道：「爲甚麼？哪等事終止了他們父子間的關係？」

唐耕心道：「很難說，但以最淺顯的道理來推斷，他明知仍非我們的敵手，但又復仇心切，於是接受了該會的好處——武功！自內部弄垮了潛龍堡。」

「可是，以他的度量，在可以傷人的情況之下，祇是少有斬獲即見好收手，這怎麼說？」

關乎這一點，小唐也說不出理由，除非是「人間天上」的命令，不准殺死他們而有所利用。

三人心情沉重，他們栽了事小，想想那幾位長輩，未來的處境是難以逆料的。

上次在山寨中，顏學古和石綿綿突然出現救他，那時候小唐相信，龍三還沒有學這種武功，如果學了，絕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李天佐道：「二位老弟，這眞是一件不幸中之大幸的事。」

顏學古道：「這話怎麼說？」

李天佐道：「我們雖然栽了，但個人的榮辱事小，却讓我們適時深入瞭解對方的武功特徵，以及雙方的差距，不至於再把對方估低，豈不是焉知非福？」

小唐道：「李兄的話也對，至少我們在未吃大虧之下，弄清了雙方的差距，犧牲我們的聲譽，換得未來幾位長輩對敵時之參考，這是很划得來的事。」

顏、李二人默點頭，他們再也吃不下去，立刻準備明晨離去的事宜。而此刻龍三意氣昂揚的奔行，快到鎮上，龍不忘由林中竄出，道：「你去了何處？」

龍三道：「家母送我的一塊玉珮不見了，所以我沒有洗澡，就到這一帶找尋，結果還好。」

「找到了？」

「是的。」龍三道：「大叔曾說，我用的那一招不當，才敗在唐耕心手下，是不是大叔？」

龍不忘爲人憨直，花梢絕不會比龍三多，也沒想到龍三會去「一瓢山莊」，道：「正是，那一招用錯了，要不是唐耕心宅心仁厚，你會吃大虧的。」

「應該用甚麼招式？」龍三冷冷一哂。

「『危巢取卵』！」

龍三想了一下，冷冷地道：「大叔，在一邊動嘴皮子總是比較容易，怎麼？你是說我輸了？」

「我沒有說你輸了，但你必須先有自知之明，也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才不會低估敵人。由剛才的兩次搏殺中可以看出，姑不論顏學古，他是親眼看到班達大師及堡主授技之人，學得自然眞切，但唐耕心學的是間接的，由顏學古再傳的，他施展的左手技藝也比你高明。」

龍三忿然道：「看來我再練十年也是白搭了。」

龍不忘喟然道：「世上的事，有些必須認眞，有的則不必認眞。龍三，以後不要再把這兩個人當作仇人了。」

「如果大叔也缺一條右臂呢？」

「如果其錯在我，我就是失去一腿一臂也會認了。」

＊　＊　＊

江豪和莫傳芳師徒在這家酒樓上對酌，他們師徒好久沒見面了。

江豪道：「傳芳，我知道你對連丫頭有意思，可是男女間的事，一點也勉强不得。」

莫傳芳道：「徒兒知道，我並不怪唐耕心，反而很敬慕他。」

江豪道：「武林近來有極大的災禍，華山、崆峒和武當已被『人間天上』所折服，三派掌門相信已被俘作了人質。」

莫傳芳道：「師父，『人間天上』的主兒是甚麼人？居然敢動這幾個大門派？」

江豪道：「大門派人多勢衆，固能產生嚇阻作用，然而，那些大門派除了人多之外，不知推陳出新，創研新武功，甚而你留一招他留一式，變成了一些空架子，一旦遇上有心人，一擊即垮，當然，這種有心人是身懷絕技，有備而來的！他們的主兒大概是昔年以艷名名聞武林的燕雨絲。」

「師父，這女人有那麼厲害？」

「昔年她的身價和韋寒香、龍天香(龍潛胞妹)及嚴如霜等齊名。當然，比嚴如霜遜色些，據說她也意屬唐雲樓，却未被重視，一怒而嫁了別人。」

「她嫁的那個男人一定也是武林名宿了？」

「那是當然。但還不敢確定是誰？只不過，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這二人必然另有奇遇，武功精進，連他們的忠僕霍金都成爲絕世高手，一舉擊敗武當掌門長春子及四大護法。」

莫傳芳道：「師父，就以龍潛或嚴如霜這等高手來說，任何一人能不能接下長春子及四大護法，且在六十招內制住他們的穴道？」

江豪想了一下，道：「有可能，也不是絕對的。」

莫傳芳道：「這麼一比，這幾位高人不是和『人間天上』的二流人物差不多了？」

江豪道：「師父不過是大約比喻一下，但也不會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武林前途非常令人擔憂。」

莫傳芳道：「如果武林名宿們團結的話……」

「那當然好！但門戶之見太深，只怕這正是『人間天上』統御武林，各個擊破的致命傷……」

這工夫梯口走上三人，爲首的年約四十五六，五短身材。後面二漢三十左右，其中一人手中提一個一尺多長的布袋，一看便知內裝兵刄。

三人叫了飯菜，很快就吃完，那兩個三十左右漢子之一道：「哪一個是朴覺曉？也就是江豪？」

江豪師徒不由一楞，莫傳芳忿然道：「你是何人如此不敬？」

那漢子道：「凡是浪得虛名，沽名釣譽之輩，就不值得尊敬！」

「武林之中，誰才是名實相符之人？」江豪道：「在下承認是浪得虛名之人。」

這漢子道：「唐雲樓、嚴如霜和龍潛，勉强算是實至名歸的人，其餘一概不是。」

江豪冷笑道：「不是又如何？」

那個五短身材的人漠然道：「不是的人，應速到本會報到，接受教導和任命，不然的話……」

江豪道：「閣下是……」

五短身材的人道：「霍金！」

江豪臉色微變。正是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霍金昔年的名氣早已被人淡忘。但近來擊敗武當掌門及四大護法，却名噪一時，遐邇知名。

江豪笑道：「莫非閣下專程爲江某而來？」

「專程則大可不必！」霍金傲然道：「霍某是去潛龍堡途中，逢巧相遇，順便解決……」

「放肆！大膽！口出狂言！」莫傳芳不甘師父受辱，離座厲聲道：「你是甚麼東西？施襲成功，就不可一世！」

霍金抬抬下顎，道：「年輕無知，咋咋唬唬地，給我掌嘴……」

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上前揚手就

擱。莫傳芳是年輕一輩中的高手，以前很多人都以爲除了唐耕心就是他了。

莫傳芳想扣對方的脈門，絕未想到差點被人家扣住脈門，心頭一凜，出招稍慢，被逼退兩步，正要重整旗鼓反擊。對方已經大剌剌地欺上，雙臂一絞，怪、絕、玄、妙，他竟無法破解。

不能破解，只好急退，這是來不及的，「啪」地一聲，挨了一個耳光。

這一巴掌把他打得右頰火紅，却把他的自尊打成重傷。一時難過，目蘊淚光，因爲樓上還有五六個食客。

「不必難過！」霍金道：「我的部下摑你一個耳光，是因爲你出言不敬，但對你的膽識却很佩服！霍某也要賞你師父一巴掌，使你們師徒二人誰也不會笑誰！」

莫傳芳捂着面頰，身子有點顫抖，他相信這樓上六個其他食客都是武林中人，他們師徒這個臉可丟大了。

江豪道：「姓霍的，你太神氣了吧？」

霍金道：「你終於不再龜縮了！」

江豪離席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好！」霍金揮手要部下退下，道：「樓上有同道六人，可以作個見證……」

江豪道：「作甚麼見證？」

霍金道：「如果霍某能在六十招內擊敗你，你就歸屬本會。」

江豪冷峻地道：「江某不敢說包勝不敗。道不同不相爲謀，就算不敵，也不會附逆投降！」

「有志氣！你就出手吧……」

江豪出了手，他不會和徒弟莫傳芳一樣不信邪，他知道這是他平生僅見的大敵，所以一出手就是他的最拿手絕學。

但是，不論他用多大的內力，使用多精的絕活，却知道會有甚麼結果。他體會到一個能以一柄兩節棍力敗武當掌門及四大護法的人的威力，一旦有此意念，他已輸了一半哩。

江豪不以爲此人會是龍潛的敵手，當然有點吹噓。因爲他越是吹噓自己，越能抬高他們會主的身價。

就在五十七八招上，霍金用了一個極普通的招式「左右逢源」，這種招式自然會使人大意輕敵，那知在這招最後一式上，突然內力倍增，在無備之下，江豪的左臂被盪開了半尺，對方另一掌探了進來。

雖然只是輕輕一按，江豪立刻氣血翻湧，嘴角噙着血漬！踉蹌退了三大步。

食客中有人叫「好」！樓口處也有五六人觀看，武林人物居多。江豪心裏清楚，此人固然身懷絕技，但不取巧，要百招才能擊敗他。胸部中掌同時還挨了一記耳光。

他是如何取巧的呢？說來似乎又十分簡單，當霍金施出一招平凡的「左右逢源」時，的確很稀鬆，使對方以爲這是墊招。也就是在預定的六十招之前，必須加入普通招式湊數。

江豪如此老練仍然上當，就在那最後一式，威力陡增，也就在這陡增的威力下，他的一臂被格開半尺，只有半尺而已。

雖然這算是取巧，却也是江豪大意，對敵當然是要用智慧的，這不就是「善文者無直筆，善武者無直招」之所謂嗎？

霍金也不囉嗦，揮揮手就往樓下走，道：「江大俠，希望立刻前去報到……」到何處報到？不問可知。

師徒二人塑在當地，眞正是生不如死。這工夫有個三十來歲的武林酸丁搖頭晃腦地道：「春眠不覺曉，處處蚊子咬，夜來巴掌聲，耳光知多少……」

這當然會引起一陣爆笑，這場面是十分尷尬的，師徒二人付了賬下樓而去。

這時有人道：「看到沒有？這個姓霍的還不是『人間天上』的主兒，已經能在六十招內擊敗大名鼎鼎的『朴覺曉』江豪了，咱們也乾脆去報到吧！」

另一人道：「老兄，像咱們這等貨色，人家歡不歡迎？還眞難說哩！」

那知樓下有人道：「有所謂『江河不擇細流』，願歸靠本會的，一概歡迎……」有人奔下樓觀看，却未見到人。

* * *

丐幫是不會例外的，如今也大難臨頭，前此，他們也聽到武當、崆峒及華山的不幸消息。

來人又是霍金，只帶了兩個三十左右的漢子，指名叫司徒勤出迎。一個長老怪他無禮而出手，竟未超過十五招而被踢了一脚。

另一長老問明，對方自稱是「天上」來的，這位長老終於會意，報告了司徒勤。

由於霍金的傲慢，完全是以主宰者的態度說話，而司徒勤性情又十分剛烈，立刻就動上了手。

丐幫在數大門派中，排名在華山及崆峒之上，並不是因爲他們的人手多，而且幫主的身手較高。但是，非常令人絕望，才十五招，司徒勤就守多攻少。三十招後就被掃了一腿。

（未完・十九）